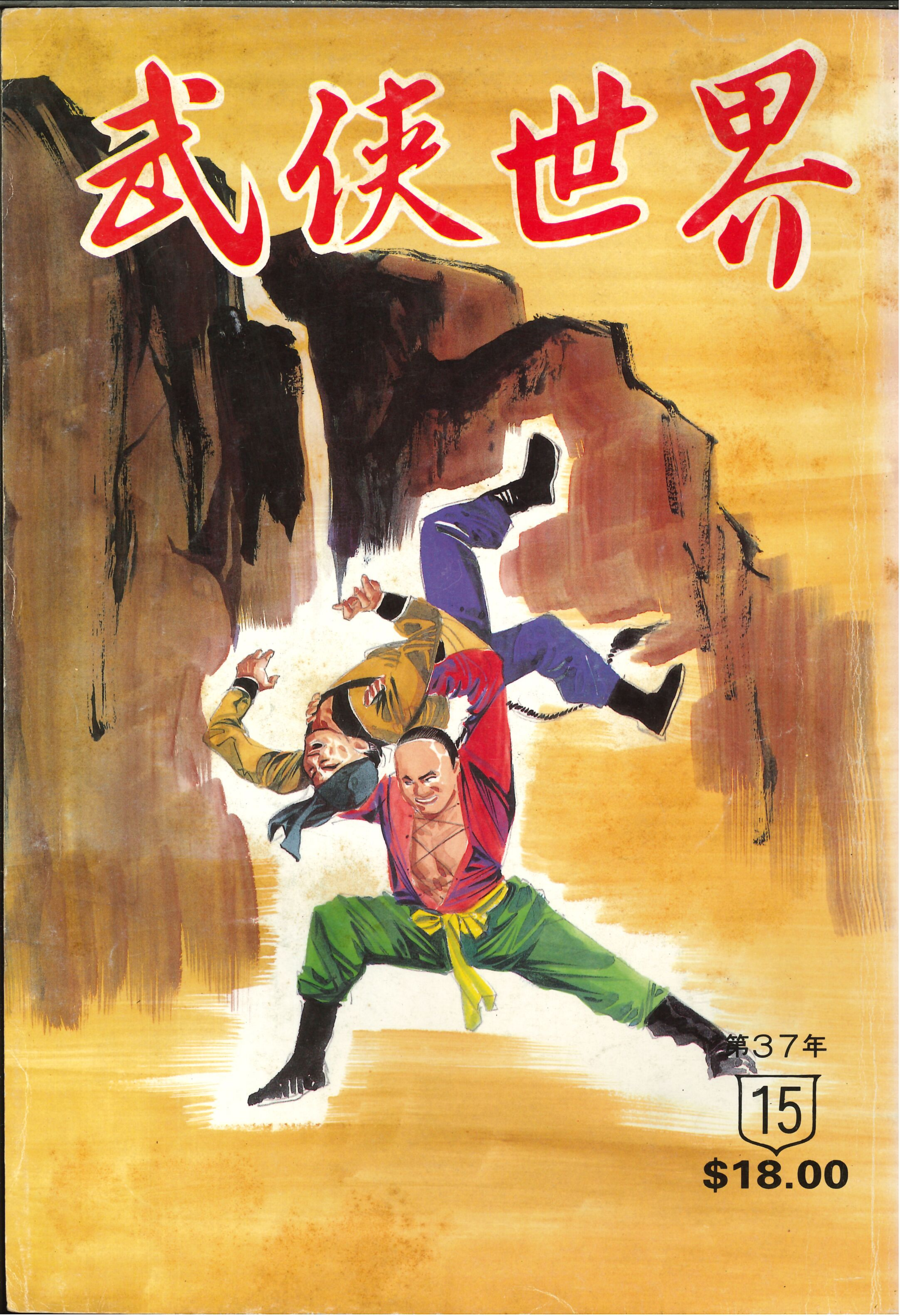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7年
15
$18.00

編者話

今期選刊楊家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十三太保」。黃巢兵犯長安，皇帝狼狽逃出京城。晉王李克用帶着十三太保、五百家將、十萬精兵剿賊。晉王麾下十三太保個個能征善戰，尤其是第十三太保更是屢立戰功，他隻身陣前活擒黃巢大將孟絕海更傳爲佳話……楊家將先生撰著的故事細膩生動，人物刻劃更是入木三分，將人的陰險狡詐、善妬、正直描寫得栩栩如生，使人閱之感同身受，是一篇值得欣賞的文章，千祈莫失諸交臂。

*　　*　　*

今期再選刊霍去病先生撰著的「俠盜武小郎」與臥龍生先生所著的「玉釵盟」故事。經過重新增刪，去蕪存菁，更使故事精益求精，精采絕倫，希望故事能帶給讀友無限的娛樂與消遣。

另者選刊金戈先生著的「熱血挽狂瀾」一期完故事，內容短小精幹，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修羅之妖」「義薄雲天」，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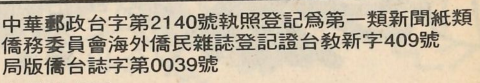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51.00
	一年港幣	$1,10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19.00
	一年港幣	$1,23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3.00
	一年港幣	$1,425.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84. 8. 9.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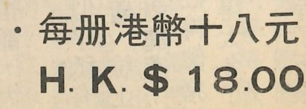
第37年

第15期

(總號187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十三太保

文．圖：楊家將．可飛

民間傳奇俠情故事／

十三太保　生擒大將

熊熊烈火，自一個很大的鐵盆中升起。鐵盆中的木柴被燒成了炭，灼熱刺目的火光飛騰着，構成動盪的畫面。

天下眞是動盪不寧，黃巢兵犯中原長安，數百年來的帝都，已落入了黃巢之手中，黃巢的兵將，四處爭奪，皇帝狼狽逃出京，天下大亂。

但是在雅觀樓頭，却看不到有甚麼不寧的跡象，在大鐵盆中升起的熊熊烈火照映之下，每個人的臉上，都是紅彤彤的。

大柱上全插着火把，晉王李克用坐在正中，他的容貌，有叫人不敢逼視之威，也有叫人望了一眼之後，再也不想望第二眼之感，他一隻眼像是睜也睜不開，但是另一隻眼却睜得像銅鈴一樣。

柱旁兩列，每列十四座，坐的是各鎮節度使，背後侍立着各人的家將。一盤又一盤的佳餚，由身形高大的壯漢托出來，一罈又一罈的美酒，送到每一個人的面前。

在火光照映之下，在大堂正中，翩翩起舞的舞姬，令人見了不免怦然心動。

觥籌交錯，人人都爭着向李克用進酒，也不免地使每個人都向站在李克用身後那十二個神威凜凜的漢子望了一眼。那十二個漢子，一色的豹皮背心，黑色長靴，有的深目，有的鬈髮，看起來總覺得有點不順眼，可是却沒有一個人敢對他們現出稍有不敬之色。

那是晉王李克用麾下的十三太保中的十二個，每個人都有超卓的武功。

奇怪的是十三太保只有十二個在，那最負盛名的，也是新近才被李克用收爲義子，列爲第十三太保的李存孝，却並不在行列之中。

又是一次鬨鬨的敬酒，伴隨着許許多多阿諛、恭奉的話，這些話，李克用在一日之中，不知聽了多少遍，他實在已有點聽厭了！

而更令他生厭的，是那些軟綿綿的音樂，那十幾個擺動柔腰，揮舞着長袖，舞得輕柔，舞得妖嬈的女子，他突然放下手中的酒杯，「啪」地一聲，酒杯拍在案上，破裂了。

李克用雙手按在案上，大聲道：「撤下去！」

音樂停了，舞姬不知所措地停下來，二十八鎮節度使驚愕地互望着，他們不知道晉王何以忽然發怒，大堂之中，出現了一刹那間之尷尬。

然而那只是極短的一霎間，李克用立時轟然的大笑起來，拍着案子，叫道：「孩兒們，我們自天山腳下帶來的美酒，取出來款客，全換上牛角杯，請我們的武士來。」

站在李克用身後的十二人齊齊答應，轉眼之下，只見一袋又一袋的酒袋，自簾中拋了出來，拋向各鎮的節度使的案前，各鎮節度使原本是武將的，酒袋飛到，立刻站起接住，有的却是文官，不免慌亂，雖然由家將代將酒袋接住，但是也引起了一陣鬨笑聲。

鬨笑聲全來自李克用帶來的人，他們在笑這些大臣太文弱了，像他們那樣的人，每天沉醉在繁文縟節之中，怎能帶兵打仗，又怎能不連皇帝也被迫出京城？

氣氛逐漸變得狂野了起來，好些大臣都有點坐立不安起來，但是他們却還不得不接過牛角杯來。

牛角杯，那是用整個牛角雕成的，牛角杯盛滿了酒，不將酒喝乾就不能放下杯子。

各鎮節度使雖然感到不安，但他們還是看着晉王的神色行事，晉王李克用率領十萬善征慣戰的沙陀精兵，是不是能攻克帝都，大破黃巢，希望全在他身上。

在所有人之中，似乎祗有一個人是例外，那個人坐着，臉上的神色十分慍怒，他是一個醜漢，十足的醜漢，這時，臉紅得像豬肝一樣，也不知是喝酒喝得太多了，還是由於心中的盛怒。

喧鬧聲突然地又靜了下來，那是由於一陣整齊的腳步聲，腳步聲「啪啪啪」地自兩旁走廊傳了出來，所有的人，突然覺得眼前一亮。



那是二十四柄雪亮的鋼彎刀。

彎刀映着火光，所以顯出奇妙無匹，也令人不由自主地感覺到心悸的寒芒來，突然之間一聲巨喝，二十四柄彎刀，一起向下砍出。

「呼呼」的刀風，使得柱旁火把的火苗突然升高，緊接着又是齊整的踏步聲，二十四名沙陀漢子，已經步伐矯健的跳了出來。

那麼鋒利的彎刀，在這二十四個沙陀漢子手中，好像是柔軟的絲絨一樣，盤旋出一團又一團陰森森的光彩來，忽然分開，忽然又「嗆郎」地交响着，碰在一起，當彎刀舞近之際，人人都不禁要向後退開身子，屏住氣息，當彎刀舞開之際，人們也不由自主，鬆了一口氣。

刀光、火光，整齊的呼喝聲、踏步聲，彷彿將人們帶到了殘酷、蒼涼、荒遠的戰場之上。

那和剛才舞姬起舞，原是同一個地方，但是却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氣氛了。

刀光突然斂去，二十四個沙陀漢子也停止了跳動，他們的動作一致，他們左手的手指，放在刀尖之上，然後，順着刀背緩緩的移動

着，這時候，他們每一個人的身子都彎曲着，像是被扯緊了弦的弓一樣。

大堂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隨着那些漢子的手指，漸漸由刀尖移到刀柄，也漸漸挺直，直到他們的身子完全挺直，他們才發出了一聲呼喝，身形躍起，在半空之中，突然轉過身來。

他們將手中的彎刀抱在懷中，在半空向前跳出，繞過了大柱退到了廊下。大堂之中還是靜得出奇，似乎所有的人，全被剛才那二十四柄彎刀所發出來的陰森森光芒鎮懾住了。

李克用首先豪笑了起來，他手中高舉着牛角杯，他將杯湊近口角，仰起了脖子，美酒全都傾進了他的口中，他的喉節在聳動着，發出「骨嘟骨嘟」的聲音來，美酒自他口角溢了出來。

李克用拋下牛角杯，大聲道：「孩兒們，向各位大人進酒。」

一片阿諛之聲再度响起，十二個太保每人端着盛酒的酒袋走過去，各位節度使便慌忙起立，却只有一個人仍是端坐不動。

這個人，就是那醜漢，他雙眼烱烱有神，望住了來到身前的一個年輕人。

那年輕人的態度十分囂張，他搖着皮袋，鮮紅的美酒，從皮袋中直射出來，也射濕了好幾個節度使的冠冕衣衫，那金綫文繡、華麗的官服，也被酒淋濕了，看來格外狼狽。

那年輕人的臉上，却掛着惡作劇的笑容，他大踏步向前走着，來到了醜漢的面前，眼看袋中射出來的酒，又要將那醜漢淋得一頭一臉了，可是就在這時，那醜酒霍地站了起來，伸手在酒袋上用力一托，「叭」地一聲，將酒袋托向上方，揚了起來，一股酒泉射向身旁的大柱上的火把中。

酒一射到火把上，迸出許多的藍色火焰來，那年輕人猝不及防，身形也不免一個踉蹌，那醜漢的臉漲得更紅，厲聲喝道：「甚麼東西，敢在大臣面前無禮？」

醜漢一喝，聲如洪鐘，大堂之中突然靜了下來，那年輕人也滿臉怒容，但是隨即在他眼前中，閃耀着狡猾的光芒來，他大聲叫道：「父王！」

當那醜漢大聲喝叫之際，李克用也打了一個突，他轉頭向醜漢望來道：「誰？」

醜漢大聲道：「汴梁節度使朱溫。」

那朱溫本是黃巢部下的大將，倒戈歸順，皇帝賜名全忠，膂力過人，勇猛絕倫，這時儘管有許多節度使連連向他使眼色，他却仍然挺胸而立。

李克用道：「原來是朱大人，朱大人，有酒有肉，何不盡歡？」

朱溫冷笑着道：「大王帶着十萬精兵，只望兵到賊除，如今連日在飲宴，巢兵已離河間府只有七里了，為何還不發兵？」

李克用「呵呵」笑道：「我有十三太保、五百家將、十萬精兵，巢賊乃是烏合之衆，何足道哉，指日可破，你我且喝酒。」

朱溫用力拋下酒杯，厲聲道：「我們只在此喝酒，賊兵殺到，誰去抵擋？」

李克用醉態可掬，斜乜着眼，轉過頭去，問道：「十三孩兒不是在樓外守衛麼？」

他身後大太保李嗣源道：「是！」

李克用又笑了起來道：「我那十三孩兒，一人便足擋五千精兵，朱大人請放心用酒。」

朱溫還待說甚麼，只見幾個軍官匆匆的走了進來，從那幾個軍官那種驚惶、緊張的神色，人人都知道有甚麼不尋常的事發生了，心中都是一緊。

那幾個軍官直來到河間府節度使王重榮的面前，低聲道：「稟報大人，巢賊部將孟絕海，兵臨城下，已在擂鼓挑戰。」

那軍官說話雖然很低，但由於大堂中靜得出奇，是以人人可聞，各人的臉色更是難看，王重榮的手中還握着酒杯，但是當他聽了那軍官的稟報之後，他的手不禁連連地發着抖，連杯中的酒也全都酒了出來。

所有的人一聲都不出，朱溫的臉色也變得極其難看，但是他還是乾笑着道：「你我且喝酒，孟絕海見到我們飲宴，自會退兵。」

李克用臉色一沉，一掌拍在桌子上，喝道：「那孟絕海却是何人？」

在朱溫身邊的那個年輕人，正是十二太保康君利，這時，在他雙眼之中又閃起了幾絲狡猾的光芒來，他轉動着眼，道：「父王，孟絕海是黃巢部下大將，有萬夫不當之勇，這位朱大人，便曾被孟絕海殺得棄甲曳兵，狼狽而逃。」

朱溫的臉漲得通紅，大聲道：「且看你們，有誰能敵得過他！」

李克用笑道：「既是十三孩兒在樓外守衛，自然是由他退敵。」

朱溫冷笑道：「他帶了多少兵去？」

李克用大聲道：「一個便可。」

朱溫大笑起來道：「幾曾聽過這等的狂言？」

朱溫這話一出口，各人盡皆失色，李克用一腳踢翻了身前的長桌，大踏步走了過來，一伸手，便

揪住了朱溫胸前的衣襟，大喝道：「你我出樓觀戰去。」

李克用的酒意已很濃，朱溫的酒意也不輕，他反手抓了李克用的衣袖，兩人一起向外走去。

李克用一走，十二太保立時擁簇而出，衆人也連忙一起跟了出去。

* * *

日光很猛烈，城頭上的磚石泛起了一片閃光的光彩來，從城頭上望下去，綿蜒的官道上，塵土飛揚，捲起了一股股渾濁的、濃黃的烟塵來，可以看得出，在遠處經已結集了不少兵馬。

站在城頭上的沙陀兵，全是一身黑衣挺立着，他們手中的長戈大矛，那雪亮的鋒刃，反映出奪目的光彩，日光照射上去，他們的眼睛，直視着前方，彷彿他們心中，只知道向前，決不知道後退。

那是沙陀的精兵——黑鴉兵。

黑色的衣服，雪亮的兵刃，遠處捲起的黃塵，都有一股肅殺之氣，然而，當鎮節度使，由鮮艷奪目的旌旗引導着，也到了城頭時，氣派多少有點不同了。

晉王李克用和朱溫走在前面，他們兩人一樣有着極高的身份，但是也一樣醜陋。

到了城頭上，他們兩人才分開來。十二位太保緊隨李克用之後，朱溫遊目四望，在找尋十三太保李存孝，他也聽說過十三太保李存孝的威名，這時他正在找尋一個他想像中，神威凜凜，鐵塔也似的猛將。

可是，在城頭上沙陀兵之中，却並沒有他想像中的那樣猛將。

朱溫冷笑着，道：「要靠他擒賊將的十三太保，却在何處？」

一個牙將看見這麼多人走了上來，早已迎了上去，朱溫一開口，他便躬身道：「十三太保終日酗酒，現在正在打盹。」

那牙將向前一指，朱溫循他所指向前望去，只見一根旗桿之下，蜷縮着一個瘦小的漢子，那漢子縮着身，正在打盹，他的身形極小，看來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

朱溫不禁笑了起來道：「好，終日酗酒，這一點，義父義兒，倒有相似之處了。」

李克用怒道：「有酒不喝，却要來何用？」

朱溫厲聲道：「只怕酒醉難醒，誤了軍機。」

李克用冷笑不語，朱溫已大踏步向前走了過去。

當他來到那旗桿附近時，他總算看清楚那瘦小漢子的眞面目，只見他一件豹皮背心上濕了一大片，顯然是被酒淋濕的，正在沉睡。

這樣的一個瘦小漢子，竟然就是十三太保李存孝，那實在是有點令人難以相信，朱溫如不是顧忌着李克用和十二太保就在身後，幾乎要一腳便待向前踢了出去，他雖未曾去踢李存孝，但也頓了一頓足，喝道：「沙陀胡兒，快醒來！」

他大聲一喝，十三太保的身子陡地一震，隨即懶洋洋地睜開眼來，斜睨着朱溫，口中含糊不清，道：「你叫我什麼？」

朱溫冷笑道：「沙陀胡兒，你……」

他本來還想責問，何以守城有責，却喝了酒在城頭打盹，可是，他第二聲「沙陀胡兒」才一出口，李存孝的身子便陡地彈了起來。

朱溫在各鎮節度使中，也算是膂力驚人，武藝超羣的了，但是他却從未看見過一個人說彈就彈了起來，勢子如此之快的。

當李存孝彈了起來的時候，他簡直不像是一個人，像是一頭渾身上下，都充滿了動力的豹子。

朱溫一看到李存孝突然彈了起來，便自一呆，而就在他一呆之間，李存孝照着他面門，已然一拳打出，那一拳，朱溫根本連躲閃的餘地也沒有，只聽得「砰」地一聲响，一拳已被擊中。

那一拳的力道，還眞不輕，打得朱溫身子一晃，一個踉蹌，幾乎跌倒地上，立時血流披面，朱溫怪叫了起來，一伸手，便向李存孝的胸前抓去，李存孝手臂一橫，兩人的手臂相碰，只聽得「叭」地一响。朱溫的手臂向上揚了起來，又向後退出了一步。

朱溫站定了身子，伸手在臉上一抹，抹了一手的鮮血，他大叫了起來道：「毆打大臣，該當何罪，替我將他拿下！」

朱溫捱了打，跟在他身後的兩個家將已然磨拳擦掌，等朱溫一叫，那兩個家將大踏步上前來，李存孝雙手叉着腰，冷笑道：「誰敢來拿我？」

李克用在旁，也大喝一聲：「且慢！」

朱溫怒道：「請容他去擒了賊子孟絕海，將功贖罪，如何？」

李存孝抗聲道：「父王，他叫我沙陀胡兒，我打他一拳，還是便宜了他。」

朱溫厲聲道：「大唐天子的大臣，你怎打得，竟然連禮數也不懂，當是在沙陀蠻荒之地麼？」

李存孝咧着嘴，笑了起來道：「一到中原，這麼多禮數，怎不叫人排了隊，行着禮去退賊兵？」

朱溫被氣得臉色發青，罵道：「諒你這醉漢子，也不夠孟絕海一錘。」

李存孝揉揉了眼，道：「孟絕海來了麼？」

朱溫指着城下道：「你不見城外塵土大起，賊兵已殺至了麼？」

李存孝也不理會朱溫，轉向李克用道：「父王，孩兒願生擒孟絕海，午時之前，就可以回來覆命。」

朱溫嘿嘿冷笑，拍着腰際的玉帶道：「你在午時之前，若能生擒孟絕海，我用腰間玉帶，和你相賭，你賭什麼？」

李存孝拍着自己的腦袋，大聲道：「就與你賭我這腦袋！」

朱溫心中大喜，斜視着李克用道：「軍中無戲言。」

李克用瞇着眼，悠閒地道：「自然。」

站在身後的十一太保史敬思忙道：「十三弟，我與你一起去。」

李存孝道：「不必，我只要一個去便可，去得人多了，倒叫人小覷咱們沙陀健兒。拿繩索來，讓我下城去。」

朱溫聽得李存孝隻身應敵，心中更是高興，心中暗忖：沙陀蠻人，畢竟容易對付，三言兩語，便激將得他去送死，就算他僥倖逃回來，他適才願輸腦袋，面門上挨了他一拳的惡氣，也可以出得了，為免他變卦，倒要用言語穩住他才好。

是以朱溫忙道：「是啊，眞能在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這才是大將本色。」

李存孝只是望着朱溫的玉腰帶，笑道：「這帶子倒眞好看。」

他說着，一個轉身，大踏步向前走去，到了城頭，黑鴉兵已在繩上套上了繩索，李存孝身形一縱，抓住繩索身子向下直滑了下去。

這時，二十八鎮節度使，十三太保將校，也一起聚在城頭，無數李存孝這樣一個瘦削身輕的漢子，竟要隻身在賊營中去擒賊將孟絕海，雖然這時他們都看着李存孝滑了下去，可是他們的心中，也着實難以相信，那會是事實？

衆將校中，不少和孟絕海對過陣的，他們甚至一聽到孟絕海的名字，也不禁心寒，孟絕海身高八尺，手中一對銅鎚，重一百二十餘斤，是黃巢手下第一員猛將，一個人要去將他生擒來，實在是難以想像的事。

是以城頭上的人雖然多，但却是靜得出奇，數百雙眼睛望着李存孝，眼看他滑下城牆，到了離地只有七八尺時，他雙足在城牆上用力一蹬。

李存孝那一蹬，令得他整個人全都蕩在半空中，他連翻了幾個觔斗，翻過了護城河，已落到城對岸，只見他一落地，便已大踏步向前走了出去。

朱溫看見李存孝已去，一轉身，從一名兵士的手中接過一桿長槍來，掉轉槍尖，用力向城頭上一插，槍桿筆直的豎起。

朱溫道：「晉王立竿見影，可判時辰。」

日頭射下來，長槍桿的影子微斜，人人都可以看得出，那是辰末巳初時分，而十三太保李存孝要在午時之前將孟絕海擒到。

望着長槍的影子，許多人都不禁搖起頭來。

李克用背負雙手，緩緩向前走去，除了十二太保亦步亦趨，跟在他身後之外，旁人都聚在一起議論，李克用走開了兩三丈，轉過頭來，低聲道：「存孝一人前去，怕有失誤。」

大太保李嗣源道：「依父王之見……」

李先用道：「嗣源、敬思，你們二人帶一千黑鴉兵，由南門出城，繞前去接應，速去速回。不必與賊兵交鋒，切記切記。」

李嗣源與史敬思兩人答應一聲，悄悄退了開去。

* * *

塵土揚了起來，眼睛的視線有些迷糊，李存孝大踏步向前走着，中原的黃土高原，在李存孝來說，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他所熟悉的是一望無際，長滿碧綠的、柔軟芬芳的草原，和山頂上終年積雪、山谷中却繁花如錦的高山，那才是他出生的地方。

他更熟悉的，是在草原上擠着、滾動着、咩咩叫的小羊羣，因為他本是一個牧羊兒，一個牧羊兒，竟成了威名赫赫的十三太保，這是他自己也想不到的事。

然而，他現在已是十三太保了，草原上牧羊的生涯，在他來說，像是一場已然遠走了的舊夢，令他記憶猶新的，反倒是他自小就無父無母，一直被人欺侮，餐風宿露，所鍛煉出來的一副銅皮鐵骨，和驚人的氣力，草原上，誰也不敢招惹他，看來身形瘦小，但是却力大無窮的安景思——那是他原來的名字，連老虎招惹了他也得不到好處。

安景思就是憑拳、脚打死一頭猛虎，恰好李克用經過看到，驚詫他的勇猛，才收他為十三太保，賜名李存孝。

而現在，李存孝眼前的，祇是飛揚的黃土，馬嘶聲漸漸的近了，李存孝仍然大踏步向前走着，突然，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到了近前。

李存孝站定身子，四匹駿馬已衝到了近前，那四匹馬帶起了一陣濃黃色的塵烟，使李存孝一時之間，幾乎看不清奔向前來的是甚麼人。

那四匹健馬之上，甲冑鮮明的

四名牙將已經齊聲喝道：「甚麼人？」

李存孝瞇起眼睛，望着他們。

在高頭大馬之上騎着的人心中，便格外感到自己神威凜凜，是以當他們低着頭，看到站在塵土飛揚中的李存孝時，也格外覺得李存孝的瘦小和不堪一擊。

李存孝仍然瞇着眼，在他看來，那四個牙將有一種滑稽之感，身上那麼多閃閃生光的裝飾，好像他們不是來打仗，而是來耀武揚威的。

李存孝沉聲道：「誰是孟絕海？」

那四個牙將呆了一呆，一起笑了起來道：「你是甚麼人？找孟大將軍何事？」

李存孝並不感到好笑，一到了和敵人相對的時候，他全身的肌肉像是綳緊了的弓弦一樣，隨時隨地，都可以發出最大的力道來。

他身形微偏，道：「我要生擒孟絕海。」

那四個牙將又笑了起來，笑得身子抖動着，身上的甲冑，發出「嗆嗆」的聲響來，其中一個道：「你是甚麼東西？敢口出狂言？」

李存孝緩緩的道：「晉王第十三太保，飛虎將軍李存孝，誰是孟絕海？」

那四名牙將突地一勒韁繩，他們跨下的健馬也一起昂首急嘶了起來，倒像是馬兒聽到了「十三太保李存孝」七字，也感到吃驚一樣。

然而，他們四人望着李存孝，臉上還是一派不屑之色，一個牙將冷峻道：「李克用手下有十三個太保，如果個個像眼前這個一樣倒眞有趣。」

另一個道：「將他擒了回去，獻與孟將軍，倒也算是小小功勞！」

那個一面說，一面在馬上欠身，自馬鞍之旁「颼」地掣出一支矛，向李存孝面門疾刺了過去，李存孝身子在站定之後，一動也未曾動過，他的身上已積滿厚厚的一層黃塵，是以這時長矛刺到，他身子陡地一偏時，在他的身上也揚起了一逢塵土來。

他身子一偏，長矛刺空，李存孝一伸手，已抓住了矛桿，順手一抖，祇聽得一聲慘叫過處，馬上那牙將已倒撞下來。

另外三人見勢不妙，三支長矛紛紛刺到，李存孝已奪了一支長矛在手，手臂一橫「啪啪啪」三下響，將三柄長矛一起蕩了開去。

李存孝長矛向前一伸，「噹」的一聲，矛柄撞在一名牙將的護心鏡上。

那護心鏡打磨得晶光錚亮，矛柄自然撞不穿它，可是那一種力道十分之大，直撞得那牙將口噴鮮血，也自馬上跌了下來。

另外兩人見勢不妙，發一聲喊，撥轉馬頭便逃，李存孝也大喝了一聲，一抖手，長矛的矛桿顫抖着向前直飛了出去，祇見那名牙將身子向前一伏，插進他背心的長矛桿便直豎了起來。

那牙將想是至死仍抓住了韁繩，是以他竟未從馬上跌下來，帶着直豎而起的矛桿迅即遠馳。

李存孝一步跨過，伸足踏住那口噴鮮血，倒在地上的牙將，喝道：「孟絕海在哪裏？」

那牙將瞪大眼睛，祇在哆嗦着，看他樣子，實在是想快一些回答李存孝這個問題，可是他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臉上已迅速變了顏色，竟已死了。

李存孝提起脚來，大踏步的向前走了過去。

一個人在片刻之間，就戰勝了四個牙將，在別人而言，那是一個大大的勝利，但是在李存孝來說，那並不算是甚麼。

他已和敵人交過很多次手，他總是勝利的，這種小小的勝利，已經不能對他再發生任何的刺激了。他的雙眼，直視前方。

他的心中祇知道一點，一定要將孟絕海生擒回去。他自己輸了腦袋事小，失去了沙陀人的顏面事大。

李克用曾囑咐過他們，沙陀大軍到中原來剿賊，許勝不許敗，一定要勝過敵人，在李存孝的腦中，已形成了極深刻的印象，在這樣深刻印象驅使之下，他的神情在別人看來，李存孝是一名勇不可當的將軍，是戰無不勝的大英雄。

但是在李存孝自己而言，他却是很麻木的，他並不喜歡殺人，雖然他發起威來，千人辟易，出入敵人陣中，如入無人之境，殺人如砍瓜切菜，但是，他並不喜歡殺人，甚至很厭惡殺人，然而，一定要勝利，要勝利就得殺人不可。

他大踏步的向前走着，日頭晒下來，塵土揚起來，形成一種難以形容的乾燥，他陡地又停了下來，因為他再度聽到了急驟的馬蹄聲。

塵土中裹着一匹健馬，當先衝到。

那匹健馬後，是百來匹戰馬，蹄聲令得整個大地都在震動，李存孝再度瞇起了眼，向前望去，他看清楚了，當前一馬衝到，馬上是一個身子高七尺的大漢，赤着上身，皮膚黑得像是塗上了一層油一樣，手中握着一根又粗又重的狼牙棒。

李存孝微微的傴起了身子，像是一頭豹，要躍向前的樣子，他先彎起了身子來蓄勢待戰，那個漢子，才是眞正的敵手。

那一匹馬馳到了近前，韁繩一

勒，馬上的大漢睜着銅鈴也似的眼睛，一聲大喝，狠牙棒已向李存孝當頭砸了下來，李存孝的身形再矮，狠牙棒呼呼勁風直壓到了他的頭頂，李存孝一翻手，已自背上撤下他的兵刃。

他的兵刃十分奇怪，尖端如燕尾開叉，握手之處是粗如兒臂的鋼棍，長三尺六寸，這件兵刃，叫做筆燕撾，他才一撤下兵刃，手臂向上一揚，「噹」的一聲響，筆燕撾正迎上了狠牙棒。

剎那之間，祇見李存孝的身形突然一長，馬上那使狠牙棒的大漢一聲怪叫，却自馬上直跌了下來，李存孝一步踏前去，一脚踢出，踢得那大漢在地上一個打滾，狠牙棒也撒了手。

李存孝再跨前一步，那大漢正想掙扎站起來，李存孝右臂一伸，已將那大漢的脖子緊緊的挾住，拖着他向後便退，那大漢雙手亂揮，拚命掙扎，李存孝喝道：「孟絕海，你已被我所擒，還掙扎甚麼？」

那大漢被李存孝挾住脖子，講起話來也含糊不清，可是他仍然大叫道：「我不是孟將軍，我是李大雄，是孟將軍麾下的副將。」

李存孝已拖住那大漢，倒退了十幾步，和李大雄一起來的，還有數十個騎兵，看到了這種情形，全都呆住了，一時之間，也沒人敢追上來。

李存孝聽得那大漢這樣叫，也不禁一怔，忙問道：「你不是孟絕海？」

那李大雄倒是個硬漢子，雖然被李存孝挾住了頭，動彈不得，可是口中却不肯認輸，道：「若是孟大將軍，這時該是你被他挾住了頭，拖回陣中，剖心送酒了。」

李存孝「哈哈」大笑起來，手一鬆，李大雄「砰」的跌在地上，打了一個滾，爬了起來，喘着氣，他被李存孝的鐵臂挾了片刻，已被挾得口中直流白沫，勉强站了起來之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李存孝的筆燕撾指着李大雄的鼻尖，叱道：「快滾回去，叫孟絕海來見我！」

李大雄雙眼瞪得老大，一直向後退了出去，他才退了十來步，祇聽得一陣驚天動地的吶喊聲，自遠而近，迅速的傳了過來。

那一陣喊叫之聲，聲威之壯，令得已習慣在千軍萬馬之中廝殺衝鋒的李存孝也為之一驚，立時抬起頭來，向前望去。

他首先看到的，是揚起足有一丈多高的黃土塵。接着，在沙塵滾滾之中，是四面極大的色彩鮮艷奪目的大旗。

大旗迎風招展，發出「獵獵」的聲響，倒將馬蹄聲全給掩蓋了過去。

在那四面大旗上，每一面都有一個極大的「孟」字，還在路上的那數十騎，這時一齊向兩旁散了開來，李大雄的精神突然一振，邁開大步，向前奔了過去，叫道：「孟將軍來了！」

前後不過是極短的時間，李存孝仍然站在路口不動，猝然之間，只覺得塵土已捲到了他的身旁，也圍滿了人。

只不過李存孝却連望也不望向身邊的那些人一眼，他的視綫，定在一個神威凜凜、鐵塔也似的大漢身上，那漢子騎在馬上，看來更是高大，他的那匹馬，也是大宛良種，高頭大馬，在黃金為飾的鞍上，插着一對錚錚發光的八楞大鎚。

那大漢也赤着上身，只不過在前後胸都懸着赤金的護心鏡，手腕之上也纏着金腕扣，看來更增威風。

李大雄這時已伏在馬前，馬上那大漢喝道：「你敗在什麼人手上？」

李大雄也不敢抬頭，只是反手向後面指了一指。

李存孝隨着李大雄的一指，深深吸了一口氣，也抬起頭來，他知道，這次來的，一定是孟絕海了。

當李存孝抬起頭來，孟絕海也正向他望來，在他們兩人之間，飛揚的塵土還未完全的落下來，可是就算這塵土再濃，也絕不能阻止他們二人四道銳利的目光。

他們同時呼喝起來了，一個道：「你就是孟絕海？」

另一個道：「你是十三太保？」

在一聲呼喝之後，立時又靜了下來。

圍住李存孝的足足有上百人之多，實在是不應該這麼靜的，但是却又實在靜得出奇，那樣的靜寂並沒有維持多久，便聽得孟絕海突地大笑了起來，他的笑聲可稱放肆極了。

他一面笑着，一面叱喝道：「你就是十三太保，飛虎將軍李存孝？哈哈，李克用可是將你當禮物來送給我？似他這般送禮法，十三太保也送不了幾次。」

李存孝被孟絕海的笑聲、叱喝聲震得耳朵嗡嗡作响，他剛才曾以為李大雄就是孟絕海，可是這時，孟絕海到了，李大雄瑟縮地站在孟絕海的坐騎之前，看來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

李存孝自然是看不到自己，不然，他站在孟絕海身前，和孟絕海一對比，更是小得可憐，瘦得可憐，像是孟絕海一伸手，就可以將他捏死了一樣。

孟絕海的話一出口，四方八面都响起了一片轟笑之聲，就在轟笑之聲中，李存孝的聲音却十分沉着，他緩緩的道：「我是來生擒你回陣去的。」

孟絕海略怔了一怔，又笑了起來。

就在孟絕海的大笑聲中，李存孝突然飛身躍起，筆燕撾向前直搠而出，孟絕海雙手才抓起了銅鎚，筆燕撾已搠到了他的胸前。

只聽得「錚」地一聲响，正搠到孟絕海胸前的赤金護心鏡之上，孟絕海身子向後仰去，雙脚滑脫了蹬。

李存孝人還在半空之中，反手一掌，擊在馬頸之上，那馬負痛，一聲長嘶，向前衝出，已將孟絕海從馬背上直掀了下來。

但是孟絕海却也未曾跌在地上，他在快要碰到地上之際，左手的銅鎚已向地上擊出「蓬」地一聲，正擊在路面上。

那一鎚，令得塵土陡地揚了起來，路面上也出現了一個土坑，但是他的身子，已就着這一擊之力直挺挺的站在地上，手中兩柄銅鎚互砸，發出「砰」地一聲大响，立時左右蕩了開來，向李存孝攻到。

李存孝才一站定身子，銅鎚已然蕩到，李存孝身子一縮，一個觔斗向後翻了出去。

他看到孟絕海銅鎚蕩來之勢如此之猛，以為孟絕海一鎚蕩空，就會身形不穩，向旁跌出一步的。

但是，孟絕海乃是黃巢軍中，一等一的猛將，天生神力，非同小可，他的鎚雖重，但是一擊不中，已硬生生的收住勢子，身形凝立，如同一座石塔一樣，一動也不動，李存孝的心中也不禁喝了一聲采。

孟絕海一聲大喝，雙鎚掄起，又是劈頭劈腦的向李存孝砸了過來。

這一下，李存孝也不再躲避，他也是大喝一聲，筆燕撾向上直接迎了上去。

當雙鎚和筆燕撾兩件兵刃就快互相交撞之際，圍在周圍的孟絕海的將士，一起轟笑了起來，他們是素知孟大將軍的神力，孟大將軍這雙鎚下壓之力，簡直可以將一個人砸得粉碎。

而眼前的十三太保李存孝已是那麼瘦小，却還不自量力地竟去格擋孟大將軍的雙鎚，這兩鎚壓了下來，只怕十三太保要化為肉泥、塵埃。然而，衆將士的轟笑聲才一發出，便突然停止了，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那間，聽得「噹」地一聲响，精鋼打造的筆燕撾已迎上了銅鎚，雖然在日頭之下，但是也可以看到火星四濺。

就在那「噹」的一聲，孟絕海和李存孝兩人，一起突地後退了一步，他們後退時，脚步是如此之重，以致他們脚下的塵土，全部都揚了起來。

李存孝身形靈活得多，才一後退，立即一個翻滾，滾向前去。孟絕海出陣以來，絕沒有什麼人可以擋得了他的銅鎚一擊，這一次，他雙鎚居然被一個那樣瘦小的人，擋了一擋，他也不禁陡地一呆。

就在他一呆之間，李存孝已滾到了他的身前，他一聲虎吼，雙鎚直向李存孝擊了下來。

但是李存孝的身形靈活，「呼」的一聲，已在他的身邊滾了過去，反手一撾正擊在孟絕海的小腿彎之上，那一擊，令得孟絕海發出了一下怒喝聲，龐大的身形已如石塔傾倒一樣，向下倒了下去。

他身子還未倒地，雙鎚又一起向前擊出，「蓬蓬」兩聲，擊在路面上，看他情形，是想就着那兩擊之勢力，彈起身來。

可是，當他倒下時，李存孝也早已彈起，筆燕撾早已高舉起，重重落下，「砰」地一聲响，正擊在孟絕海的背脊之上。

孟絕海的身子本已向上抬了一抬，眼看可以站了起來，但是那一擊實在太過沉重，令得他的身子猛地又仆了下去。

當他的胸口撞在路面上的時候，「哇」地一聲，噴出了一口濃稠的鮮血來，鮮血和着濃黃的泥土，現出一種極其奇異的色彩來。

在一旁的將士，一看到主將吃了虧，一齊發起吶喊聲湧了上來，眼看李存孝便要陷入重圍，就算他神勇無雙，要殺出重圍，也不是容易的事，此時大路的兩側，突然响起了一陣吶喊聲。

隨着那一陣吶喊聲，一千黑鴉兵自兩邊原野上，鋪天蓋地一般衝來了，衝在最前面的兩個正是大太保李嗣源，十一太保史敬思，兩人騎着駿馬直衝上了路面，手起刀落，已砍翻了兩個人。

李嗣源一勒馬韁，馬兒急嘶了起來，李嗣源大喝道：「十三弟，孟絕海在何處？」

李存孝脚踏在孟絕海的背上，道：「大哥，這就是孟絕海了。」

李嗣源哈哈大笑道：「快帶他回去，午時已將到了，這裡的人，我們自會打發。」

上千黑鴉兵湧了過來，孟絕海帶來的百餘將士，如何是敵手，剎那之間，已去了一小半，人仰馬翻，慘叫之聲驚天動地，塵土飛揚，其餘的人，拚命奪路而逃。

李存孝一手忙拉住一匹在他身邊奔過的馬，一把提起了孟絕海，重重放在鞍上，他一縱身，一足抵

住馬鞍上，一足踏在孟絕海的背上，抖起韁繩，他人如同在馬背上生了根一樣，挺立着，已疾馳而去。

在路上的黑鴉兵，一看到十三太保策騎馳來，紛紛讓路，同聲歡呼。

李存孝越馳越快，黃塵滾滾，揚了起來，在那樣的路上馳奔，和草原上奔馳自然不同，但是有一點却是一樣，那就是不論在什麼地方馳奔，都是爲了要得勝，沙陀人的騎術，是遠近馳名的，李存孝不但可以站在一匹健馬上馳奔，他還可以雙脚分踏在兩匹健馬的背上，策馬飛馳取得勝利。

塵土越揚越高，他也越馳越遠，路上的廝殺聲已漸漸的聽不見了。

李存孝的心中倒十分沉着，他又一次嚐到了勝利的滋味，在第一次或第二次勝利的時候，心情激動、興奮，但是當勝利來得太多了，而且，並不困難之下取得，勝利之後，反倒變得十分沉着了。

李存孝在飛揚塵土之中，已看到了城頭。

* * *

城頭上的喧鬧，登時靜了下來，在城頭上每一個人都看到了，十三太保李存孝，站在馬上，踏着一個人疾馳而來。

每一個人，也都不由自主轉過頭，向插在城頭上的那桿長槍的影子，投以一瞥。

槍桿子的影子已經很短，只不過幾寸長已經快到午時正了，然而，李存孝已經回來了，他在午時之前回來了！

朱溫的臉色顯得十分難看，李克用圓睜着一隻眼，笑嘻嘻地望定了朱溫，那更令朱溫顯得很不安，他勉强笑道：「人倒是在午前回來了，若是來的不是孟絕海時，又當如何？」

李克用笑道：「那要等他上來才知。」

李克用話才出口，便聽得迭聲吶喊叫道：「十三太保回來了。」

隨着那一陣連串叫喊之聲，李存孝的脅下挾着孟絕海，已經大踏步的走上城頭來，在他面前的各鎮節度使、將士，紛紛讓路。

李存孝直來到了朱溫和李克用的面前，手臂一揚，被他挾在脅下的孟絕海，「砰」地一聲摔在城頭上，長大的身軀，橫臥地上，看來更覺得龐大。

李克用斜睨着朱溫，笑道：「朱大人，這可不正是孟絕海麼？」

朱溫在李存孝走上來時，便已看到，被李存孝挾在脅下的不是別人，正是孟絕海，他的臉色變得十分之蒼白，這時李克用一問，他不由自主向後退了一步。

朱溫原本也是黃巢部下一員大將，孟絕海的武藝如何，他自是素知，這時他看到孟絕海跌臥在城頭上那種半死不活的樣子，他實在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是，那的的確確是孟絕海，却又不容他不相信，一時之間，他變得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城頭上所有的人，全部看得呆了，靜得出奇。

在靜寂中，只聽得李克用又「呵呵」的笑了起來：「朱大人不出聲，那他一定是孟絕海了？朱大人和他共事黃巢，自然是不會認錯的。」

朱溫一聽李克用說出那樣的話來，心中實是怒極，一張醜臉也立時成了猪肝色。

他本是黃巢部下的大將，陣前倒戈歸順，皇帝賜名全忠，旌玉帶爵高官，倒也使他睥睨天下英雄。可是一給人提起，他昔日是巢賊部下，他總有說不出的不自在。

可是，這時候，他空有一腔怒意，却是無法發洩，只得恨恨的一頓足，「哼」地一聲，轉身便走。

可是他才一轉身，便聽得李存孝大聲喝道：「姓朱的別走，拿玉帶來。」

朱溫陡地一怔，立刻轉過身來，當他轉回身過來時，他鐵青的臉色上，籠罩着一種駭人的殺氣。

李存孝却大踏步的走了過去，道：「你輸了，拿玉帶來！」

朱溫一定是由於太憤怒了，是以他的臉肉不斷的戰抖着，但是他又要顧及大臣的身份，不得不竭力抑制着心中的憤怒，因而使他的臉色更加難看。

他沉聲道：「甚麼玉帶？」

李存孝「哈哈」一笑道：「自然是你腰間的玉帶，你是拿它來和我的腦袋相賭，難道你忘了嗎？」

朱溫怒極叱道：「胡說，這條玉帶，乃是聖上所賜，你是甚麼人，也配要這帶子？」

李存孝哈哈地大叫了起來，道：「好不要臉，輸了想不給麼？拿來！」他一面說，一面突然伸出手，便向朱溫的腰帶處抓了過去，朱溫陡地向後退出了一步，厲聲喝道：「晉王，你難道只是旁觀？」

李克用笑得很高興道：「朱大人，軍中無戲言，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

朱溫一手按住玉帶的扣子，臉色難看之極，朱溫手下的幾個將軍，也立時的湧了過來，各太保也自李克用身後大踏步走向前來。

在城頭上的各兵將看到了這樣的情形，莫不駭然失色，但就在這時，李存孝身形一閃，已自朱溫的身邊掠過，疾伸右手，已抓住了玉

帶。

朱溫厲聲喝道：「聖上所賜玉帶，你敢妄動？」

李存孝笑道：「玉帶既是聖上所賜，你敢以之打賭，便是欺君罔上，你既然輸了還有甚麼話可說，莫非我輸了難道也說腦袋是父母所生，不能給你嗎？」

朱溫被李存孝抓住腰帶，心中大急，也不禁口不擇言起來，大聲喝道：「說甚麼父母所生，你本是無父母的野種！」

李存孝生擒了孟絕海，賭贏了朱溫，心中十分得意，臉上一直掛着笑容，可是此際，朱溫的這句話一出口，他却陡地臉色變了。

在刹那間，他有天旋地轉感覺。

他是無父母的野種！

這樣的辱罵，他倒不是第一次聽到的，他自小就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也不知道他自己本來的名字，究竟安景思是怎麼來的？

有一個時期，他堅信自己的母親，是一個石頭人，那還是他很小的時候，有人鬨他的玩笑，指着一座墓前聳立的一個石頭女人對他說：「這就是你的母親，你該好好的對她。」

年幼的安景思信以爲眞，每日拂拭着石頭人的積塵，有鳥兒飛過，停在石頭人上面，他便大聲吆喝着，將鳥兒趕走，石頭人既然是他的母親，怎能容得鳥兒的欺侮，他曾在石頭人脚下，蜷着身子睡，他也曾抱着石頭人哭泣，心中思索着，爲甚麼自己的母親是石頭人，不會說話，不會對自己唱安眠曲？

後來他漸漸長大了，他才知道石頭人是不會生孩子的，那是人家在騙他，可是當他有空時候，他還是在石頭人身上靠着，怔怔的望着藍天白雲。

無父母的野種，這七個字，每當李存孝聽到的時候，就像有七枝針刺進他的心口一樣，而這時候，這種感覺更甚了。

所以，在刹那之間，他的臉色變得煞白，自他的雙目之中，也射出一種近乎冷酷的神色來。

朱溫看到了李存孝那樣的神情也不禁陡退一步，就在此際，只聽得大太保李嗣源抗聲道：「朱大人何出此言，十三弟的父王在此，難道你看不見！」

朱溫也知自己失言，要知道李存孝被李克用收爲義子，他那句話，便等於連李克用也辱駡在內了，這時，他急於脫身，也不及解釋，只是「哼」了一聲，伸手便去推李存孝。

而李存孝也在這時，用力一扯，只聽得「啪」地一聲，已將朱溫的腰間玉帶扯成兩截，朱溫急忙伸手去奪時，也抓到了另外一截。

朱溫厲聲叫道：「反了！反了！」

朱溫一叫，衆太保也大聲呼喝着，湧了上來。

朱溫見勢頭不對，立時向後退去喝道：「我們走！」

衆兵將簇擁着朱溫，迅速離去，十一太保史敬思舉起拳頭，正待擊下去時，李克用竟識得大體，已然大聲喝止，而朱溫已奔下了城頭去了。

不多久，只見牙將來報，「大王，朱大人帶領本部人馬，回汴梁府去了。」

李克用也不放在心上，拍着李存孝的肩膊，道：「由他去，少他一股兵馬，不見得便難以破賊。」

朱溫一走，各鎮節度使，就算明向着朱溫的，也沒有再得罪李克用之理，而與朱溫有嫌隙的却趁機大罵朱溫，將李克用捧得天上有地下無。

李克用聽着他們的阿諛詞句心中實在有些發憤了！

* * *

火把高燃，窗外黑沉沉，遠處不時可以聽到軍鼓低沉的聲音……

那種低沉的皮鼓，使人聽了之後，心直往下沉，有着說不出來的不舒服，是以大營中的人雖然多，却是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老大的火把自柱上斜伸出來，正好在一張長桌上燃着，閃動的火把映在長桌上的一張地圖上。火光跳動着，以致地圖上的山巒河流，看來像活的一樣。

圍在長桌旁的十幾個人，神色都極其嚴肅，李克用的一隻怪眼睜得老大，在他的眼球中，彷彿也有一個火把在燃燒着一樣。

他的手指在地圖上緩緩地移動着，一直移到了長安，才停了一停。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並沒抬起頭來道：「照賊兵佈陣來看，長安穩如泰山，難以攻破。」

大太保李嗣源道：「賊兵本是烏合之衆，但是佔住了帝都長安，氣焰甚盛。」

李克用一高一低的兩道眉緊皺在一起，眼中閃耀着一種十分沉鬱的光芒，他的手指，在圖上長安的附近，劃來劃去，一言不發。

在一旁的衆太保，也都屏息靜氣，沒有人出聲，他們經歷這樣的場面，也不是第一次了。十三太保勇如猛虎，但是李克用用兵如神，決策精確，却是他們沙陀大軍戰無不勝，勝無不克的主要原因。

他們都知道，一次戰爭的勝利，是在兩陣相對，斷殺開始之前，便已經決定了的，而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便像現在那樣的軍事

會議。

在這裡，雖然靜得出奇，但是戰場上的千軍萬馬，他們的生死、勝負却完全由這裡決定的。

李克用手指不斷地劃着，口中發出低沉的聲音：「長安城城牆堅固，城外兵馬衆多……」

他說到這裡，抬起頭來道：「幸得今日生擒了賊將孟絕海，稍挫賊兵的銳氣！」

四太保李存信突然道：「父王，擒了孟絕海，祇不過是小功一件，孩兒願立更大的功勞！」

李存信一臉慓悍之氣，他在講話的時候，雙眉上揚，目光灼灼，却望定了李存孝，但是李存孝彷若未覺，祇是注視桌上的地圖。

李克用「唔」地一聲，道：「你想怎樣？」

李存信突地一伸手，指在地圖上的長安，大聲道：「我單人匹馬，殺進長安，生擒黃巢來！」

李存信這一句話出口，李克用和衆太保都是一呆，接着各人便笑了起來。

因爲，剛才李克用還在擔心，長安附近黃巢陣勢佈得甚嚴，用數萬精兵去攻打，對方以逸待勞，也不容易討好，現在李存信却要單人匹馬，去擒黃巢，那實在是可笑了一些。

別人笑，四太保李存信並不覺得怎麼樣，可是他的目光，始終是注定在李存孝身上，一看到李存孝也在笑，李存信的心中陡地升起一股怒意來。

在未有十三太保李存孝之前，人人都只知道晋王十二義子，十二太保，而在十二太保之中，最赫赫有名、武功超羣的，便是他四太保李存信。

可是，李存孝一來，人人祇提十三太保，每當聽到了「十三太保」四個字，李存信的心中就有一股說不出來的不舒服，一個被人稱頌慣的人，忽然被人忽視了，再也沒有人提起了，那心中的難受氣憤，絕非身歷其境的人所能體會的。

李存信這一口氣，已經彆了很久了，他這時一看到李存孝也在笑他，像是火山突然爆發一樣，突然反手一掌拍在案上，大聲喝道：「笑甚麼？偏你能立功，旁人就不能麼？」

李存孝陡地一呆，皺起眉頭，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李嗣源已然道：「兄弟之間，不可爭氣！」

李克用揮手道：「存信，你剛才的話，再也別提起，否則，沒得招人笑話。」

大太保李嗣源道：「父王，四弟的話倒也有道理。」

李克用笑了起來道：「你一直老成持重，却如何會這樣說？」

李嗣源道：「長安城固不可破，城外賊兵齊集，雖大軍難以挺進，小股人馬却反倒可以趁隙混進長安去，雖然生擒黃巢，在所不能，但我們到長安後大鬧一番，自然人心惶惶，這些烏合之衆，不難瓦解。」

李克用一隻眼睛睜得老大，突然之間，他一聲唬吼，道：「眞是好主意，孩兒們！」

他一聲呼喝，衆太保齊聲答應，個個挺立身子，大家都知道，李克用在一聲呼喝之後，就要傳將令了，此時所發的命令，自然是選派去長安的人選，一等一的繁華去處，乃是帝都，誰不想去見識見識？如今長安雖然是在巢賊勢力之內，但是對十三太保而言，那却是更富刺激，人人都想爭着前去的地方，是以他們個個挺胸而立、精神抖擻。

李克用目光灼灼，凌厲的目光在十三位太保身上一掃過，十三個太保人人都屏息靜氣。

李克用的目光，最先落在李存孝的身上，他沉聲叫道：「存孝。」

十三太保李存孝立即上前踏出一步。

李克用目光又緩緩移動，停在九太保李存審身上，又叫道：「存審。」

九太保李存審高聲答應，也同時向前踏出一步。

李克用的目光，緩緩移到了李存信的身上，李存信已急不及待向前跨出，可是李克用却立時搖搖頭，道：「不必你去。」

李存信陡地一呆，抗聲道：「父王，這主意是孩兒想出來的！」

李克用道：「你想出來的主意是獨擒黃巢，與現在實行的擾亂長安有所不同，你脾氣暴躁，好大喜功，此去長安，非同小可，祇怕你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李存信急叫道：「父王，你……孩兒不服！」

李克用笑道：「可不是，你連我的命令都敢不服，若是派你去長安，你怎肯服他人調度？」

李存信忙道：「孩兒不是不服從父王命令，祇是心中有所不服，父王不論派何人帶隊，孩兒均願服調度，絕不違令就是。」

李克用道：「此事非同兒戲！」

李存信道：「軍令如山，孩兒焉有不知之理？」

李克用道：「我派存孝帶隊，一切由他調度，你服是不服？」

李存信陡地一呆，立時轉頭向李存孝望去，李存孝也向他望過來，兩人望了好一會，李存信咬牙道：「我服。」

李克用點頭道：「好！」

李克用才一點頭，李存信向前

跨了一步。

李克用續道：「史敬思、康君利、李存璋！」

立時有三位太保向前跨了一步，十一太保史敬思，英武挺拔，濃眉大眼，十二太保康君利，神氣非凡，但是在他的眼神中，總閃耀着一絲令人難以捉摸的狡猾神色，八太保李存璋，虎臂熊腰，氣度非凡。

李克用望着站在他面前的六個人，心中也不禁有一股自豪之感。他緩緩道：「你們六人，立刻啟程。」他說到這裏，神情變得十分嚴肅。聲音聽來，也格外低沉，像是他要說的每一個字，都可以深刻印進每一個人的心頭一樣。

他道：「長安城中，非同小可，千萬要小心，要記得你們此去，志在擾亂，不可貪功。存孝。」

李存孝陡地挺直身子道：「孩兒在！」

李克用一字一頓道：「你們六人前去，不可少一人回來。」

李存孝大聲應道：「是！」

李克用深深地吸一口氣，道：「你們六人，到長安去，雖然是兩百來里路程，但是在兩百里中，賊兵佈下千軍萬馬，你們那樣行動，可以說是自古未有，一路上更不可節外生枝！」

李存孝等六人齊聲道：「孩兒知道。」

李克用擺了擺手，道：「去吧！」

六位太保一起走了出去，他們渾身是勁，走出去的時候，甚至帶起一股勁風，令得火把的火頭也向上陡地竄了一竄！

長安城內　草木皆兵

塵土飛揚，那麼多塵土，像是整個地上都籠罩一層濃黃的烟霧一樣。

六騎人馬，那麼多塵土在路上飛馳着，馬上的六個人，正是以李存孝爲首的六個太保，他們都已換了裝束，看來像個獵戶，爲了裝扮得像，他們騎的也不是甚麼駿馬，而是軍中挑出來的劣馬。

天色漸漸的黑了，那是一個陰沉的陰天，天上一點亮光也沒有，但是在地上，放眼看去，却到處可以看到像星星一樣閃耀着的火光。

那些火光，全是從遠遠近近，連綿百里的兵營中發出來的，大鑒戰還未開始，是以即使是軍營中的燈火，看來也有幾分寧謐之感。

馬上的六人，一聲不響，緊緊地伏在馬背上，向前急馳，他們離開自己的兵營漸漸遠了，而離敵人的營地漸漸近了。

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歲月中，大軍結集的地方，就算是在官道上，也沒有甚麼車馬來往，是以他們六匹馬，馬蹄敲在路面上，發出的聲響，也格外響亮。

到了午夜時分，走在最前的李存孝陡地勒住韁繩，揚了揚手，跟在後面的幾個也全都勒住坐騎，祇有四太保李存信，却還抖韁馳出三兩丈，才兜轉馬頭來，大聲喝道：「甚麼事？」

李存孝皺了皺眉道：「四哥，現在路邊的軍營，已是賊兵所佈的陣勢了。」

李存信道：「那又怎樣？」

李存孝緩緩的吸了一口氣，道：「我們要小心些，在馬蹄上紮上棉布，也不必跑得太急，趁着天色黑，正是我們連夜趕路的良機。」

李存信「哼」地一聲道：「我們都是堂堂的太保，又不是偷鷄摸狗的鼠輩，怎可以這等怕事，依我之見，就這樣直衝過去，沒有賊兵前來便罷，若是有賊兵前來，就殺他個片甲不留。」

十二太保康君利忙道：「四哥說得是。」

李存孝却沉聲道：「我却說不是！」

李存信大怒，一抖韁，氣勢洶洶策馬馳了過來，道：「你算是甚麼東西？」

李存孝的臉色陡變，雖然在黑夜中，也可以看到他的臉色變得十分白，那樣煞白的臉色，再配上他一雙灼灼的眼睛，令人看來覺得極其異相。

李存孝以極其緩慢，但是十分堅定的語調，一字一頓地道：「父王留下令，這隊人馬，由我調度，軍令如山，違命者斬！」

四太保李存信更是大怒，厲聲喝道：「他奶奶的，你敢斬我！」

李存孝的聲音更低沉，道：「違軍令，不論親疏！」

李存信哇哇地怪叫起來，八太保和九太保已齊聲道：「四哥，父王之言，絕不可違！」

史敬思早已忍耐不住，大聲叫道：「四哥，願服十三弟調度，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

康君利悄悄拉了拉李存信的衣袖，道：「四哥，你要殺賊，到了長安，再殺不遲。」

李存信「哼」地一聲，兀自怒意不歇，李存孝已下了馬，自馬鞍之旁皮袋之中，取出早已準備好的棉布，衆人紛紛的學樣。

康君利紮好了馬蹄，看到李存信仍是怒容滿面，騎在馬上未有動作，也走了過去，笑嘻嘻道：「四哥，此番衝進長安，說不定你可以將黃巢生擒了回來，立個大功。」

李存信悶哼一聲，康君利忙壓

低了聲音，道：「四哥，你莫中計，他是不想你到長安去和他爭功，到了長安，還不由得我們？」

李存信一聽，心中一動，他暗忖：如今如是不按李存孝這小子的吩咐去做，那怕自己連去長安的機會也沒有了，眞如康君利所說，莫中了他的計。

是以他又是哼了一聲，下了馬，也將棉布紮在馬蹄上，李存孝一揮手，六騎又向前馳去，但蹄聲已經輕了許多。

他們沿着官道直馳奔了一夜，早已進入了黃巢的兵營地帶，到天色漸明時分，好幾隊兵馬在他們的身邊走過，帶隊的軍官，雖然對他們投以奇怪的眼色，但是却沒有盤問他們。

他們沿着路邊馳着，等到天色微明時分，看到路邊有一個草棚，乃是一座茶居。

李存孝勒慢了馬，向前一指，道：「前面有一座茶居，我們進去歇歇腳，也好探聽一下消息。」

一行六騎人馬，來到了茶居之前，六人下了馬，走進茶居中，只見有幾個老兵一面閒談，一面喝酒，看到他們六人進來，也不理睬。

六人擠着一張桌子坐了，李存信拍着桌子，一個衣服破爛的老者走了過來，李存信、史敬思大聲道：「揀好吃的東西拿來。」

那老者苦笑道：「各位客官，兵荒馬亂，小店沒有什麼好東西，只有烤薯餅和着青菜，將就充飢，要酒，倒還有些。」

這二人却不知烤薯餅是什麼東西。

他們來自沙陀，食物自然和中土不同，那老者的中州口音，他們也聽不甚清楚，更加不明白，李存信道：「喂，那烤薯餅是什麼東西？」

老者苦笑道：「尊駕倒會黃蓮樹下彈琴。」

那「黃蓮樹下彈琴」乃是「苦中作樂」之意，偏偏他們三人可聽不懂，李存孝睜着眼問：「那『黃蓮樹下彈琴』又是什麼好吃的東西？」

那老者一呆，索性不去理會他們六人，自顧自走了開去，他們六人也不再說什麼，不一會，熱騰騰的烤薯餅端了上來，雖是粗食，但是他們奔波了一日一夜，肚子也餓了，吃來倒也覺得可口，正在用手掰着，大塊大塊塞向口中之際，忽然又聽得一陣馬蹄聲傳了過來，直到了茶居門前。

那時，李存信已吞了好幾口薯餅，見到別人還在吃，他又急躁了起來，大聲道：「你們還不快吃，吃完了，我們好去趕到長……」

他「長」字下面的一個「安」字還未出口，李存孝臉色微變，陡地揚起面前的茶杯，將一茶杯全潑在李存信臉上。

李存信的話頭，被那一杯茶打斷，霍地站了起來，怒得滿臉通紅，雙眼之中射出火來，看他的神情，像是要將李存孝生吞下去一樣。

這時候，在李存信身邊的李存璋，忙壓低聲音道：「四哥，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可是胡亂說得嗎，還不坐下，有人來了。」

李存信伸手在自己的臉上抹了一抹，將臉上的茶水抹了，他心中固然忿怒，却也自知理虧，明知鬥起來，只怕康君利也不會幫自己，幸好這時，有好幾個人走進了茶居來，是以他也不再出聲，借此下台，仍然坐了下來。

停在茶居門口的，乃是五六匹神駿之極的軍馬，跨進茶居來的人，當先一個，身形魁梧，神態驕奢，一身軍服，六個太保和黃巢的軍將，交戰不止一次，一看到這身軍服，便知道來的是一員大將。

在那員大將之後，跟着兩員牙將、三個親兵，那大將一走進來，略停了一停，高視闊步，又向前走來，那老者忙迎上去。

大將也不理睬那老者，就在一張桌子的上首坐下，兩名牙將先向大將行過了禮，便在左右相陪，三個親兵在後伺立。

那老者走向前來，行了一個禮，道：「張將軍早！」

那大將愛理不理地，老者走了進去，不一會捧了一大盤鷄、肉、酒出來。

那大將立時據桌大嚼了起來，鷄、肉的香味一直飄了過來，李存孝等六人，登時覺得手中的烤薯餅不是味兒，史敬思焦躁起來，一拍桌子，道：「來人，那邊桌上是什麼，我們也要。」

老者苦笑道：「客官將就點吧！這位是張將軍，各位怎可比得。」

史敬思一叫，那位大將和兩名牙將，都向他們六人斜睨了過來。

李存孝比較穩重，他也知道身在險地，非同小可，他壓低了聲音，向那老者問道：「張將軍？這位張將軍他是……」

那老者道：「他是大齊皇帝麾下張大將軍張權。」

李存孝「哦」地一聲，向各人使了一個眼色。

那一邊桌上，大將軍張權已然一聲叱喝，道：「店家，我每日巡視回來，皆要在這裡歇足，閒雜人等，趁早替我趕遠些。」

那老頭點頭躬腰，轉過身去道：「是，是。」

那老者才一轉過身去，李存孝等六人已然倏地站了起來，李存信手一撥，那老者一個踉蹌，已向旁跌了出去。史敬思搶前兩步，已然來到了張權的桌子旁邊，站在張權身後的三個親兵厲聲喝道：「滾開！」

那三個親兵大聲呼喝，史敬思一掀衣襟，一柄雪亮也似的彎刀已「颼」地撤了出來，彎刀一揮，刀光在三人的咽喉掠過，那三個兵丁身子陡地向後撞了過去，撞在張權身上。

張權在親兵呼喝之際，也回過頭來看望，及至刀光一起，他畢竟是身經百戰的戰將，張權已經知道不妙，立時霍地站起。

可是這時，史敬思一出聲，其餘五個太保也早已掣出了彎刀來，李存信一出手，一刀搠在張權的胸口，只聽得「錚」地一聲响，刀尖正搠在張權胸前的護心鏡上，張權倒未曾受傷。

而就在此際，李存審和康君利兩人，一刀一個，砍翻了兩個牙將。

他們幾個人，動手快疾之極，那兩個牙將簡直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他們直至臨死之際還睜大着眼，瞪着那三個死在史敬思刀下兵士，是怎麼死的，但是他們還未曾弄清楚那三個兵丁是怎麼死的，自己也已上了黃泉路。

兩個牙將一死，張權雖然仗着護心鏡護身，未被李存信一刀搠死，但也被撞得隱隱作痛。這時候，他心中吃驚實在是難以言喻，他已知對方六個人，絕不是等閒人物。

他的手在桌上一按，已準備推翻了桌子，趁機奪門而逃，可是他雙手才一按在桌子上，兩柄彎刀已然一起攻出。

在剎那間出手的是李存璋和李存孝二人，李存璋一刀剁下，刀身砍進桌子，由於刀是彎的，是以恰好將張權的雙腕壓在刀鋒之下，張權的雙腕其實絲毫未受傷害，但是這種驚心動魄的感覺，却比雙腕已被砍斷來得更甚，他自然不敢再動彈。

而與此同時，李存孝的單刀也已架在他的頸上了。

彎刀鋒利的刀鋒，緊貼在張權的頸子上，那種冰凉的感覺，令得他身子不由自主的在發顫，他驚恐交集，喝道：「你們……是什麼人？」

張權在大聲喝問，但是並沒有人回答他，各人伸出手來，抓着盤中的肉食，大口吞嚼，片刻之間，好幾盤肉食，吃了個乾乾淨淨。

李存信抹着嘴，叫道：「店家，還有肉麼？」

那老者看到倏忽之間，發生那麼的變故，縮成一團，早已驚得呆了。

一聽得李存信叫嚷，只得戰戰兢兢地道：「沒有了，張將軍……每日巡視回來……就準備這些。」

李存信咧着一張油嘴，向張權望來，道：「張大將軍，肉沒有了，你怎麼說？」

張權臉色煞白，額上的汗珠比黃豆還大，滾滾而下，然而他也倒不失武人氣概，聲音雖在發顫，也還算是响亮，怒道：「我怎麼說？」

李存信的彎刀一拐，精光閃耀，刀風霍霍，道：「向你身上借三斤腿肉，烤來吃。」

李存信當眞說得出，做得到，話才出口，「刷」的一刀，便向張權的大腿砍了下去。

李存孝大叫道：「四哥，不可。」

他一面叫，一面彎刀向下沉，「錚」地一聲响，擊在李存信的彎刀上，將李存信的彎刀擊得向下疾沉了下去，未曾砍到張權。

李存信又待大怒，但是李存孝已經一脚踢在張權的腿彎之上，將張權踢得跪在地上，李存孝伸手抓住了張權的後頸，沉聲說道：「快換上他們的衣服。」

李存璋道：「我們一共六人，不殺這將軍，衣服却是不夠。」

正在這時，只見又是一騎馳到，馬上也是一名牙將。那牙將下了馬，沒頭沒腦的闖了進來，口中却在叫：「張將……」

可是，他只叫出兩個字，史敬思早已一躍上前，「砰」地一拳，打在他的太陽穴上。

那一拳直打得那牙將七竅流血，只是悶哼了半聲，便自斷了氣。

史敬思哈哈道：「正嫌不夠，又送來了一個。」

他們六個人，全換上了牙將和兵丁的衣服，李存孝取出一大錠黃金來，往桌上一放道：「店家，這裡六個人，相煩你掩埋了，我看你也該遠走高飛了，各位，這裡的事，只當沒有見到。」

他最後一句話，自然是對各茶客說的，這時，那幾個人只顧發抖，也不知李存孝所說的，聽進了耳中去沒有？

他們六個人擁看張權，便出了茶居，張權右有史敬思，左有李存孝，在出茶居的時候，李存孝沉聲道：「張大將軍，你自問比起孟絕海如何？我是十三太保李存孝，這幾位都是我的哥哥，你想要命，便得老實。」

張權心中雖然知道對方六人，行事如此敏捷，身手這般了得，定然不是普通人物，但是却也想不到，剛才用彎刀架在自己頸上的瘦

削年輕人，竟會是十三太保飛虎將軍李存孝！

這時，他倒抽了一口涼氣，只是苦笑。

出了茶居之後，李存孝和史敬思兩人，手臂一振，將張權架上了他的那匹大宛良馬，接着，各人紛紛上馬，馬兒又向前疾馳而去。

七騎在大路上馳跑，張權雖然在馬背上，但仍然被史敬思和李存孝兩人夾在中心。

跑出了茶居半里時，只見前面路上黃塵滾滾，一隊騎兵迎面馳了過來，那隊騎兵怕也有四五百人之多，帶隊的一個將官，一見到張權等七騎，連忙揚手招呼，數百騎刹那之間，盡皆勒定。

那將官馬上欠身道：「張將軍巡視回來了！」

張權還未出聲，李存孝身子向他靠了一靠，史敬思悶哼了一聲。

張權吞了一吞口沫道：「嗯！」

那將官又問道：「前面可有沙陀胡兒的活動？」

張權祇覺得喉嚨乾澀無比，他額上的汗水在向下流，令得他的視線也有些模糊，他向前望去，眼前是黑壓壓的騎兵。

他知道，十三太保李存孝的武功再好，四太保李存信的威名再盛，只要他出聲一叫，說破自己身邊的六個人就是沙陀人，那麼，他們六個人一定走不了。

張權也知道，自己若是一叫，首先沒命的，就是自己。

是以，他十分乾澀的聲音道：「還沒有甚麼動靜，看來似是按兵不動。」

那將官向張權望了幾眼，道：「張將軍，看你氣色不是十分好，可是身子不舒服？」

張權又驚又怒，喝道：「你囉嗦甚麼？」

李存孝一聲呼喝：「走！」

他一抖韁繩，馬兒向前馳出之際，他一揮手，拉住張權坐騎的韁，張權也身不由自主，跟着向前馳出。

兩匹馬一走，其餘五匹馬也各自撒開四蹄，疾馳而去。轉眼間，便和一隊騎兵，交錯而過。

那帶隊的將官雖然覺得張權的神態，像是十分可疑，但是，張權的官階，遠在他之上，他能在路中和張權相會，說上幾句話，已足可以在同袍之前誇耀一番，如何敢追上去問個究竟？

李存孝等一行七騎，又跑出了小半里，不見有人追來，李存孝才鬆了一口氣，向張權笑道：「張大將軍，剛才你合作得不錯，就是額上的汗水太多了，再有人來，不可出汗，明白了麼？」

張權又驚又怒，道：「你們想將我怎麼樣？」

李存孝道：「說與你聽也不怕，此處已離長安城不遠了，我們想借你進入長安城去！」

張權雖然怒極，可是聽了李存孝的話，他也不禁笑了起來，雖然他的笑聲也十分乾澀，他道：「你們想到長安去送死？」

他話剛一說完，只聽得李存信一聲大喝，倏地伸手，五指如鈎已抓住了他的後頸，喝道：「你胡言亂語，敢小覷我們？」

張權的後頸被李存信這五指牢牢抓住，像是他的頭顱要被李存信扭了下來一樣，痛得他幾乎要直淌眼淚，他忙道：「放開我，我不再說甚麼了！」

李存信「哼」地一聲，這才鬆了手，這時，前面又有幾隊士兵，但是，一看到李存審和李存璋兩人手中所持的張將軍的將旗，便立即滾下馬來，伺立路旁，路兩邊，全是連綿不絕的軍營，李存孝等七騎簡直就是在黃巢兵營中馳騁。

這時，他們六人的心情，又是興奮，又是緊張，他們出征多年，大小陣仗見過不知道多少，但是像這樣，押着敵人的大將，馳騁敵陣之中，如入無人之境的情形，却還是第一次。

他們七騎向前疾馳，揚起老高的塵土來。

漸漸地，他們揚起半空塵土，像是越來越濃，那自然不是塵土眞的濃了，而是太陽已漸漸偏西，等到夕陽帶起滿天晚霞的時候，連揚起的塵土，也成了暗紅色。

透過塵霧，向前望去，雄偉宏壯的長安城頭，已經隱隱在望了。

長安城外，本來也是市集繁華之地，可是連年征戰，長安城外的房屋早已全被拆去，除去了軍營之外，少見房屋，益發襯得長安城這座城池，有一股蒼涼之感。

越向前馳，離長安城越近，這條官道直通向長安城的東門，他們已經可以看見城頭之上，甲胄鮮明的將士，長矛大戈，映着斜陽的餘暉，在閃閃生光，看了令人心頭生寒。

李存孝緩緩地吸了一口氣，低聲道：「張大將軍，已快到長安了。」

康君利加上兩鞭趕向前來道：「你若能將我們帶進長安城去，饒你不死！」

張權不禁苦笑了起來，他心中知道，長安乃是京師重地，他雖然是大將軍，但是大將軍未奉軍命，擅進京師，罪名更重。

可是他也知道，這種道理，和沙陀胡兒去在說，是怎麼說也說不明白的，反正落在人家手中，只好聽天由命了！

馬兒馳得快，就這幾句話工夫，已然到了城門前，守城的兩個將官迎了上來，又齊聲道：「張將軍。」

張權悶哼了一聲道：「是。」

兩個將官互望了一眼，神情疑惑，已齊聲問道：「張將軍可是奉聖命？」

張權還未曾回答，在一旁的李存信已大聲喝道：「喂，你們看看清楚，他是張大將軍。」

守城的將官仍然問道：「張將軍，可有聖命諭令麼？」

張權沉聲道：「沒有。」

守城將官退後一步道：「張將軍，未奉聖諭，罪名可不輕啊！」

張權道：「這個……」

他一面說，一面在留意李存孝等，六人都未曾想到，押着張大將軍，一樣會在城門外被攔住進不了城，是以有些不知如何是好，正在互相的望着。

張權看出這是脫身的絕佳機會，是以他「這個」兩字才一出口，突然伸手「叭」一掌，拍在馬背之上，他胯下的坐騎，立即向前疾衝了出去。

這一衝已使他衝到城門之前，守城的十來個士兵，紛紛揚戈來阻攔。

張權一面喘氣，一面叫道：「將他們六人拿下來，他們是李克用的十三太保。」

張權向前衝出，李存孝手一揮，筆燕撾已出手，人也從馬上翻了下來，一挺手，筆燕撾已經擊在一個守城將官的頭上。

史敬思發一聲喊，也從馬上滾了下來，他的動作太快了，翻下馬之際，還不及掣出兵刃在手，便直向另一個將官撞去。

只聽得「砰」地一聲，兩人撞在一起，史敬思身壯力大，將那將官撞得直跌了出去，跌倒在地上之後，口噴鮮血，就這麼竟被史敬思撞得昏死過去！

這兩個將官一死，守城的士兵也才聽清了張權是在叫些甚麼，便一起衝了上來。

而這時候，其餘四個太保也已下了馬，一起衝了過去，十幾個士兵，如何是他們的手脚，轉眼之間，非死即傷，六個人衝到了門前。

李存孝筆燕撾揚起，用力向城門之上擊了下去。

祇聽得「噹」地一聲響，筆燕撾擊在門上，兩扇城門緊閉，連動也未曾動一下。

李存孝大叫道：「這門結實，打之不開。」

長安城乃是歷代的帝都，若是城門能叫李存孝一撾打開，那才是笑話了，但是李存孝從來也不知道長安城是甚麼模樣的，直到這時，他一撾擊下，震得手臂發痲，才知道自己將事情想得太容易了。

這時候，城頭上的守衛齊聲發起喊來，大路兩旁，又不知有多少軍兵奔了過來。

李存孝大聲道：「沿城走，別失散。」

他陡地躍向前，貼着城門，便向前奔去，其餘三人，一起跟在後面，康君利還想順勢向張權砍上一刀，可是城頭上箭下如雨，康君利顧不得再去殺張權，也急急忙忙跟了上去。

他們六人沿着城牆，奔出不到二丈，一隊巡城的士兵，恰好轉過城來，迎面遇上，李存孝筆燕撾橫揮，「蓬」地一擊，擊在領先的一個士兵腰上，擊得那人的身子打橫飄了起來，跌進了城壕中。

史敬思、李存信趁機殺了上去，兵刃起處，又有三個人滾進城壕之中。

李存璋、李存審、康君利也衝向前去，與那一隊三十來個士兵混戰，轉眼之間，便殺傷了對方一大半，另外一半，見勢不妙，轉頭就跑。

這一隊士兵，反倒救了他們六人，因為城頭上的守衛，看到下面已在混戰，也不敢胡亂放箭，六人一直追殺了過去。轉過了牆角，那十幾個士兵也已了賬。

李存孝一揮手，六人俱都跳進城壕之中。

這時，天色已經十分之黑了，他們藏在城壕之中，壕旁草深，將他們遮掩得十分之好。

他們才一躲起，便有一隊兵馬馳過來了。李存孝在兵馬馳過後，探出頭來，看了一眼，又縮回頭去，苦笑道：「眞想不到，張權本是黃巢的大將，却一樣進不了長安城！」

康君利道：「看情形，我們祇好硬攻。」

李存孝皺着眉，道：「硬攻也不是辦法。」

李存審道：「難道退回去？」

李存孝緩緩的道：「自然沒有退却之理。」

他說到這裏，又探出頭來，而且看了一眼，祇見城頭上，盡是來回巡邏的士兵，城牆脚下，一隊又一隊的士兵，奔來馳去，顯然還在搜索他們。

李存孝縮回頭來，一揮手，低聲道：「我們先別上去，就在壕中，向前走過去看看。」

他們六人一齊俯伏着身子，在城壕之中，向前迅速地走着，城壕是依着城牆的勢子掘出來的。

壕溝最深處，足有一丈五尺深，他們六人貼城壕前行，天色又

黑暗，自是不易被人發覺。

他們走出了約有半里許，聽得城牆旁邊，蹄聲、人聲，都已漸漸靜下來，他們手脚並用，攀上了壕壁，探頭向上望去。

祗見城頭上守軍仍然巡梭着，但是城牆脚下，却已冷清清地，不見人影。

李存孝首先竄出了城壕，向前連奔帶滾，剎那之間，就滾到了城牆脚下，史敬思緊跟在他身後面，緊接着便是李存信、李存審、康君利、李存璋。

六人蜷曲在城牆脚下的草堆之中，這時他們可聽得見城牆上巡梭的士兵的靴聲和談話聲。

祗聽得靴聲迭起，想是有一個武官走了過來，接着，便是一個粗魯的聲音喝道：「小心一些，李克用手下六個太保，雖未混進城，祗怕還會再來。」隨着那將官的聲音，便是好幾個的應聲。

有一個人笑道：「將軍，那十三太保，除非會飛，不然，祗怕也難以進長安城。」

那將官沒有說甚麼，祗聽得他的靴聲漸漸的遠去了。

李存孝慢慢的站起來，拔出腰間的彎刀，咬在口中，伸手在城壕上摸索着。

他摸了片刻，才從口中取下刀來低聲道：「城牆的磚縫鬆動，我們可以攀上去。你們跟在我們後面，我未動手，你們不可妄動。」

衆太保都答應着，祗有李存信，悶哼了一聲，算是回答，每當李存孝發號施令之際，就算李存信明知李存孝的話大有道理，可是他的心中，還是大大地不服，總忍不住要發作。

但是，在來的時候，李克用既然曾吩咐過，六個人都曾聽到，又是他自已願意服從李存孝的調度，這才一起到長安來，是以他縱然心中不服，這時，倒也難以發作出來。

李存孝又抬頭向上，打量了片刻，身子一矮，接着，身形便已向上疾竄了起來，他竄高了兩三尺，雙手攀住了磚牆中的一道隙縫，那隙縫連他的手指的第一節也容不下，可就是憑着那一點點支持之力，他的身子却已穩在城牆之上了。

他的口中，仍然咬着那柄彎刀，使得他在喘氣之時，發出一種低沉濃濁的音響來，他的雙眼向上直視着，在他的眼中，射出一種極其堅定的柔光來。

他的手指，因爲負荷了全身的重量，而痛得近乎有點痲木了。

但是，李存孝却不在乎這一點。這時，他所想到的祗有一點，他要攀上城牆去，如果不攀城牆，也就進不了長安城，進不了長安城他就是失敗了！

而他是不能失敗的，從他自一個牧羊兒，搖身一變，而晉身大將之列時，他就確實地知道這一點，他是決計不能失敗的。

他上下兩排的牙齒緊緊咬着彎刀，慢慢地將全身的重量，都移到右手之上，然後左手迅速地向上伸去，又戳住另一道隙縫。

他的足尖在牆上搜索着，找尋可以供他落脚所在，他的脚、他的腹，都緊貼在城牆上，古老的長安城，一塊一塊的大磚石，就像變得和他整個人，都成了一體一樣，他全身的肌肉都在收縮着，以致下面的幾個人看來，他就像一條貼在牆上在游上去的蛇兒一樣。

等到李存孝攀上了六七尺高下時，史敬思和李存信兩人，也開始向上攀去。

但是，他們兩人，祗攀上了三四尺，就落了下來，康君利等三人，連試也不敢試。

他們祗好仍然緊貼着城牆而立，抬頭向上望去，他們看到李存孝在一寸一寸地上升，在逐漸地接近城頭。

這時李存孝的身上，已全被汗水濕透了，汗水順着他的額流下來，流進他的雙眼中，使得他的視線，越來越模糊。

他的雙手，終於攀上了城頭，那使得他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而且，可以騰出一隻手來，抹去額上的汗，他看到了兩個士兵，正並排走過來。

那兩個士兵，在李存孝身前，祗差一兩尺處走過，漸漸走遠，而在兩丈開外處，另有兩個士兵在走着。

李存孝屏住氣息地等着，等那兩個士兵漸漸走遠了，他才自腰間解下一盤繩索來，套在牆頭上，繩索放下去，他向下揮了揮手。

李存信等五人，一見有繩墮下，連忙抓住繩索，順序的攀了上去，等到六個人雙手都已攀住了城頭時，那兩個士兵，恰好又走了回來。

李存孝在這時，也已完全緩過了氣來，他雙手一按，身形一縱，人已立在城頭，恰好站在那兩個士兵之前。

那兩個士兵陡地一呆之間，鋒利無比的彎刀，已經揮出，精光一閃，那兩個士兵連聲也未出，咽喉已經被割斷了，身子一晃，倒了下來。

在那兩個士兵身形將倒未倒之際，史敬思和李存信兩人也已竄了上來。

他們兩人一竄了上來，就扶住那兩個士兵，將那兩個士兵輕輕的

放下，其餘幾人，也一起上了城頭伏了下來，祗有李存信、李存孝兩人站着。

李存孝沉聲道：「快伏下。」他一面說，一面身形一矮，也已伏了下來，但是李存信却仍然兀立不動，李存孝在城頭一拍，又道：「還不快伏下！」

李存信怒道：「我們是堂堂太保，怎可學偷鷄摸狗的勾當，爲甚麼要伏下？」

李存孝怒道：「你聽不聽調度？」

李存信更是大怒，道：「我是四太保時，你是甚麼東西？你神氣甚麼？」

李存孝道：「我祇是牧羊兒，但是如今，你却要依我軍令行事！」

李存信「嘿」地一聲，道：「父王率十萬大軍前來討賊，我們却祇能偷進城去，算甚麼英雄？你怕事，我可不怕！」

他們兩人越吵聲音越大，在十二丈外巡邏的士兵都停了下來，有一個軍官揚聲喝道：「那邊做甚麼？」

李存信大喝一聲，便向前衝出去，李存孝五人，一看到李存信單獨一人向前衝去，盡皆大驚，李存孝立時道：「衝！」

他身形疾彈而起，簡直就像是頭豹子一樣，身子彈在半空，大聲喝道：「晉王麾下，十三太保，一齊在此。」

他大聲一喝，史敬思、李存審、李存璋，也齊聲呼喝道着一起衝了過去，李存信衝在最前面，手起刀落，已將一名軍官砍下城頭去。

康君利趕前兩步趕到李存信的身前，叫道：「四哥眞英雄！」

他們一出手，城頭上登時大亂了起來，只聽得吶喊之聲，此起彼伏，李存孝忙道：「我們跳下城去！」他身形縱起，向城下便跳。

李存審、李存璋、史敬思三人跟定了李存孝，但是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却已殺得遠遠，未曾聽到。

他們四人躍下了城頭，在地上一個打滾站了起來，不見了李存信及康君利兩人，連忙抬頭一看，只見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正在城頭之上和十個士兵大戰，李存孝叫道：「四哥。」

可是，他才叫了一聲，只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過處，一彪人馬，已然殺到！

帶領那一彪軍馬的將官，老於調度，才一到，便大聲吆喝，令他帶來的人，將李存孝等四人團團的圍了起來，史敬思大聲怪叫，着地滾出，刀起處已砍翻兩個士兵，向前衝去。

只見兩面兵馬如潮也似的湧了過來，衆士兵齊聲發喊道：「別走了李克用的十三太保！」

李存孝心中也不免發慌，他的筆燕撾狠狠的向前揮了出去，只撿人馬稀疏處衝殺出去，李存審和李存璋兩人，跟定了他。

他們四人左衝右突，當者披靡，李存孝和史敬思兩人身上已染滿了血漬，那全是他們在擊殺敵人時濺起來的鮮血。

李存孝一面打，一面還在回頭叫，回頭向城頭上張望，可是這時，當他抬頭向城上望去之際，却已看不到了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了！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還在城頭上，可是敵方的兵將實在太多，已將他們兩人團團圍住，只見刀光，不見人影。

李存審勉力殺退了兩名逼近的兵將，退到了李存孝的身邊，喘着氣道：「十三弟，對方人多，我們得從巷子衝出，不能讓他們得了地利。」

李存孝道：「你說得是。」

他一人當先向前殺了過去，殺開了一條血路，已奔進了一條巷子，那巷子的兩邊，都是高牆，巷子雖闊，但是敵軍着實太多，一齊擁了過來，奔在前面的人，又不敢太過接近神勇無敵難當的四位太保，難免踟躕不前，只是虛張聲勢。

而後面的人，又向前擠壓過來，是以叫喝呼喊，亂成了一團。

李存孝等四人，一進了巷子之後，前面沒有了阻攔，奔得更快。

史敬思一面走，一面大叫道：「十三太保，一齊殺進長安城來了！」

這時，近城處，亂到了極點，李存孝等四人，奔到了巷子的盡頭，轉進另一條巷子，倚着牆喘氣暫時並無人逼近來。

史敬思道：「我們到底進長安來了。」

李存孝神情焦急，道：「四哥和十二哥，不知怎麼樣了？」

史敬思哼地一聲，道：「誰叫他們不奉將令？」

他們只說幾句話間，便看到兩旁巷中人聲鼎沸。

李存孝忙道：「賊兵又來了，記得擒賊先擒王，揀他們的將官下手。」說話之間兩彪軍兵，已自左右兩邊殺了過來。

李存孝手臂一振，筆燕撾高高的舉起，一聲大喝，可是，他還未曾衝上去，一匹駿馬，已然衝到了近前，馬上將軍，手起刀落，一刀砍將下來。

那一刀的來勢極猛，李存孝大

叫了一聲，筆燕撾向上一揚，只聽得「錚」的一聲響，刀撾相交，火星四濺，馬上的將軍，也算得上是一員猛將，但如何及得上李存孝的天生神力？

只聽得他大叫一聲，整個人已從馬背上直倒了下來。

巷子本來就不是十分寬闊，主將一衝了上來交鋒，後面的兵馬便一起勒定了轠，這時，一見主將才一回合，便已倒栽下馬來，後面的人馬，齊聲發喊。

就在他們發喊聲中，那一邊，史敬思彎刀起處，也將一個主將自馬上直摲了下來。

一時之間，那兩彪軍馬，亂了起來，李存孝立時後退道：「我們向前衝去。」

史敬思大叫道：「晉王李克用十三太保，直搗五鳳樓，生擒黃巢！」

那兩彪軍馬的人，聽得這一陣驚天動地的呼喝聲，盡皆臉上變色，主將墮馬，號令無人，立時一哄而散，他們這一散，自然在長安城內四下奔馳，見到人就說十三太保，殺進城來了。

一時之間滿城皆風聲鶴唳，彷佛見到了人影，便是晉王的太保。

李存孝等四人，闖進長安城來，若是要他自己去宣揚，自然無此神通，但是借着守城的軍兵，將這消息傳了開去，却是片刻之間滿城皆知。

* * *

如今暫且按下長安城中，越闖越深的李存孝四人不表。却說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被城頭的守軍，圍在城頭上，一時之間，難以跳下城去。

他們兩人，一面和守軍動手，一面眼看着李存孝等四人，已漸漸殺得遠去了，心中更是急躁，康君利一連砍翻了兩個士兵，來到了李存信身邊，道：「四哥，我們變得落單勢孤了！」

李存信悶哼了一聲，康君利爲人陰險奸詐，趁機挑撥道：「四哥，牧羊兒故意拋下了我們，好叫我們身陷重圍，這是借刀殺人之計。」

李存信臉色一變，一伸手奪過一支長矛來，矛桿橫揮，將逼近身來的兩個軍官，擊得向城頭之下倒下去！他怒道：「那我們怎辦？」

康君利冷笑道：「看這陣勢，他們進去了，也是凶多吉少，我們不如走吧！」

李存信道：「若不生擒黃巢，我們這豈不是白來？」

康君利道：「城中兵馬上萬，怎擒得了黃巢，我們已中了牧羊兒的奸計，若是不走，豈不是送死？」

兩人一面說話，一面後退，已退到了城牆的外邊，只聽得城外人馬喧騰，向下望去，許多兵馬，一起抬頭向上望來。

李存信心中恨極，怪叱一聲，和康君利兩人，身形突然翻起，向下面跳了下去。

他們兩人突然之間從牆上跳了下來，立時引起一場大亂，在混亂中，他們各自搶到了一隻戰馬，抖起轠繩向前直奔，轉眼之間便已馳到了護城河的跳板之上，兩人也不進長安城，逕自馳過跳板，逃回去了。

而李存孝等四人，這時且戰且進，大街小巷亂竄，也根本不知身在長安城何坊何街，只見轉來轉去，到處全是高牆。

他們在牆處停了一停，史敬思罵道：「長安城中，怎地如此同迷宮一樣？」

李存審道：「長安城共有四十九坊，高牆裏面才是民居街道。」

李存璋道：「我們闖進去。」

李存孝皺眉道：「裏面全是居民，闖了進去，又有何用，却不知巢賊住在那裏？」

他們正說着，又聽得一陣馬蹄聲傳了過來，七八匹快馬，繞過了城角，疾馳而去，李存孝一聲吶喊，身子着地就滾！

他一面滾向前，一面筆燕撾向前，連連揮擊而出，轉眼間已擊斷了四五匹馬的前腿，馬上的兩人一起栽倒了下來，史敬思趕上前去，一刀一個結束了他們，李存審、李存璋兩人，也各自對付一個，還有兩個，自馬上摔了下來，簡直呆了。

李存孝一躍而起，見那兩人衣飾華麗，和在河間府盛會時，見到的那些高官，差不多，心知一定是僞朝大官，他一伸手，提起了一個來喝道：「黃巢在那裡？」

那官兒發抖着，道：「聖上知道……有四股軍兵闖進城來……正在五鳳樓上觀戰。」

史敬思笑道：「好哇，黃巢也知道我們擒他來了麼？」

李存璋過來就是一腳，踢在那官兒的腹際，喝道：「五鳳樓在那裏？」

那官兒道：「在……在……在……」

他一連說了三個「在」字，實在因爲驚嚇過度，竟無法再往下說了。

李存孝見這等情形，心知再嚇下去可能會將他生生嚇死，是以道：「你帶我們去，饒你不死。」

那官兒雙手亂搖，也不知道他是甚麼意思，李存孝却將他一把提了起來放在馬背上道：「走！」

史敬思一躍上馬，和那官兒共



李存孝揮手道：「翠姑娘，多謝你的幫助……」

騎一匹，李存璋、存審、存孝三人，跟在後面，出了巷子，才奔出不多久，又遇到了一隊兵馬，三四個人又是一輪衝殺，他們身上已完全是血，李存璋還帶了一處箭傷，可是他們却越殺越勇，不多久，只見前面有一個好大的廣場。

在那廣場之後，是一座高樓，樓上燈火輝煌，樓頭上人影幢幢，樓下兩排兵馬，全是兵精馬壯，李存孝一見，忙喝道：「停下！」

四人緊貼牆頭而立，那官兒又摔下馬來，史敬思也不去理會他，四人一起抬頭的望去。

四人遠遠的望去，只見樓台之上，張着一頂五色巨傘，在傘下，衆人擁着一個人，也看不清楚那是何人，只見他戴着天平冠。

李存審伸手一指，道：「那定是黃巢了。」

史敬思立時道：「衝過去！」

李存孝道：「不可，犯不着。」

史敬思摘下臂上的弦弓，遞給李存孝，李存孝就在史敬思腰際所掛的箭袋中，取出一支箭來。

這時，祇見五鳳樓樓上幢幢人影，似乎都在指指點點，而李存孝等四人，也聽到人馬喧嘩之聲自兩面逼了過來，顯然是樓上的人，已看見他們，正有兵馬漸漸的逼近。

李存孝心知自己等四人，靠牆而立，正在陰暗角落中，對方未必會發現自己，是以沉住氣，拈弓搭箭，用力一曳。

那鐵胎弦弓何等堅硬，但李存孝咬牙一曳，竟曳了個滿，他覷準了五鳳樓頭，頭戴天平冠的那個人，右手突然一鬆，只聽得一下驚心動魄的弓弦響處，箭如流星，已向前激射而去。

電光石火之間，只見五鳳樓上，登時慌亂了起來，人聲喧嘩，也聽到了他們不知在叫嚷些什麼。

而守在五鳳樓的兵將却發出了一聲喊叫，一起向前，衝了過來。

史敬思心急了，大聲喝問道：「射中了沒有？」

李存孝道：「不知道，我們快退！」

李存孝那一箭射出，是不是射中了五鳳樓上觀戰的黃巢，他們當時，實在無法知道，因爲一則距離遠，二則箭才射出，五鳳樓就亂了起來，接着，樓下的兵將，便如同潮水也似湧了過來，而兩邊巷中的蹄聲，也越來越近。

他們如果不立時退却的話，只怕三面被圍，就再難奪圍而出了。

在那樣情形之下，他們自然無法去深究這一箭究竟射中了沒有，直到若干時日之後，他們才知道，李存孝疾射而出的那一箭，去勢勁疾無匹，直射到了五鳳樓，將黃巢的天平冠射了下來。

這一箭，雖然未曾將黃巢畢命，但他們六騎闖進長安，目的也算達到了，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却說當時，李存孝帶着史敬思、李存審、李存璋三人，一起向後退去，他們才退到巷口，一隊兵馬，已經疾趕了過來。

如果是在曠野之上，對方大隊人馬，掩殺過來，數十鐵騎，一起踏下，只怕也難免被馬蹄踏成肉醬。

但是這時，交戰的地點，却是在長安城中。

長安城中，滿是大街小巷，對方兵馬越是多，越是擠在巷中，化不開來，對李存孝等四人而言，却是佔了大大的便宜。

這時，那一隊兵馬趕到，史敬思大叫道：「待我也來射一箭。」

他早自李存孝手中接過了弓來，這時，拈弓搭箭，用力一曳，却難以將這一張鐵胎弓曳滿，及至弓弦一聲響，那一箭激射而出，利箭直奔賊將的面門，賊將手中的長矛大戈太長，一時之間，難以迴得過來撥箭，只聽得「啪」地一聲響，連箭簇深陷進那賊將面門時所發出的聲音，也清晰可聞。

那一箭，射得那賊將自馬上直栽了下來。

這時，後面的兵馬，正衝了過來，一見到主將墮馬，急將馬勒定時，百來匹馬的衝勢是何等驚人，如何還勒得住，最前面的幾個偏將，用力勒馬，馬兒齊作虎跳，也一起滾下馬來。

這幾個偏將，也不勞李存孝等四人動手，他們自馬背上滾下，後來的馬一湧而上，早已令他們喪命在馬蹄之下。

而那幾匹馬，連主將的一匹在內，掀跌了馬上人之後，便向前疾馳而來，李存孝大叫一聲，道：「上馬！」

他隨着那一聲大叫，首先飛身上馬，四個人搶了馬，非但不逃走，反倒迎着那隊人馬，復衝了過來。

那一隊人馬，正因一照面，便損失了主將，亂成了一團，李存孝四人，一衝了過去，恰如虎入羊羣，轉眼之間，便殺開一條血路，衝了出去。

那時，五鳳樓的守軍，和另一隊軍馬，也已衝到，李存孝等四騎人馬，要殺開一條血路來，要衝出已有兵馬堵塞的巷子却難了，來的兵馬衝得急，刹那之間，又亂成一團。

李存孝一行人，衝到了另一條巷子之中，一起翻身下馬，剛才衝殺之際，短兵相接，一場混戰，雖然終被他們四人殺開了一條血路，但這時下馬檢查，史敬思的左腿上，已經中了一槍。

而李存審的肩頭，還插着一柄短矛，李存審一咬牙，將那柄短矛拔了出來，肩頭上鮮血，汩汩而下，李存審虎目圓睜，道：「十三弟，長安城城中賊兵衆多，正好過癮，再殺回去。」

李存孝沉聲道：「不行，六人前來，不可少一人回去，我們已不知四哥、十二哥的生死，斷然不能再冒險了。」

李存璋喘着氣，道：「照現在的情形看，我們要殺出長安城，也是不易。」

李存孝緊皺雙眉，向不遠處的高牆，指了一指，道：「我們先翻過高牆，躲一躲再說。」

史敬思一連四脚，將他們騎來的四匹馬，都趕了開去，飛奔向那堵高牆，手脚並用，轉眼之間，便翻過了牆頭，落了下來。

他們才一落下地來，便聽得不遠處「砰砰砰」一陣响，接着便有人問道：「什麼人？」

只聽得牆外有人大聲道：「沙陀胡兒，十三太保正在城中衝殺，各坊要小心防範，通諭各家各戶，切不可開啓門戶。」

另外有幾個人聲音，道：「知道了。」

李存孝四人互望一眼，只聽得刹那之間，便响起了「噹噹」的銅鑼聲，有幾個人扯直喉嚨叫道：「各家小心門戶，沙陀胡兒殺進城來了。」

一共四個人，打着燈籠，敲着銅鑼，急匆匆邊叫邊走，奔了過來。

李存孝等四人連忙身形一隱，隱在陰暗角落處，那四個更夫，就在他們四個人不遠處的身邊走過，也未發現有人在躲着。

一等那四人走過，李存孝一揮手，四個人又前奔了過去。此際，他們已退進了長安城的吉祥坊之中，街道巷子，更是來得窄小。

他們奔了片刻，只聽得四週圍靜到了極點，史敬思、李存審等兩人，血流不已，他們四人，都是渴得唇焦舌燥，舐着嘴唇，史敬思道：「我以爲總不能就靠牆角站着，好歹也要去找些水喝。」

李存孝抬頭看了一看，他們所靠的圍牆並不高，像是一座屋子的後院。

他看了片刻，伸手向上指了一指，其餘三人，盡皆會意，身形竄起，已翻過了那圍牆。

他們落地之後，才看到那果然是後院，種了幾畦菜，有幾間看來已經很殘舊的屋子，黑沉沉的，李存孝打了一個手勢，忽然看到屋中，燈光閃了一閃。

李存孝四人，吃了一驚，立時

站定，不敢動彈。

只見燈光自窗中閃了一閃，又漸漸向後移來，不一會，看到一個少女，手中提着燈，走了出來，悄聲道：「花梢兒，快進屋來！」

隨着那少女的一聲叫，在屋頂之上，「咪嗚」一聲，一隻肥大花貓，跳了下來，跳在少女的懷中，那少女嬌笑：「壞花梢兒，嚇了我一跳。」

她抱着那隻肥大花貓，轉身便向屋內走去，史敬思就在此際，向前踏出了一步。

怎知道他心急了一些，一脚踢翻了一個花盆，發出了「噹郎」一聲响，那少女立時轉過身來，她手中的油燈的燈光照着她秀麗的臉，現出了一片驚惶之色，連她的聲音也在發顫，道：「什……什麼人？」

李存孝首先向外走出，史敬思、李存審、李存璋三人緊跟在他後面。

他們四個人，自己不覺得是自己是何等驚人，但這時，他們披頭散發，混身是血，簡直就如同幾個厲鬼一樣。

他們一齊向前走來，燈光映在他們的身上，那少女更嚇得呆了，手中的油燈落地，「啪」的一聲，跌在地上，跌成粉碎了，她懷中那隻大花貓，發出了一聲叫，就竄走了。

油燈落地，眼前一片漆黑，那少女嚇得混身打着顫，牙齒相叩，發出了「格格」的响聲來。

李存孝忙道：「姑娘莫怕，我們四人，只是來討一口水喝。」

那少女直聽到李存孝開口了，才掙扎出一句話來，道：「你們……四個……是人？」

史敬思「呸」地一聲道：「我們如不是人，却是什麼？當我們是鬼？」

在黑暗之中，他們四人，全聽到那少女長長吁了一口氣，接着，又聽到那少女道：「你們……是什麼人？」

李存孝道：「我是沙陀十三太保李存孝，還有三人，全是我哥哥。」

那少女「啊」地一聲，道：「你……就是十三太保，生擒孟絕海的那個？」

李存孝心中高興道：「妳倒知道我？」

那少女的聲音不再顫抖了，聽來倒反十分興奮，道：「你是十三太保，我怎會不知，全長安城的人都知道了，你們十三個人，不是全進城來了麼，怎麼祇有四個？」

李存孝笑道：「姑娘可否容我們進屋？」

那少女道：「可以，來吧。」

李存孝等四人，跟着那少女走了進去，一進門，便是一個明間，陳設簡陋，那少女又點着了油燈，李存璋問道：「屋中沒有別人？」

少女道：「還有我爺爺，他是聾子，天塌下來也不會醒，四位自顧休息，我替你們打水來。」

那少女這時在燈光看來，臉色已不再蒼白，顯得更加嫵媚。

她翩然走了出去不一會，便端來了一大盆水，走了進來，史敬思自她手中接了過來，立時將臉浸在水中，大口喝了起來。

那少女抿嘴笑道：「那是洗臉的。」

史敬思却已喝個了飽，抬起頭來，李存審、李存璋、李存孝等三人，也輪流大喝，將一盆水喝得乾乾淨淨，才各自鬆了一口氣。

那少女看到了這等情形，祇是抿着嘴兒笑，李存孝道：「姑娘，後院可有井？我們滿身血汚，却要去洗一洗，姑娘請方便。」

那少女忙道：「有，我看四位一定餓了，待我弄些吃的來。」

史敬思忙道：「那最好了。」

李存孝瞪了他一眼，道：「看你那饞相。」

史敬思嘆了一口氣道：「尋常裏大塊的烤肉吃着，也不覺怎樣，斷殺了一天，眞是餓了！」

那少女一笑，轉身走了進去，李存孝等四人，來到了後院的井邊，打起水來，兜頭淋着，清涼井水，令他們精神爲之一振。

他們側耳聽着，還可以聽得一陣一陣的馬蹄聲，來回馳騁着，顯然是城中的兵馬，還在搜尋他們四個人的下落，李存孝想起明日，不知如何才能脫離長安城，心中實在是煩惱，不禁又是雙眉緊皺了起來。

他是在黑暗中，誰也看不到他滿懷心事的樣子。李存審、李存璋、史敬思三人，由於暫已避開了城中兵馬的追擊都顯得十分高興。

等到他們洗去了身上血汚，又回到了屋子中時，那少女已端出了一大盤韮菜炒鷄肉來，還有一大叠燒餅，他們四人用餅包着炒鷄肉，狼吞虎嚥起來。

李存孝一面吃，一面和少女閒談，他已經知道那少女叫翠燕，也知道這裏是長安城南，離他們斷殺的五鳳樓已經很遠了。

李存孝抹着嘴，道：「翠姑娘，多謝妳招待我們，天未亮前，我們一定要離去。」

翠燕睜大眼睛，道：「你們怎能出得了長安城？」

翠燕一句話，說中了李存孝心中事，李存孝不禁長嘆了一聲。

翠燕的活潑眼睛轉動着，道：「你們雖是神通廣大的太保，可是我看也殺不出城去。」

史敬思滿口全是食物，但是他還大聲道：「我們可以殺進城來，也就可以殺出城去！」

李存孝又是瞪了史敬思一眼道：「翠燕姑娘，妳有甚麼辦法幫助我們嗎？」

翠燕低下頭，玩着她的辮梢道：「我倒有辦法，可是不知道你們幾位堂堂的太保，是不是肯接受這個委屈？」

翠燕的話一出口，四人都停了手，李存孝急忙問道：「是甚麼辦法，翠姑娘，快告訴我們！」

翠燕笑着，她笑得十分詼諧，也十分可愛，使得人們看來，就像是草原上的一朵花兒，美麗得有點野，但又是那麼明媚。

翠燕笑着道：「反正不到明天，你們也走不了，現在我不告訴你們。」

李存孝笑着，指着翠燕道：「妳可得小心，如果我們出不了城，變了鬼，天天晚上，都得上妳這兒來吃妳的炒鷄子兒。」

翠燕伸了伸舌頭，端着盤子走了進去。她在門口回過頭來，又笑道：「委屈你們，就在地上睡一晚，明天一早，我自會來叫醒你們的。」

李存孝等四人答應着，在地上躺了下來，他們吃飽了肚子，明知在這裏過夜，絕無危險，而且整日斷殺，早已疲憊了不堪，是以躺下去不久便聽得鼾聲大作，但是李存孝却睡不着了。

他以手作枕，望着那一盞半明不暗的油燈，不一會，大約是油燈盡了，燈火略閃了閃，便自熄了。星月微光映了進來，益發顯得謐靜！

自從打了老虎，被李克用收爲太保以來，李存孝過的日子，自是錦衣玉食，可是沙場上的斷殺，却使他格外感到過去終日躺在草原上，拂着輕風，望着藍天白雲的那種閒散生活的懷念。

這時，他躺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他的命運也全然不可測，自然和過去完全不同。但是這時的謐靜，却使他聯想到了以前的日子。

他在黑暗之中，一直睜着眼，也不知道自己是甚麼時候閉上眼睛的，也不知是甚麼時候，他覺得有人搖他、推他。

李存孝睜開了眼，看到翠燕就在他身邊，正微笑地在推着他。

李存孝不由自主，握住了翠燕的手，翠燕的俏臉，紅了起來道：「快，該走了！」

李存孝一翻身坐了起來，祇見天色已濛濛亮了，他踢醒了李存璋、李存審和史敬思三人。

祇見翠燕指着一堆舊衣服，道：「快穿起來。」

史敬思抖開衣服來，第一個穿上。穿上之後，他不禁哈哈大笑，等到他們四個人都換上衣服之後，翠燕也抿着嘴兒笑。

他們四個人，除了李存孝身材瘦削之外，別的三個，都是雄赳赳的武夫，而那幾套衣服，却都很短，穿上褲子，小腿全露在外面。

翠燕一面笑，一面道：「也好，這樣看來，更像菜販的窮人！」

李存孝忙道：「妳要我們扮成菜販子的窮人？」

翠燕點點頭，道：「正是，我替你們準備了四副挑子，你們快到門外去，我爺爺就來了，你們等我爺爺出了門，也不必和他說甚麼，就跟在他後面好了。」

李存孝道：「翠姑娘，城門必有重軍駐守，我們都經不起盤問。」

翠燕道：「誰叫你們從城門口出去啊？」

李存孝四人互望了一眼，都不知道翠燕那樣說是甚麼意思。

翠燕望着他們，「咭」地一笑道：「我爺爺在南城腳下，有一片菜園子。」

史敬思接道：「南城沒有守軍？」

翠燕道：「有，却是很少，城牆上還有一個大缺口，是拆了牆磚運去修補北城的。」

李存孝喜道：「是了，巢賊以爲大敵在北，是以南城防守必然鬆弛。」

他們才講到這裏，便聽得內屋傳來了一陣的咳嗽聲，翠燕忙推着李存孝道：「快走，快走！」

李存孝四人連忙到了門外，果然看到門外放着四副挑子，他們各在一副挑子旁，蹲了下來，不一會，祇見翠燕陪着一個老者，走了出來，那老者向他們四人望了一眼，也不說甚麼，由翠燕扶着向前走去，李存孝等四人，忙挑起挑子，跟在後面。

雖然還是清晨，但是街上已有不少早起的人，李存孝四人，跟在翠燕和老者後面，低頭疾行，不一會，出了吉祥坡的圍牆。祇見兵將來往巡梭，如臨大敵，滿街上的人，都在交頭接耳，說李克用麾下十三太保，昨晚一箭射去了皇帝的天平冠，皇帝嚇得要人扶着，才能下五鳳樓來，今早也未曾臨朝！

又有人在說，李克用的精兵，稱作黑鴉兵，鴉兒歸巢，祇怕皇帝作不長了。

一路上聽人那麼說，李存孝等四人，心中暗暗好笑，翠燕也不住回頭望來，心頭怦怦亂跳。

不一會，離大街漸漸遠了，也靜僻了起來，從一條小巷穿出去，

便看到了城牆。

在城牆下，是一片菜園子，城牆上有軍士，執矛守衛，果然還有一個缺口。

翠燕向李存孝四人施了一個眼色，李存孝等人，慢慢的向前走着，來到了城牆腳不遠處。

這時，見兩個守城的軍士，沿着城牆的斷缺處，走了下來，一個道：「你看，翠燕姑娘又來了。」

另一個又道：「來了又怎麼樣？你想有何用？這樣俊俏的姑娘，遲早被拉進宮去，你想得着嗎？」

那一個道：「趁她未拉進宮去，和她搭訕幾句，也是好的。」

兩個軍士一面說，一面向前走來，李存孝抬頭一看，四下裏別無守軍，他身形一矮，突然撲了上去，雙手一伸，已經扣着兩個守軍的咽喉。

李存孝一出手，史敬思已撲了上來，彎刀疾揮，兩刀削出，便已結束了那兩個軍士的性命，翠燕在剎那間掩住了臉不敢看。

而那老者却看得目瞪口呆，大聲喝道：「你們幹甚麼？」

而史敬思和李存孝兩人，早已一人一個，拖着那兩個士兵的屍體來到了城牆的缺口上，迅速的翻了出去，翠燕忙跟了過去。

等到翠燕也來到了城牆腳下時，李存孝等四人，早已一起翻出，李存孝站起身來隔着城牆道：「翠姑娘，多謝妳協助我們。」

翠燕口唇掀動着，但是却未曾說出話來。

史敬思不解溫柔，叫道：「還不快走。」

翠燕的口唇，仍然在輕輕地顫抖着，但是自她口中，還是一句話也講不出來。李存孝看着，實在不能再躭擱下去，他伸出手在翠燕的手上，握了一下道：「翠姑娘，你救了我們，我們不會忘記你的！」

這時，史敬思三人已經奔出了三兩丈去了，李存孝話一說完，立刻身子向後翻了出去，一落地，便向前奔了出去。

等他追上了李存審等三人，再回頭去看時，只見翠燕仍然怔怔的站着，李存孝心中突然起了一股極度的惘然之感。

在剎那間，李存孝眞的想奔了回去，再去緊握着翠燕的手，和她在一起，痴痴的站着。

但是李存孝却沒有這樣做，他們四人一直向前奔着，直到遇到了一小隊巡邏的兵士，他們才出手殺了兵士，奪了他們的馬匹。

他們馳出了十來里之後，就在路邊的草叢中，伏了下來，他們等了好幾個時辰，才截殺了四個單獨經過的賊兵，換了賊兵的衣服。

一直等到天黑，他們又從草叢中鑽了出來，李存孝立時燃起了一個火把。

李存璋吃驚道：「十三弟，你叫我們等天黑才好，何以又燃起了火把？」

李存孝笑道：「賊軍太多，我們白天在路上走，却是經不起盤問，是以只好晚上走。」

李存璋、史敬思兩人道：「既然是要等到晚上走，就偷偷摸摸，爲何高燃火把？」

李存孝道：「如果我們在黑夜中疾馳，一樣會引起人們起疑，高舉火把，火光閃耀，沿途遇到賊軍，未必認得清我們面目，但是看到我們高舉火把，却也必然不再起疑心，我們才能安然回去。」

史敬思三人大爲佩服，史敬思大聲道：「十三弟眞是智勇雙全！」

李存孝却嘆了一聲，道：「別說了，四哥與十二哥下落不明，回到營中，不知如何向父王交代才好。」

史敬思、李存審、李存璋三人都默然不語。

他們三人自然知道，失散了二人，並不是李存孝過失，但是父王曾吩咐，六個人前去，少一個也不可，那麼，失了兩人，身爲領隊的李存孝，總是難免受責的。

李存孝又是嘆了一聲，舉着火把，翻身上馬，三人跟在後面，一行四騎，馳上了大路。

日間，當他們匿藏在草叢中的時候，他們就感覺到巢賊部下，正在進行大調動。這時，一走到在路上，這種感覺更甚。

只見一隊一隊的兵馬，向着長安城的方向馳去。他們來的時候，看到了大路兩旁的原野上，全是兵營，但這時却已有一半拔營而去，還有一小半也正在準備拆營，大路上匆匆開過的兵馬，看來都十分匆忙、焦急！

他們四個人貼着路邊急馳着，李存孝高舉火把，果然沒有甚麼人來查問他們。

這一夜，他們足足馳出了近一百里，等到天色將明的時份，馬兒已經疲乏不堪了，令得他們驚訝的是在離長安城七八十里之後，便再也不見黃巢的兵將。

天色將明，他們在大路上馳着，突然，一小隊兵士，迎面馳來。

李存孝眼尖，早已一眼看到那一些來人，盡皆是黃巢兵士的服飾。

李存孝沉聲警告道：「我們可得小心些，我要向他們問些話。」

史敬思等三人答應着，雙方漸漸接近，李存孝勒住了馬，大聲道：「各位請了。」

李存孝一面說，一面向那十來個人打量過去，只見全是老弱殘兵，他的心已放下了一大半。

一個老兵道：「咦，你們怎麼還向前去？」

李存孝沉聲道：「前面可有戰事？」

那老兵睜大眼，道：「你倒糊塗得可以，戰事雖沒有，但所有部隊，都已奉命後撤，你們四人是那一位將軍的麾下？」

李存孝含糊應了一聲，道：「可是河間府沙陀大隊要攻長安了嗎？」

那老兵道：「正是，李克用聞報，有四位太保死在長安城中，是以連夜發兵，盡起大軍，殺向長安，沙陀大軍，只在離此八里開外，正是軍營雄壯，看來長安旦夕難保了。」

李存孝等四人聽了又驚又喜。史敬思大聲道：「四位太保死在長安城中，這話是從何說起？」

那老兵更是驚訝，道：「你們連這一點也不知道，李克用的十三太保中六個，衝進長安城，只有兩個逃了回去，還有四個，在長安城中衝了一日夜，還有一個在五鳳樓前射了一箭，但下落不明，多半死在城中。」

李存孝一拱手道：「多謝！」

他一揮手，四人便策騎向前，疾馳而去，那老兵急叫道：「喂！你們為何還向前走？」

但是等到那老兵叫了出來之後，李存孝等四人，早已馳遠了。

李存孝默默無語，李存璋氣不過道：「哼！那一定是四哥、十二弟逃了回去，在父王面前亂說，他們倒希望我們死在長安城中了。」

李存孝忙道：「不可這樣想，我們在翠姑娘家中過了一夜，音訊全無，長安城中兵馬又多，父王也自然以為我們死了。」

史敬思笑道：「快趕回去，叫他們看看我們四人，死而復生！」

四人皆揚聲大笑，這時他們馳騁這段路，根本是兩方軍隊都未曾到達的所在，一個人也沒有，他們可肆無忌憚，大聲呼叫、豪笑了。

轉眼之間，他們又馳出了六七里，已然可以看到遠處營火點點，史敬思大聲叫了起來，正在這時，只見兩條火龍，向前疾移而來，那兩條火龍，乃是兩排士兵，各執着火把，向前馳來。

李存孝眼尖，一眼看到那排百來個士兵，全是一身黑衣，李存孝大聲道：「那是咱們的黑鴉兵。」四人一看都是自己人，更是精神抖擻，四騎向前疾衝而去，轉眼之間，雙方已然接近，只見那一隊黑鴉兵齊聲吶喊，一起散了開來，將李存孝等四人圍在中央，隊形變化，快捷無比。

史敬思道：「我是十一太保。」

史敬思一叫，只見那百來個黑鴉兵，盡皆一呆，全部向前圍來，火把高舉之下，將李存孝等四人照得清清楚楚。

邀宴汴梁　暗設陷阱

這時火把高舉之下，將李存孝等四人照得清清楚楚，雖然他們四人，穿的是黃巢兵將服飾，但是黑鴉兵如何會認不出他們是誰！

剎那之間歡聲雷動，一個個黑鴉兵全躍下馬來，李存孝等四人，也是情緒激動，兩名守將奔到四人身前，竟歡喜得說不出話來。

李存孝問道：「父王何在？」

那兩名守將道：「大王還在河間府，本來，已定今日大軍進發，為四位太保復仇的。」

李存孝笑道：「見鬼了，我們好端端地活着，走，我們快去參見父王去！」

他們四人，抖韁前行，疾馳而去，塵土揚起老高，這時，太陽已漸漸升了起來，那一隊黑鴉兵，眼看傳說已死在長安城中的四位太保又生龍活虎地出現在他們的面前，興奮得拋了火把，就在路中心擁抱了起來，三三五五的唱歌跳舞。

李存孝四人向前衝出，天色已然大明，只見路邊的黑鴉兵隊伍，越來越多，見了李存孝等四人，莫不歡呼，有職司較高的將領，早已策馬圍在四人之旁，和四人一起疾馳。

他們馳出了不到三五里，只見兩員大將，自黑鴉兵的陣中，拍馬飛馳而來，正是十三太保中的大太保李嗣源和二太保李嗣昭。

他們兩人馳到了近前，齊聲叫道：「四位兄弟！」

六匹馬迅速接近，他們六人一面勒住了馬，一面就在馬上爭相擁抱，兩旁的黑鴉兵發出歡呼，簡直震耳欲聾。

李嗣源一向穩重，可是這時候，却也是神情激動，他拍着李存孝的背，呵呵笑着，道：「四弟和十二弟回來說你們已死在長安城，兄弟們悲痛莫名，父王大發雷霆，大怒之後號令進軍，却原來你們無恙歸來！」

史敬思大聲道：「我們非但無恙，還在五鳳樓門前，射了黃巢一箭。」

李嗣昭笑道：「這我們早就知道了，我們在長安城的人來報，說黃巢為了這一箭，嚇得寢食難安，已無守長安城之心。」

李嗣源道：「快去見父王。」

一羣人馬，又向前疾衝而出，才馳出了里許，又見到了一大隊人

馬，迎面馳來了，一見到李存孝等人，立時散開下馬，侍立兩旁，只見一隊人馬馳來，最前面的一個，身形高大，人強馬壯，左有李存鼎，右有李存貴，睜着鴨蛋大的左眼，不是別人，正是李克用。

一看到李克用，所有的人，全部下了馬，李存孝等四人，奔向前去，高聲叫道：「父王！」

李克用勒住了馬，在馬上縱聲大笑道：「好，好，好！」

他一連說了三個「好」字，又是縱聲大笑起來了。

這時候，黑鴉兵的歡呼聲，更是震耳欲聾，將李克用的笑聲，也一起蓋了過去。

離河間府城外五里，李克用的軍營，就紮在一片平原上，軍營外旗幟飄揚，黑鴉兵甲冑鮮明，陣容整齊，十三太保簇擁着李克用，馳進了營地之下。

所有的人都是喜氣洋洋，滿臉笑容。却只有兩個人是例外。

他們兩個人的臉上，也掛着笑容，但是那種尷尬勉强的笑容，一望而知是假裝出來的。李存孝等四人安然無恙歸來，再沒有比他們兩個人心中更不是味兒了，這兩個自然就是四太保李存信和十二太保康君利！

到了營地之中，李克用翻身下馬，向李存孝四人道：「來！」

李存孝四人來到李克用身前，李克用張開雙臂，抱擁着他們四個人，一起走進了營帳，各太保都跟在後面，進了帳中。

一進營帳，大太保李嗣源便道：「父王就座！」

李克用居中坐下，他臉色突然一沉，目光掃向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早就知道李存孝他們一回來，自己便要糟糕了！是以李克用一望向他們，他們便臉色發白，低下頭去，不敢言語。

李克用先嘿嘿冷笑了幾聲，陡地一拍座前長案，喝道：「你們還有甚麼話說？」

李克用聲如洪鐘，整個軍帳之中，給李克用大聲一喝，人人耳際，都響起了一陣嗡嗡聲來。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的臉色，登時變得十分蒼白。

李存信的臉上，還有幾分倔强的神情，他只是低着頭，僵立着不動，但是康君利的眼珠却在轉動着，他眼中閃耀着既驚恐又狡猾的神態，望着衆人，顯然是想其餘的太保，替他求情。

李克用冷笑着，又使勁在案上拍了一下道：「我叫你們六人前去長安，由存孝調度，你們兩人何故先行回來，却又胡說八道，說甚麼存孝等已死在長安城中，你們見機而返，來人，推出斬首。」

李克用推出斬首四個字一出口，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的臉色，變得更是蒼白，康君利語帶哭音，向着李嗣源呼道：「大哥！」

李嗣源忙道：「父王……」

可是，李嗣源才叫了一聲，李克用怒道：「誰也不准求情！」

衆太保面面相覷，盡皆駭然，康君利噗地跪倒，李存信也接着跪下，李嗣源忙推了李存孝，低聲道：「十三弟……」

李存孝明白，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別人皆沒有說話的餘地，只有自己能替他們兩人說幾句話了。是以他笑着道：「父王，巢賊根本動搖，我們正可大舉進兵，怎可先折了自己人？」

李克用望了李存孝一眼道：「依你之見？」

李存孝呆了一呆，他在替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求情，却是全然未曾想到李克用會有如此一問，他在一呆之後，向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望過去。

李存孝的心中却十分為難，他知道自己若說他們兩人一點也不用責罰，那麼，李克用一定不依，事情反倒僵了。

但是，若說要責罰，此次共赴長安，李存孝已知四太保李存信、十二太保康君利，心中對他極是不滿，不論提議刑罰如何輕，但總是出諸他的口中，兩人受責之後，只怕非但不會感激，而且對他的怨恨，還會加深一層。李克用這樣問他，雖然是極度看重他的意見，但却使他極度為難。

李存孝一猶疑，別人的目光也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李存孝心知自己是猶豫不過去的！是以他笑道：「責打三十軍棍也就算了。」

以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的過失而論，這一責打三十軍棍，實在是輕到不能再輕的責罰了，是以李存孝的話一出口，李克用便笑道：「存孝，看不出你不但會帶兵打仗，也會賣乖循私！」

李存孝向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望去，只見康君利低着頭，一聲不出。但是李存信一臉皆是怨怒之色。李存孝不禁苦笑了一下，心道：「父王啊父王，你若以為我那樣說，他們就可以心領我的情麼？那你可就大錯特錯了，唉！」

李克用因為李存孝、史敬思、李存審、李存璋四人安然歸來，心中高興，是以他一面笑着，一面拍案，道：「好，責打三十軍棍，馬上拖出去打，打完後，各帶五十精兵去殺賊，不獲全勝，別來見我，去！」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也不敢

站起身來，就在地上，俯伏爬行，爬出帳去。

李存信在爬出軍營之際，回頭向李存孝怒瞪了一下，他眼中的怨毒神色，令得李存孝大吃一驚，可是，他還未曾來得及作任何反應，李存信和康君利便已爬出帳營去了！

李克用呵呵大笑，道：「擺慶功宴！」

一聲號令傳了下去，整個營地上，都響起了一片歡樂聲。四位太保衝進長安城，在五鳳樓前，一箭射中了黃巢的天平冠，這件事，軍中早已人人皆知，就算四位太保眞的死在長安城，那也是一等一的英雄了，何況他們還安然回來了，士兵、將領的歡欣鼓舞，實在是難以形容，職司較高的將士，排着隊來參見道賀，整個營地中，一片歡騰之情景。

祗有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在捱了三十軍棍之後，帶着滿懷的怨恨心情，領着兵，分兩路去殺敵，未曾參與這一場盛大的慶典。

慶典一直延續到晚上，一堆堆的大篝火，火頭竄起，足有一丈來高，豬肉在火中滋滋地叫着，酒香撲鼻，李克用滿臉紅光，也不知是被火光照的，還是酒喝得多些了，他興高彩烈，大聲歡呼。

正在盡情歡樂間，只見幾個將官直奔了過來，奔到李克用面前，叫道：「大王，有大喜訊稟告！」

李克用一邊吃着肉，一邊道：「快說！」

那將官興奮得喘着氣，道：「大王，黃巢在五鳳樓前，被飛虎將軍，射了一箭，寢食難安，已然撤出了長安城，正在向南流竄！」

李克用霍地站了起來，一陣大笑道：「好，巢賊遷出長安，這正是破賊的良機，衆孩兒各帶精兵前去追剿，許勝不許敗！」

衆太保高聲道：「無敗之理！」

李克用的臉色更紅，道：「存孝、敬思，你們兩人，隨我進軍長安，迎大唐天子回京，傳下令去，天明之前，出發進軍！」

一聲將令傳了下去，火一堆堆被壓熄，整裝的軍士，一隊隊列隊站定，兵馬飛馳，號令森嚴，軍旗飄揚，刀戟閃光，蹄聲如雷，步伐齊整，大批兵馬，一起拔營而起，到天明時份，李克用的大軍，已快逼近長安城了，巢賊總部，早已撤了個乾乾淨淨，一路之上，根本未曾遇到敵人！

李克用進兵長安城，各太保帶着精兵繞過長安城追殺了過去，捷報不斷傳進長安城來，開始的時候，長安城的居民，看到快馬傳捷報，人人有興奮鼓舞的心情，但是多了，也習以爲常了。

進了長安城之後第二天，李存孝便來到了翠燕的家門口，只見牆上一片焦痕，倒坍了一大半，翠燕的家中，屋子也被燒去了一大半。

李存孝呆呆的站在門口，心中不知是甚麼滋味。

李存孝站了很久，才看到兩個人，挑着箱籠，走了過來，李存孝忙攔住兩人，問道：「敢問大哥，這巷中發生過甚麼事情？」

那兩人搖着頭，嘆道：「晉王大軍破了長安，黃巢賊兵，臨走時到處放火，這長安城不知多少巷子，盡成了廢墟！」

李存孝急問道：「這一家，先前住的一位姑娘和一個聾老頭子，他們那裏去？」

那兩個人搖搖頭道：「誰知道，兵荒馬亂，妻離子散尚且找不到，何況是別人？」

李存孝呆了一呆，那兩人已走遠去了！

李存孝心中感到了一陣異樣的鬱悶，他怔怔的望着那屋子，突然從屋中跳出了一隻花貓來，望着李存孝「咪咪」地叫着，李存孝認出那隻花貓正是花梢兒。

他走過去，想去捉牠，可是那隻花貓却弓着背，竄上了屋頂逃走了。

李存孝苦笑了一下，又在那巷子中徘徊了片刻，才快快地離去。

李存孝在長安城中，只住了半個月，等大唐天子進了京，他又帶着兵馬殺敵去了。

沙場上的日子最奇怪，當廝殺時，人根本不知自己的存在，只看敵人倒下去，揮動着兵刃，大聲地吶喊，生命隨時隨地消失，衝殺的時候，人根本不像是人，隨時可以化爲一縷輕煙。但是，當靜下來的時候，却又使人感到難以忍受的孤寂！

黑鴉兵所過之處，黃巢部下，望風披靡，他們一直追到汴梁附近，汴梁節度使朱溫，收換了一些殘兵敗將，敵軍已然不存在了！

在軍帳中，火把高燃，李克用坐在案後，手中拿着一封信，李存孝和史敬思侍立在側，李克用道：「汴梁節度使朱溫，邀我到汴梁城中相會，你們看他是甚麼意思？」

李存孝笑道：「朱溫？就是在河間府雅觀樓，和我賭玉帶的那醜漢子麼？」

史敬思道：「我看他不是甚麼好人。」

李克用道：「這人本是巢賊大將，後來歸順，這些日子，我們出力殺賊，他却忙於收換賊兵擴充勢力，現在汴梁城內外，有數十萬精兵，只怕他賊性難改，我們前去，探聽一下虛實，也是好的。」

李存孝搖搖頭道：「這種人，還是少與他來往的好，只怕他詭計多端防不勝防！」

李克用「呵呵」大笑，拍着案道：「存孝，他們再兵多將廣，也難及黃巢十分之一，連黃巢也給咱們殺了個人仰馬翻，他敢將我們怎麼樣？」

李存孝聽得李克用這樣說法，只得低下頭來，道：「父王說得是！」

他們三人在軍營中商議間，忽聽得一陣馬蹄聲，自遠而近，迅速地傳了過來，接着，便聽到帳外軍士的人聲呼喝道：「四太保、十二太保到。」

李克用道：「支起帳來！」

在帳外的守衞軍士，一聽到李克用的叱喝，立刻將軍帳撐了開來，只見四太保李存信、十二太保康君利，各帶數十精兵，已然衝進了營地來。

他們在離主將營還有四五丈之遙時，便翻身下馬，大步向前走來，來到帳前，一起行禮道：「參見父王！」

李克用道：「進來！」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走近帳來，他們一進帳，看到李存孝和史敬思兩人也在，便不禁怔了一怔，李存信的臉上，也立時現出憤懣之神色來。

但是，李存孝和史敬思兩人却是滿臉笑容，和他們打招呼，李存孝還道：「四哥和十二哥，屢建奇功，殺得賊兵狼狽而逃，眞是可喜可賀！」

李克用沉聲道：「你們兩人，陣上有功，將功贖罪，以前的事，不必再提了，這番又有用你們之處。」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忙道：「聽憑父王差遣。」

李克用道：「汴梁朱全忠，着人下書，請我到城中一叙，我正決不定去還是不去好，你們可先替我前去，察看一下，朱全忠究竟有沒有陰謀？」

康君利立時道：「這容易麼！」

李克用的臉色立刻一沉道：「君利，我最不喜歡你這浮滑之口吻，甚麼事情還未曾做，便說再也容易不過的事。」

康君利碰了一個釘子，嚇得連忙低下頭去，連聲道：「父王教訓得是。」

李克用的臉色，這才緩了過來，他道：「朱溫以禮來邀請，我們自然也以禮往還，你們兩人，到了汴梁，見了朱溫，行動拘束些，莫讓人家笑話我們沙漠胡兒，化外野人，可記得嗎？」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齊聲答應，李存信拿眼角斜睨了李存孝說：「你看，這樣重要的事，父王派我去做。」

李存孝自然知道李存信的意思，但是，他却不說甚麼。

李克用又道：「朱溫派來了下書人，現在正在營中，你們去見他，明日便往汴梁城去，看看動靜。」

李存信和康君利一起應是，走了出去。

營地中看來很平靜，在數十里開外的汴梁城中，入夜之後，眞是燈火輝煌，一片昇平氣象。

朱全忠的大軍，以汴梁爲根據地，輕易不出動，倒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在遍地烽火之中，保持汴梁城的一片繁華。

越是在烽火連連中，繁華也就格外奢侈，人好像因爲不知道明天會有甚麼事發生，所以就盡情的享受，今天汴梁城中，笙歌處處，各處的富戶巨賈，都避難到汴梁城來，整個城池，簡直就是一片樂土。

汴梁節度使府在城的中心，那是一幢巍峩雄偉，極爲壯觀的建築物。

在節度府衙中的議事廳中，朱溫穿着便服，正和他的兩個愛將周清、王忠在議事廳中。

朱溫雖然官居極品，擁兵自重，權傾一方，但是他那副醜陋的容貌，却仍然無法改變，這時，他背負着雙手，來回踱步，在整塊水晶剜成的燈盞中，燈光顯得格外奪目。

在燈光下看來，朱溫的神色，像是十分焦慮，他踱了幾步，便停了下來道：「我差人去請李克用到城中來一叙，爲何至今未有音訊？」

周清道：「大人只管放心，李克用不是這等不近人情的人。」

朱溫哼地一聲道：「這些化外人，懂得甚麼人情世故，現在汴梁城外，四周全是沙陀兵，怎不叫我憂心忡忡，你當他會安着甚麼好心麼？」

王忠沉聲道：「大人是大唐的大臣，李克用天大的膽子，也不敢進犯！」

朱溫搖着頭道：「那就難說得很了，等他肯來時，萬事俱休，他若是不肯，狼子野心，便昭然若揭了！」

周清和王忠兩人忙道：「大人所見極是。」

正在這時，只聽得門外有人朗聲道：「啓稟大人，西城守將林佩晉見，有事稟報！」

朱全忠道：「快進來！」

只聽得靴聲響處，一名守將走了進來，行了大禮道：「卑職林佩……」

朱全忠不耐煩道：「有話快些說，不必拘禮！」

那守將忙道：「是，適才接得我們的人，自李克用帳中傳來消息，說李克用在接到大人書信之後，已命他麾下四太保、十二太保先來安排會見事宜，明日中午時份，便可到達。」

朱溫一聽，喜上眉梢，道：「好啊！這兩人肯來，大事已成一半了。」他一面說着，一面走到了案旁，拍着案叫道：「來人，吩咐下去，明日中午，安排最隆重的禮節，迎接四太保及十二太保！」

朱溫一叫，立時有幾個官員走進來，肅立恭聽，等朱溫停了口，那幾個官員，又一迭聲地答應着退了出去。

朱溫的醜臉上，滿是笑容，他揮着手，令所有的人全退了出去，房間只有他一個人，但是他仍然不斷的笑着，他突然用力一掌，拍在長案上，搖着身子，現出一副躊躇滿志的神氣來。

大唐天下，在經過黃巢之亂之後，朝廷已沒有抵擋之力，只要能除去李克用，天下就是他朱溫的天下了！

朱溫等待這一天，不知已等了多久，現在眼看已漸漸有了進展，他心中如何不喜，他雙手按在案上，心中對自己道：「一定要令李存信和康君利，在李克用面前，說汴梁城中種種好處，沙陀胡兒，彊場殺敵，固然勇猛無匹，但是要玩他們於股掌之上，却也是容易之極。」

當朱溫想到這點之時，他又不由自主的哈哈笑了起來，笑聲直震屋宇。

在朱溫刻意安排之下，當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各帶五十個驍勇善戰的兵士來到汴梁城南的南門外的時候，他們兩人也呆住了。

離城門還有十二里，抬頭看去，只見飄揚的旗幟，和站立兩旁的兵馬。

那還是列隊相候的，朱溫派來的親信周清和王忠，直迎出二十里，幾乎是李存信和康君利一離軍營，迎接的隊伍便和他們遇上了，周清和王忠兩人阿諛奉承的話，已使得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不像是騎在馬上，而是躺在雲端上一樣，有一種極度飄飄然之感。這時候，他們在經過兩旁盡是兵馬的大道，直赴汴梁城之際，那種飄飄然更甚了。

隨着他們所騎的馬兒，緩緩向前進，只聽得刀戟啪啪之聲，在他們經過之處，上有將軍，下至士兵，都舉刀戟爲禮，那是對軍人的最崇高的敬禮。

等到城門在望時，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因爲對方的禮節實在太隆重，心中感到又驚又喜，只見文武官員排列在城門之外，兩個身形魁梧官員，大聲喝叫道：「四大王、十二大王駕到！」

大王？那只是對晉王李克用用的稱呼，李存孝勇冠三軍，迎大唐天子返京，也不過封了一個「勇南公」的封號，由於李存信未曾得到過這個封號，所以當消息傳到他耳中的時候，他也發了好幾天的脾氣。但現在，朱溫的手下，公然稱他做大王。

雖然那幾聲呼喝，李存信並沒有眞正地封王封公，但是他心中的快慰，實在難以言喻，坐在馬背上，身子也挺得份外直了。

接着，一陣陣的鼓樂聲，自早已大開的城門中，傳了出來，一匹覆着五色文繡的健馬，馱着朱溫自城門中馳了出來。

朱溫的身邊還擁着不少人，但是朱溫一馬當先直衝了過來，來到了李存信和康君利的面前。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再也想不到朱溫會親自相迎，他們的臉上，都像是貼了金一樣。

朱溫直來到了近前，大聲笑道：「兩位，河間府一別，眞是久違了。」

李存信一高興，根本甚麼也說不出來，康君利有李存信在，自然也不敢言語，他們兩人不說話，場面多少有點尷尬，朱溫只好以連串哈哈大笑聲，來掩飾這一種尷尬的情形。

在朱溫的笑聲中，李存信總算逼出了一句話來，他伸手在朱溫的肩頭上拍着，道：「朱大人，你眞夠朋友，眞是夠朋友！」這本來絕不是禮節上應說的話。

但是，在那樣氣氛之下，這句話却也十分奏效，朱溫也伸手拍着李存信的肩頭，夾道歡迎的兵士官員，齊齊歡呼之聲若雷動。

歡呼聲中，李存信和康君利二人更覺飄飄然，他們一生之中，從來也未曾受過那麼熱烈的歡迎，他們在鼓樂聲中，在朱溫陪伴之下，慢慢的走進了汴梁城。

汴梁城是一等一的繁華地，這時，大街小巷，張燈結彩，城中百姓扶老携幼一起湧上了街頭，爭睹沙陀太保的風采，可以說是擠擁得水洩不通，雖然在前面，兩隊甲冑鮮明的騎兵在開道，但是他們一行人，還是行進得極緩慢。

朱溫在正中，李存信和康君利在他的左右，朱溫一路上指指點點，向他們兩人敍述汴梁城的好風光，兩人也聽得出了神。

過了足足一個時辰，才來到了汴河邊，過了大橋，又走了半個時辰，才來到了上源驛站的門口。

上源驛站是城中一處專門迎候貴賓的所在，這時更是結彩掛紅，熱鬧之極，李存信和康君利一下馬，就被許多人，擁簇着進去了。才一進去，兩人不禁呆了，只見雕樑畫棟，建築精美，陳設之華麗，實是見所未見，看得他們目迷五色，應接不暇。

朱溫笑道：「兩位太保，先去歇息，我已命人擺下筵席，不盡歡也枉了今日的聚會。」

康君利忙道：「朱大人厚待了。」

朱溫嘿嘿笑着，壓低了聲音，指着陳設在大廳中的珊瑚樹、翡翠碗、瑪瑙如意、珍珠寶塔，道：「兩位太保，這些東西，兩位要是看着喜歡，盡管取去。」

康君利和李存信兩人，聽了喜出望外，這些珍寶，那一件不是價值連城，朱溫突然如此大方，他們二人也大出意料之外。

兩人更是笑得合不攏嘴來，道：「這如何使得，要朱大人厚贈。」

朱溫笑得神秘道：「這倒不必謝我，在兩位的房間中，早替你們兩位準備了四名絕色佳麗，這才眞要謝謝我啦！」

康君利和李存信兩人，到了這等地步，除了相視傻笑之外，再也說不出話來。

朱溫哈哈笑着，拱手告辭，自有上源驛中的官員侍候着，康君利和李存信兩人帶來的親兵，早已被引了開去，自有人款待。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像是騰雲駕霧一樣，被擁過了一條走廊，只見兩邊月洞門中，各自傳來一聲聲蕩人心魄的嬌笑聲，八名身形婀娜的妙齡少女，一起走了過來。

一時之間，只覺得脂粉飄香，沁入肺腑。八名少女，來到了李存信和康君利的身前盈盈下拜，兩人忙道：「不必多禮！」

他們一邊說，一邊伸手去攙扶，等到他們握到了那些美貌女郎的纖手之際，他們整個人都有酥軟的感覺，也不知道是甚麼時候，送他們兩個來的官員，都悄然已退了開去，而他們兩人，倚紅偎翠，左擁右抱地，分別進了兩個院子之中。

至於他們二人進了院子之中以後，那說不盡的旖旎春光，筆者自然也不必一一的敍述了。

等到華燈初上，上源驛中，又響起了陣陣鼓樂聲，兩名武將，站在院子門口，大聲叫道：「請兩位太保到廳赴宴。」

那兩位武將中氣充沛，聲音可以傳出老遠，可是他們也呆呆叫了半個時辰，才將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位太保，自溫柔鄉中叫了出來。

當他們出來之後，相覷一笑，盡在不言中，但從他們兩人的神情上，可以看得出來，他們一生之中，再也未曾有過那樣的享受。

等到他們到了大廳中時，所有汴梁城中的文武百官，早已在恭候，朱溫滿臉笑容，迎了上來，笑道：「兩位還滿意麼？」

朱溫的話說得十分含蓄，可是康君利和李存信兩人，却已是心知肚明，兩人的臉上不禁一紅。

朱溫笑道：「兩位若是滿意，便以此相贈。」

李存信忙道：「父王管敎甚嚴，只怕……有所不便！」

朱溫笑道：「是我送的，晉王也得賣我三分面子吧！且慢慢商量，先來盡歡！」

他一手一個，挽住了康君利、李存信兩人的手，鼓樂之聲大作，主客入了座，文武百官，也一一坐下。

一時之間，山珍海錯，琳瑯滿目地送了上來，輕歌漫舞，直至深夜，康君利和李存信兩人，都有了七八分醉意。

當他們有了七八醉意時，回到了各自歇宿的院子中，醉眼之中看起來，那四位美人兒，自然更是可人。

到了第二天早上，日上三竿，他們才依依不捨，整裝出了院子，朱溫又在大廳相迎，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見了朱溫當眞是感激不盡，若不是念着自己是代表晉王前來的，說不定會叩頭相謝了。

朱溫送他們出城，在馬上，朱溫道：「兩位太保，請上達晉王，我是一片誠心，請晉王來汴梁城中相會，若晉王不來，我會感到遺憾！」

李存信大力拍着胸口，大聲道：「朱大人放心，這包在我身上！」

朱溫又笑道：「晉王麾下十三太保，我有緣結識兩位，眞是三生有幸，兩位以後若有甚麼事，只管找我來說。」

康君利和李存信兩人，沒口答應着，朱溫又笑道：「我只是待兩位如此，別人絕不相同，兩位自己心中有數，那就可以了。」

朱溫那一番話，更令得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感激得無以形容，兩人齊聲道：「朱大人，你日後如有甚麼地方用得着咱們，百死不辭！」

朱溫是何等老奸巨猾的人，他到了這時，已知道自己的一番手段，大大奏功，他却不急於說出要利用兩人，只是「哈哈」的一陣大笑。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出了城，他們所帶的親兵，已在城門之外相候，朱溫送了出來，在馬上又悄聲道：「那八名妙人兒何時送到貴

宮，只等兩位吩咐。」

李存信嘆了一聲道：「這……個……」

朱溫笑道：「英雄好色，正是千古佳話，兩位殺賊有功，這一點小事，晉王也不肯通融麼？」

李存信被朱溫的話挑起了心頭上的憤恨來，「哼」地一聲道：「我們有甚麼功？功者全是牧羊兒李存孝的，哼！」

朱溫心中暗喜，却道：「這是甚麼話？誰不知四太保勇武蓋世！」

康君利也道：「朱大人，你有所不知，父王只知李存孝、史敬思二人，讓史敬思做了九府都督，統領近衞親兵；李存孝兼了邢、洛、渝三州節度使，說起來，官兒比你朱大人還大！」

朱溫悶哼一聲道：「四太保你呢？」

李存信道：「我和十二弟，一州也輪不到。」

朱溫故意道：「天下竟有這等不平之事，我們倒要慢慢的商量！」

李存信和康君利互望了一眼，不再言語，朱溫直送出了三里，才回轉城去。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帶着兵士疾馳而去，回到了軍營之中。

只見黑鴉兵在宮中列隊，李存孝正策騎飛馳，在檢閱隊伍，見了他們兩人便迎了上來，可是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詐作不見，馳到李克用的大帳之前翻身下馬，朗聲道：「父王，我們回來了！」

李克用在帳中大聲道：「進來，汴梁城中，情形如何？何以到這時才回來？」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走了進去，向李克用行禮，李存信便道：「父王，朱溫是全然欽仰父王威名，要請父王到汴梁城飲宴，全是好意，別無用心！」他正說着，李存孝也掀帳走了進來，道：「父王，會兵河間府時，朱溫曾和我們結怨，依孩兒之見，父王不必前去。」

李存信怒道：「你知道甚麼？人家好意相請，大家都是大唐天子大臣，怎可以不去，我們若是不去，朱溫心中便不免猜忌我們與他爲敵，豈不是又另生枝節麼？」

李克用皺眉道：「既是那樣，我倒說不得，那麼見他一見吧！」

李存孝忙道：「父王，你若是前去，孩兒願隨行護駕，以保安全。」

李克用笑道：「不用你去，你去了和他吵架，却叫我爲難。」

李存孝笑道：「孩兒如今，豈同往日，如何還會胡亂與人吵架，父王只管放心。」

李克用搖着頭道：「還是不用你去，朱溫不是寬宏大量的人，你去總是不便。」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着實惦念着汴梁上源驛中的旖旎春光，兩人互望了一眼，李存信道：「父王，我們已見過朱溫，他對我們倒極是客氣，自然由我們兩人，陪伴父王前往！」

李克用却一瞪眼道：「也不用你們去，你們自回營地去，謹防賊寇蠢動，明日一早，我只帶史敬思去。」

李存信一聽，心中實是怒極，但是在李克用面前，他心中再怒，也是不敢發作，可是火在頭上之下，他的臉色，却已漸漸發青了！

李克用却連望也不再向李存信望一眼，揮着手，令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出營帳去。

李存信彆了一肚子氣，和康君利兩人，退出帳來，一出了營帳，他便狠狠地在地上頓了一脚，他心中的怒意，實在太甚，是以那一脚的力量，也大得出奇，在地上留下一個極深的脚印。

他以其極憤怒的聲音道：「不是李存孝，就是史敬思！」

李存信的心中，突然升起了一個念頭來，可是他這個念頭，才一升起，心中也自大吃一驚，神色也變了一變，疾聲道：「我們且回營地去。」

他們大踏步向前走去，李存信還回頭，狠狠地向李克用的營帳望了一眼，在他的眼神中，充滿了憤恨、怨毒和妒嫉之情。

在李克用的大帳中，李克用正沉聲道：「我不准你去汴梁，也不准你偷偷帶人去接應，主帥不在，你決不能擅離軍營，賊軍殘部，正在附近結集，準備和我們決一死戰，你得小心。」

李克用說得十分嚴肅，李存孝也不敢再嬉笑，一口一聲答應着。

李克用揮着手道：「我明早就走，你去吧！」

李存孝行了一禮，轉身走了出來。

營地上的黑鴉兵，一看見了李存孝便人人不由自主挺了挺胸，李存孝低着頭，緩緩的向前走着，從大會河間府到如今，又經過了多少場的厮殺，李存孝自然記不清楚了，但是，他却還記得翠燕姑娘，那明媚的眼睛，輕柔的聲音，時時刻刻永留在他的腦海中，李存孝輕輕地嘆了一聲，又挺起胸來，大踏步地向前走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天濛濛亮，一陣響亮的號角聲，已自軍營之中響了起來，在軍號聲中，夾雜着一陣急驟的馬蹄聲，汴梁已知道李克用今日到訪，派來迎接的隊伍已然來了

軍營。

軍營中的黑鴉兵，也早已列成隊伍，一百個經挑選出來的，身形高大碩健的黑鴉兵，由兩位將軍率領着，迎接的隊伍停在營外，黑鴉兵跟馳了出去。

號角聲更加響亮，兩隊軍士，汴梁來的在左，黑鴉兵在右，一起向汴梁進發，他們是替晉王李克用開道。

太陽升起，李克用又帶着二十名親兵，史敬思騎着一匹高頭大馬，傍隨在李克用的身邊，也出了軍營。

而在汴梁方面，自午夜子時起，便已熱鬧起來了，文武百官，全在城外列隊恭候晉王的大駕。

迎接四太保和十二太保時，已然一時之盛了，但是到了太陽升起，排列的儀仗、旌旗和上次迎接兩位太保時，不知又勝了多少倍。

朱溫一馬當先，馳了出來，馳過了迤邐三五里的歡迎人羣，獨自候在前面，因爲人馬太多了，大地也似乎變得不大平靜，官道上的塵土滾動，映着旭日，耀目生輝。

朱溫只是向前眺望，李克用還未曾出現之前，他們仍然怕事情有變卦！

他一定要李克用進城來，李克用要是不來，他的一切計劃、一切心血就白費了。

朱溫算是老奸巨猾的人了，但是在那種情形之下，他的心頭，却也不免緊張。

然而，他的緊張，立時鬆弛了下來。因爲塵頭起處，開道的黑鴉兵已經到了！

開道的黑鴉兵一到，立時肅立道旁。錚亮的矛頭，映着日光，襯着黑色的衣服，另有一股說不出的威嚴，朱溫吸了一口氣，揚起手來。

他的手才一揚起，鼓樂聲便響了起來，「通通通」三聲的鼓聲，雄壯而又激烈，每一個人都伸長了頭，向前望着，終於有人首先看到了晉王的大駕了。

大旗飄揚，歡呼聲緊跟而起，只有那一百名的黑鴉兵，仍然緊閉着嘴，神情肅穆。

晉王李克用來了，他在前頭，史敬思緊隨其後，在史敬思的後面，是二十名親兵。

朱溫拍馬向前迎去，他馳進了列隊而立的一百黑鴉兵之中，才勒住了馬，李克用老遠就看到了朱溫到了黑鴉兵的陣中，他更放心了。

因爲朱溫不論有甚麼陰謀，汴梁城中的軍馬再多，只要朱溫身在那一百名黑鴉兵之中，他就不敢妄動了！

李克用和朱溫漸漸接近了，李克用勒住了馬，朱溫翻身下了馬，李克用也跳下馬來，朱溫張開雙臂大聲道：「大王光臨，汴梁滿城生輝。」

李克用也張開了雙臂，他們兩人的手，互相在對方的手臂上拍着。

李克用和朱溫，是如今大唐天子所擁有的兩支最大的軍力，各擁兵數十萬，這兩個主帥的相會，自然是驚天動地的場面。

他們兩人根本沒有法子講別的話，因爲歡呼聲和鼓舞聲，幾乎掩蓋了一切的聲音。

他們只好作着手勢，各自又上了馬。史敬思提了馬韁，緊隨在李克用之後，一百名黑鴉兵也上馬，朱溫和李克用兩人，是在一百名黑鴉兵簇擁之下，在夾道歡迎的人羣中行進，而汴梁城中的人個個爭先恐後，觀瞻晉王李克用風采，李克用雖然貴爲晉王，但是也想不到會有那樣熱烈的歡迎。

他在來的時候，心中還不免有點疑慮，所以才帶了一百名黑鴉兵來，但這時候，在狂熱的歡迎下，他的疑慮已一掃而空了。

他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朱溫也陪着他笑。

史敬思始終抿着嘴，歡迎的行列太龐大了，多少有點令他目眩了。但是他却竭力維持着鎮定，大王只帶他一個人來，他必需全神貫注，不可有絲毫鬆懈！

進行得十分緩慢，終於，到了河水滿江的汴河邊，李克用和朱溫兩騎當先，上了一座大橋，橫跨汴河兩岸的大橋，李克用嘆道：「朱大人，汴梁城民豐物阜，比想像中之尤甚！」

朱溫雖然極力掩飾着，但是他那種躊躇滿志的神態，還是任何人都可以感覺得出來的，他道：「大王，這橋喚作太平橋，願大王克日破敵，從此天下太平！」

李克用「哈哈」的笑了起來，握住了朱溫的手，道：「朱大人，你一定要我到汴梁城來，如今我才知道是爲了甚麼。」

朱溫聽李克用那種說法，陡地一震，雖然他力持鎮定，可是他的眼角却也已經劇烈地跳動了起來，他還未曾想到應該是如何的回答，李克用却又道：「朱大人治理汴梁城，若不叫我來開開眼界，那不等如錦衣夜行一樣，朱大人，我說得可對嗎？」

朱溫的心頭一塊大石，登時放了下來，他說道：「還請大王敦促一下。」

李克用和朱溫過了橋，史敬思帶了十名親兵，緊隨而來，再後面，便是那一百名黑鴉兵了。

過了太平橋，夾道歡迎的人都已不見了，刀戟鮮明的士兵，守備

着上源驛，上源驛中的官員，早已俯伏在地，向晉王致敬。

晉王一行人全進了上源驛，士兵開始驅散人羣，等到太平橋兩旁，都冷冷清清不見人羣，只見士兵之際，就見周清、王忠兩人，各引着一隊士兵，沿着河，向前疾馳過來。

那兩隊士兵共有四十人，都穿着黑皮水靠，手中持着利錐，一到了太平橋邊，周清、王忠揮了揮手中令旗，四十名兵士一齊躍入河中。

這四十名士兵，分明全是水性一等一的高手，他們在岸中躍進河去之際，水花不濺，一到河中，立時沒頂，再接着，便看到他們在橋脚下泗了起來，手中的利錐，已向橋脚用力錐去。

木花一片一片的被錐刨了下來，順着水流，滾滾的向東，在橋旁守衛和橋上守衛的士兵，神態都十分緊張，周清、王忠兩人，更是各注定了上源驛方向。

他們只等上源驛中，一有晉王帶來的人出現，便立時揮下手中的令旗。

而只要他們手中的令旗一揮下，橋脚下的士兵，便會一起沉下河去。

但是上源驛並沒有人出來，聽到的只是陣陣的樂聲。

一百名黑鴉兵，進了上源驛之後，便被安置在別院。

別院早已備下了豐盛的筵席和清歌妙舞的女郎，那是一整隊的歌舞姬，比起來的黑鴉兵還多。

黑鴉兵的兵士，手中雖然仍執着刀戟，但是從他們的笑容看來，他們也被迷醉了，在沙場征戰，甚麼時候見過那樣迷人的眼波，那麼輕盈的蠻腰，再加上香味濃郁的美酒，誰能不醉，誰能不迷！

在上源驛的大堂中，漫舞的女郎更是天姿國色，酒筵更加豐盛，史敬思帶着二十親兵，一直站列在李克用之後。

但是李克用一連盡了十餘觥之後，豪興大發，拍着案叫道：「朱溫！」

朱溫忙道：「大王有何吩咐？」

李克用道：「我帶來的人，如何連座位也沒有，莫非看不起他們麼？」

朱溫一聽，心中大喜，忙道：「大王不吩咐，不敢請各位入座，來人，添座。」

剎那之間，又添了二十餘座位，各親兵和史敬思一起坐了下來，舞姬輕舞着，來到了各人之前，琥珀色的美酒，像是泉水一樣，從酒壺上流到酒杯裏，再流到了各人的口中。

汴梁城中重要的官員全在，爭相阿諛奉承着李克用和史敬思，李克用酒興越來越豪。

他趁着酒興，忽然一欠身，拉着了朱溫，大聲道：「朱溫，你好幸運！」

朱溫陪笑道：「大王是說今日我陪大王飲宴？」

李克用却搖搖頭道：「不是，我是說你早早叛了巢賊，不然，黑鴉兵一到，你這賊王，也不免身首異處！」

李克用聲音宏亮，他這句話一出口，人人都大吃一驚，這樣的話，實在對朱溫的侮辱太大了，是以一時之間，人人都靜了下來。

但是朱溫登時大笑了起來，他的笑聲，掩飾了突如其來的寂靜，雖然他的笑，聽來十分勉强，而且他一面在笑着，一面臉色已然是鐵青，但是總比大堂之中，忽然之間靜下來好得多了。

李克用的酒意有八九分了，他却一點也未曾覺出自己的話有甚麼不對，朱溫笑，他也笑了起來，還問道：「朱大人，我說得可對？」

朱溫連聲道：「大王所見極是。」

朱溫的手下，有幾個武將已然擲杯而起，但是，朱溫立時大聲道：「來，大家且盡歡，晉王是當今天下，一等一的大英雄，朱某何幸能邀得晉王到汴梁城中飲宴，怎能不盡歡？」

那幾個武將，本來已怒形於色，站了起來，準備大聲叱喝李克用無禮。

但是，聽到朱溫如此說法，他們重又忍氣吞聲坐了下來。

大堂中的氣氛，立時又回復了活躍。火把和火炬一直在燃燒着，但根本不知時間是怎麼溜過去的。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周清和王忠兩人也早已回到了上源驛，他們先到別院去轉了一轉，看到那一百名黑鴉兵，不是醉倒在地，便是和歌舞姬追逐嬉戲，有的甚至在地上爬行，讓格格嬌笑的美人騎在他們的背上，周清和王忠互相望了一眼就退了出去。

當他們來到大堂中，李克用更醉得差不多了，二十個親兵也是東倒西歪，相互之間嘰哩咕嚕，大聲叫嚷，講的全是沙陀話，也沒有人聽得懂他們是在說甚麼，只有史敬思一人，却始終挺立在李克用的身後，精神奕奕，毫無醉意。

周清和王忠一進來，朱溫便向他們使了一個眼色，向史敬思呶了呶嘴，兩人立時會意，一起向史敬思走去道：「我們在城外巡視，未曾早來迎迓十一太保，還望太保恕罪！」

史敬思一看兩人服飾便知二人是朱溫手下大將，是以他也很客氣的道：「兩位不必多禮！」

周清和王忠兩人，聽得史敬思那麼說，心中也不禁打了一個突，可是他們看看大堂上的情形，除了史敬思一人之外，其餘的皆沉醉不堪，又不像是對方早已有了預防的樣子。

是以，他們一起放下了心來，王忠笑道：「在汴梁城上源驛內，怕甚麼來着？醉了擁美人高臥，才是英雄本色，來人，向十一太保敬酒！」

王忠回頭一叫，有兩名絕色舞姬，輕曼地舞了過來，各自托着一隻金盤，舞到了史敬思的身邊，春葱也似的玉指，拈起酒杯來。

李克用也回過頭來，望着史敬思，笑道：「敬思，只管喝酒。」

史敬思在那兩個絕色舞姬來到他身前之際，他還是一樣目不斜視，直到李克用出聲，他才道：「是！」他接過酒杯來，兩杯酒一飲而盡。

周清和王忠齊聲道：「大王部下，人人驍勇，收復帝都，名垂青史！」

李克用望着史敬思，道：「敬思固然驍勇，但這次征戰，還是我那第十三孩兒，立功最多。」

周清道：「是，十三太保一身是膽，武藝超羣，令人欽佩！」

朱溫也湊過來道：「何以今日不見十三太保？」

李克用大笑了起來，用力拍着朱溫的肩頭，他早已忘了如何稱呼才有禮貌，直呼其名道：「朱溫，十三孩兒，曾和你在河間府，雅觀樓賭玉帶，你還記得嗎？那次是你輸了也不認輸！」

朱溫神色尷尬，勉强笑道：「自然記得。」

李克用笑着道：「這就是了，我知道你爲人容量狹小，好記前嫌，說不定見了他，又記起恨來，是以我命他駐守軍營。」

李克用那樣的話，就算對一個普通人來說，也不免會引起對方大大惱怒，更何況是朱溫，而且，朱溫也眞是一個氣量狹窄的小人。

但是朱溫却眞沉得住氣，他將滿腔的怒氣都隱藏在心中，反倒笑着道：「眞可惜！少了一次瞻仰十三太保英武神姿的機會。」

一提起了李存孝，李克用心中高興。

周清、王忠、朱溫三人投其所好，只揀李存孝的彪炳戰功來說，每說一件便又勸酒。

想那十三太保李存孝自征戰以來，大小戰功，何止百多件，不多久，不但李克用伏在案上，語聲含糊不清，連史敬思也有醉意。

史敬思看到李克用伏案不動，連聲叫道：「父王，父王！」

史敬思見李克用非但不答，反倒鼾聲大作了起來，朱溫說道：「大王醉了！」

史敬思扶起李克用，朱溫忙吩咐道：「帶入後堂休息。」

立時有幾個副將在前帶路，引着史敬思扶着李克用向前走去。

朱溫忙後退一步，揮揮手，樂師、舞姬是早已吩咐好的，一旦朱溫揮手便一起向外，退了出去，大堂立即靜了下來。

朱溫再度揮手，陪着飲宴的文武百官，也悄然而退，大堂中更是靜了，除了鼾聲之外，只是間中有人含糊不清地道：「酒怎麼沒有了？」

周清和王忠兩人，來到了朱溫的面前，三人互望了一眼，各自點了點頭，也一起退了出去。

他們三人走出了上源驛的大門，只見上源驛的四周圍，影影綽綽全是人影，天色早已全黑了，出了大門，朱溫才道：「都準備好了麼？」

周清和王忠二人齊聲道：「都準備妥當了。」

朱溫的醜臉上，現出十分猙獰的神色來，道：「好，天一亮，至少燒死他們一半，但是沙陀胡兒甚是善戰，必定有人衝出來，你們再在外面截殺，留一條路，讓他們從太平橋走！」

周清應道：「是。」

朱溫笑了起來道：「等他們一到橋上，立時下令扯橋，讓他們逃得出去逃不了水！」

周清、王忠皆笑道：「大王的妙計，管叫他們有翅難飛了！」

朱溫恨恨的道：「只可惜李存孝沒有來，便宜了這斯！」

王忠道：「李克用一死，李存孝一個牧羊兒，能成甚麼氣候，何必過慮？」

朱溫點點頭，只見家將牽了馬過來，朱溫翻身上馬，他在馬背上，見許多人，背着一綑綑的乾柴，拋進上源驛去，他還恐火勢不猛，又特別吩咐道：「多加硫磺火硝！」

周清和王忠答道：「是。」

朱溫策馬向前走去，蹄聲「得得」，不一會便過了太平橋。

在黑暗中看來，河水黝黑而平靜，太平橋也似乎沒有甚麼兩樣，但是朱溫却知道，太平橋的橋脚，都被錐剜了一丈半，只等李克用的一千人等，走上太平橋，一聲令下，數十個大漢一扯太平橋，橋便會坍下，李克用也就成了水底的冤魂了。

朱溫咬着牙，他想起李克用在宴會上對他的侮辱，已下定了决心，李克用死了之後，一定要將他的屍體找出來梟首示衆！

朱溫走遠了，周清、王忠也漸漸的後退，進上源驛的人，全撤了出來。

夜，看來極爲平靜，上源驛旁，足足圍了三五百人，有六七十人手上持有弓箭，周清一揮手，弓箭手便搭上了箭，有人持着火把，將箭上的火棒燃着，周清一聲大喝，六七十支帶着火頭的箭，一起射出，在空中劃出數十道火光來，射進了上源驛中。

着火的箭，射進了上源驛內，幾乎立即便有火頭，竄了出來。

上源驛的走廊、通道上都堆滿了乾草，還洒了火硝，只要有一堆乾草燒着了就不得了，何況在剎那間起了三四十個火頭。

火頭向上竄，火舌伸延在濃烟之中，飛舞着，像是無數隻驚懼的鳥兒，在展翅亂飛一樣，一沾到了可以燃燒的物件，就立刻熊熊的燃燒了起來。

那時候，史敬思正服侍着李克用睡下，他到了李克用寢室的外間，在一張榻上躺了下來。

過量的酒，使他頭變得十分沉重，他躺在榻上，整個身子，像是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使他膨脹一樣，漸漸他有一種令人很舒服之感，那種舒服的感覺，令他聽到了外面傳來了劈劈啪啪的聲音，他也不願意睜開眼來看個究竟。

他已經快睡了，而就在這時，走廊中的濃烟已湧了進來。

史敬思吸進了一口濃烟，胸口一陣悶痛，令他猛烈地嗆咳了起來，他欠身坐起，睜開眼來，已經幾乎不能看到眼前的事物了。

滿室的濃煙，火舌正在濃煙中捲進來，在那一霎間，史敬思的酒全醒了，他發出了一聲怒吼，身子一翻，他自榻上翻了起來，出了一聲冷汗，返身向李克用的寢室奔去，砰地一腳飛起，只聽得李克用在床上道：「朱溫，還有好酒麼？」

史敬思一走進寢室，就直趨床前，將李克用從床上拉了起來，可是李克用醉得含糊不清，不知在說什麼，史敬思拉了好幾次，李克用還是躺了下去，史敬思一轉身，看到一張瑪瑙盆子，盆子是用來放冰凍的西瓜的，冰水溶了一半，還有些冰塊浮在上面，史敬思端起盆子來，便將一盆冰水向李克用迎頭淋下去了。

冰冷的水，淋在李克用頭上，李克用打了一個冷戰，睜開眼來，一躍而起喝道：「敬思，作什麼？」

史敬思拉著了李克用的手道：「父王快走，起火了。」

不必史敬思再多作解釋，李克用也已知道起火了，火勢是那麼猛烈，寢室的門已被火封住了。

李克用怪叫一聲和史敬思兩人，轉身撲向窗口，撞開了窗門，滾跌在外。

窗外恰是一塊空地，火頭還未燒到，有七八個親兵，東倒西歪，睡在草地上，史敬思趕了過去，一個一腳，將那七八個親兵踢得從地上爬了起來，揉著醉眼，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李克用大聲喝道：「混帳的東西，快站起身來！」

晉王李克用在軍中的威嚴，是何等之盛，他大聲一喝，對那七八個親兵而言，眞比迎頭一盆冰水還靈，立時在地上一躍而起。

史敬思已衝到了一幅圍牆之前，他抱起一塊假山石來，向火牆上撞去，「轟」的一聲巨響，牆上立時出現一個大洞，史敬思在前，李克用在後，那七八個親兵跟著，已從牆洞中衝了出來。

一衝出牆洞，又是一個院子，院子中有三五十個黑鴉兵，正在呼呼大睡，史敬思和那七八個親兵，一路踢了過去，將那三五十個黑鴉兵踢醒。

等到那三五十個黑鴉兵都醒了過來之時，只見院子的四周，已全是火光了。

四、五十來個人聚在院子中，史敬思大聲道：「父王，記得跟在我身後。」史敬思話一說完，便向前飛撲了過去，他一踢腿，便踢倒了一根柱子，轟地一聲大響，柱子斷了，屋頂也塌下了一大片來。

自屋頂上塌下來的碎瓦，暫時蓋住了火頭，史敬思、李克用和一干黑鴉兵一起向前，衝了出去，在火窟中左衝右突，又有五六個人被火所傷，倒地不起，在那樣的情形下，也根本無法救援。

等到他們一干人，終於衝出了上源驛時，只見上源驛前的空地上，周清、王忠領兵而立，史敬思大怒道：「你們怎不來救……」

他下面一個「火」字還未出口，只聽「颼颼」兩聲響，兩柄短矛，已向他們劈面飛了過來，史敬思大叫一聲，伸手接住了短矛。

李克用在後，一看到這情形，不禁又驚又怒，他在上源驛起火之際，已然很疑心那是朱溫搗的鬼，但是想到朱溫殷勤招待的情形，總還不能肯定，但到了此際，卻是再無疑問了。

他右臂高振，發出了一聲驚天動地的怒吼聲音道：「衝過去！」

史敬思早已大踏步向前，李克用在史敬思的手中接過了一支短矛來，撥開了迎面射來的箭。和史敬思兩人，幾個箭步，便已衝到了周清、王忠的身前，他們身後的黑鴉兵，也呼嘯吶喊，湧了過來。

雖然李克用這一方面，只有四五十人，而且還是狼狽從火窟中逃了出來的，但是這四五十人，本來就是百裡挑一，從十數萬軍士中揀選出來的，最饒勇善戰的人，再加上這時候，那是決計沒有生路的了。

是以那四五十人，齊齊發喊，一起向前衝了過去，勢子之威猛，實在是難以形容，他們雖是赤手空拳，但是面對著向前疾衝過來的大戈長矛，像是視若無睹一樣，剎那之間，吶喊之聲，震耳欲聾，向前衝去的人，已有十來人受傷，但是每一個人，都已奪了兵刃在手，對方的陣腳，已然亂了起來。

周清、王忠兩人，在馬上大聲喝呼，史敬思身子疾撲而上，身在半空之中，短矛抖起，便已向正在大聲疾呼的王忠，疾刺了出去。

史敬思矛發快如流星，去勢當眞快到了極點，快得連王忠想要閉上嘴巴都來不及，短矛自王忠張大的口，直刺了進去。

而史敬思的凌空一刺，力道是何等之强，短矛自王忠的口中刺了進去，立時自王忠的後頸，透了出來，王忠連聲都未出，鮮血順著矛柄，向下直滴了下來，他一個倒栽葱，自馬背之上，跌了下來。

主帥一跌，汴軍的大兵，更是大亂，紛紛向兩旁退了開去，周清看到王忠死得這麼之慘，更是心膽俱喪，發一聲喊拍馬便走。

幸虧周清走得早一步，因爲史敬思一矛將王忠，自馬上搠了下來之後，身形一轉，還在半空之中，雙腳飛起，「砰砰」兩腳，踢在兩個偏將的面門上，臉上血肉模糊，他雙手齊伸，已早將那兩個偏將手中的長槍，奪了下來。

史敬思奪槍在手，轉身落地，發槍，三個動作，一氣呵成，那桿長槍向著周清直飛了過去，像是一條虬龍一樣，槍花亂戰。

長槍向前，疾飛出「錚」地一聲響，槍尖正撞在周清背後的護心鏡上。

周清幸而是一見王忠慘死，立時拍馬飛逃，是以離得史敬思已然遠了，史敬思投出這一槍，力道已然弱了許多，不然，眞可能護心鏡碎裂，長槍的槍尖，直貫周清的胸腹。

但饒是如此，槍尖在周清的護心鏡後一撞，那一股大力，也令得周清的身子，猛地向前一俯，胸口一甜，哇地一聲，噴出了一大口血來。

周清騎的，恰是一匹白馬，他吐出大口鮮血，全噴在馬頭上，火把照耀之下，人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一個主帥慘死，一個主帥受了傷，衆士兵齊聲吶喊，退得更加如同潮水一般。

四五十個黑鴉兵，向前趕來，聚在一起，史敬思揮長槍還在追趕尋人廝殺，李克用急叫道：「敬思，不可追敵，且謀退路。」

李克用一叫，史敬思才轉過身，走到了李克用身邊，衆人聚在一起，向前奔去，轉眼之間，便來到汴河邊上，只見河水滔滔，在前攔著了去路，而後面吶喊之聲又起，只聽得驚天動地的呼叫聲，喊得全是：「莫走了晉王李克用。」

在吶喊聲中，還聽得有人高聲叫道：「朱大人有令，不論生擒活捉，只要得李克用者，賞黃金萬兩。」

李克用在河邊聽得此起彼伏，那樣的呼叫聲，指了指自己的腦袋道：「想不到這顆頭顱，甚是值錢。」

衆人來到了河邊，後面殺聲連天，河對岸，又是火把閃耀，分明還有重兵，身在敵人圍困之中，再勇敢的勇士，也難免會感到心怯。

但是，李克用的話，卻又令得衆人豪氣陡生，各人一齊大笑了起來。

史敬思在奔到了河邊之後，略定了定神，道：「父王，不過汴河，難以出城。」

李克用沉聲道：「搶太平橋。」

史敬思一聲答應，握著槍沿河向前奔了過去。

這時候，上源驛已然燒通了頂，火光熊熊。

照得半個汴梁城中，盡放明亮，汴河之中，也倒影著熊熊的火光來，本來在黑暗中，是漆黑的河水，這時閃耀著詫異奪目的光彩。

他們沿著河，直奔到太平橋的腳下，只見一小隊兵馬，正在迅速退卻。

史敬思大喝一聲，首先搶上太平橋，十來個黑鴉兵，跟在他的身後，再後面便是一干黑鴉兵，擁簇著李克用，一起衝了過來。

朱溫算得很準，他知道，上源驛一把火，至多使李克用帶來的人，燒死了一半，勇敢善戰的沙陀胡兒，定然會從着了火的上源驛中，衝了出來，他知道，一干人衝出來之後，定然會過太平轎的。

所以，他早在太平轎中，做了手腳。

晉王李克用本來也不是有勇無謀的人，但這時，他才從火窟中衝了出來，只謀奪路而走，也根本沒有時間，讓他去深思熟慮，所以他也根本未曾想到，朱溫會在太平橋上做手脚。

這時，史敬思率衆衝上了太平橋，躲在河對岸的陰處裡、騎在馬上觀戰的朱溫，心中一喜，策馬走了幾步，來到了一棵大樹之前。

在那棵兩人合抱的大樹之下，繞著手臂粗的繩索，二十個赤著上

身，肌肉虬盤的壯漢，正緊緊握住了繩索，只等朱溫一聲令下。

朱溫來到了樹邊，沉聲喝道：「拉！」

那二十個壯漢，身子一起向後倒去，拉得繩索將大樹的樹皮盡皆磨去，那繩索是連在太平橋的橋腳上的，而橋腳上有幾根橋柱，早已被剜去了一半，一拉之下，只聽得「嘩啦啦」一響，太平橋已塌下了一大截下來，史敬思和十幾個黑鴉兵，一起跌進水中去。

李克用立時站定，前面的轎已塌下，他難以飛渡，而眼看史敬思和奔在前面的黑鴉兵，十幾個人一起跌進了汴河之中，有的直沉下去，有的被水中兵士刺死，有的在水中掙扎。

看到了這等情形，晉王心中實如刀割一樣。

然而，也就在那一剎那間，只見黑漆漆的河水之中，突然有一個人，像是大魚一樣，帶起了一蓬水花，翻躍而起，一聲大喝，火光掩映之中，看得分明，正是十一太保史敬思。

史敬思自水中，像是一條大魚一樣，跳躍了起來，一探手，已抓住了太平橋的橋脚，只見他身子一挺，站在樁上，雙手托住了折斷的橋腳，用力向上一托，只聽得一陣「軋軋」響聲，被他托得向上直抬了起來。

李克用在太平橋中心，進也不能退也不能，饒是他身經百戰，可是這時想到了凶險處，他也不禁全身出了冷汗，酒也全醒了。

突然之間，他看到斷塌的橋面漸漸上升了起來，還以爲是自己眼花了。

可是也就在此際，史敬思轟雷也似的大喝聲，也已傳了過來，只聽得史敬思喝道：「父王快過橋去。」

李克用立即大叫一聲，帶著三十來個黑鴉兵，疾衝過太平橋去。

而史敬思就在橋下，雙臂高擧，托著斷橋，他整個人堅定得就像是橋樁一樣。

一看到太平橋被史敬思托起，李克用又率著黑鴉兵衝過了橋，兩岸的士兵，一起吶喊起來，剎那之間，響聲不絕，箭如飛蝗，標射而來。

千百枝標射來的箭，倒有一大半是射向托住斷橋的史敬思，史敬思的肩上、腿上，已各中了一箭，但是他仍是兀立不動，咬緊牙堅持挺立著。

直到他眼看李克用等一行人，冒著利箭已全部衝到了對岸，他才陡地一鬆手，轟地一聲響，斷橋重又塌下來，他也插進水裡去。

史敬思在水中，一個翻身自肩上、腿上拔出箭來，河水浸在傷口中，好一陣疼痛，卻使得史敬思更加勇猛，他向對岸游了過去，當他全身帶著水，大踏步地走上河岸之際，圍在河岸的百餘士兵，盡皆呆了，發一聲喊，棄戈曳甲而逃。

史敬思趕向前去，就地上踢起一支長槍來，槍尖對着敵兵就刺，刷刷兩槍，便已刺死了兩人。

其餘的士兵，一起向兩岸奔逃開去，史敬思向前奔，連奔了十來丈，竟如入無人之境，沒有人敢來阻他，這時，前面殺聲震天，李克用帶著三十幾個黑鴉兵，還在左衝右突。

史敬思一趕到，長槍連抖，槍尖已刺中了一個偏將的面門，刺得那個偏將滾下馬來，史敬思大叫道：「父王莫慌，有敬思護駕。」

他一面叫，一面跳上馬背，在馬背上一彈，整個人在半空之中，疾翻了下來，槍起處，又有五六個人喪命在他的槍尖之下，他也已趕到了李克用身邊。

李克用喘著氣道：「敬思，你衝向前，我們跟在你後面。」

史敬思大喝一聲，挺槍前刺，只聽得「噹」一聲，這一槍，正刺在一員副將的護心鏡上，那副將順手一刀，砍斷了槍桿，可是史敬思斷槍向前一送，槍桿竟掄進了那副將的咽喉之中。

史敬思劈手奪過大刀來，一路砍殺過去，在重重包圍之中，殺出了一條血路來。

李克用一行人等，就跟在他的後面，殺了足足有半個時辰，他們三十來人，總算已可以望見城牆了，史敬思手中的刀已捲了口，他棄了刀，又從一名士兵的手中奪過一柄長槍來，勇如猛虎，衝到了離城牆十來丈遠近的一個高阜上。

他們一衝上了那個土阜，汴梁城中的兵馬雖多，但是卻也沒有人敢衝上來。只是困住了那個高阜大聲吶喊，而城牆之上，也是喊聲連天，箭如雨下，幸好距離城牆還遠，箭射到時，已是沒有什麼勁力，容易撥開，反倒射傷了不少汴梁城中士兵。

然則，史敬思、李克用等一干人，自上源驛一路衝殺出來，殺到了城牆邊這個高阜上，也已然筋疲力盡，各自倚住了兵刃喘息，李克用伸手握住了史敬思的手臂，他一生爲人英勇，可是此際，看看圍在高阜旁邊的士兵，萬頭鑽動，雖然在一時之間，懾於他們的氣勢未敢衝上來。但只要有人一帶頭，千餘人一起湧上，他們這三五十人，卻絕不是敵手。

是以李克用握住了史敬思的手臂，他的手兒，也不禁有點兒發抖。

他沙著聲音，長嘆一聲道：「敬思，想不到我們父子會死在此處。」

史敬思吸了一口氣道：「父王莫氣餒，孩兒定會殺出一條路來。」

史敬思的身上，帶了七、八處傷口，鮮血直向外湧流，可是他講那兩句話之際，卻還是虎目圓睜，威猛無匹，李克用的心中，也不禁一陣的難過。

貪功謀利　悲慘收場

這時，上源驛的火光更盛，他們雖已來到了城邊，但是一樣可以看到火光衝天，而事實上，汴梁城中的火光，十數里之外，皆可望見。

李存孝在軍營之中，一聞報汴梁城中火起，他就一直站在軍營中，向汴梁城望著，眼看遠處火光熊熊，火頭越衝越高，黝黑的天空中，有一大片被火光映成了異樣的紅色。

李存孝焦急得團團亂轉，立時著人快馬到汴梁去探聽，回報是汴梁河處着火。

他派出去的人，牽著白色健馬，向前直奔，馬不停蹄，馬兒跑不了，立時飛身到第二匹馬上，李存孝等得暴跳如雷，其實，飛馬去探的人，來回三十里，只不過用了半個多時辰。

等到探子飛馬來到了營地，李存孝立時大踏步迎了上去，喝道：「城中什麼事?」

探子喘得上氣不接下氣，說道：「十三太保，是上源驛起火，城中殺聲連天。」

李存孝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險些站立不穩。

李存孝大喝一聲，道：「不好，父王有事，我們快引軍前去接應，點一千兵來。」

李存孝的身後早已大將林立，一聽得李存孝這麼說，一名大將忙道：「十三太保請三思，大王臨走時曾說，不可擅離軍營。」

李存孝霍地轉過身來，一聲大喝，喝得那員大將，僵立在地，臉皮發黃，幾乎沒有被李存孝這一聲大喝，活活的震死。

這時，李存孝咆哮著罵道：「大王在汴梁城中遇事，我們怎能坐視不理，誰敢再說這樣的話，格殺無赦!」

這時，衆士兵早已牽了馬過來，黑鴉兵聽到了號角聲，早已行動敏捷的在營外列隊，李存孝及各將翻身上馬，引著一千精兵，疾馳而去。

李存孝引著兵馬，馳向汴梁，當眞蹄疾如電，一路上，只聽得驟雷也似的馬蹄聲，那簡直不像是一支兵馬，而像是一股捲向汴梁城的旋風。

轉眼之間，汴梁城越來越近，李存孝一馬當先，直衝到了城門之前，大喝一聲，道：「快開門，十三太保來了。」

馬的去勢實在太快了，李存孝向前疾衝了過去，門外的守軍，紛紛揚起兵刃來擋，但是李存孝已直衝了過去，筆燕撾揚起，砸在城門之上，發出「噹」地一響。

李存孝的那一砸，雖然力大無匹，他自然未能將城門打開，但是身後的黑鴉兵卻一起大聲呼叫了起來。

* * *

史敬思和李克用等人，就被困在離城門不過十來丈的土阜上，雖然在千軍萬馬之中，但是李存孝的那一下大喝，他們也隱約可以聽到。

在他們那樣的情形下，可以說再也沒有比聽到李存孝的聲音，更令人興奮鼓舞的事了，史敬思首先振臂大呼叫道：「十三弟!」

他一面叫，一面自土阜上，直衝了下去，槍起處，在剎那之間，連挑了一十七員戰將，李克用等人，跟在他的後面，已然逼近了城門。

也就在這時，城頭上的士兵，已亂了起來，黑鴉兵紛紛攀上，李存孝高擧筆燕撾，一聲大喝，自城頭上，直跳了下來，運撾如飛，在他身邊的人，如潮水般的倒退開去了，李存孝十來步就搶到了李克用的身邊，李克用大叫道：「存孝兒!」

李存孝拉住李克用，轉身喝道：「開城門。」

已攀進來的百餘黑鴉兵，砍翻城門的附近士兵，托住了城栓來，城門大開。

史敬思一面殺敵，一面向前奔來。

而就在這時，貼著城牆，又是一起軍馬衝到，爲首一員大將手起刀落。

那大將一刀正砍在史敬思的背上，史敬思大喝一聲，轉過身來，他背上鮮血泉湧，可是他還是緊抓住大刀，將那員大將自馬背直曳了下來。

李存孝在丈許外見到了這情形，急呼道：「十一哥!」他一面叫，一面筆燕撾揮舞，擊得他面前的人，紛紛血流披面，倒於地上，史敬思疾轉過身來，大叫道：「十三弟，別理我，保住父王衝出去。」

這時城門大開，城外的黑鴉兵湧了進來，早已成混戰之勢，李存孝稍慢得一慢，在他和史敬思之

間，已不知有多少人湧了進來。

李存孝回過身來，只見李克用由幾個親兵擁簇著，正在向前衝來，李克用也不知從何處奪到了一副弓箭，他拉弓搭箭，箭如流星，絕無虛發，剎那之間，連射了十一箭，箭箭皆射在馬上的大將頸上，射得人仰馬翻，殺出了一條血路，已和李存孝會合在一起。

李存孝急道：「父王，孩兒來遲了，罪該萬死。」

李克用緊緊的抓住了李存孝的手，好一會兒說不出話來，才道：「少廢話，快衝出去。」

李存孝道：「十一哥好像受了傷，我們殺過去，護著他一起走。」

黑鴉兵看到李存孝與李克用會合了，士氣大振，喊聲震天，李存孝帶著人掩殺過去，轉眼之間已看到了史敬思全身浴血，正在苦戰。

李存孝衝到了史敬思身邊，一手將他扶住，李克用已上了馬，振臂高叫，破口大罵朱溫。

李存孝扶史敬思上了馬，史敬思的傷勢實在太重了，一上了馬背，李存孝一手代他拉住了馬韁，一手揮著筆燕撾，衝殺出去了，轉眼之間出了城，一千黑鴉兵退了出來。

只聽得遠處軍營中，本來還有幾股軍隊，追了出來，但是一聽得遠處軍營有了備戰的號角聲，立時退回城中深閉城門。

李存孝、李克用引著兵馬，向前疾馳，只聽得蹄聲雷動，馳出了七八里，已看到了幾員大將，引著兵馬，向前馳來，一見到李克用，立時盡皆下馬，那兩員大將下馬來，齊聲道：「大王無恙麼？」

那兩員大將帶來的數十士兵，齊聲歡呼，李克用喘著氣道：「快看看敬思怎麼樣？」

李存孝在馬上欠身過去，推了一推史敬思，那知伏在馬上的史敬思，被李存孝一推，一個翻身，便在馬背上滾跌了下來。

李存孝大吃一驚，立時自馬背之上，翻身躍起，曲一腿，跪在史敬思的身邊，只見史敬思仰天躺在地上，連他的臉也滿是血污，他的雙眼圓睜着，看來仍是十分威猛，但是雙眼之中，已沒有光彩。

李存孝一看到這情形，心便陡地一沉，他連忙伸出手來，去探史敬思的鼻息。

李存孝一向於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同囊中取物一樣，何等堅定的猛將，可是這時，他那伸出去的手，去探史敬思鼻息之際，也不禁在劇烈的發著抖。

正因為他的手發著抖，所以，他的手才碰到了史敬思的鼻尖，剎那之間，他的心涼了，史敬思的鼻尖是凍的，史敬思已經死了。

李存孝只感到自己的全身起了一陣抽搐，那種痛苦，使得他在那一剎間，要緊緊地縮著他的身子，才能夠抵受，但是不論他將身子縮得多緊，他心中的那種創痛，仍是難以形容。

他也不知自已縮了身子究竟有多久，他只覺得在剎那之間，天地間的一切，全靜了下來。

大路兩旁，雖然排列著數千軍馬，但那時候的確靜得出奇，看到了十一太保自馬背上直摔了下來，所有的人，便都屏住了氣息，不再出聲。

李存孝緩緩的抬起頭來，他首先看到了李克用的臉，李克用就站在他的身邊，臉肉抽搐著，眼中滿佈血絲，形狀看來極其可怖。

李克用也沒有說什麼，因為他也從的臉神看出，李克用也知道史敬思死了。

李存孝脫下了身上的戰袍，輕輕蓋在史敬思的臉上，他的動作十分輕柔，像是在照顧一個熟睡了的嬰兒一樣。

當他將戰袍蓋上了史敬思的臉之後，他才突然的又跪了下來，緊緊抱住了史敬思，號啕大哭了起來，李克用痛苦的轉過身去，三軍將士，一起低下頭去。

*　*　*

前有李克用，後有李存孝，史敬思的屍體，是由他們兩個人抬進營地的。

營地中圍滿了人，但是沒有一個出聲，人人都是默默的做著事，一綑一綑的乾柴，從外面搬到了營地中心來，堆成了一個大柴堆，史敬思的屍體，就被放在大柴堆之上。

然後，由幾個士兵，在柴堆旁點著了火，當熊熊的烈火，將史敬思的屍體包圍住之際，只聽靜默之中，突然傳來了李克用的一聲大喝，道：「拿酒來！」

那是一聲撕心裂肺呼喝聲，聽得人人都心頭震動，聽得人人的心向下沉。

在李克用大營附近的李存信和康君利，這時也都聞訊趕來，他們的臉色十分蒼白，雖然在火光的映照下，也可以明顯地覺出那種蒼白來。

李克用在大叫之後，轉過身，向李存信、康君利、李存孝三人喝道：「跟我來！」

四人一起進了帳中，早有親兵提著皮袋前來，李克用提起皮袋，就向口中灌酒，酒流了出來，流得他一口皆是，他突然怪聲笑了起來，陡然之間，他將手中的皮袋，向李存信疾拋了過去。

李克用也發過怒，可是從來也

沒有人見過，他怒成這等模樣。

皮袋向李存信飛了過來，李存信也不敢躲，「砰」的一聲，正撞在李存信的肩上，李存信一個踉蹌，努力站穩身子，接住皮袋，皮袋中還有大半袋酒，一起流了出來流得李存信一身皆是酒。

李存信捧著皮袋，呆立著不敢動，只見李克用的一隻怪眼睜得很大，眼珠像是要奪眶而出一樣，眼睛血紅，樣子實是駭人至極。

這時，軍帳之外，號角正奏著低沉的哀樂，軍帳之內，靜得一點聲息也沒有，是以那種低沉的號角聲，聽來更令人感到心情沉重。

史敬思死了，李克用率軍入中原，轉戰各地，他帶來的沙陀大軍，自然不可能毫無損傷，但是史敬思那樣的大將卻一直安然無恙。

如果史敬思是戰死沙場之上的，李克用的心中，或者還不致於那麼難過。

可是，史敬思卻是那樣不明不白的折損在汴梁城中，李克用的心中的難過、憤怒，鬱結在一起，是以他那隻怪眼之中，像是要突出來一樣。

李克用那時，雖然是瞪住李存信，但是康君利在一旁，身子卻也感到一陣發涼。

李克用汴涼赴宴，曾先差他們兩人，去探聽動靜的，他們兩人回來之後，竭力說汴梁城中的好處，說朱溫的好客，但結果卻發生了那樣的變故，他們兩人的肩上，自然擔著莫大的關係。

李克用瞪視了李存信好久，才猛地一拳擊在案上，發出了「砰」地一聲響，他手臂打橫一掃，將案上所有的東西，全都掃落地上，他的聲音，極是嘶啞，像是受了重傷的獅子，但是仍要聲嘶力竭地吼叫著，他喝罵道：「你們這兩個不中用的東西，力言朱溫一番好意，害我損了一員大將，該當何罪？」

李存信口中雖不能言，但心中卻在想，我們只不過說朱溫好，去不去還是你自己決定，干我們何事？

自然，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他決不敢將心中所想的話，宣諸於口。

李存信生性倔强，心中不認錯，才會有那樣的想法，但康君利卻狡猾得多，他一看到李克用神色大不善，忙道：「父王，孩兒與四哥，願帶精兵，去攻打汴梁城，生擒朱溫來祭十一哥的英靈。」

李克用直起了身子來，「呸」了一聲，唾得康君利一頭一臉，說道：「益發混賬了，他是大唐節度使，我們若發動攻打汴梁城，豈不是反了大唐。」

康君利剛才只顧討好李克用，他急於脫身，若是李克用一聲令下，著他先攻打汴梁城，那麼，他就立時可以轉身了。

可是他一時急了些，就未曾想到了這一層，這時，聽得李克用一罵，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不敢言語，李克用最忠於大唐，人人皆知，如不是他對大唐一片忠心，他在沙陀為王，何等逍遙快活，又何必率領沙陀大軍，來到中原，馳騁殺賊？

李克用一面罵一面推翻了面前長案，大踏步向前，走了過來。

這時，李克用的樣子，真像可以將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活生生的吞下去一樣，不但康、李兩人害怕，連站在一旁的李存孝也吃了一驚，三人齊聲叫道：「父王！」

李克用走到了康君利和李存信兩人的面前，一聲狂吼，舉腳便踢，揚拳便打。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如何敢躲避，只是抱住頭叫道：「父王恕罪。」

李克用卻像完全未曾聽到他們兩人的嗥叫聲一樣，拳腳疾如雨下，兩人又不敢躲。一時之間，只聽得「砰砰」之聲，不絕於耳，兩人不知捱了多少拳腳，李克用才一聲大喝，道：「你們兩個滾遠些，別讓我再看到你們，滾，快滾！」

他一面喝叫，一面又踢出兩腳，將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踢得直滾出了帳外。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出了帳，一個滿臉怒容，另一個眼珠不斷亂轉動著，他們到了帳外，站起身子來，還不敢就此離去，只在帳外垂手而立。

只聽得帳內李克用大聲叫道：「拿酒來，敬思死了，我要大醉。」

隨著他的呼叫聲，只見四五個親兵，捧著一皮袋的酒，走進帳去。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李存孝也走出帳來，這時，營地中間的大火堆，已經熄了，不少士兵，正在向著火頭已熄的火堆上淋水，「嗤」的一聲響過處，冒出一縷一縷的青煙，像是史敬思的英魂一樣，冉冉飄向半空中。

李存孝望著火堆，默然不作一語，過了好半晌，還是康君利涎著臉，說道：「十三弟，父王……沒有什麼別的吩咐了麼？」

李存孝嘆了一聲道：「父王心中的鬱悶，已然大解，你們趕快回營地去吧。」

康君利心頭鬆了一鬆，忙道：「是。」

他抬起頭來，還想叫李存信和他一起走，但是李存信已經昂著頭，大踏步向前，走了出去。來到

了營地之外，自然有他們各自帶來的親兵，迎了上來，簇擁着回營去。

第二天，康君利一早就到了李存信的帳中來，李存信一夜未睡，他的雙眼之中，佈滿了紅絲，帳中杯盤狼藉，康君利掀帳進去，便看到幾個女人，披頭散髮，衣飾不整，尖聲笑著奔了出來。

康君利看了李存信帳中這種情形，苦笑了一下，道：「四哥，我們兄弟之中，一直是你武藝最強，立功最多，現在……卻這樣，我眞替你不值。」

李存信「颼」地拔出佩劍來，用力一劍，向前面的長案上砍去，「叭」地一聲響，劍身深深陷在案面之上，他倏地抬起頭來，眼中像是要噴了火一樣，道：「十一哥，若不除了牧羊兒，只怕我們兩兄弟，遲早性命不保。」

康君利聽了，陡地一震，臉色也白了，他連忙後退了一步，向帳外望了一望。

等到他看到帳外確實沒有人，只有自己一個人聽到李存信的話，他心頭才鬆了一鬆，但是一顆心，仍然怦怦跳著道：「四哥，別那麼大聲嚷叫。」

李存信怒道：「怕什麼？我和牧羊兒，眞是誓不兩立，爲什麼不敢說。」

康君利沉聲道：「這事情必須從長計議。」

李存信瞪住了康君利道：「十二弟，你一向足智多謀，有什麼妙策？」

康君利的眼珠轉動著，來回踱著步，過了半晌，才道：「四哥，這事非同小可，若我們成功，如何謀退路，你想到了沒有？」

李存信呆了一呆，在他心中只是一心要將李存孝致死，但是殺死了李存孝之後，該如何善後？他卻想也未曾想到，這時，被康君利一提，他才想起這個問題來，他心知死了一個史敬思尚且如此，而且史敬思還不是自己害死的，若眞是殺了李存孝，那該會引起李克用如何翻天覆地的震怒，實在是難以想像。

李存信呆住了不出聲，康君利卻又湊了過來，將聲音壓得極低道：「我們就投奔朱溫去，他必然歡迎，四哥，你以爲如何？」

李存信本來以爲自己難以渲洩心頭之恨了，可是康君利這句話一出口，他心中狂喜，想起朱溫對自己熱烈的招待，心知在兵荒馬亂之際，自己和康君利兩員大將，若是投奔朱溫必然大表歡迎。

他用力在康君利肩膊上一拍，道：「眞是好主意，强過在這裡受烏氣好了。」

康君利給李存信在肩上一拍，身子一個踉蹌，幾乎跌了一交，他忙道：「我們主意既定，那就可以下手將牧羊兒殺了。」

李存信皺眉頭道：「他力大無窮，身法矯捷，我們兩人都制不住他。」

康君利笑道：「父王因爲死了十一哥，從昨天直醉到今朝，我們去假傳父王旨……」

康君利才講到這裡，李存信已大搖其頭，道：「他又不是傻子，怎肯聽我們的話？」

康君利胸有成竹，道：「父王醉了起來，你是知道的，天塌下來也撼不醒他，我們去帳中偷了他的佩劍，牧羊兒必然不疑有他，只消將他引到帳中，還不由得我們擺佈了。」

李存信沉聲道：「是，我們且等夜裡行事妥當得多，來，你我兄弟，喝幾杯吧。」

康君利雙手亂搖，道：「怎麼可以貪杯？」

李存信本來一面說，一面已然舉起了杯來，他們兩人互望著，由於他們的心中，都蘊藏著那樣重大的陰謀，有諸內形諸於外，他們的面目，也變得極其陰森。

一項如此巨大的陰謀，就在這座帳中議定了，除了李存信和康君利之外，沒有人知道。

史敬思死了，李克用狼狽逃出了汴梁城，黑鴉軍之中，籠罩著一種異樣的沉鬱氣氛，沒有一個士兵，在臉上掛著笑容的。

汴梁城的城門緊閉，城頭上的守軍加强，黑鴉軍個個磨拳擦掌，只等一聲令下，便搶先攻城，自城中揪出朱溫，替十一太保報仇。

但是，李克用並沒有下令攻汴梁城，他只是醉得不省人事。

李克用不攻汴梁，全然是爲了他對大唐一片忠心，他是個何等忠烈之人，如今，能夠忍受著那樣痛苦，而不發兵攻打汴梁，由此可見他對大唐的忠心，實在是可表天日了。

*　*　*

兩匹馬馳到了大營之前，李存信和康君利翻身下馬，直趕營中，守營的將士，見是四太保和十二太保，自然不問。

雖然在黑暗中，但是他們兩人，卻也像是不知有多少人在注視他們一樣，在營火照耀之下，他們兩人的臉色，都顯得異樣地蒼白。

他們一直來到了李克用的帳外，帳外有幾個親兵守著，李存信和康君利兩個站定，康君利勉力鎮定心神道：「大王怎麼了？」

一個親兵道：「大王自昨晚至今，醒了三次，每次醒了，便叫要酒。」

李存信道：「待我去看看。」

衆親兵互望了一眼，李存信已大聲道：「父王，我和十二弟巡視回來，有些動靜要報知父王。」他一面叫，一面和康君利兩人，已然掀帳走了進去，衆親兵自然沒有阻攔。

才一進帳，便聞得酒氣衝天，帳中只點了一個火把，十分晦暗，李克用不但醉了，而且，他整個人，都像是浸在酒中一樣。

他抱住一個大皮袋，皮袋中的酒，隨著他的身子晃動，不斷的在溢出來，流了他一身，康君利走進帳來之後，一不小心，碰跌了一柄大刀，「嗆」地一聲響，李克用的鼾聲立止，竟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大叫道：「拿酒來！」

康君利忙道：「父王，酒在你懷中。」

李克用含糊應了一聲，身子一側，又倒了下去，就著皮袋嘴，大口喝著酒，酒倒有一大半，順著他的口角，淋了下來。

李存信和康君利二人看到了這等情形，卻是面面相覷，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下手才好。

康君利向前走了兩步，李克用又突然叫了起來，只聽得李克用叫道：「敬思，你血戰而死，存信、君利兩人無用，傳令斬首。」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一聽得李克用那樣叫法，剎那之間，不禁汗流浹背，僵住了一動也不敢動。明知軍中無戲言，李克用雖然叫嚷的是醉話，但是他的話，如被他人聽到了，一樣也是軍令。

幸而李克用醉得太甚，說話也含糊不清，軍帳之外，別無他人聽到，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呆立了半晌，各自抹去了額上大顆的汗珠，吁了一口氣，李克用那時，早已倒在氈上，鼾聲如雷了。

李存信躡手躡足，向前走了幾步，來到了李克用身邊，李克用恰好一個翻身，腰際那佩劍「噹」一聲，撞在長案的案腳上。

李存信又吃了一驚，一時之間，康君利在一旁，心頭怦怦亂跳。

康君利道：「四哥，快些，叫人發覺，便是不妙！」

李存信咬牙切齒，一橫心，雙手一拉，「啪」地一聲，便將劍帶拉斷，將李克用所佩的那柄寶劍握在手中，他連忙後退了幾步，掀起自己的戰袍，將李克用的長劍，藏在戰袍之中。

這時候，他由於神情緊張到了極點，臉色蒼白，冷汗直流，康君利捧起酒袋來，自己喝了兩口，又將酒袋遞給了李存信也喝了兩口。

熱辣辣的酒入了肚，才和緩了許多，掀開營帳，便向外走去。

營帳外的親兵，看到他們兩人出來，問道：「大王怎麼了？」

李存信一言不發，還是康君利敷衍了一句，道：「大王正在沉睡。」他一面說著，一面也急急向前走去。

軍營的親兵，雖然看出他們兩人神態有異，但是，他們兩人，一個是四太保，一個是十二太保，自然沒有截住他們來查問之理。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上了馬，策韁疾馳，轉眼之間，馳出了兩三里，兩人才鬆了一口氣，李存信道：「我們現在如何？」

康君利道：「到牧羊兒營中去，且說父王有令，著我們二人拿他審問。」

李存信皺著眉道：「他又未曾做過什麼錯事，父王如何要拿他審問？」

康君利眼珠轉動雙眉一揚，道：「你可曾記得，父王到汴梁赴宴之際，曾著他守住軍營重地，不可擅離，但是他卻帶了一千騎兵到汴梁城去。」

李存信道：「自然記得，可是，若不是他帶兵前去，父王早已死在汴梁城中了，如何還會怪他？」

康君利笑道：「四哥，你就是直心眼，這是我們清醒的人想法，父王現在，醉得糊裡糊塗，我們就說他醉中下令，勸牧羊兒就在我們帳中避一兩日，等父王酒醒了再去分辯，他定然不疑有他，那時便由我們擺佈了。」

他們兩人撥轉那馬頭，暫不回自己營地，逕向李存孝的軍營急馳去。轉眼之間，已見營火點點，軍營整齊，李克用麾下十三位太保，治軍各有所能，像李存信、康君利兩人，也全是能征慣戰，治軍極嚴的健將，但是看到了李存孝營中軍營之盛，他們也不禁自愧不如了。

他們策馳過了許多營帳，直來到了主帳之外，才翻身下馬。

只見四名偏將迎了上來一起行禮道：「末將參見四太保、十二太保。」

李存信疾聲道：「十三太保在麼？」

一位將官道：「適才巡軍歸來正在帳中。」

李存孝、康君利兩人，立時大踏步向前走了過去，那四名偏將，也不敢阻攔，兩人一進了營地，便叫道：「十三弟，十三弟。」只見李存孝自主帳中走了出來，他看到了李存孝和康君利兩人，不禁一呆，忙叫道：「四哥、十二哥，你們如何來了？」

李存信和康君利也不說話，來到了李存信的身邊，一人挽住了李存孝的一條手臂，康君利道：「十

三弟，有一件事，極其嚴重，且進帳說話。」

李存孝也不知他們弄什麼玄虛，但見兩人臉色沉重，是以只好跟著兩人走進了帳中。

一進了帳中，李存信一言不發，將李克用的佩劍，向案上一放，道：「十三弟，認識這柄劍麼？」

李存孝拿起劍「錚」聲，才將劍拔出一半，他臉色也變了一變，立時又將劍還入劍鞘中，道：「這是父王的佩劍。」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互望了一眼，並不出聲，李存孝忙問道：「你們帶著父王的佩劍，前來找我，究竟是爲了什麼？」

康君利和李存信兩人，都現出了爲難神色來，又故意支吾不語，李存孝連聲催問，康君利才長嘆了一聲道：「十三弟，父王怪你不守將令，擅離軍營重地，十分震怒，命我們前來拿問，以佩劍爲信，這太令我們二人爲難了。」

李存孝聽了，不禁呆了一呆，才苦笑道：「父王一定是醉了。」

李存信道：「是了，他醉得極甚，醉中模糊，只是怪你擅離軍營重地，卻未曾想到，上源驛火起，你實在是不能不點軍去營救的。」

康君利忙道：「自然是，我們也向父王這等說過，可是結果還不是捱了一頓打，依我看來，十三弟，不如先到四哥的營中，暫避一時，等一、二日，父王酒醒了，自然無事，就好分說了。」

李存孝坦然說道：「我問心無愧，何必躲避？」

李存信聽得李存孝不肯去，不禁一呆，忙向康君利使了一個眼色，康君利忙道：「十三弟，話不是那麼說，我們是兄弟，可以商量，父王若是命別人來時，你難道抗命不成？」

李存孝聽得康君利那麼說，心中也不禁一凜，出不了聲，李存信趁機又道：「父王正在盛怒中，擅違軍令，又是殺頭大罪，如何分說。」

李存孝嘆了一聲道：「好，那我就到四哥營中，暫且去躲一躲。」

李存信與康君利兩人互望了一眼，心中大喜，康君利道：「是啊，父王對你最寵愛，過上一兩天，等他酒醒了，自然也就沒有事。」

李存孝雙眉緊皺，暗嘆了一聲道：「但願如此，那就好了。」

李存信忙道：「請跟我們一起去。」

李存孝點著頭，三人一起出了營帳，叱喝親兵，牽過馬來，三人並轡直馳了出去。李存信的營地，就在十里遠近處，不消一個時辰，便已馳到，李存信將李存孝引到帳裡款待，康君利走了。

李存孝因爲父王怪責，心頭鬱悶，也沒有問康君利去了那裡，只是自顧自的喝酒，倒是李存信唯恐李存孝看出了破綻，只是陪著他說話。

康君利出去了約有半個時辰，便折了回來道：「十三弟，事情又有麻煩了。」

李存孝擲杯而起，道：「又怎麼了？我自己現在就去見父王，有罪領罪，也就是了。」

康君利和李存信兩人，嚇了一大跳，康君利忙道：「十三弟不必如此，我只是聽說，父王已知你在四哥的軍營之中，正著大哥、二哥前來捉你。」

李存孝呆了一呆，道：「那不是正好？」

康君利苦著了臉，道：「十三弟，你自然不打緊，就算父王醉酒未醒，衆兄弟還有不幫你講話的麼？可是我和四哥，卻又擔著不是了。」

李存孝道：「什麼不是？」

康君利道：「你想，父王命我和四哥前來捉你，在你未見父王之前，便是待罪之身，但我們卻又將你請到帳中款待，大哥、二哥來了，見到了這等情形，回去和父王說了，必然又是十數軍棍。」

李存孝發著呆道：「那麼，依你之見又如何？」

康君利佯裝著長嘆了一聲，道：「大哥、二哥就快來到，我看暫時不如委屈你一下，到鄰近的帳營去，由我們綁在柱上。」

李存孝雙眉陡的向上一揚，他還沒有說話，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已是臉色變了。

他們兩人心中懷著鬼胎，臉上神色大變，雖是極力掩飾，李存孝自然也是看到了。可是李存孝卻絕不知道他們兩人的心中，蘊藏著那麼多毒辣的陰謀。

他看到兩人的神色大變，還只當二人唯恐自己不答應，又令他們在父王之前受責。

是以李存孝雙眉一揚之後，嘆了一聲道：「也好，不必令你們兩人爲難吧。」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連望也不敢望向李存孝一眼，轉身便向外走去，李存孝跟在後面，不幾步，便來到另一個營帳之中。

只見那營帳之中，空無一物，只有兩根柱子，柱上有著鐵環，李存孝皺著眉，康君利乾笑著，道：「十三弟，委屈你了。」

李存孝雙手下垂，道：「不要緊，你們動手吧！」

李存信抓起李存孝一雙手，各

穿進鐵環之中，再以熟牛筋，將李存孝的雙手，綁了起來，綁好了之後，康君利則綁了李存孝雙腳。

李存孝皺著眉道：「這種情形，倒像是五馬分屍般了。」正說著，只聽得營帳中幾下馬嘶聲。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的臉色，又是一沉，立時向後退出兩三步，李存孝的心中，陡地起疑，道：「你們兩人究竟要幹什麼？」

李存孝大聲喝問，李存信的兩道濃眉，已然向上揚了起來，現出一副煞氣來，康君利卻臉色煞白，一個轉身，向外便走。

李存孝的心中更是大疑，厲聲喝道：「可是你們假傳父王旨意？」

此時，只聽得帳外的康君利，一聲大喝道：「加鞭！」

隨著康君利的那一下大喝聲，便是「刷刷」的馬鞭聲和健馬的急嘶聲。李存信陡的向後退了出去一步，厲聲道：「牧羊兒，你也風流夠了，今日你的氣勢已盡了。」

隨著李存信這猙獰之極的語聲，他身形一閃，也出了營帳之外。

李存孝到了這時候，眞正的心膽俱裂，再也想不到自己的兄弟，竟會對他做出那樣的事來，他發出了裂心撕肺的一下巨喝，手足一齊用力一掙！

那一掙，他是用盡了生平之力來掙扎，可是綁住他手足的，乃是浸過油的熟牛筋，李存孝的力道再大，又如何能掙得斷它？

這也是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早已計議好的，他們知道，他們縱使能騙得過李存孝於一時，但是，到了最後關頭，李存孝一定會發覺的。

於是，他們便想出了用熟牛筋來綁李存孝，但當他們爲李存孝綁牛筋的時候，李存孝仍未起疑。

李存孝用力一掙，直掙得鐵環亂顫，可是絲毫也未曾掙脫，他又發出了一下撕心裂肺的吼叫聲，再是一掙，這一次，他的大力，將兩根柱子生生掙斷。

但是他仍未能掙斷得束縛。

而這時，在帳外的康君利和李存信兩人，鐵青着臉，正在大聲叱喝。

這時候，他們其實不必大聲叱喝，因爲他們準備得十分妥當。五匹馬，套在那兩根柱子上，正在幾個親兵鞭策下，用力向外扯着，而柱子被李存孝掙斷之後，整個營帳也已塌了下來，將李存孝的身子完全裹住了，李存孝正在受那五馬分屍之刑。

但是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却還在不斷地大聲叱喝，那是因爲他們的心中，眞正感到了害怕，非藉着大聲叱喝來壯膽不可。

從察破李存信及康君利兩人的陰謀起，李存孝一共叫了四聲，那四聲，一聲比一聲凄厲，一聲比一聲激憤，李存孝的叫喊聲，引得營中的兵將，一齊圍了過來，滿臉驚疑，竊竊私議。

覆裹在營帳中的李存孝，在四下凄厲、激憤叫聲之後，便沒有了聲息，鮮血染滿了白色的帳篷頂，五匹健馬，仍然在外用力扯着，康君利和李存信的臉色，越來越青，可怕之極。

整個營地之中，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雖然四周聚滿了人，但是一點聲音也沒有。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眼看鮮血自帳下流出來，他們不由自主地喘着氣，李存信像是一頭瘋了的老虎，轉過身來，厲聲喝道：「你們看什麼？」

李存信的脾氣暴烈，經常大聲一喝，他的手下將士，立刻便低下頭去，可是這時候，却有幾名老將，各自反倒踏前一步。

李存孝發出那四下吼叫之聲，實在太驚心動魄了，像是有一柄刀子刺在每一個人的心頭一樣，令得各人的心頭都極其沉重，雖然看出李存信的臉色，本是不善，也要弄個明白。

那幾個長年征戰，在軍中地位極高的將軍，向前踏出了一步，一個顫聲道：「四太保，覆在帳下，受五馬分屍之人，是什麼人？」

李存信的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喝道：「是該死之人，你們快退下。」

其中一個將軍「颼」地拔出佩劍來，「嗤」的一劍，便向帳頂削去，劍尖刺了一個十字，將帳頂刺出了一個大孔來，他們看到了一張血肉模糊的臉。

他幾乎不是一張人的臉，臉上的每一根肌肉，都因爲痛苦而扭曲，似乎天地間的痛苦，都已集中在這一張的臉上，而這張臉，也終究承受不起那麼多的痛苦，他雙眼怒突，自他眼眶之中，滴出來是一絲絲的鮮血，他的眼珠已經凝止，痛苦也已經終結了。

但是，不管那張臉，因爲痛苦而扭曲得怎麼厲害，還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認得出來，那是勇冠三軍的十三太保，十三太保死了！

剎那之間，每個人的呼息，幾乎都停止了。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個人互相望着，他們也覺出四周圍的氣氛十分不對頭，而靜默只維持了極短的時間，四面八方，便爆炸也似的響起了駭人的呼嘯聲。

十三太保，十三太保，十三太保！

每個人都在呼嘯着，在前面的人，轉過身來，向後奔去，而在後

面的人，則向前湧來。

十三太保，十三太保！

每個人都在呼嘯着，他們看到了十三太保之死，那是無法令人相信的事，是以他們要不斷的呼叫起來，但又好像突然被人淋下了滾水的螞蟻一樣，亂奔亂走，口中發出近乎絕望的呼叫聲：十三太保，十三太保！

李存信大聲呼喝着，他想叫，是奉了父王之命，處死十三太保的。

可是，他根本無法令人靜了下來，他的呼叫聲，他平時極具威嚴的聲音，在這時候，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所有的人，像是全已着了魔一樣，根本不聽他的，只是奔走着，號叫着。

在雜亂之極的呼叫聲中，又傳來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驚駭不定的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連忙抬頭看。

只見十餘匹健馬正向營地之外，疾衝而去，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雖然在荒亂之中，但是也可以認得出，騎在馬上的，全是營中重要的人物，李存信麾下的大將。

李存信和康君利同時一怔，他們兩人也不約而同向外奔了出去。

沒有人爲他們牽馬過來，兵將在號叫着，搶天呼地，四太保和十二太保，忽然變成了全然沒有人注意的人物，他們兩人奔出了十來步，搶到了馬旁，翻身上馬，也疾馳而去。

當他們馳出營地時，看到先馳出去的十幾匹馬，是和他們分道而馳的，他們是馳向李克用的大帳去的，是以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他們要馳到汴梁城去。

他們兩人，一句話也不說，他們已經成功地實行了他們的陰謀，但是當李存孝死了之後，形成的那樣的結果，却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

他們誰都不想說話，馬在飛馳着，他們心中最恨的人已經除掉了，可是這時，他們兩人心中的悽惶，却是難以形容。他們只盼望快快衝進汴梁城去，四周圍的黑暗，就要將他們吞噬一樣。

他們身上冷透了，那是冷汗，他們拚命地在路上馳着，堂堂的四太保和十二太保，這時在黑夜中逃竄，像是兩頭老鼠。

* * *

十幾匹馬，衝近了李克用的大帳，守衛的兵士齊聲呼喝，十餘柄長矛疾刺而出，那十餘騎也勒定了馬，馬上的人，自鞍上滾了下來。

守營將士齊聲喝道：「擅闖大營，該當何罪？」

那十餘人下了馬，臉無人色，好一會，才有幾個人叫了起來，道：「稟告大王，十三太保已被五馬分屍了。」

守營的將士一聽，盡皆呆了，紛紛喝罵起來，但那十餘人，已直奔入李克用的大帳，混亂中，只見大太保、二太保、三太保從帳中走了出來，喝道：「大聲喧嘩，發生了什麼事？」

那十餘人中有七八個人，失魂落魄地號叫着，他們雖然不斷呼叫，但是根本沒有人聽出他們在叫些什麼，只有一個較老成的喘着氣大聲道：「十三太保，在四太保營中被五馬分屍而死。」

饒是大太保李嗣源，平日最鎮定，乍聽到了這個消息，也不禁站立發呆。

就在這時，只見李克用醉步跟蹌中也走了出來。

李克用睜着一隻怪眼道：「存孝兒！」

李嗣源忙過去扶住了李克用，那十餘人已一起跪在地上，哭了起來，李克用怒道：「做什麼？」

李嗣源道：「他們全是四弟營中的大將，據他們說，十三弟在四弟營中，被五馬分屍而死。」

李克用的身子，猛地一震，他的酒意也全被嚇醒了，在千軍萬馬之中，指揮若定的晉王李克用，額上沁出豆大的汗珠來，唇發抖，臉無人色，竟至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在一旁扶住了他的大太保、二太保急喝道：「快備馬，到四太保營帳去。」

營中上下聽到了這消息，本來已亂成一團，有的站着發呆，有的蹲着哭，有的雙手抱住了頭，有的團團轉，李嗣源叫了好幾聲，竟無人答應。

李嗣源自己，也是心亂如麻，他奔向一名蹲在地上的牙將，一腳踢了出去喝道：「叫你去備馬，你爲何不去，快去。」

那牙將號哭而起，奔了開去，轉眼之間，已有十餘名親兵，牽着健馬，奔了過來，李嗣源忙道：「父王，請上馬。」

李克用平日何等有決斷的人，可是此際，却是茫無頭緒的張大了口，傻兮兮似的，問道：「上何處去？」

李嗣源心如刀割道：「到四弟營中去，去看個究竟，傳言未必可信。」

正在紛擾之間，只見一彪軍馬，疾馳而來，爲首四員大將，正是五太保、六太保、七太保、八太保，征剿賊兵回來。

四人還不知營中發生了什麼事，只見亂成了一團，不禁大吃一驚，直衝了過來，也不及下馬，便齊聲問道：「大哥，發生了什麼

事？」

李嗣源道：「十三弟可能遭意外，快跟我來。」

直到這時，李克用才從極度悲痛中，定下神來，大喝一聲，伸手便向腰間去取佩劍，準備拔出來揮舞一番，以洩心頭的驚怒，可是伸手一摸，却摸了個空。

他這一驚，更令他目瞪口呆，忙喝道：「是誰偷了我的佩劍？」

衆太保面面相覷，無人答應。

事實上，李克用這一問，也全屬多餘，各太保才從外地回來，如何能偷了他的寶劍，經常出入大帳的只有四太保及十二太保、十三太保三人。

李克用又是一聲狂吼，飛身上馬，兩腿一夾，那馬兒一聲急嘶，已向前疾衝而出，衆太保跟在後面，來至營中報訊的一干大將，也上了馬，一行人向着四太保李存信的營地，疾馳而去。

亂了這麼久，又是一輪急馳，到了李存信的營地，已是天色將明時分，偏偏天色極其陰霾，黑得一點光也沒有，老遠看到了點點營火，李克用已經大叫了起來，一行人衝進了營中，只見營中的兵將，個個呆如木鷄，簡直是泥塑木雕一樣。

大太保、二太保自馬上飛身而下，直撲到兩個牙將的身前，喝道：「十三太保何在？」

那兩個牙將伸手一指，大太保、二太保連忙轉身過去，衆人也策着馬，一起到了那座已經倒了的營帳面前。

恰好在此際，天際響起了陣陣的雷聲，接連幾下閃電，將眼前的景象，照得通明，所有趕到營帳旁的人，都看到了十三太保，飛虎將軍李存孝的慘死之狀，也人人都呆住了，出不了聲。

不知過了多久，才聽得李克用撕心裂肺叫道：「兩名叛賊，去了何處？」

幾個四太保麾下的將官，俯伏地上道：「啓稟大王，四太保、十二太保，兩騎投往汴梁而去。」

李克用焦雷也似的大喝一聲：「追！」

隨着那一聲大喝，他只覺得心頭一陣劇痛，「哇」地一聲，一口鮮血，已疾噴了出來了。

* * *

天色朦朧將明，李存孝和康君利，也已趕到了汴梁城下，只見城門緊閉，城門之上，人影幢幢，李存信勒定了馬，叫喊道：「守城軍士聽着，我是四太保李存信，請朱大人開城相納。」

李存信叫了兩三聲，只見城頭上亮起了十來支極大的火把，不少將兵，擁簇着一個人，來到了城樓之上，居高而下望來。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抬頭望去，看着被衆人簇擁着的那人相貌醜陋的人，正是朱溫。

兩人心中不禁一喜，齊聲叫道：「朱大人。」

只聽得朱溫笑道：「恭喜兩位已除去眼中釘，自然可以飛黃騰達了。」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一呆，他們剛殺了十三太保李存孝，便兼程趕來，只不過略爲繞了趟小路，却不料朱溫已經得到了消息。

他們自然知道，朱溫用重金收買了奸細，李克用的營中發生了這麼大的事，自然知曉，早已用飛鴿傳書，報知了朱溫。

朱溫也早已料到，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必會投向汴梁來，是以他才在城頭之上的。

這時，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略一呆，李存信道：「朱大人好快的消息，請朱大人快開城門，我們兩人特來相投。」

朱溫却並不下令開城門，仍然「呵呵」不斷的笑着，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一時之間，都弄不明白朱溫那樣笑是什麼意思，只急得面面相覷。

朱溫笑了好一會，才道：「你們兩人，還是快逃吧，我看李克用已知道你們的事了。」

李存信大驚道：「朱大人，你曾說過我們有事，可來求救！」

朱溫「嘿」地一聲道：「養不熟的賊胡兒，李克用待你們夠好的了，你們尚要做出這樣的事來，射！」

他一個「射」字才出口，只聽得弓弦聲，不絕於耳，城頭箭下如雨。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再也想不到，他們來投靠，朱溫竟會閉門不納。

實際上，這是他們兩人有勇無謀，試想，朱溫是何等老奸巨滑之人，若能容納他們兩人，才是奇事了。

城頭上箭如雨下，不得不勒馬向後退，他們兩人一面向後退，一面破口大罵，可是朱溫只是在城頭上，呵呵大笑。

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自然是一等一的勇將，但是他們兩人單人匹馬，要想攻進汴梁城去，自然也不可能，罵了半晌，康君利急道：「四哥，我們不能在這裡躭擱太久，若是父王派人追上來，必知我們在此。」李存信一想，心頭也不免吃驚，可是此際，頗有天地雖大無處容身之感。

他們兩人催着馬，又向前馳出三四里，到了一條岔路口之上，勒定了馬，李存信不由自主，喘着氣

道：「十二弟，我們到哪裡去？」

康君利眼珠轉動，道：「四哥，事到如今，我們總得要到什麼地方去，借一彪軍馬才能存身。」

李存信苦笑道：「何處有軍馬可借？」

四下雖然無人，但是康君利的聲音，還是十分低沉，道：「距此不遠，一個小土城中，有黃巢部下的幾千軍馬在。」

康君利才說到這裡，就住了口，李存信也爲之臉色一變，因爲他明白康君利的意思，竟是要他前去投奔黃巢了，李存信半晌不語，康君利催促道：「四哥，事到如今，還顧得什麼？」

李存信一咬牙道：「好，去！」

兩人撥轉馬頭，便向前馳了去。

這時候，另有九匹駿馬，離岔路口也不遠了，這九匹駿馬，是從李存信營地馳出來的，九匹駿馬，全是李克用的大將，自大太保至十一太保全在馬上。

李克用十三位太保，史敬思戰死汴梁城，李存孝慘遭殺害，李存信、康君利逃走，餘下的九位太保，這時帶着極沉重的心情，追了上來。

他們追到了三岔路口，三太保翻身下馬，看看路上的蹄印，直起身子。

三太保在直起身來之後，臉上神色，驚疑不定，道：「從蹄印看來，他們像是向北去了。」

大太保道：「向北去了，又有何奇？」

三太保沉聲道：「北邊不遠之處，有巢賊一股殘餘部在，他們兩人……」

三太保祇說到這裡，便住了口，他雖然未曾再說下去，但是人人都知道他想說什麼，幾個性急的，也是怒容滿臉，大太保最忠厚，他道：「不致於吧！」

二太保道：「我們追上去看看。」

九匹駿馬，又向前疾馳而去，那條岔路越通向前，越荒涼，沿途皆是荒廢了的村子，馳出了半個多時辰，只見前面是一個高大的土阜，光禿禿的黃崗子，在陰霾的天氣下看來，更覺荒涼，在那土阜之上，停着兩匹馬，却不見有人。

九騎疾馳而來，到了土阜之下，九個人心中，都極其緊張，因爲他們也認出，那兩匹馬正是軍中的良馬，說不定就在這裡，就能碰上李存信和康君利。

九位太保到了土阜，大太保揚聲叫道：「四弟、十二弟，你們在麼？」

他一連叫了三四聲，土阜上並沒有聲音，四野一片寂靜，九太保道：「衝上去看看！」

九太保一面叫一面已衝了上去，可是他才衝了幾步，土阜上一塊大石之後，突然响起了一聲大喝，李存信已經站了起來喝道：「別上來！」

九太保略停了一停，大太保李嗣源已大踏步走上來道：「四弟、十二弟，快跟我回去見父王。」

李存信手一振，「錚」地一聲响，已將佩劍掣在手中，厲聲道：「我們回去，還會有命麼？若是逼人太甚，唯有一拚。」

大太保李嗣源的心中，實在難過之極，他在率衆兄弟追上來之時已經知道，兩人絕不容易跟他回去的，但是他也決計不想兄弟相殘！

可是如今看了這情形，只怕不動手，也是不行的了。

大太保站在土阜下發呆，李存信額上青筋暴現，雙目圓睜，土阜下六太保、七太保，齊聲大喝：「你們兩人，害了十三弟，如今還想發狠麼？你不回去，我們就捉你回去。」

他們兩人一面叫，一面挺着兵刃，直衝了上來，李存信一看到兩人衝了上來，像是瘋子一樣，大聲呼喝着，衝了出來，立時相鬥在一起，那金鐵交鳴之聲，聽來特別驚心動魄，因爲兵刃是握在原來稱兄道弟的人手中。

兵刃一交，李存信突然一縮手，收回劍來，六、七兩位太保，挺劍相刺，四太保在衆兄弟之中，本就勇猛無匹，再加上這時，他是困獸之鬥，更是出劍狠毒，全然不念兄弟手足之情。

六、七兩位太保才一出劍，李存信一側身，避開兩人的攻勢，手中長劍，斜斜攻出，「嗤」地一聲，劍光已在六太保肩上掠過，鮮血四濺，在土阜下的衆人，一看到三人動起手來，心情已是大爲緊張。

等到六太保鮮血濺出，各人心頭更是大爲震動，二太保疾聲道：「大哥，我們怎能不動手？」

大太保心情沉重到極點，他深深吸了一口氣道：「衝上去！」他自己也掣出劍來，七個人齊向上衝了上去，只見另一塊大石旁之後，康君利轉身便向土阜之下飛奔而去。

三太保眼快，疾撲了上去，康君利只得回身擋了一劍，三太保李存勗的利劍，已向他的腰際刺了進去，李存勗呆站着不動。

那一邊，李存信瘋也似的，仍在揮劍格擋，但是身上已帶了好幾處傷，大太保屢次喝他停手，他却是充耳不聞。

他越是戰，身上的傷越是多，他的劍也越狠。

衆人已無法容情，終於，大太保和二太保的劍，刺進他的胸口，

刹那間，一切都靜止了。

就在這時大雨傾盆而下，九位太保，每一個都站着不動，任由雨水自他們的身上澆了下來。

他們每一個人都不想動，他們的心情實在太沉重了，當他們在沙陀誓師出發之際，十三位兄弟，站在晉王的身後，何等威武，何等融洽，但是現在，征剿賊兵，大功已快告成，却落得如此的結果。

雨仍不斷的下着，雨水打在李存信和康君利兩人的屍體上，血和雨水，向外淌着，滙成一道血流，流向高阜之下，一直的流着。

天色像是越來越陰暗了。

在土阜上的幾位太保仍然一動也不動地站着。

* * *

不知多少年過去了，黃巢之亂，早已平定了，長安城中，又是昔日的繁華，到了晚上，燈火處處，行人如鯽，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

在一個竹棚子裡，一位說書先生，一面抹着汗，一面拍着驚堂木，扯直了喉嚨道：「那十三太保李存孝，乃是天上的鐵石精下凡，想那五匹馬，如何扯得他動，但就在此時，上界天將天兵出現，大喝一聲，李存孝自知期限已至，遂被五馬分屍而死，李存孝一死，天降大雨，人神共憤，凡間的人那有這種神力，可知十三太保李存孝，眞是上界神仙下凡……」

說書先生口沫橫飛，在竹棚的後面，一個婦人牽着一個六、七歲大的孩子，站了起來，默默的向外走去，那孩子還在不依，道：「娘，再聽一會，十三太保是天上神仙。」

那少婦搖着頭道：「不，他不是神仙，他和普通人一樣，沒有什麼不同。」

孩童仰頭望着他的母親，雖然時間過去了很多年，但是那婦人的臉上，還有着當年長安城中少女翠燕的影子。

她自然知道李存孝也是凡人，因爲她不會忘記李存孝那一晚在她的家避難的情形。

十三太保故事筆走至此，也暫告一段落了。

（全文完）

俠義奇情短篇故事／金戈・文　可飛・圖

熱血挽狂瀾



一二、

大智大勇　捨臂取義

一位老人家大約六十多歲，衣着平常，很少與人交談，舉止行動也看不出有什麼出奇之處。

黎明堂悄悄跟踪了五天，興趣越來越大，這個老頭子表面上與常人無異，如果有耐性跟着，最好躲在暗處裡看，他所做的事會令你莫名其妙。

釣魚本來是很普通的事，但是這老頭子將釣得的魚又擲回水中去。

黎明堂第一次見到了，當然奇怪，心內想這老頭子大概不喜歡這種魚所以丟了，三個時辰了，他先後抛去十餘條魚，五天中他一直沒有改變。

第六天老頭子不釣魚了，施施然的趕到西山獨自坐在石上，望着前面的瀑布足足一整天，直到太陽落山他才站了起來優哉悠哉的走回家中。

一直跟了十五天，黎明堂再也忍不住了，恭恭敬敬作個揖問道：「老人家，打擾了。」

「嗯！」老頭子只用鼻子哼了一聲算是答禮了。

這反應不算熱烈，黎明堂心內暗自有了主意，本想打退堂鼓，但想到十五天來的辛苦，挨乾糧，喝泉水不要緊，還要像做賊的一樣跟在後面，煩悶、無聊，結果仍是個莫名其妙。黎明堂暗自吸了一口氣，鼓起勇氣道：「晚輩請教老人家幾個問題。」

「講！」老頭子面無表情，只簡單的吐出一個字。

這回黎明堂比較放心，老頭子總算沒有拒人於千里之外，語氣冷淡可能只是他的習慣，這種人往往是外冷內熱，只要合了意，甚至可以為你賣命。

放心是放心，但是怎麼個問法？人家的生活習慣又如何開口？黎明堂為難了好半天，最後還是問了，他硬起了頭皮道：「老人家，我跟了你十五天，釣得了魚又將魚放生，觀瀑看山等等，我想其中必有深意，晚輩生性愚魯，一時又想不透，所以只好厚顏請教。」

老頭子鎮定如恒，臉色平靜，神態安逸，聽了黎明堂的話，只淡淡一笑道：「多想想吧，半年後仍然未想透，再來問，我才告訴你。」

「晚輩可否請教老人家姓氏也好稱呼。」黎明堂恭敬的問道。

「到時一並說好了。」老頭淡淡道。

黎明堂不敢多事擾他，深深的作了一揖，告辭道：「晚輩就此告辭！」轉身走開。

說起這位黎明堂，雖然年紀只有十七、八歲，却習得一身上乘的好武功，自幼拜在鐵翅神鷹南宮遠門下，八載習功，已將南宮遠一身絕學全部學會了，就只差是火候尚未夠，雖然如此，在江湖上也不容易吃虧。

本來他已出師可以到江湖上歷練，但黎明堂生性淡泊，對於武林中的血腥生涯從師父叙述中時有所聞，內心也就厭倦那種仇殺無止的日子。

他祖居北京，數代營商，雖不能說是富豪之家，却也生活寬裕無憂柴米油鹽衣着，所以平日練武之外，遊山玩水，倒也自由自在。

想不到偶然碰到這位老人家，做事令人許多不明白之處，好奇的他花了半月工夫追查眞相，誰知仍然空忙一場得不到結果。

他悶悶的回家暗自思索，這老頭子究竟是何許人也，他做的事若非瘋子所為，一定有他的道理，他既然叫自己好好的想上半年，或許自有深意也說不定。

無論如何總是無法得到結果，只好放下待慢慢的思索或請教其他高明了。

突然，黎明堂想到了師父，十五日為着一念之奇，未去拜望師父，今日有空應該去看看他老人家。

北京是一座古老城市，外表樸實幽靜。鐵翅神鷹南宮遠與獨生愛女南宮芳芳住在天橋不遠的清泉胡同，單獨的院落地方夠大，老人家除練武之外還讀書寫字。南宮芳芳承歡膝下，閒來種種花，父女二人倒也逍遙自在。

黎明堂一路走，眼前又浮現出師姊南宮芳芳的俏麗影子，十五天不是一個很短的日子，要不是怪老頭的事躭誤了，決不會那麼久才來。

說起這位南宮芳芳，雖然比黎明堂大三個月，但已將她父親一身武藝全都練會了，只差幾分火候就有青出於藍勝於藍之勢，黎明堂大部份武功還是由這位師姊代師父授與，所以二人情感比普通師兄弟强得多。

黎明堂脚下加快，心內暗罵自己混蛋，師父與師姊二人在北京沒有什麼親人，只有我這個徒弟，可說是一家人，怎可如此疏忽這麼多日子未來看看他老人家。

突然一道勁氣襲到，事先是毫無徵兆，剛感覺到已經危機一瞬，刀光已刺上肌膚了。

好個黎明堂臨危不亂，胸腹陡地縮進五寸，堪堪避過刀鋒，背後又有兩道勁風襲到，黎明堂脚尖輕點，身形橫竄出去，饒是他身手了得，胸前背後衣襟已被劃開了三道口子，差點就有被開膛破肚的危險。

偷襲他的人大概想不到他有此好身手，輕「噫」了聲，又各悶聲不响地全力追殺。

黎明堂連連閃避，一面大叫道：「各位朋友，你們別認錯了人，在下黎明堂，從未在江湖上走動，沒得罪過朋友，你們弄錯了吧！」

颼颼颼，刀風急勁，完全是要命的招式。

黎明堂又氣又急，一連遇險招，只要稍有疏忽，立有性命之危，要是這樣不明不白的給人殺了，那才寃枉透頂了，當下無暇多想先脫險再說。

「颼！」急險中，黎明堂雙脚疾蹬，身形在刀光中向上疾射，雙臂疾揚，凌空掠開三丈。定睛看時，偷襲的是三名中年漢子，以前從未見過。

三人連番失手，似乎大感詫異，彼此又望了一眼，立刻又合圍了上來，決定要黎明堂的性命。

「三位，你們一定是弄錯了，在下雖然跟師父鐵翅神鷹南宮遠學過幾手武功，但從沒與江湖朋友有過節，別因一時誤會引起仇殺，無論是誰受傷，那時眞個難以收場，反正我在北京居住，又不會逃走，你只要看清楚，可以隨時找我。」

黎明堂大聲道。

其中一位漢子似乎意動，向另一名高瘦漢子道：「快嘴張三，你怎麼說？」

「這個人的話也能信？那是自討苦吃，將他撂倒算啦，別中了他緩兵之計，上吧！」高瘦子說罷，滿面殺氣往場中走來。

黎明堂暗暗叫苦不迭，這明明是個誤會，對方却將自己當作仇人，出手又毒又辣，自己却不能施展毒手，萬一受傷又如何是好呢？

「着！」高瘦漢子大叫聲中，揉身而上，其餘二人也由後包抄而上，三人全是使用牛角刀，近身搏鬥十分合用。

黎明堂心意急轉，看情形只有出手擊退三人才可以脫身，想和他們說理已是行不通了。

心內有了主意再不退避。黎明堂身形微頓，右手突發，一掌擊中快嘴張三寸關大穴，右脚反踢，將高個瘦子踢得飛了起來。

他們想不到黎明堂如此了得，只一招已將二人打退，另一人大駭，驚得呆了，忘了動手。

黎明堂微微一笑，輕輕在臉上拍了兩下，平和道：「回去好好的想，我是否你們要找的人，萬一放走了仇人，那時才寃枉呢。」

快嘴張三突然叫道：「惡賊，你別做戲，這一套我們早已領教多了，不會再上當，要就是今天殺了我們，否則，你只好回去等人收拾了。」

黎明堂眞個被罵得莫名其妙，他完全不清楚眞相，今天手下留情，對方還說這是陰謀詭計，難道非殺了他們三人才算結果麼！

「我們走吧！」高瘦漢子恨恨的望了黎明堂一眼，立即招呼另外二人，轉身便走。

黎明堂茫然的望着三人的背影消失在前面轉角之處，呆立原處像木頭人一般，不言不動。

正當他心思紊亂疑惑莫解之際，左肩突然給人拍了一下。

黎明堂大驚，整個人像觸電似的猛然跳了起來，急忙定眼看時，一位明艷的少女亭亭玉立站在面前，似笑非笑地望着黎明堂。

「師姊，是妳？」黎明堂叫道。

「失魂落魄的站在這兒幹什麼呀！」南宮芳芳笑問道。

「嘿！」黎明堂眞不知如何答。一連串的怪事簡直莫名其妙，連他自己仍然是一頭霧水，所以師姊一問，無法回答半個字。

這是從未有的事，南宮芳芳不由驚訝萬分，師弟一向敦厚純樸，對自己的話唯命是從，今日出口動問，他竟會訥訥說不出話，豈非是天大的怪事。

沉吟半晌，這位靈心慧性的少女按下性子輕聲問道：「莫非出了什麼事？」

「我不知如何說好。」黎明堂自己感到一片茫然。

「你現在是否想到我那兒去？」南宮芳芳出聲問道。

「我正是想去探望師父同師姊。」黎明堂道。

「那麼走吧。」南宮芳芳說時立即轉身回頭就走。

這是她聰明的地方，看黎明堂的神情，一定發生了不尋常的事故，而且他足足有十五天未來過，今天竟然會像中邪似的站在大路上想心事，可想而知，他內心的困擾，必然是非同小可。

本來她是出來買點東西的，此時只好放開一邊回去弄清楚到底是什麼回事，在路上有很多不方便，南宮芳芳雖沒在江湖闖過，但他父親往常的經驗，聽得多了，所以處事也比常人老到穩定。

兩人默默在路上走，沒有說一句話。

好半晌，黎明堂定下了心神才急急問道：「師父他老人家好吧？」

「好！」最簡短的答覆只說出一個字，再也沒有下文。南宮芳芳神色肅穆只管走路。

黎明堂不敢多言，只好悶聲不响的跟在她後面走着。

這段路很近，再走一條街道就到了。

二人各想各的心事往前疾走。

轉角處，就可以看到清泉胡同的入口處。

突然，南宮芳芳眼角瞟處，看到前面大樹後面躲着兩個人，手中握着黑黝黝的鐵筒，全神貫注望自己門口，所以沒看到後面有人來。

南宮芳芳不由大驚，自己看到的只有一個方向，另外還埋伏有多少人，暫時還不知道，看來是對付自己一家人，要不是在大路上碰上師弟提早趕回來，那時可糟透了，現在雖然發覺到，仍然未明底細，將是怎麼一個後果，仍然無法預料。

黎明堂也發覺情況有變，立刻貼在牆上，不敢露出身形。

南宮芳芳秀眉深鎖，她自然知道這種江湖上的仇殺，祇要惹上了就會無休無止。今日既然發生了，也祇好出手制服這批殺手，解救目前的困境，然後再謀對策。

講理已經是不切實際，而且眼前之事極端危急，如他父親這時出門，猝不及防之下祇怕會遭到了致命的暗算。

南宮芳芳把手一指左右，自己立刻躡手躡足往前走，見黎明堂已由左面牆轉出，當下不敢怠慢，蓮足輕點，嬌軀凌空飛起，早已掠至樹上，那兩名狙殺手剛發覺情況有變，還未回過頭來，南宮芳芳的纖手疾拍，狙殺手連人影都未看清楚就倒在地上了。

二人手中的小鐵筒不知是甚麼厲害的暗器，南宮芳芳伸手取下，小心用手帕包好放在懷中，立刻又往左邊掠去，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又制服了三名狙殺手。

黎明堂像一陣風捲到，見師姊已將狙殺手全部制服，心內越發欽佩，這位師姊功夫越來越俊，自己還差得遠哩。

「我們進去吧。」南宮芳芳關心父親，招呼一聲立刻越牆而過，黎明堂也跟着。

「是芳芳嗎？」廳內傳來了老師父的聲音。

「爹爹，你沒事吧？」南宮芳芳焦急的問道。

「師父你好嗎？」黎明堂叫道。

「沒有事，你們進來吧！」老師父的聲音平淡而穩定，毫無不妥之處。

黎明堂一進大廳，見到了師父像往常一樣，神態安詳平和，含笑望着二人。

「師父！」黎明堂急忙拜倒地上。

「起來吧，這半個月大概發現了甚麼稀奇古怪的事吧。」鐵翅神

鷹南宮遠望着徒弟含笑道。

「爹爹，我們門外埋伏了七個狙殺手。」南宮芳芳急忙道。

「我知道，正想以靜制動，剛巧你們趕回來，不知那方面人？」南宮遠原來早已發覺。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們眞個盛氣凌人，我們也要拚個明白。」南宮芳芳恨聲道。

「到時再說吧，明堂，還是說說你的事。」鐵翅神鷹南宮遠心平氣和的道。

「我眞不知如何說好。」黎明堂想起最近的事故，自己都莫名其妙，說出來又如何令人相信。

「沒關係，你先說出來，我或者可以了解一二，無論甚麼怪事，師父決不會笑你就是。」南宮遠緩緩的道。

「師弟先說吧，事在緊急，如果待會有强敵來臨時，我們就有得忙了，在這裏，還有甚麼顧忌？」南宮芳芳也出言鼓勵。

黎明堂當然要說，他碰到這樣的怪事，一般人自然不容易接受，像南宮家裏的人一生在江湖上闖，可說是見多識廣，而且又是自己的授業恩師，還有甚麼不能說的。當下毫不隱瞞，一五一十由頭到尾細說分明。

鐵翅神鷹南宮遠臉色平靜地聽徒弟一五一十說出經過，心內反覆思忖。武林中許多奇人，可有這形象的，在莽莽江湖上，不爲人知的奇人異士當然有很多，他這種行動似有深意，又好像是一時遊戲，看來日後必有下文，決不會就此算了。

今天，這些突其如來的狙殺手是否與那位怪人有關係，暫時尚不知曉，鐵翅神鷹四個字在江湖也算得上是塊金漆招牌，對方施用武力，那倒要試試看，二十年未出江湖，是否客人欺上門來。

「師弟，你就在這兒吃晚飯吧。」南宮芳芳見氣氛相當沉悶，立刻出言詢問。

黎明堂點點頭。

「好，丫頭，弄幾個下酒的菜，我與明堂喝幾杯，其他的事暫且別理，不必自己嚇自己，說不定甚麼事也沒有，祇是庸人自擾了，那才是笑話。」鐵翅神鷹南宮遠似乎拋開了一切煩惱，臉上頓顯露歡愉的笑容。

片刻之間疑慮與不快全部拋到九霄雲外，酒香與歡笑在廳內盪漾……

「明堂，你應該到外邊走走也可增廣見聞，老是呆在北京城沒有甚麼意思。」鐵翅神鷹南宮遠含笑道。

「我也想出去看看，祇是沒有目標，茫然不知何往，大江南北，關內關外，究竟到那裏去，一時還沒有固定目標，所以呆在北京混日子，也可看看你老人家。」黎明堂說出了自己的心意。

「下月有件事，你不妨與芳芳一齊去辦。」鐵翅神鷹南宮遠含笑道。

「是。」黎明堂恭聲回答，內心不禁卜卜的跳，師父說要自己伴着師姐辦事，看情形似乎在遠地，這意思很明顯，師父同意師姊下嫁，這是何等重大的喜訊，黎明堂感到高興自不必說，臉上熱烘烘的，想來必定已經紅了。

「哈哈，我們乾一杯。」南宮遠興趣越來越好，頻頻乾杯！

「你已經喝了不少，還是吃飯吧，菜都涼了啦。」南宮芳芳嬌聲道。

「丫頭眞是的，這點酒算得甚麼，別管我，會喝酒的人，根本不在乎吃飯，菜涼了有甚麼關係。」南宮遠笑道。

南宮芳芳正想再說時。

「砰砰……」大門口傳來了震天價響聲。

「甚麼人？」南宮遠大聲喝問，聲音中貫足內家眞氣，頓時有如晴天霹靂，直震得屋頂嗡嗡作響。

「南宮老頭，快出來送死！」門外說話的人，充滿了輕蔑與驕傲。

「讓我去看看。」南宮芳芳心內大怒，對方欺人太甚，竟敢貿然上門出聲辱罵，決心出去給他們個厲害。

「我去。」黎明堂即時已走出去。

南宮遠沒有阻攔，反正事情要解決，誰出門也是一樣。

黎明堂一拉門定眼看時，門口已站滿了人，高高矮矮二十來個，其中還有三位高手，在武林中有極大聲譽。

雪狐阮磊、天目神君侯蔭及斷魂掌柳青峯，任何一位在武林中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今天竟然親自前來，可想而知定然是件非同不可的大事情。

黎明堂認出是他們，心神大震，本要抱着拚到底的決心，現在也無法硬得起來，祇好退在一旁，任由他們大模大樣走進門。

以他們的武功本可以施展輕功越牆而入，或者破門衝進，如今敲門叫喚，看來他們對鐵翅神鷹南宮遠這字號仍然是不敢輕視。

「哈哈哈……」鐵翅神鷹南宮遠快步走出，朗聲道：「今天是甚麼風，將幾位貴客吹來！」

「嘿嘿，我們幾塊老骨頭給老哥賀喜來了啦。」雪狐阮磊首先發話。

「賀喜來的？」鐵翅神鷹南宮遠

一頭霧水，一時不清楚對方意思，愕然望着大家。

「大丈夫敢作敢爲，又何必畏尾畏首裝模作樣！」斷魂掌柳青峯冷冷的道。

「你們幾位聲勢洶洶，說話又吞吞吐吐，我究竟做了甚麼罪大惡極的事，何不爽爽快快指出！」鐵翅神鷹南宮遠實在光火了，怒聲的責問道。

「嘿嘿，南宮遠威震江湖，大概是仗着無人能敵的武功胡作胡爲，待我來領教領教！」斷魂掌柳青峯說時緩步走了出來指名挑戰。

南宮遠心內更怒，忖想這幾人一向自認爲天下第一，江湖上有名的響噹噹的高手，他們必然想辦法壓低人家心中才舒服，今日來此不外這個目的。好吧！既然如此還要甚麼客氣，叫他試試鐵翅神鷹是否是那樣好欺負的人。

斷魂掌柳青峯見南宮遠低頭沉思沒有回答，以爲他膽怯害怕，當下更得意的益發不可一世，道：「祇要你能改過自新，保證以後不做壞事，我們也不爲已甚，做這趕盡殺絕之事。」

「哈哈哈……」鐵翅神鷹南宮遠修養好也無法忍受如此的侮辱，放聲狂笑了起來，這笑聲顯示了他的內功深厚，功力稍差的人已經忍受不住而露出痛苦神色。

雪狐阮磊、天目神君侯蔭及斷魂掌柳青峯三人依着人多勢衆，洋洋得意，盛氣凌人。如今南宮遠露了這一手內功實在是深不可測，看來這老傢伙一身武功的確非比尋常，今日之戰勝負難以預料的。

笑聲足足有半盞茶時分倏然收住，南宮遠神色肅穆，顯然已動了眞火，他緩步走出決定與對方每個高手交手，他們實在欺人太甚。

斷魂掌柳青峯心中暗想：自己掌上功夫已有五十年以上火候，縱橫江湖未逢敵手，今日叫你老兒知道厲害，當下凝神待敵。

鐵翅神鷹南宮遠面對强敵不敢大意，便將心內怒火壓下，抱元守一。見對方神態緊張久久不敢出手，當下平靜的道：「出手吧！」

「好。」斷魂掌柳青峯窺隙進擊，見對方門戶守得極緊，簡直無懈可擊，這時一出聲體內眞氣即有漏洞，當下一招「動搖山岳」全力擊出。

鐵翅神鷹南宮遠也是個武學大家，知道對方心意，暗自冷笑，當下毫不退讓，右掌一翻迎將上去。

這下全是碰硬，拚內力，「砰！」地聲響，二人身形絲毫未動，看來不相上下，未分勝負！

但是，斷魂掌柳青峯手臂發麻，雖然未至於動彈不得，以他一生苦練掌力竟有此感受，那可想而知對方內力到了何等深厚地步！

俗語說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斷魂掌柳青峯測出對方掌力雄厚，內力深湛，當下改變了戰略，施展斷魂掌絕招，想以招式取勝。

鐵翅神鷹南宮遠抱元守一，見招拆招，見式破式，從容應付，神態輕鬆已極。

斷魂掌柳青峯三十年來橫行大江南北，會過多少高手，今天碰到了南宮遠，施展渾身解數連半點便宜也得不到，心內暗暗震駭不已！

五十招過去，仍然是個不勝不敗之局，這還是鐵翅神鷹南宮遠心存厚道，斷魂掌柳青峯成名不易，雖然心胸較窄，生平作風還算過得去，所以祇希望他能知難而退也就算了！

但是，斷魂掌柳青峯心內怒火愈來愈甚，他以爲南宮遠存心侮辱，比殺了他還難過。當下全力施爲，將斷魂掌中狠辣招式全施了出來，最後連防守都不用了，頓時威力大增，鐵翅神鷹南宮遠也吃不住勁！

颼颼颼「判官索命」、「奈何橋畔」及「輪迴六道」三大絕招連環施出，漫天掌影往前罩去。

鐵翅神鷹南宮遠大怒，對方不知好歹，自己一再相讓，竟然施展如此辣手，當下一咬牙，雙腳疾蹬，身形如脫箭之矢，衝霄飛起。

「神鷹展翅！」天目神君侯蔭驚叫了起來。

「不好！」雪狐阮磊大喝。

原來南宮遠危急中已施出生平絕學——神鷹展翅，天目神君雙眼大異常人，首先驚叫了起來。雪狐阮磊久走江湖，自然知道南宮遠一身絕學，神鷹展翅是南宮遠成名六大絕招之一，施展開來當眞是非同小可，威力絕倫。

這一招施出，南宮遠身形已凌空飛起五丈，方圓七丈全在威力籠罩之下，無論往那方逃，都無法避開那威力絕倫的凌空一擊之勢。

斷魂掌柳青峯大驚，全身暴縮，像一團肉團翻翻滾滾，在地面轉動，雙掌疾拍將全身重穴護住。

「殺！」南宮遠暴喝一聲，身形如流星墮地，鐵掌挾雷霆萬鈞之勢一擊，當眞是威不可當。

「砰！」的一聲大响，斷魂掌柳青峯整個人給打得飛了起來，口中鮮血狂噴，直落在兩丈開外，人已昏死過去，看來已受到重傷。

鐵翅神鷹南宮遠二十年韜光養晦，武功已達到了歸眞反璞的境界，本不願與人爭鬥，斷魂掌柳青峯一再相逼，不得已才施出了絕學，雖只用了七成功力，仍然不容忽視，重創斷魂掌！

「好！」天目神君侯蔭見雪狐去察看斷魂掌柳青峯，當下即緩步走出，準備接戰。

鐵翅神鷹南宮遠屹然卓立，反正今天已經出了手，多傷幾人也是一樣，容忍反而招來侮辱，決心與對方週旋到底！

「好功夫！侯蔭不才，請老哥成全吧！」天目神君侯蔭冷冷的說道。

「出手吧！」鐵翅神鷹南宮遠這時懶得多說，只是簡單的說了三個字，神色冷酷站立原地。

「接招！」天目神君侯蔭輕叱一聲，右掌緩緩的推出，看樣子毫無力道，其實已發出了十二成功力，決心與南宮遠一拚內力！

鐵翅神鷹南宮遠已知道了對方心意，拚鬥內力後，自己已是勝了，必然也是功力打折扣，那時雪狐阮磊再出手，只怕不易招架了！

無論如何先接一掌再說，南宮遠緩緩抬起右掌往前迎將上去。

「嗒！」雙掌黏在一起，頓時停在半空不動。

片刻後，二人頭頂上昇起了一股水氣，南宮遠頭頂上水氣細而直，比起天目神君侯蔭高半丈，僅此已知二人內功高下，硬拚下去，只怕天目神君侯蔭大爲不妙了。

鐵翅神鷹南宮遠全力反擊，天目神君侯蔭見再要受傷致命，南宮遠必有不忍，內力一收，見對方未有任何反應，又收一分，希望漸漸化去內力，見好收場。

半晌後，雙方似乎就要收手。

鐵翅神鷹南宮遠正想收手之際，突然間，對方內力如排山倒海般湧到，猝不提防下，頓時胸口如受雷殛，身形往後就倒，口中鮮血狂噴。

天目神君侯蔭退後一步，口中嘿嘿冷笑道：「對付亂臣賊子，根本不須講甚麼信義。」

「爹！」

「師父！」

南宮芳芳與黎明堂急叫，趕忙上前扶住了鐵翅神鷹南宮遠。

雪狐阮磊站在一旁觀戰，對雙方拚鬥過程看得更切，見天目神君侯蔭用此不光彩的手段，心內感覺不安，只是站在一條戰線不好意思說話。

黎明堂突然跳起來指着天目神君侯蔭破口大罵：「老賊，你簡直是畜生，毫無人性，才會做出如此恩將仇報之事，來來來，我們再拚鬥一場，試試你的卑鄙手段吧！」

「好小子，來吧！」天目神君侯蔭自然不怕黎明堂，他滿面陰笑，得意洋洋的走入場中！

雪狐阮磊接口道：「侯兄稍待，讓我來接幾招。」

「不要緊，諒此乳臭未乾小兒不須勞動阮兄大駕，請一旁觀看，五招之下我要他躺下！」天目神君侯蔭如今是威風得意得很呢！

雪狐阮磊雖然心中不悅，總不至於自家人窩裡反，只好默默退過一旁。

黎明堂雙目赤紅，顯然對這位天目神君恨到了極點，決定與他拚命。

「殺！」黎明堂突然大喝了一聲衝上前來，揮掌猛擊，存心跟那老賊拚命。

天目神君自然不會怕這毛頭小子，毫不費力閃避開去。

颼颼颼，黎明堂步步進逼，雖然火候較差，但也是鐵翅神鷹南宮遠的嫡傳弟子，豈是尋常可比。

十招過去，天目神君侯蔭大意之下右肩中掌，雖不致重傷，却也有得他看了，而且在衆目睽睽之下這張老臉又放到那裡去呢！

「好小子，拿命來！」天目神君侯蔭心內大怒，已動了殺機，喝聲中已展開了向不輕用的殺着。

「砰！」黎明堂給打得飛起，直跌到五丈開外，但他急忙爬起，又往前衝去！

天目神君侯蔭反給他這股狠勁震住，頗爲氣餒。黎明堂猛攻之下，天目神君連連倒退，旁觀衆人忍不住轟然喝起彩來。

黎明堂不理，存心要老傢伙的命。

天目神君侯蔭定下了心神，身手立刻伶俐得多了，以他數十年火候，自然應付從容，而且平生戰鬥場面極多，應敵經驗豐富已極，片刻，已看出黎明堂空隙所在，颼颼颼連環三招，「砰」的聲响，黎明堂已受傷。

這次下手重，天目神君侯蔭可算是一位手狠心辣的人物，還在衆目睽睽下，他仍然能夠對一位後生小輩下手，而且心安理得，似乎是應該如此的。

斷魂掌柳青峯這時已緩過氣來，看見鐵翅神鷹南宮遠師徒受傷，心頭大喜，揚聲喝道：「把他們綁起來帶走！」

黎明堂搖搖擺擺站了起來，聲音沙啞，衆人還聽得清楚，他語氣堅定說：「我們的人還未敗，你們勝了再說。」

「師弟，你的傷勢……」南宮芳芳急急的道。

「沒關係，這點小傷算甚麼？妳照顧師父，看我今日誅殺羣丑。」黎明堂怒氣沖沖，絲毫未感到身上的傷勢，大踏步到場中，氣度軒昂，似乎傷勢已經痊癒！

天目神君侯蔭內心暗自打突，剛才是親自下的手，這小子難道服了甚麼靈丹妙藥，傷勢好得如此之快，眞是怪事。

雪狐阮磊及斷魂掌柳青峯彼此

望了一眼，雖然黎明堂是個後生小子，收拾他自然容易，但這輩俠義門中大俠如此做實在有失身份，所以遲疑不敢下手。

「待我來！」天目神君侯蔭大步走出，看來他今日決心要把南宮一家消滅，其他甚麼也不顧了。

黎明堂正中下懷，今日能夠與此老賊拚個同歸於盡，死亦瞑目。

「小娃兒，你可要休息下。」天目神君侯蔭笑道。

「老賊，出手吧！別假仁假義地惺惺作態了。」黎明堂咬牙切齒的道。

「到底是跟壞了師父，敬老尊長這些做人禮數全忘了！」天目神君侯蔭故意搖頭晃腦，一副痛惜英才神色。

黎明堂幾乎氣破了肚子，虎吼一聲衝上前去，揮拳猛擊。

「啪！」天目神君侯蔭右手輕拍，黎明堂已經飛了出去，但他爬起得極快，脚步却歪歪斜斜，根本已失去戰鬥力，可胸中有股不屈之氣，令他又鼓起了勁向前走去。

砰砰砰，七次之後，黎明堂顯然已受了極重的內傷，連所有在場的人心內莫不暗自欽佩，這少年豪勇毅力端的少見，假以時日必然是位了不起的人才。

天目神君侯蔭不禁老羞成怒，這次決心施展十二成功力，結果這小子，那隻整潔而修長的手掌緩緩舉起，黎明堂雖然站起，但他此時經已神志不清，目光迷糊，根本無法看清楚，別說拒敵甚麼的了！

「嘿嘿！」天目神君侯蔭冷哼一聲，鐵掌疾拍而下。

許多人不忍，已經閉上了眼睛，不想見那慘絕人寰的慘劇！

正在此一髮千鈞之際——天目神君侯蔭手腕微微一痲，像是給蝎子螫了一口，手上勁力全失得無影無踪。

旁人不明白，以爲天目神君侯蔭下不了手，但他自己心底突然湧起了陣陣寒意。這變化決非偶然，定是來了絕頂高手！

像天目神君侯蔭剛才的行徑，別說是正派中人，即使是綠林豪傑，甚至殺人不眨眼的大盜，也不會做得如此之絕，所以必然有人出手，懲罰他的。

溫和的風在吹，那有半個人影？

天目神君侯蔭惴惴不安，東張西望，半天仍未找到作怪之人，心內又不禁有點懷疑，莫非眞的給虫子咬了，並沒有甚麼高手作怪？

正在這時黎明堂撞撞跌跌，直欺近身來，全身還在搖搖晃晃，右掌奇快的擊在天目神君胸口上。

「呀！」旁觀衆人大驚地叫將起來！

「好小子，邪魔外道之人，到底花樣多些！」斷魂掌柳青峯恨恨的道。

這下黎明堂含憤而發，天目神君侯蔭猝不及防之下，頓時受了重傷，口中鮮血狂噴！

黎明堂自己搖搖欲墮，整個人已快昏了過去。

「好小子，今天不收拾你，日後江湖上不知有多少人受害，拿出本事來保命吧！」斷魂掌柳青峯受傷落敗，內心自不免耿耿於懷，內心懷恨南宮遠師徒，經過半天調息，傷勢已好了七分，以他的武功，這時收拾黎明堂，自然不是甚麼難事！

「來吧！」黎明堂咬緊了牙關回答，其實他此時頭昏眼花，只想睡下休息，但他也知道只要躺下去，只怕一兩天內不會醒，所以仍然拚命硬撐住。

「看掌！」柳青峯不願多事糾纏，想早點了結，像他這樣身份對付一名重傷少年後輩，實在不是甚麼漂亮事，所以採取速戰速決的策略。

「砰！」這一掌結結實實的打中對方身上。

「咦！」旁觀衆人大驚叫了起來。

斷魂掌柳青峯感到有點不對勁，定睛看時，場中多了名小童，大約十來歲，齒紅唇白，此時正露齒含笑，望着斷魂掌柳青峯。

「你是什麼人？」斷魂掌柳青峯此時才看清楚，剛才一掌，是這名小童擋住，心內暗自打突，出聲喝問。

小童年紀雖小，膽子却大，望着斷魂掌柳青峯露出天眞的笑容。

「小鬼，這不是你玩的地方，走開！」斷魂掌柳青峯大聲喝道。

「好威風。」一名絕色少女就像從地面上冒出來，事先毫無徵兆就站在面前。

「你們是……」斷魂掌柳青峯似乎想到什麼，臉上立即露出駭然神色。

「還不快走，呆在這兒祇怕有痲煩。」那少女笑道。

「大姊，妳這樣說他們眞不好意思走呢，其實沒有什麼，要面子而已，擺威風嘛，是這批人的拿手好戲。」小童笑道。

「小鬼，你是找死！」斷魂掌柳青峯老羞成怒，再不理會什麼，伸手就打。

「救命呀！殺人呀！」小童放聲大叫，早已躲在少女身後了。

斷魂掌柳青峯暗一咬牙，施出平生絕學「奈何橋畔望鄉愁」漫天掌影往少女身後罩去，存心要人命，下手不容情。

少女與小童仍然站在原地，臉

上露出自然笑容，那隻欺霜賽雪的玉手朝前揮去，像玩魔術一般，柳青峯頓時像稻草一般飛了起來，直跌出三丈開外，整個人像洩了氣的皮球萎頓在地，再也爬不起來。

斷魂掌柳青峯在武林中也算是個成名人物，敗在鐵翅神鷹南宮遠手下還說得過去。但是，這少女出手是那麼不合理，簡直有點邪。在場衆人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牽魂手！」雪狐阮磊心頭一震，駭然大叫。

「呀！」在場武林高手對於牽魂手相當熟悉。大夥兒自然知道這種近乎神話的武學，還是在五十年前的一個偶然的場所只出現過一次，已令當時武林中，九大門派高手大敗虧輸在牽魂手下。

當時出現的也是一名絕色少女。

試想這些在江湖上橫行的場中高手，與當初九大門派的絕頂高手比較可說是遠遠不及，人家都無法相抗，還有何話說，只有認輸算了。

這時候天目神君侯蔭與斷魂掌柳青峯經已受傷。論聲望輩份以雪狐阮磊爲尊，他這時只好硬着頭皮拱手道：「今天既有天外高人在場，我輩不敢打擾，告辭！」

「好走，有空再玩玩！」小童笑嘻嘻的道。

雪狐阮磊裝作沒有聽見什麼，急如喪家之犬，引着衆人像逃命似地衝出院去。

黎明堂整個人已經搖搖欲墜，自這少女與小童出現，局勢才有轉變，師門不至於受到這班小人凌辱，內心自然感激不盡，抱拳道：「多謝二位援手大恩，請到屋內坐。」

「我們不客氣，進去喝杯茶吧！」少女笑道，老實不客氣的走進大廳。

南宮芳芳一直照顧老父，經過調息，鐵翅神魔南宮遠已能走動，由於受傷太重，整個人稍爲虛脫一點。

待大家坐定以後，小童給每人送上一顆藥丸，老遠就聞到了香味，黎明堂老實不客氣，首先送進口去。

鐵翅神鷹南宮遠在愛女協助之下也服下了藥丸，只不過片刻工夫整個人立刻精神奕奕，就像脫胎換骨似地，傷勢也意外的痊癒了起來。

坐定後，鐵翅神鷹南宮抱拳道：「今日姑娘到此，大概事先已決定了吧。」

「老人家果然目光如炬，小女子朱虹玉，這是我的弟弟朱少强，今日來此固然是碰巧，我們本意不想出手，見那班人太過卑鄙，不得已只好伸手管一管，說起來這事還相當痲煩，因爲已牽涉到一件大陰謀。」少女朱虹玉侃侃而談，神態中隱有淡淡的憂愁。

黎明堂與南宮芳芳聽完心內暗驚，以朱虹玉姊弟的武功都鄭而重之述說事態嚴重，當眞來勢非同小可，最近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想來與此陰謀有關。

「說起這事，可以上溯到三十年前，中原各派名家集合了三十六名高手追殺百變神魔，連誅神魔黨羽三十六人，終給老魔逃去，三十年未曾聽到有關他的消息。」朱虹玉說到此處，一雙黑白分明的妙目朝向黎明堂望去。

黎明堂心頭一跳，難道與我有關？

好半晌，朱虹玉嘆了口氣道：「百變神魔當年九死一生逃往大漠，苦練百殘神功，如今大功告成，立即趕回中原，召集當年黨羽思起報當年之仇，在北京時，恰巧黎少俠好奇心重，引起老魔懷疑，故意做出各種不合情理的行逕，剛巧九大門派也發現了，所以才引起今日痲煩。」

黎明堂聽到了此處，心內不禁暗暗懊惱，一時好奇，差點給師門帶來天大的災禍。

「唉！」鐵翅神鷹南宮遠長長地嘆了一聲，感慨的道：「中原武林門戶之見太深，排除異己，嫉賢害能，九大門派除了歷代數位傑出的武學大師，門下人材越來越凋落，像百變神魔今日報復行爲，全是他的錯了。中原武林道，可以說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

「老人家說的確屬持平之論。」朱虹玉點頭道：「像他們今天不分青紅皂白，還使用那麼卑鄙手段，確叫人寒心。但我輩所作所爲自不能與此等人計較，希望能爲中原武林盡幾分力化解這場災禍。」

「姑娘宅心仁厚，老朽深自欽佩，想來已有良策，我們能做什麼只管吩咐好啦。」

「老人家客氣，我們一同盡心盡力試試看。」朱虹玉微微笑道。

當下幾人在大廳商量，足足花了幾個時辰才訂下進行步驟。

朱虹玉帶着弟弟走出了清泉胡同，不知所踪。

南宮遠師徒又秘議了半天，黎明堂才施施然步出了大門回家而去。

剛走到了天橋，正是黃昏時候，三教九流的人全趕來這地方討生活，玩把戲的，看相打卦的，說相聲的及走方郎中等，南腔北調熱鬧非常。

黎明堂自由自在，東溜溜西蕩蕩，似乎對任何東西都有興趣，聚精會神的看着各種玩意兒流連忘

返。

「小兄弟。」突然有人在叫。回頭看時，只見有一個中年大漢含笑招呼，黎明堂愕然道：「兄台叫我？」

「正是，前面有位朋友想見你，可否移駕前去一叙。」中年漢子笑道。

「好，既然是朋友，我自然應該去見了。」黎明堂毫不猶豫跟着就走。

「小兄弟眞是個爽快的人。」中年漢子高興的道。

「哦，還未請教高姓大名？」黎明堂笑道。

「飛天虎凌風。」中年漢子道。

「凌大哥，你的大名在江湖上可算是一聲雷，今天能見到你，眞是三生有幸。」黎明堂道。

「別客氣，江湖上奇人異士比比皆是，我這算是什麼。」飛天虎凌風道。

「凌大哥說笑了。」黎明堂笑笑道。

二人說說笑笑，已來到了一間大院前，門口早有人等候，見了飛天虎凌風立刻上前笑道：「凌大哥，你同黎少俠來啦！」

「正是，大夥兒都在麼？」飛天虎凌風問道。

「你們來了。」正說話，門內走出三個人。

黎明堂心內暗驚，當先一人英氣勃勃，正是少林外家弟子托塔神郭宗奇，左邊是武當六英之一的小金龍胡伯英，另外一名則是武林中怪傑太行酒怪周祿，這三個人全是白道中有名的人物，他們今日找黎明堂只怕不那麼簡單。

「請進！」托塔神郭宗奇伸手肅客。

黎明堂到這時候自然不便客氣，招呼一聲走進門去。

在廳上坐好，忙了好半天，托塔神郭宗奇神色一整，大聲道：「今日請黎兄弟前來有兩件事相詢。數十年來，令師鐵翅神鷹南宮遠在江湖上都是令人尊敬的豪傑，最近竟然與百變神魔勾結在一起，實在令人惋惜。」

說到此處，托塔神郭宗奇稍爲頓了一頓，等待黎明堂的反應，其餘二人也三緘其口。

黎明堂只是笑了一笑，不置可否。

托塔神郭宗奇又繼續道：「像你老弟這樣少年英才，總不至於顚倒黑白，分不清邪正。但根據各方所見，令師徒與百變神魔已有接觸，老魔爲人我們很清楚，除非是認爲很知己，否則見面就是殺戮，所以今天邀小兄弟來此想進一步弄清楚，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黎明堂很鎭定，神態從容絲毫未現不安之色。聞言笑笑道：「敝師徒其他的不敢說，對於中原武林總之問心無愧，其他的無話可說。」

「這似乎太牽强了。」小金龍胡伯英冷冷的道。

「是眞是假，是好是壞，日後自有分曉，今天說什麼也無法令人置信，言盡於此，告辭了。」黎明堂說時，當先站起身來準備離去。

「慢走！」太行酒怪周祿喝道。

「閣下想如何？」黎明堂冷峻的道。

「既來此處，不把事情交代清楚，那麼容易走？」太行酒怪周祿說時，人已站了起來準備動武。

「哈哈！」黎明堂笑了一聲道：「你們這種作風與邪魔外道有什麼分別？固執，任性，自以爲是，隨便捉人審問，任意定人罪名，最後使用暴力。」

「小子還要巧辯，來來來，到外邊來，試試你手底下的功夫是否如你嘴皮子這般硬！」太行酒怪周祿說時大踏步往門外廣場走去。

黎明堂心內十分惱怒，這些人實在是太豈有此理，當下朗聲道：「在下今天不想還手，你們要怎樣便怎樣吧！」

「老子不信邪！」太行酒怪周祿火更大，伸手就打，他心底上就不信呢。

「砰！」一掌擊個正着。

「好小子，還會耍賴啊！」太行酒怪周祿怒火更盛，伸腿橫掃，黎明堂給踢得飛了起來，再跌倒地上，傷得不輕。

托塔神郭宗奇看不過眼，大聲道：「周兄，由他走吧，我們不能給人說話。」

「郭兄別信他，自知打不過人，立即裝死撒賴，我就要他現原形。」太行酒怪周祿拳脚交加毫不容情。

小金龍胡伯英在一旁，見托塔神郭宗奇臉露爲難之色，立即道：「對付邪魔外道之人不能用常理，郭兄別給他假面具騙了吧。」

砰砰砰，拳頭越來越重，再這樣打下去，祇怕黎明堂當日就要命喪黃泉了。

正在此時，一道人影自天而降，身形還未落地，太行酒怪胸口中了一下重的，口吐鮮血，顯然受了重傷，雖未倒地，身體却搖搖欲墜，已經支持不住了。

「甚麼人？」小金龍胡伯英，托塔神郭宗奇大喝道。

「嘿嘿嘿！」來人祇是冷笑，不答一言。

趁這時看清楚場中站着位矮老者，滿頭白髮，此時正俯身查看黎明堂的傷勢。

「活報應！」托塔神郭宗奇心內暗暗震駭。活報應史文重爲百變神魔手下第一名高手，一身內外功已到了駭人聽聞地步，像太行酒怪這樣高手，連人影都未看清就已受傷倒地，可想而知，其武功之高，較之傳聞更高！

這時候，在場兩人實在爲難，如果向此老頭挑戰，必然會落得非死即傷的下場，若任由他傷人，實在說不過去，進退兩難的呆在當場。

活報應史文重輕輕地托起黎明堂往門外走去。

「慢走！」托塔神郭宗奇大叫，他不能就這樣的任由活報應如此地走開，日後傳到江湖上如何再混，所謂大丈夫留名不留命，無論如何今日也要拚一拚。

「小子別傻，如果在二十年前，你們三人別想活了，今天我老人家不願多殺人，回去好好的想想。」活報應史文重連頭都未回，畢直的往門外走去。

「殺！」小金龍胡伯英實在忍不住，大喝一聲縱起往前撲去。

活報應史文重渾然未覺，去勢絲毫不變。小金龍胡伯英暗暗高興，今天要是殺了活報應史文重，不僅我當人露臉，連我小金龍胡伯英在中原武林道立時身價萬倍，到那時候是何等威風！

小金龍胡伯英正暗自高興的時候，手掌邊緣已沾着活報應史文重的背心衣服。

連托塔神郭宗奇都心動，希望一擊成功！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活報應史文重右脚後踢，是那麼準，「砰！」小金龍胡伯英中了一下重的，直跌出三丈開外昏了過去。

活報應史文重連頭也不回，背着黎明堂刹那間走得無影無踪了。

托塔神郭宗奇喃喃的道：「他眞的投靠百變神魔去了，這是何道理？」自然沒有人回答，那要到很久以後他才知道事情的眞相了，到時才發覺自己的魯莽而懊懼惱不已！

黎明堂醒來時正躺在一張寬大的床上，渾身傷勢好了十之七八，房中坐着了五六個人，爲首的正是那位怪老者，釣魚放魚整天觀瀑之人，第二位是活報應史文重，另外四位也是相貌堂堂，雖不認識看來也不是簡單的人物。

「孩子，你醒了！」老者含笑道。

黎明堂知道這老者就是百變神魔，當下不敢怠慢，掙扎着要起來行禮。

「哈哈，好孩子，別多禮，你的傷勢好了很多，我總算放心了！」百變神魔微笑道。

黎明堂暗自感慨，人說百變神魔兇狠殘酷，殺人不眨眼，但自己所見却是位慈祥的老人。可見人言可畏，反而那班自命俠義道人物動不動就下毒手。想到此處，對面前的百變神魔益發尊敬了。

「老弟，你已昏迷了三天，如今總算好了。」活報應史文重道。

「好孩子，你最近的遭遇我全知道，經過再三考慮，我決收你爲繼承人，百殘幫雖不是甚麼大幫，但在武林中也有一席地位，待你完全恢復即舉行儀式。」百變神魔莊容道。

「老人家，我怎樣……」黎明堂道。

「別自暴自棄，你是一位血性男兒，正是我們喜歡的人選。再說，我們幾塊老骨頭快要歸天了，總不能任由一生辛苦創下來的基業就此萎頓下去，所以你接手後，領導百殘幫衆兄弟走上正途，我也安心了！」百變神魔此時無限慈愛地伸手在黎明堂頂上摩摸。

黎明堂深受感動，道：「老人家，你如此厚愛，小子自當盡力以赴，祇是晚輩有一個想法，決定做成此事再來受教！」

「究竟是甚麼事，說來聽聽！」百變神魔微笑道。

「晚輩想化解百殘幫與中原武林的仇恨，這事在我來說本來不可能，因輩份聲望都不夠，人家不會聽的，晚輩想以誠心毅力作最後的努力！」黎明堂道。

這話說出的確令人震駭，在座的都是百殘幫的主力，對江湖上人的習性最了解，黎明堂想做的事根本很難成功，所以大夥兒都沒有說話。

黎明堂微微一笑，又接着道：「前幾日天香谷人出現，解救晚輩危難，那位虹玉小姐也有這意思，中原九大門派對於天香谷當然不敢輕視，到時請他們說句話就大大不相同了。」

「天香谷？」衆人動容了，齊聲叫了起來。

「正是天香谷。」黎明堂正容的道。

「好，孩子眞好福緣，有天香谷的人作主，這事有了六成把握，嗯！你這種宅心仁厚，老夫相當欣賞，百殘幫完全看在你面上，以往仇恨一筆勾銷！」

「多謝老人家厚愛。」黎明堂衷心的致謝。

兩月後，中原武林轟動了起來，九大門派掌門人會同天下英雄與百殘幫高手在泰山集合。主辦這事的是位少年人，名不見經傳。九大派掌門人，何等身份竟然應邀而來，豈非怪事。

大會之日，觀日峯上人山人海熱鬧非常。正午，約定時間到了！

黎明堂首先站了起來，朝四週來個羅圈揖，然後大聲道：「晚輩今日在此，以一片至誠至懇之心邀各派掌門人及百殘幫主來此，勸解雙方仇恨，以我這名晚輩身份相邀，各派掌門長老及幫主等竟然來了，可想而知，雙方都有誠意，晚輩首先致萬二分謝意。」

少林掌門無相大師首先起座，合掌道：「阿彌陀佛，小施主仁心俠骨，勸解這場寃仇免去多少殺戮，老衲與少林一派決心聽憑調停！」

「我們也無異議，一致贊成！」八大門派掌門人齊聲道。

黎明堂大喜，想不到事情如此順利，當下站起身來正想致謝。

「慢來！」人羣中突然傳來一聲大喝。

衆人循聲望去，正是當年與百殘幫有仇之殺手，七煞追命鬼路如風。

黎明堂站起道：「路兄有何高見？」

「嘿嘿，小子，你有何等本事調停？我與百殘幫仇深如海，決不甘休，你如在武功勝了我，自無話說，否則，乖乖退在一邊，任我殺個痛快！」七煞追命鬼路如風大聲道。

「好，路兄祇管出手，我全接下，爲了表示我的誠意，小子決不還手。」黎明堂鄭重道。

「嘿嘿，小子靠山這麼多，此等空話說來騙人，當我是三歲小孩麼？」路如風冷笑道。

黎明堂不答，首先向四方作揖，然後高聲道：「小子就接路老哥幾招，任何人出手，我即自殺！」

「小施主！」少林掌門不忍道。

「孩子！」

黎明堂見許多人說話，當下堅決道：「我心意已決，望各位前輩成全則個。」

衆人默然。

黎明堂緩步走出場去，神態從容，一副從容就義，義無反顧的神色。

七煞追命鬼路如風，一生祇知道仇恨，那裏會相信黎明堂眞個不還手，滿臉煞氣的向前斷殺。

黎明堂微笑點頭示意他可以動手了。

「殺！」七煞追命鬼路如風大喝一聲，左掌空劈，他還怕對方有詐，祇用了三成功力，大部份留作防守。

「砰！」這一下中個正着，黎明堂倒退了七步，嘴角已滲出血來。

七煞追命鬼路如風微微一怔，暗道：「對方眞個不還手。」當下一轉念，從懷內掏出把短劍，緩步上前冷笑道：「小子，你後悔還來得及！」

「動手吧！」黎明堂微笑道。

「颼！」一劍揮出。

「哎唷！」黎明堂低叫了一聲，往後就倒了。

「呀！」四周人山人海，一看驚叫了起來。

黎明堂右臂齊腕斷去，手足連心，已經痛得昏了過去。

七煞追命鬼路如風眞想不到眞有此事，一怔叫道：「我錯了，我該死！」

少林掌門中無相大師到底是佛門中人，見他如此搥胸痛哭，忍不住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施主不必難過。」

已有幾位掌門上前替黎明堂止血療傷。

黎明堂微笑道：「請問還有人反對化解這場仇恨嗎？」

「沒有。」七煞追命鬼路如風首先叫了起來。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少林掌門合什唸佛，一片祥和陽光照遍泰山。

黎明堂總算完成了心願，這是他的仁心俠骨，並不是廢去武功。

武林中像他做這種事的人，祇怕是空前，未必是絕後。

「好孩子！」鐵翅神鷹南宮遠喃喃自語，心內充滿了驕傲與安慰，他有如此弟子，還有何話說。(完)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俠盜武小郎

紅毛漢勇殺押差　武小郎智救囚犯

秋風帶着霜寒，落葉隨地捲起，眼看着北國大地又將嚴冬來臨了。

灰蒼蒼的天空中滿佈着厚厚的流雲，流雲無意似有意，彷彿拆去了人間與地獄之間的那道無形遮牆，那善與惡，人與鬼，誰人分得清？

應是過午時分了，一頭似驢似騾的叫天畜牲孤獨地拖着一輛老舊藍布搭篷的單轡大車正朝着泰山縣城北碎蹄「得得」的走着。

車轅上不見人，但人聲似乎在「哼哼」。

這輛車也眞齊全，上面零件掛的滿，先自車轅木杆看，有鐵鍋，有燈籠，還有竹笠在擺動！

車尾處掛了個小木櫈，小灶爐子也吊上，那一綑木柴似吊不吊的擱在車尾堵住了後車門簾子。

大道上不見來往行人走，那頭大驢好像認識路，牠直直的拉着大車哼哼。

大車內有哼哼，那是偶爾發出的，祇要哼聲傳出來，那頭叫天大驢便會立刻的把一雙長耳直不楞的豎起來。

車上的哼哼有兩種，有濃重混沌聲，也有清脆好聽聲，哼哼不好聽，那頭叫天驢便把長耳直擺動。

彎道剛繞過，忽見車簾猛一掀，車上面兩個人頭露出來，那是一男一女兩個人，兩個年輕力壯的男女併頭往車前看。

兩個人身子捲在老棉被子裡，兩個人還伸出一手摟抱住對方脖子根，彷彿怕分開似的。

就聽女的低聲道：「再走七十里就到了。」

男的吃吃一笑道：「張水柔，十字坡妳開的店，哈哈，八成開的是黑店。」

女的俏嘴抿着笑，道：「武小郎呀，你怎知我在泰山縣出了事？忙着趕來救了我。」

那男的叫武小郎，他「叭」的一聲在張水柔的臉上親了一下，道：「妳怎麼不想想，妳娘孫二娘，妳爹張青，二位乃是我二叔的好兄弟好哥兒們，就如同一家人，我怎麼不設法搶救妳呀！」

張水柔原來眞的是菜園子張青與母夜叉孫二娘他們二人的獨生女，祇因爲梁山一衆好漢於宋徽宗宣和年間受了招安討閥方臘，梁山衆好漢大部死於此役，這張水柔便女承父業，仍在這十字坡前開了這家野店。

武小郎即是武松託人把他大哥收的螟蛉子調教成人的，並也傳了一路刀法！

原來從元曲中才發覺到深山好漢中不乏有後人者。

＊　＊　＊

且說驢車上，武小郎很愉快的對張水柔道：「泰山捕頭程百里我原是認識他的，祇不過若動心機我第一，哈！」

張水柔光溜溜似靈蛇的身子緊貼住光溜溜的武小郎，俏問道：「我犯的案子不輕也不重，吃上一頓生活還得發配邊陲，可是他們會那麼容易的放了我呀！」

武小郎哈哈的笑了。

「說嘛，說給我聽聽，他們怎麼上了你的當，那麼輕易的放了我呀！」

武小郎收住笑道：「先是我同程百里在喝酒，嗨，你知道的，姓程的如果有案子破不了總是喝酒來解愁，我是在酒館中與他喝酒時才由他口中聽說妳被抓入大牢的！」

張水柔把臉皮貼上去道：「小郎哥，你用甚麼方法連押司也矇過？」

武小郎笑笑道：「妳別提那個奸猾的劉押司，我早晚動手收拾他。」

他用力在暖被中摟了一下張水柔，又道：「我用的計謀差一點就被這劉押司窺破！」

蛇一般的把光溜溜身子在被中扭動着，張水柔道：「你還未說出甚麼妙計呀！」

武小郎得意地一笑，自一邊的衣袋中摸出一把絨繩編製的海棠花出來，他手一推開，張水柔立刻一怔。

「小郎哥，你怎麼也有這樣的海棠花？」

武小郎道：「有了這些海棠花，我才能把妳救出來！」

他把一把海棠花隨手灑在大道邊，他不要了。

「你，怎麼把花拋掉了？」

「哈哈，已經把妳救了出來，這些花便用不着了。」

張水柔道：「你仍然沒有說出怎麼把我救出大牢來。」

武小郎道：「聽說妳被抓，我原想暗中去劫牢，可是我又認識程百里，再加上我二人生意上有來往，想一想我就放棄去劫牢。」

張水柔道：「如果你劫牢，咱們祇有遠走高飛了。」

武小郎道：「是呀，我更知道妳也捨不得離開十字坡，妳很懷念妳的爹娘嘛。」

張水柔道：「我把爹娘埋在店後的土坡上。」

武小郎道：「我知道妳每次得手以後，總會在現場拋下一朵海棠花，直魯豫出了個海棠大盜，哈……別人不知道海棠大盜何許人物，我知道那是我的張家大妹子，哈……」

張水柔立刻笑了。

「噢，我明白了。」

「妳明白甚麼？」

張水柔道：「你呀，必是利用這些海棠花做案，然後叫那程捕頭以為他抓錯了人，他沒有抓到海棠大盜，於是就把我又放掉了。」

哈哈一笑，武小郎道：「此計差一點被那劉押司窺破，姓劉的不放人，他向大爺出餿主意，嘿……且看我有一天教訓他！」

忽的，張水柔摟緊了武小郎好一陣熱呼，武小郎回應，這二人就在車上你儂我儂的熱呼起來。

驢車呼啦啦一聲停下來了，那叫天驢不走了，牠四平八穩的站在大道正中央，先是呼嚕呼嚕的宛似拉風箱似的仰起驢脖直喘氣，緊接着便連聲哭喪似的叫起來。

牠從高音延叫到低音，大道的那邊有個騎驢的過來了，這正是驢見驢叱喉嚨，來的驢也吼叫了。

兩頭驢對着叫，氣惱了車上的武小郎，他一鞭子自車內打出來，叭的一聲打在叫天驢的屁股上，這一下可令對面騎驢的漢子發現了。

「哈，他奶奶的熊，大白天二人在車上幹上了。」

那武小郎猛的一瞪眼，沉叱道：「他奶奶的，祇要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關你鳥事呀！」

騎驢的一瞪眼，他嘿嘿一聲笑道：「他娘的，老子原是不想管，可是經你這麼一吼叫，劉大爺我就管定了，你們這不是有傷風化是甚麼？」

武小郎要掀被而起，張水柔道：「別理他，這傢伙是吃不到魚兒說魚腥，咱們往前走吧！」

武小郎不掙扎起來了，他惡狠狠的斜眼一瞄。

豈料騎驢漢子果然愛往身上攬事非，他指着不遠處一片斜坡，道：「今天我是管定了，小子，有種的咱們就在斜坡上比劃幾招，你敢嗎？」

他這是在叫陣，武小郎不吃這一唬，他唬的挺起身來了，張水柔指着驢背上的人叫道：「怎不知好歹呀！」

那人雙目一亮，大叫：「值得，值得！」

張水柔道：「值得甚麼呀，多事！」

那人道：「皮白似藕，五官奇美，為妳而殺，值得！」

張水柔冷笑道：「你還打我的主意呀！」

那人指着前方道：「二位，我在前面候教，二位呀，你們慢慢把衣穿好，哈……」

他大笑地拍打着那頭叫天驢往斜坡馳去。

這兒，武小郎與張水柔二人穿衣如着裝比賽，哩哩啦啦地把衣褲穿妥當，兵刃是一把刀，提了刀便

往斜坡那趕車的走過去了。

這時候祇見那個紅毛大個子一副兇神惡煞樣子，把鋼刀擱在他的肩頭上，戟指着併肩過來的武小郎與張水柔二人，道：「老子愛管閒事，但老子出刀有價碼！」

一怔，武小郎道：「愛管閒事你死得早！」

「哈……」那紅毛漢子笑道：「死得早是陽壽已到，劉大爺的陽壽長着吶！」

「你的甚麼價碼？」

「我的價碼很簡單，打贏了你小子我不殺掉你，但……你這老婆是我的。」

武小郎叱道：「她不是我老婆。」

那漢子聽得一瞪眼。

張水柔却接道：「我們同夫妻也差不多了。」

那人嘿嘿一聲笑道：「妳別那麼差不多，跟了劉大爺妳才會眞快活！」

武小郎早已火大了，他鋼刀一指，大吼道：「你奶奶的，武大爺宰了你！」

好猛的一刀照準那姓劉頭上砍劈而下，不料這姓劉的也不含糊，舉刀一擋間便隨之七刀一路砍過來。

武小郎叫了一聲「來得好！」二人便在這斜坡上狠幹起來了。

就在二人殺得性起，一邊的張水柔大叫：「小郎哥，使出你二叔的旋風刀侍候這紅毛漢子上路吧！」

張水柔這麼一聲叫，紅毛漢子賣個身法跳出圈外，他急急的以手示意：「等等，等等！」

武小郎收住刀，叫道：「老子正要以旋風刀法殺了你這愛管閒事的傢伙，你……怕了？」

姓劉的紅毛漢嘿嘿一笑：「誰怕誰呀，祇不過話得先說清楚，剛才你的愛人說甚麼旋風刀法來的！」

張水柔道：「你也聽過旋風刀法？」

姓劉的紅毛大漢道：「曾聽我老子提過，當年他的好兄弟叫武松，一路旋風刀法不賴，難道……」

武小郎道：「武松乃我二叔。」

他此言一出，就聽那人拋刀直撲上前，雙手抱拳打恭道：「哇呀，大水冲倒龍王廟，自家人幹上了。」

他忙把身子一橫又道：「武大哥，你們快快上車去，該幹甚麼你們繼續幹，就等於我劉風沒看見，我剛來自十字坡，好哥兒，我再去十字坡等二位，請了，請了！」

劉風就沒有叫對方開口說話的機會，拾刀騎上他的叫天驢便匆匆折回頭去了。

那武小郎伸手張口一聲「喂！」張水柔也看得直瞪眼，那劉風早走出十多丈外了。

武小郎呵呵一笑道：「鬧了半天他知道我是武松的侄兒，眞是的，他是誰呀？操！」

張水柔一把拉過武小郎，笑道：「操甚麼呀，上車去，十字坡到了就知道。」

武小郎拾起韁繩抖起來，邪門了，那頭叫天驢的長耳朵也塌下去了。

祇不過經過姓劉的這麼一攪和，熱被窩再是溫暖有情調也失去原味了！

張水柔束裝整衣衫，她還為武小郎把頭髮挽起，這二人不在車內熱被窩中快活了，二人併肩坐在車轅中間的橫桿上。

那張水柔不失他娘孫二娘的騷風，她直不楞的開口道：「小武哥，很好，很好！」

武小郎道：「甚麼很好呀！」

「當然是咱們在一起很好哇！」

哈哈的一笑，武小郎道：「我也覺得妳不錯！」

張水柔道：「打從今天起，我就是你老婆了，你也成了我的丈夫！」

武小郎眼一瞪道：「這麼快？」

張水柔道：「咱們用不着三姑六婆來囉嗦！」

武小郎道：「多少也要莊重些！」

張水柔道：「你喜歡我喜歡，這比甚麼都莊重！」

她吃吃一笑，又道：「你知道我爹我娘是怎麼在一起的嗎？」

「不知道，我二叔也不會知道。」

張水柔道：「我告訴你吧，我娘開野店，我爹擔菜賣，他們對了眼，就叫夫妻了！」

「眞簡單嘛！」

張水柔道：「別以為簡單，他們相愛到死，可比那些三媒六婆上門說親送大禮的莊重得多。可是，大多夫妻祇能過太平日子，大難來時比山林的鳥還分飛得快！」

張水柔帶着幾分激動地又道：「想想當年梁山好漢們那種壯烈英勇事蹟，倒令咱們小輩十分的汗顏！」

武小郎道：「大妹子，妳別急，十字坡我同妳在一起，祇不過我有個小小的條件！」

張水柔吃的一笑道：「你還有甚麼條件呀？」

武小郎道：「表面上妳是老闆我當伙計，到夜來床上咱們是夫妻！」

張水柔吃吃笑的一頭頂入武小郎的懷裡道：「小郎哥，你的這樣

安排必有道理！」

武小郎道：「眞明白，我確實有安排！」

張水柔笑道：「你的安排是甚麼?你說說，我聽聽！」

武小郎道：「咱們當年年紀小，有許多事情不知道，來大伯他們梁山招兵買馬搞得大，樹大招風呀！」

張水柔道：「幾次官家來圍剿！」

武小郎道：「我就不一樣，我單打獨鬥，遠交近攻，明暗不分，黑白通吃，我的乖，你想一想，我如果同你名正言順是夫妻，以後妳的日子就不太好過了。」

張水柔吃的一笑道：「哇呀呀，你改走偏鋒棄大道，那可正對我的胃口了，嘻……」

「嗚……」武小郎的嘴巴被張水柔堵住了，他說不出話來直嗚嗚……

張水柔的動作很過火，嚇得大毛驢灑開了四蹄拉了大車跑起來了。

前面孟川十字坡的那棵盤根虬蟠大槐樹出現了，張水柔的客店就在樹一邊。

* * *

遠遠的，有個伙計站在一塊大石頭上，他手搭涼棚在眉心上遙遙的看着，忽的大聲叫道：「來了，來了，車上坡了！」

店門內走出個紅毛漢子來，這人伸手遙指來車道：「我說的不錯吧，這不是來了嗎?」

那伙計跳下石頭撫掌笑道：「我們掌櫃是女人，我們掌櫃不殺人，縣城把好人放回來了，哈哈……」

車聲「隆隆」下了山坡，張水柔當先躍下驢車：「我的好人吶，咱們到了家，這就是咱們家！」

武小郎站在車轅上抬頭看，祇見是兩進大房，前店後客房，大門祇掛着一個招牌，上書「客棧」二字，至於甚麼名字?那可不能刻上字，總不能寫成「孫二娘客棧」，那會嚇跑所有的客人！

祇見紅毛大漢走到車前道：「我兄弟，下車吧，咱們店中喝個醉！」

武小郎一躍下車，他伸手與紅毛漢子把臂笑道：「眞是的，還未請教仁兄高姓大名吶！」

「哈……」

好一陣狂笑，紅毛漢子挺了一下胸膛道：「我爹的名字叫劉唐，我叫劉風呀！」

張水柔驚道：「赤髮鬼劉唐劉大伯就是你爹嗎?」

抖着嘴上紅鬚，劉風道：「嫂子只看我這頰上紅毛便知我是誰了！」

武小郎道：「哇呀，前不久在洛河聽說有個紅毛義士打跑山寇却拒絕自立爲王，那人必是劉兄呀！」

「哈……」劉風笑得得意，道：「休提那回俗事，也非是找拒入夥，實乃我已有落脚之地，再想着前輩們結局令人心酸，落草乃不得意，爲寇並非所願，只不過咱還有另一種方法照樣可以行俠仗義走天下，又何必爲官兵們製造機會叫他們立功立業呀！」

武小郎聽得哈哈大笑起來。

張水柔見大家高興，立刻吩咐兩個伙計切肉取酒，後院客房中三人圍桌吃喝起來。

酒過三巡，武小郎向劉風道：「劉兄是怎麼來到這泰山縣的?」

劉風重重放下酒杯，他遙指滄州道：「兄弟呀，我不說只怕你還不會知道。」

他見張水柔十分注意的聽着，便問武小郎道：「武兄，你的老婆她……」

吃的一笑，武小郎道：「嗨，她可並非一般脂粉可比，她乃張青與孫二娘兩位前輩的獨生女兒名叫張水柔的便是，而且……咱們……」

劉風早已彈身而起，大大的唱個喏，十分恭敬的道：「原來是自己人呀，好哇，哈……」

張水柔也笑道：「別客氣，吃酒，吃酒！」

忽聽劉風道：「我吃不下去了！」

這突如其來的話，令武小郎與張水柔二人一瞪眼！

「怎麼了，兄弟?」

劉風道：「我原本是趕往大谷口的！」

「太行山東面的大谷口?」

「不錯！」

武小郎急問：「劉兄去那個野狠滿山走及兔子不拉屎地方幹甚麼?」

劉風指着北方道：「搶救咱們兄弟呀！」

武小郎急問：「誰?」

「燕大山呀！」

「誰是燕大山?」

劉風道：「也難怪武兄不知道，這燕大山並非別人，乃燕青燕大伯的兒子呀！」

提到「浪子」燕青，武小郎與張水柔二人當然知道，幾次大戰與三次圍殺與誘殺中，梁山伯的好漢中只逃了兩個人，這二人不是別人，一個是浪子燕青，另一個便是混江龍李俊！

這二人見形勢有變，苗頭不對，便急急的遁去！

此刻武小郎聽了劉風說出燕大山就是燕大伯的兒子，這件事他自

是不會丟下不管。

武小郎這就拔刀要與劉風二人趕往大谷口，却被張水柔攔住了。

張水柔道：「既是要救自己人，我也去！」

武小郎道：「妳不能去！」

張水柔急問：「爲甚麼我不能去?」

武小郎道：「妳雖然自泰山縣大牢出來，但案子仍未了，姓程的不定會在那一天又找來，妳怎麼辦?」

張水柔道：「大不了十字坡我不開店。」

武小郎道：「你忘了孫二娘前輩在此經營不易，再說二老長眠在後坡上，此地怎可放棄。」

張水柔一聽洩了氣，她對武小郎道：「我現在只有兩句話，一切小心，早點回來！」

武小郎哈哈笑了。

張水柔道：「後院大毛驢你們騎去吧，四條腿代步最舒服！」

劉風道：「嫂子呀，我不是騎大毛驢的人，這大毛驢是打算由燕大山騎的呀！」

武小郎先是一驚，道：「怎麼的，難道……」

劉風忿怒的道：「咱們的燕大哥受了傷，兄弟呀，滄州有個地頭蛇，他與衙內有交情，燕大哥經過滄州看不順眼，便同人家幹起來，燕大哥雙拳難敵四手，被人抓進府衙中，莫名其妙的要把他發配青海呀！」

武小郎道：「從滄州去青海是要經過大谷口，好，咱們兄弟趕前途，大谷口侍候押解的人！」

劉風對張水柔道：「嫂子，這原是小事一件，妳大嫂子安心啦！」他以爲武小郎與張水柔是夫妻了！

劉風又道：「原是我一人就夠了，只是見了自家兄弟，我便直說出來了！」

武小郎與劉風二人吃了酒便上路，張水柔還一而再的交代武小郎早早的回來。

只有一頭驢，那原是由劉風騎來的，劉風弄了這頭驢子就是爲了叫挨了打的燕大山騎。

武小郎與劉風二人路上走，武小郎問道：「劉兄吶，自從梁山被封山，各路叔叔大伯們多一半死了，只聽說逃走沒幾個，我問你，你告訴我，你如今幹的甚麼營生呀！」

劉風吃吃笑道：「响馬！」

「你幹响馬?」

「不錯！」

「明着幹上响馬了?」

劉風咬牙道：「兄弟呀，當今大宋在苦撐，搖搖欲墜也不會太久了，這關外韃子們也橫行，吃虧的是老百姓，你沒見各州各鄉人馬自保自的地頭，老百姓死活誰去管，可惜大伯大叔們死的不是時候，這光景响馬便起來成了精，我就是成了精的响馬！」

武小郎一笑道：「我不幹响馬，獨行江湖最逍遙，兄弟，如今我落脚在十字坡，有事你盡管來找我！」

劉風道：「倒忘了咱們的首領，你還不知道吧?」

武小郎道：「我怎麼會知道?你快說來我聽聽。」

劉風道：「咱們首領不是別人呀，他乃是李大伯『混江龍』李俊的大兒子名叫李小龍的便是。」

武小郎一怔道：「甚麼?難道李俊李大伯還在這混沌世上嗎?」

劉風道：「好像在，但我並未見過！」

武小郎道：「想不到李家兄弟幹上响馬了！」

劉風道：「兄弟們幹响馬，大碗酒來大塊肉，得了好處平均分，你一個我一個賸餘的一個留着，您誰也不多一份，咱們那兒都是老大，可也最團結。」

他一頓之後又道：「聽說燕大山滄州出了事，小龍哥便把這事交給我來辦，太行山大谷口你瞧我怎麼砍押解的人吧！」

笑笑，武小郎道：「劉兄啊，當今各州府均有能手在，附近州縣我清楚，單只一個泰山縣的程百里就不簡單，聽說過嗎?這人曾在五台山上習過武，我就不想同他動刀子，我與這姓程的攀交情。」

劉風不悅的道：「你同狗腿子們打交道?」

武小郎哈哈一笑，道：「遠交近攻是明的，上下其手來暗的，有時候還得多用用頭腦。」

劉風道：「我不用頭腦，我用刀！」

笑笑，武小郎道：「所以我便隨劉兄來了。」

「怎麼說?」

武小郎道：「我有頭腦呀！」

他衝着劉風哈哈笑，又道：「當你在我車前出現的時候，那副唬人模樣，我便明白你劉兄以爲武力就是解決一切的唯一手段，但你莫忘了，武力可以降人也可以傷了自己，是不是?」

劉風嘿嘿笑了！

* * *

一頭叫天大毛驢，哥兒倆輪流騎，從十字坡到太行山的大谷口只有一百二十里，第二天午時便到了。

武小郎抬頭看，不由點點頭道：「好地方！」

劉風道：「嗨，武兄，咱們不是前來遊山玩水的，咱們是來救人

的呀!」

武小郎哈的一笑道:「我的意思便是說此地是個救人的好地方!」

劉風道:「是兄弟我會錯意了!」

武小郎指着大谷口道:「劉兄你瞧,這大谷口兩邊懸崖峭壁,古樹參天,山道九曲十八彎繞着山溪無盡頭,咱們隨便選個隱蔽的地方躲起來,伺機下手必一舉可得也。」

劉風道:「咱們不必躲起來,堵在谷口就宰活人。」

武小郎又笑了!

「劉兄,這件事原是你為主,我只不過中途插一手,我插手是義氣,但願行事商量着來,希望你別介意。」

劉風想了一下,道:「也罷,這一回且看你的了。」

武小郎指頭看谷內,他指着一塊石頭道:「去,把叫天驢拴在大石後。」

「為甚麼?」

「你如果聽我的就別多問。」

劉風果然把叫天大毛驢拉到大石後拴牢。

武小郎又對劉風道:「走,咱們躲在附近林子裡,拉屎也好,啃乾糧也罷,就等王八蛋們進這大風谷了。」

劉風笑呵呵的道:「武兄呀,你好像很篤定嘛!」

武小郎道:「我若不篤定就不是武大郎的乾兒子。」

他四下裡看了又看道:「出手打伏沒有篤定的事,端看各人的造化,命運便交付上天了。」

劉風道:「武兄,這次事後我必拉你入夥,李大哥那裡也歡迎。」

武小郎搖頭笑笑。

就在二人剛把身藏妥,遠處來了一彪人馬,數一數不多,押解人犯一共七個人。

這批人走到路上還哈哈笑,說話聲音大極了。

「燕大山你個王八蛋,滄州老大還輪不到你頭上。」

另一人也叱吒:「宋江那批人早完蛋了,再說那又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你在大街上想唬誰呀!」

忽聽一聲雷吼:「操他娘的,司馬亮果然與萬山雲是一鼻孔出氣,老子打傷司馬不邪,這是比武,輸了也吃官司呀,娘的!」

有個怒漢用長矛杆對準那身上細了蔴繩的大漢就捅上去了。

「娘的,知府大人的名諱也是你這死囚叫的呀,我修理你!」

於是,咚咚連三聲,捅得大漢身子一歪幾乎倒地,大漢回口就罵:「操你奶奶……」

這時候,躲在深處的劉風提刀就想殺出來,卻見武小郎一把抓住劉風一臂,道:「等等。」

「等不及了,燕大哥吃生活好像打在我身上。」

武小郎却道:「奇怪呀,滄州押人,怎麼泰山縣的程百里也來了。」

劉風道:「甚麼程百里程萬里!」

武小郎道:「程百里乃泰山縣衙捕頭,這人的武功不錯,就是有些貪。」

吃的一笑,劉風道:「十個捕役九個貪,一個不貪是混蛋。」

一怔,武小郎道:「噫,怎麼不貪的人是混蛋呀!」

劉風道:「大家都貪他不貪,所以那些貪的人就罵這不貪的人是混蛋。」

「哈……罵得有理!」

他忽然不笑了,指着一行七個走進大風谷口的人,又道:「不對勁!」

劉風道:「怎麼了?」

武小郎道:「我同姓萬的知府沒見過,滄州的來人也不認識,但我認識程百里,我若出手去救人,程百里就會叫出我的名字來,泰山縣也別混了!」

劉風道:「武兄,你怎麼婆婆媽媽了,咱們只一出刀,誰還管他老蛋的殺他個一馬掃,一個活的也不留,便姓程的認識又怎麼樣?」

武小郎道:「錯了!」

劉風道:「這話怎麼說?」

武小郎道:「殺一個程百里沒甚麼,但斷了同官家打交道的一條有力線索就是不智,我不想姓程的死。」

劉風咬咬牙道:「那好,你別出面,我一人去對付他們了。」

武小七忙拉住劉風,道:「我有法子。」

劉風道:「你還有甚麼好點子?」

武小郎道:「你忘了,我有頭腦呀!」

劉風指着山道上的人急道:「那就快說呀!」

武小郎道:「首先,咱們先分散他們。」

「如何分散?」

武小郎一笑道:「你跟我來,千萬別出聲。」

於是,劉風跟在武小郎的身後,兩個人宛如野狗似的閃到十幾丈外的亂石後,就見武小郎抬起石頭對準那頭叫天毛驢擲去。

武小郎至少擲了七塊石頭,砸得那頭叫天毛驢哇哇怪聲叫起來。

便在這時候山道上一聲大吼:「甚麼聲音?」

有個押解道:「一頭野驢,大

人。」

「過去瞧瞧,咱們正需要有個代步的。」

有兩個押差併肩往大石那面奔上去,只見這二人還未走到大石後,那頭叫天大毛驢已掙脫了繩子往山林中奔進去了。

兩個漢子分兩路準備兜攔那頭叫天驢了。

就在這時候武小郎對劉風道:「劉兄,該你的了!」

劉風道:「該我的甚麼呀!」

武小郎道:「讓你出刀了,去,砍殺那五個人去。」

「我一人前去?」

「不錯。」

「你呢?」

「我還另有重任呀!」

劉風一聲沉吼:「夠朋友,你不出刀不夠義氣嘛,娘的,算我認識武大郎的乾兒子了。」

他不等武小郎說甚麼,砍刀一舉,一聲暴吼道:「劉唐的兒子殺來了!」

為甚麼他叫自己的名字劉風把他老子的大名吼出來,那當然是因為虎死威風在,劉唐乃當年梁山大將,他的威名自是高過兒子劉風。

* * *

劉風舉刀往山道上衝殺,那細索綁的毛漢果然就是浪子燕青的兒子燕大山。

燕大山抖着身上押鎖鏈子左右打,口中厲笑:「是劉兄弟嗎?想也該來了。」

「殺!」

忽聽一個大漢對一邊的程百里道:「只有一人,會不會就是在你地盤上活動的海棠大盜,你認清了。」

原來這人正是滄州捕頭甘元,這甘元並不緊張,他迎上了劉風!

程百里早看到了,他重重的道:「海棠大盜身材苗條,不似這般粗大,只不過你別慌,咱二人合力抓住這小子,我有辦法逼口供。」

「嗆」的一聲,程百里也出刀了。

甘元與程百里併肩迎上劉風,那劉風乃是赤髮鬼劉唐的兒子,劉唐的那一套「天異刀法」全部教了兒子劉風,正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落草兒強梁,動上刀子便也豁上狠宰起來。

那劉風還厲叫:「燕兄,你把門戶守緊了,且等我收拾這兩個狗腿子再救你。」

燕大山厲吼:「小心他們兩個,他二人的刀法不好對付,尤其那個姓程的。」

劉風已殺出十九刀才回口,他回口先是一聲粗獷的厲笑,道:「安啦,看我的吧!」

忽的,燕大山又是一聲厲吼,身上鎖的枷鏈疾揮又打,四個捕快被他踢打得紛紛往外暴閃不迭,一時間這大谷口廝殺得好不熱鬧。

於是,附近傳來一聲大叫。

「喂,那不是程大人嗎?」

正在搏殺的程百里立刻跳出圈外抬頭看,見大崖上站着一人,不由招手道:「好,是我家兄弟來了,快下來助咱們一臂,捉住這劫囚犯。」

崖石上果然是武小郎,他嘿嘿笑了。

武小郎笑得劉風與燕大山心中不舒服。

尤其是劉風,怎麼這時候武小郎會變節了。

武小郎提刀往山崖下走來,劉風已厲吼:「操你娘的武小郎呀,你他娘的原來與官家扭結在一起了呀,劉大爺我上當了呀,哇……呀……殺……」

劉風發瘋似的盡往甘元與程百里二人狂殺不休。

於是武小郎堵在燕大山的前面了。

「住手!」

燕大山吼罵:「去你娘的老蛋,吃老子一鏈條。」

就在一陣刷刷刷中,武小郎連閃帶躲的跳在二丈外,他對四個捕快吼道:「把這死囚交我,他今天逃不掉的,你們快去幫着兩位大人,合力先把劫囚的人拿下。」

捕快不認得武小郎,但程百里會與此人打招呼,聽了武小郎的話,立刻往斜坡奔去。

這裡,武小郎同燕大山二人幹上了。

武小郎還大叫:「程大人,你們快拿下劫囚人,這死囚是我的了。」

遠處傳來甘元的叫聲:「那位兄弟,他若突圍,砍了算啦!」

武小郎道:「他逃不掉的。」

於是劉風又是一聲咒罵:「武小郎呀,你個王八蛋,你二叔的英雄義氣你全忘了。」

武小郎道:「休提我二叔,那是造反,姓劉的你小心挨刀吧,哈!」

「殺!」燕大山火上加火的直往武小郎撲去,光景是想抱在一起大家往山谷中滾吧!

武小郎當然不會叫燕大山抱住他,退了五七丈外,武小郎小聲道:「燕兄,快往右面林中逃,快!」

一怔,燕大山道:「你……」

武小郎道:「快呀,你娘的,聽不懂我的話?」

燕大山道:「你叫武小郎,武大郎是你……」

「乾爹。」

燕大山道:「難怪剛才你以旋風刀法閃過我那天衣無縫的一

砸。」

「快逃。」

燕大山轉頭便往林中奔去，那武小郎却哈哈狂笑道：「想在武大爺手中逃走呀，休想……」

荒林中，不久又是一聲吼叫：「我看你往那兒逃！」

於是，荒林中沒有聲音了，好像那兒根本未發生過任何事情。

斜坡上，劉風可慘了，他已身上在冒血，那光景就如同一頭大花豹被一羣獵狗圍起來，他只有出刀去應急，那還有半分的回殺機會，正就是惡狠也難鬥衆犬。

不料就在這時候，忽聽一聲狂吼，「看我來抓活的！」

吼叫的不是別人，乃武小郎是也。

武小郎一個人出現了，武小郎用刀指着林子深處，對幾個捕快又道：「快進去，那死囚已被我搞昏在地上了，去把他再綑牢吧！」

劉風一聽火了。

劉風大罵：「操你祖先吶，你原來同老子玩陰的呀！」

他罵着立刻擧刀往武小郎衝殺過去，那副拚命的架式還眞唬死人不償命。

只見甘元扯住程百里，道：「咱們看這二人怎麼個殺法再上去支援，嘿，這紅毛大漢今天非死不可。」

另外四名捕快已順着武小郎指的方向奔進林中去了。

武小郎以旋風刀法對抗劉風的天異刀法，兩個人殺得飛砂走石樹倒葉飛，那武小郎殺了片刻，忽的拔身往林中躍去。

劉風厲叱：「王八蛋，你想逃呀！」

突聽武小郎道：「快進林中往西南山峽，十字坡再碰面，記牢了。」

劉風幾乎怔住了，他張大雙眼道：「剛才你不是在玩眞的呀！」

「現在我才是玩眞的，劉兄，快走啦，晚了你追不上燕兄了。」

劉風以手背往口中抹着，便也抹出一縷鮮血，道：「他娘的，我忘了你是有頭腦的，哈！」

他轉身而去，一頭鑽進林中了。

便在這時候，忽見山下奔來兩人，正是程百里與甘元二人。

那甘元當先追問：「人呢？」

武小郎道：「我把他追到這個方向來了，怎麼你二位沒看見呀！」

程百里道：「武家兄弟呀，你沒把毛漢抓住嗎？」

武小郎道：「我砍了他一刀，才要伸手活捉，不料這惡漢撒手便逃。」

甘元道：「逃到那兒了？」

武小郎道：「往這個方向過來了呀，怎麼，你們未發現，難道此人會遁土法呀？」

甘元道：「都是你，逞的什麼能耐呀，把劫囚人犯弄丟了。」

武小郎一瞪眼，道：「這是什麼話，我只不過出手助你們一把，可並未打算搶什麼功勞，你怎麼如此說我的不是，這未免太過……」

他望向程百里，又道：「全看程捕頭的面子，算了，我多事。」

他甩開大步要走，四個捕快跑出林子來，有人就大叫：「囚犯不見了吔！」

武小郎吃驚的道：「再找找，被我打昏在地，他怎麼還能逃呀，快去再找！」

便是兩位捕頭大人也進去林中找人了。

＊　＊　＊

武小郎當然也跟進林中找，他指着一片荒草地，道：「噫，就是這兒呀，人呢？」

程百里道：「武小郎，你眞的把人打昏了？」

「騙你不是人，就在這兒。」

甘元疾奔過來，他半帶驚慌的道：「人犯逃了怎麼辦？咱們怎麼去交差呀？」

武小郎道：「都是那個紅毛漢，太可惡了。」

甘元突然逼近武小郎，道：「剛才聽紅毛漢子的話，好像他認得你閣下。」

一笑，武小郎道：「認識在下的人可多了，就如同程大人也認識在下呀，是不是，程大人。」

程百里點點頭，武小郎又道：「那個紅毛漢子是山東响馬呀，我曾見過他們一羣人打劫，他們只一出動便是上百人之衆，只是我不懂，這一回怎麼只有他一人。」

甘元道：「你說响馬出動一大羣？」

武小郎道：「不錯，以我看他們必是去找他們的人去了，這地方咱們不能久待。」

甘元急道：「可是人犯逃了呀！」

武小郎道：「人犯逃了再抓呀，被响馬圍住就完蛋了。」

他衝着程百里一抱拳，又道：「各位，朋友幫忙也不過到此爲止，我住十字坡，有幸歡迎各位去坐坐。」

他走了，走向山下去了。

只一出了大谷口，聽吧，武小郎吹起口哨唱起來，好一副自在呀！

＊　＊　＊

忿怒的注視着武小郎去的方向，甘元對程百里道：「這小子什麼來路？」

程百里道：「他呀，說他邪

吧，可也帶着幾分正氣，說他正派吧，可又覺得他邪不拉的，我把他看成是人物，如果說是個混混，他就是個超級混混了。」

甘元道：「功夫如何？」

程百里道：「一路刀法還眞不賴，似這號人物，咱們有時候也用得着。」

甘元道：「我却懷疑這小子似乎同劫囚的人有一手。」

他聳動着鼻子，又道：「天下事那有那麼巧呀，剛冒出個劫囚人，這姓武的小子就出現了，你不覺得怪嗎？」

程百里道：「有空我去十字坡摸摸這小子的底細。」

甘元看看天色道：「咱們不能就此離去，在這荒林中仔細找，非把人犯找到不可。」

於是從滄州府來的一衆捕快便又往林中搜去了。

程百里未再參與，他聽了甘元的話多少也對武小郎起了疑心，他打算過幾天找上十字坡。

＊　＊　＊

武小郎愉快極了，他走得實在輕鬆，抬頭看前，河那邊大片樹林中有羣鴉振翅飛高空，武小郎心中想，樹林中有名堂。

武小郎可不是武大郎，有道是：三代出個傻子，三代出個精明人，武小郎雖不是潘金蓮爲武大郎生的兒子，但武小郎是武大郎的乾兒子，站個邊也沾光，所以武小郎是個聰明人。

武小郎發覺樹林中有問題，他可並不直往林中鑽，他繞過小河登高望，這一望他吃一驚，因爲有三個怒漢正在亂刀殺，殺的是劉風與燕大山二人。

那燕大山手中無傢伙，燕大山的手鐐未解掉，再看劉風，天爺，他幾乎全身在冒血。

劉風是爲了保護燕大山才奮不顧身的。

武小郎再細看，還有一人站一邊，那人手上拎着刀，好像在指揮搏鬥中的三個人。

武小郎看得眥目欲裂，大吼一聲：「住手！」

他非叫雙方先住手不可，因爲劉風與燕大山二人傷得重，再殺下去非死不可。

果然，武小郎這一聲吼叫救了劉風與燕大山二人，那個爲首的原來覷準了出刀先殺劉風的，這一叫他回頭看，見一個精悍的漢子提刀奔過來了。

這漢子立刻迎向武小郎，沉聲道：「閣下幹什麼的？」

劉風已在齜牙咧嘴大喘氣了。

武小郎先不回答那人的話，他對劉風與燕大山道：「娘的，你們兩個還是未逃掉呀！」

那人不耐煩的道：「你是誰？」

武小郎道：「我呀，應該是官不官民不民吧！」

「什麼意思？」

武小郎道：「我是幫官家押人犯的老百姓。」他指着燕大山又道：「他是囚犯，另一人是劫犯的，大伙正分途在追拿他二人，想不到被你老兄追堵在這地方。」

那人一聽冷冷道：「娘的老皮，官家眞是飯桶，差一點把這死囚弄逃掉。」

他轉而對他的三人吩咐，道：「別等甘元來押人了，做了他二人咱們回滄州。」

三個大漢又欲出刀，武小郎雙手一攔道：「朝廷的人犯有官差押去邊疆充軍，你們怎可亂殺人？」

那人一聽仰天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你大概沒弄明白吧，公文上寫的是一回事，事實上又是另一回事，只待人犯進入太行山區，找機會做了完事，你怎沒想一想，押解差的用得到捕役們上路呀！」

武小郎心中吃一驚，是的，押解差的不由捕快們擔當，這其中就有名堂。

武小郎哈哈一笑，道：「娘的，我也糊塗了。」

那人冷冷道：「你最好是糊塗下去，因爲咱們才是追殺他的眞主，而且也是老爺子的安排，咱們扮成劫囚人，中途打走官差，然後殺了這可惡的死囚，事情一六二三五，不了了之，你……明白了嗎？」

武小郎更是全身一震，黑道官家攪一起，這世上黑白難分明了，其實官家早恨透了滄州一惡霸，只是無奈何。

他面皮一緊，指着燕大山道：「請問他犯了你們什麼啦，唔……你們又是什麼人？」

那人似帶不屑的道：「別管犯了咱們什麼，小子，你是什麼東西？」

武小郎道：「我不是什麼東西，要眞的想証明我是誰，我便告訴你，你爺爺叫我親哥哥。」

那人一瞪眼，大吼一聲：「老子劈了你！」

武小郎冷冷一笑道：「行，只要你夠份量，只不過一旦被我整倒你，那後續的動作你想過沒有？」「後續？娘的，你挨刀吧！」這人擧刀欲殺。

武小郎道：「你急個鳥呀，老子不會逃走的。」

那人一怔，却見另外三個圍殺劉風與燕大山的漢子怒視着武小郎，有個光面怒漢吼罵：「他媽的，老子們連你一齊殺，你敢頂撞他們苟爺！」

那姓苟的指着劉風與燕大山二

人對武小郎道：「小子，你瞧，挨刀子是不舒服的，你就快挨刀子了。」

武小郎道：「挨刀就挨刀吧，娘的，買賣還是要先交代清楚。」

「買賣？」

「是呀，這世上什麼也離不開買賣二字，便是雙方對殺對砍也是買賣的一種，是不是？」

「你他娘的是個瘋子呀還是二百五？」

武小郎道：「我不瘋，如果你們不聽我的，你們才是瘋子。」

姓苟的怒叱道：「他媽的，你有完沒完？」

武小郎道：「話未說完當然沒個完。」

姓苟的道：「你屁快放！」

武小郎一笑道：「上道了，有進步，嗨，是這樣的，我這個人生來愛多事，今天遇上這碼子事，當然我是非管不可！」

他見四個惡漢七竅生烟，又笑笑道：「我的意思很簡單，我把他二人帶走！」

他呵呵一笑，又道：「當然你四位絕不會答應的，是不是？」

姓苟的叱道：「廢話！」

武小郎道：「所以啦，咱們雙方就免不了一番交易買賣了！」

姓苟的叱道：「買賣？媽的，你打算花銀子買他二人的命呀！」

武小郎搖搖頭道：「操，我那裡有甚麼銀子呀！」

姓苟的吼道：「那又談甚麼買賣呀！」

武小郎道：「刀呀！」

「刀？」

「不錯，雙方在刀上談交易！」

「怎麼談？」

武小郎道：「咱們在刀上見眞章，如果我勝了，各位就得聽我的，如果我敗了，吸，我這一身骨架任你四位挑瘦剔肥吧！」

姓苟的大怒叫道：「說來說去算放屁……」

他對另外三人道：「周金山，你們三人快下刀，先砍了姓燕的兩個小子，這個不知死活的傢伙是我的了！」

武小郎石破天驚的一聲暴吼：「住手！」

姓苟的已舉刀往武小郎砍來：「死吧，兒……」

「咻」聲起處，武小郎忙的一個左閃步，立刻抖出一片刀光迎上去，口中厲吼：「找死！」

「嗆！」

「嗤！」

祇見姓苟的抛刀打旋，抖着右臂直吸氣，差一點沒有撞在石頭上。

另外三人剛又圍殺燕大山與劉風，見姓苟的一招之間挨了刀，立刻跳過去護駕。

武小郎「嘖嘖」兩聲道：「瞧瞧，這一刀稍抬半尺，你的人頭便掉了！」

忽聽劉風大叫：「武兄，殺了他們！」

武小郎心中一緊，姓苟的道：「好啊，原來你們是一夥的呀！」

武小郎忙搖手道：「也祇是剛認識，嗨，別說廢話了，咱們是不是言歸正傳，談談生意呀！」

「談甚麼生意？」

「噫？你是王八的兒子呀，怎麼那麼健忘，我不是早先說過了的，我勝了你們就得聽我的呀！」

姓苟的大怒，道：「勝你娘的蛋，咱們還有三人吶，你行嗎？」

武小郎道：「嗨，倒忘了你們還有三人吶，行，我這裡再接他們三人幾招，如此我若勝了，當然利潤也大了！」

「利潤？甚麼利潤？」

「銀子！」

姓苟的一聽火了！「操，拐彎抹角的說了半天，你小子爲的是銀子呀！」

武小郎道：「娘的，你少糊塗，沒見這世上的人們日出往外跑，日落不見了，每個人忙進忙出受苦挨累，跑到東跑到西饑寒不計的，那一個不是爲銀子呀，操！」

（未完・一）

金血

六人幫故事之二／溫瑞安・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陳劍誰等四人要查明好友蔡四幸遇害的詳細經過，故又來張小愁家中，耐心引導她講述當時情形。張小愁情緒陷進當晚可怕的情景，她追述：發現火光蔓延兇險至極下，蔡四幸又回轉身把她從車上拖下來強暴姦污了她，這是從來不敢向人洩露的秘密。但陳劍誰根據所述的情景分析後，却不信是四幸所爲，認爲其中有問題……

激將邀伴探秘密　入壇如歷魔幻境

陳劍誰笑着問道：「你在想什麼？」

史流芳怔了一怔道：「沒，沒有。」

陳劍誰揚起了一邊眉毛：「那就不是沒有，而是胡思亂想。」

史流芳有點不好意思：「是……是胡思亂想。」

「你承認是胡思亂想，那就不只是胡思亂想了，」陳劍誰帶着自信的微笑着，但額上的懸針紋依然不消，「那一定是想了些不可告人的事。」

史流芳這回不是赧然，而是尷尬了。

陳劍誰也不爲己甚：「剛才張小愁說的話，你聽了覺得怎樣？」

「張小愁並不老實。」

「哦？」

「她說她用手帕替蔡四幸和她自己擦汗，現在的人，還用手帕的人本就不多，我以爲是這地方女子的習性，但後來我發現她抹淚的時候，也是用紙巾……既然是習慣，不可能一朝一夕會改了過來，何況，今晚在老大說那番話之前，誰都不會想到那條手帕可能給人下了藥。」

「雖然張小愁很美麗，」陳劍誰用一種訝異中帶讚許的眼神看他，「但你還是很清醒的嘛。」

由於陳劍誰一向很少讚人，這回史流芳的口就像牛麗生入睡時的嘴巴一樣。

「跟老大久了，」他忙賣巧地說，「多少也學會一些……嘻嘻，我一向都是見色不動的眞君子哩！」

「其實見色不動只是悶君子，見色心動不逾矩的才是眞君子，見到漂亮的女子哪有不動心的？不過動心又不等於是動手動脚，動一動心絕對沒有關係，天時地利，合情合理，」陳劍誰最後加上意味深重的一句：「只不過心動歸心動，不能誤了大事。」

然後他若有所思的說：「有些問題，我還得問張小愁，否則那結就解不開了。不過，我不太方便問……我會託人去問的。」

史流芳本想問：什麼問題？但見陳劍誰沒說，以爲不方便問，就不問了。

其實，有些事情，要是你不主動的問，別人也一樣不方便主動談起。

至於一件事該不該問？應不應不問？應該由誰來問？如何問？問什麼人？這些都得要聽明人來作聰明的判斷了。

* * *

陳劍誰才把史流芳叫了出院子，另外一個一直以爲自己的「智慧」最多僅遜於「大肥鴨」半籌的駱

鈴，便立即「發動」了一次「密謀」。

她「叫醒」牛麗生。

牛麗生是叫不醒的。

他一旦睡着了，就算天塌下來，他也未必會醒。

只有三件「事情」，能使他馬上清醒。

一是他母親的聲音。

他一向孝順。

另外一招是一首歌。

「春天裡」。

在飛機上，陳劍誰便是以這首歌，喚醒了熟睡中的牛麗生，讓他可以一種「黃雀在後」的方式來制伏劫機的凶徒。

駱鈴只唱了幾句，牛麗生便醒了過來。

他惺惺忪忪的，一時還不知自己身在何地，發生了什麼事，一見是駱鈴唱的歌，以爲她又來作弄他，當下一抹下巴的口水，又要倒頭大睡。

「嗳，煞掣煞掣，你先別睡。」

駱鈴急忙阻止。

「什麼事？」牛麗生沒好氣。

「你有沒有膽子？」駱鈴又來「激將」他。

「我的膽已經睡了。」牛麗生可沒興趣，「就只剩下耳朵沒睡。」

「不是睡了，而是怕了，」駱鈴恨恨的說，「你果然沒膽子今晚跟我去夜探紅毛拿督！」

「什麼？」牛麗生叫了起來。

「噓！」駱鈴忙叫他噤聲，「不可以讓老大知道！」

「噓……」牛麗生也學着她用一隻手指按在唇邊，瞪大了一雙本來睡了一大半的牛眼，「不讓老大知道怎行？那很危險的呀！」

「我就知道你一定會害怕！」駱鈴心裏偷笑，她就知道牛麗生一定會幫她的。

「誰說我怕？」

「你的眼神……」

「我眼睏而已！」

「你的口氣……」

「我可沒說我不去。」

「你敢去？」

「我爲什麼不敢？」

「你……去？」

「去就去，我才不怕呢！」

「好啊！」駱鈴高興地跳起來，一拍他那熊一般的後肩，「你答應去了！」

「我們……到底去哪裏呀？」牛麗生仍是有點迷茫。

「去夜探紅毛拿督的虛實啊，」駱鈴興緻勃勃的說，「他們想燒死我們，我們就先去搗亂一番再說！」

「老大……他不是說……他會去嗎？」牛麗生仍是不大明白。

「你沒聽清楚嗎？是他去，他自己去！而不是我們大家一起去。」

她十分不平不甘的說：「試想，這樣好玩的事，怎可以沒有咱們的份！何況，那干人想燒死咱們，此仇不報非君子……不，非女子……你要是不夠膽子去，不敢報仇，我自己去便是！」

「還有我。」

只見溫文的頭伏在肘上，肘子擱在桌面上，他睜開一隻右眼說。「聽者有份。」駱鈴覺得他是在做一個鬼臉。

「你去幹什麼？」駱鈴可沒把他瞧在眼裏，「文弱書生！」

「你們不讓我去，我就告訴你們老大去！」溫文有恃無恐的說。

好啊，居然學會威脅本小姐？

駱鈴心中冷笑：這也好，讓你去了才讓你有難受的，就先讓你難過一會又如何？「你去？」她斜視着溫文，似笑非笑的說，「你啊，手無搏鷄之力，礙手碍脚的，只會給人惹痲煩！」

駱鈴可不知道她這個表情是最美的了。一個清麗的女子在不自覺地流露出嫵媚的時候，就算不足以顛倒衆生，也足以傾倒溫文，何況這是個溫柔而且幽暗的晚上。溫文好不容易才呼出一口氣：「不礙事，不礙事，我會照顧自己，也會照顧你……」

「照顧我？」駱鈴差點沒叫出聲來，總算强行忍住了，「謝了，還是多照顧閣下你自己罷！」

「爲甚麼不等陳先生一齊？」溫文還是忍不住說：「或者，問他一聲也好哇！」

「若要問他的話，那就是沒得去！」駱鈴已志在必行，「你去就去，不去就給我噤聲！」

「我？」溫文用食指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去！」

＊　＊　＊

於是，他們（駱鈴、溫文、牛麗生）便夜探「紅毛拿督」。

他們沿着那荒草徑中的碎石路，迅速地掩近了那座舊式紅磚圍牆，用木板搭成再漆上綠色的院落。

三人並肩掠步，那牛麗生在最前面，溫文則是在最後。駱鈴總覺得有甚麼東西跟在後頭。但每次回過頭去，卻是甚麼也沒有，只有一團黑，黑得甚麼也看不見。

這時當眞是月黑風高，除了院子裏的神壇上映着一些微火，就甚麼光線也沒有了——可是，那神壇上映着的紅色燭火，就像是凝固的血一樣，連七星燈微微搖曳的光芒，也令人生起幽冥的感覺。大家都覺得：眞有這樣的「火」，不如沒有「火」。

他們都不期然的想到「黑火」。

——要是黑火在此際向的他們

襲擊，他們該怎麼辦？

不過，他們自忖度只要沒有給那又酸又臭的水沾過，就算見着了黑火，也不過是普通的火——他們都希望陳劍誰的推測是對的。

「你怕不怕？」駱鈴問溫文。其實，她心裏很有點害怕，所以先發制人地問她心中認爲「最弱的一圜」的溫文。

溫文老實：「不怕是假。」

駱鈴聽了正中下懷，她一出來，就覺四周鬼氣森森、鬼影幢幢，並沒有甚麼好玩的，早想打退堂鼓了，「你既然怕，我們就先送你回去吧。」

「回去」溫文卻不同意，「都已跟出來了。」

「你明明是怕的嘛。」駱鈴語帶慫恿。

「怕也不能拖累你們。」溫文大義凜然，視死如歸。

駱鈴爲之氣結。

這時，他們已逼近紅毛拿督的神壇外的院落了。

牛麗生見他倆毫無忌憚的在談話，以指豎唇，「殊」了一聲。

駱鈴心虛，也跟他「殊」了一聲。

「別殊！」溫文苦着臉說：「再殊我就挺不住了。」

「甚麼？」駱鈴聽不懂。

「我有個壞習慣，從小養成的，」溫文苦惱的說：「人家一發出殊殊聲，我就想小便。」

「采！」駱鈴沒好氣。

牛麗生躭憂的說：「別响！小心有狗！」

這時候，他們耳際聽到了一種聲响。

木棍對擊的响聲。

木棒對擊的聲音是清而悶的，但除了偶爾對擊之聲外，就是虎虎的棍風，顯示出有人正以棍棒之類的武器比拚着。

「狗？我才不怕。」駱鈴聽到有人交手的聲音，興緻可又來了，「咱們看去。」

「你不是要回去嗎？」溫文不識趣的問。

「回你箇頭！」駱鈴覺得這傢伙怎麼那麼煩，「有人打架還不去看看，那還是人嗎？」

牛麗生仍然謹慎地說：「那些狗，始終是一個問題。」

然後他拿出一個塑膠瓶子，往自己身上噴了幾下，然後交給駱鈴。

駱鈴喜形於色，「哦，原來你把KCL帶出來呀。」接了過來，也噴了幾下，一時煙霧迷漫。

「狗倒不打緊，小心有蛇。」溫文避開，邊說，「這種茅草就容易藏着毒蛇。」

駱鈴沒聽在心裏，只顧把瓶子遞給他：「你也噴一些。」

溫文擺手擰頭：「這是甚麼？」

駱鈴笑瞇瞇的說：「KCL啊！」

「KCL？甚麼東西？」溫文充滿狐疑。

「KCL就是『狗先靈』，」一副作育英才似的說：「這是我們社裏的老二發明的東西，噴過之後，那些狗便嗅不到你的氣味，就算見着了你，也不敢來惹你。還不噴上一些？」

「我才不要。」溫文機警的說：「待會兒這瓶K甚麼的又給人K了毒，我們眼裏甚麼都是黑的話，往哪兒躲黑火去！」

「你眞多此一舉！你以爲我是張小愁啊？這麼容易就給人偷天換日、偷龍轉鳳不成？」駱鈴覺得溫文的話對她而言有點奇耻大辱，「你不噴就算，待會兒給狗咬着了得了瘋犬症可別怨人！」

話未說完，狗就來了。

而且不只一隻。

而是一羣。

一羣狠犬。

駱鈴一見那八九隻狠犬，就知道完了。

——不是她完了。

——而是溫文完了。

——他才那麼一個伶仃的人，怎麼夠那八頭狠犬分而食之？

她以八輩子的不情願來應付這件事，她要出手，去逐走這些狠犬。

要不然，難道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朋友給狠犬啃掉不成？

可是這種狠犬無疑是最可怕、攻擊性最强的一種，牠們甚至在攻擊前還一聲都不响，因爲牠們根本不需要驚動主人來幫忙。

牠們已足以應付任何敵人。

駱鈴只覺一個頭有六個大。

她只希望牛麗生會有辦法對付這羣狠犬。

就在這時，她看見了一個奇景。

＊　＊　＊

當眞是奇景。

溫文見到那些狠狗，就像見到了久違了的家人，蹲下身去，撲上前去，一個人竟與九隻狠狗擁抱在一起，牠們用舌頭替他洗臉，他也用舌尖來碰牠們的鼻頭。彼此都熟絡得不得了，却嗚嗚作响，簡直像千言萬語、舊情綿綿。

乖乖，溫文還好像是向那些狗們「介紹」起她和牛麗生來了，有幾頭不那麼「孤僻」、「暴燥」的狠犬，還向他們搖尾巴，坐下來提着前腿來扒搔她的脚，一副像專營指壓服務似的，有一頭特別「熱情」的公狗，見到她高興得那條長舌都快要掉出嘴外來了——駱鈴眞懷疑溫文是怎樣「引介」牠「認識」她的！她眞

懷疑溫文對她是怎麼「介紹」的！

「你……」駱鈴驚奇不已，「你跟牠們很熟？」

「我跟一切動物都是老友，」溫文的表情是樂也陶陶，他鄉遇故知，「我唯一不熟的是人類，因爲他們不讓人跟他們熟悉。」

「哦……」駱鈴反正是似懂非懂，而耳畔又傳來棍棒相擊的低悶聲，她飛快的說，「那你跟你的太太們慢慢聊，我先去看看。」

「我跟牠們已談妥了，牠們不會去告密的了。」溫文也馬上站起身來，「我們一塊兒去。」

* * *

終於，他們看見了搏擊中的人了。

那是一個老人和一個青年。

他們的棍法使得出神入化，以致讓人看去，他們手上拿的不是棍子，而是蛇，活的蛇。

只有活着的蛇才能這樣靈動。

那本是硬梆梆的棍子，在他們手上使來，不但是活的，而且還是軟的，並且還發出淒厲的尖嘯來——那就像他們手裏拿的是老虎的尾巴，要不然，怎麼從兩條棍子上會傳來虎嘯？

一老一少，在庭院裏比招。

他們背後是那因爲燭火而更顯幽陰的神壇，而燭火又因棍風而搖晃着。

三個人見到這種棍法，一時都忘了其他，看得眼也不眨，只怕錯過了一招半式。大凡人都對自己所興趣的東西，總是會這樣的，其實就算你少參與這片刻，這世界上的事還是照樣運轉的，可是你就是捨不得閉一閉眼，放一放手。

他們心思雖一樣，心情卻不同。

牛麗生覺得興奮，而且佩服，更帶了點震慄。

他眞巴不得也躍上場去一較高下。

駱鈴妒嫉。

她不喜歡看到這樣子場面：凡是別人威風她黯淡的事情，她都不喜歡。

而且她也有點分神：她總是覺得有人在拉她的後髮。

溫文則是羨慕。

他覺得這比任何一部張徹、成龍、洪金寶的武打電影還好看，更過癮。

就在這時，漫天棍影，陡然盡滅。

一條長蛇，破空飛去，打在白鐵皮的屋頂上，再咕嚕咕喇的沿斜坡而滾了下來。

那青年一伸手抄住。

他剛才手中已沒了棍子。

棍子已被對手砸飛。

對方的棍尖正點在他的天靈蓋上，不過並沒有用力，當然，也不會用力。

——如果用力的話，他的頭早就碎了。

這世界上任何人都有可能一棍子把他打死——只有這人絕對不會，他信得過；反過來說，對方也像他一樣信得過他。

這青年正是顧影。

牛麗生的震驚，是因爲顧影在受了他一記重搥後，居然在幾個小時後就可以動武了，而且還可以使出這般神定氣足、神風俊朗、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棍法！

現在他比剛才更震驚。

因爲顧影居然還不是那個枯瘦老人的對手！

* * *

這時候，犬隻逐一嗥吠起來。

駱鈴向溫文眨眨眼睛，低聲說：「你那些畜牲不講信用。」

「不是，因爲剛才棍子滾落白鐵屋頂的聲响，牠們才吠。」溫文急忙澄清，「我的朋友一向講信用，狗是最守信的動物——牠們又不是人，怎會不守信！」

「噤聲，殊……」牛麗生把聲音壓到最低，「很危險！」

他的確感到很有點危險。

——一個顧影已不易對付了，何況還有那麼一個武功猶在顧影之上的老頭！

駱鈴伸了伸舌頭，卻見溫文臉上露出痛苦之色。

「怎麼了？」

「我都叫你們不要『殊』了……」溫文憋住氣，「害得我……」

駱鈴幾乎沒笑出聲來。

她大小姐想要甚麼時候笑就甚麼時候笑，這次總算因自知身入虎穴深明大義的忍住了。

那老頭子突然轉過了臉，望向這邊來。

在黑暗中，他的眼像炸出一種黛色的光，這種異光連野獸眼裏也不常見。

駱鈴覺得那眼神就像一隻兀鷹。

一隻等候死屍的兀鷹。

駱鈴正想笑的時候，就看見他的頭偏了偏，耳朵也側了側。

駱鈴詫忖：我還沒笑啊，難道這老傢伙的耳朵比狗還靈？

駱鈴只覺得那一對眼睛寒光閃閃，連她內心裏也有點發寒。

這時候，她才眞正的意識到：萬一給人發現，那的確是相當危險的事。

——除了這一老一少看來武藝過人之外，在那黑沉沉的院子內還不知埋伏了多少敵人！而且，這兩個人，似乎還不是「尋常的人」，萬一他們眞的會施邪法……

所幸顧影說話了。

他說話的態度非常尊敬，就像一個徒弟在跟他師父說話一樣。

「我從來沒見過你使這路棍法。」

「這是『六點半棍』。」

「奇怪的是，我不是拆解不了這幾棍，而是這一棍打來，就像是有十九棍一齊打下來一樣，等我接實了，我又覺得我的力量被引走、消滅，而失去了抵抗、反擊之力。那就好像是：一個驚雷打下來，但給避雷針引入地下去了。」

「這就是了，這可以說，我的一招並不是一棍，也不是我一個人在使這路棍法。」

「我不明白。」

「我這套棍法，是結合了神明的力量而施的。我打個譬喻，爲甚麼很多人認爲到一些神廟裏祈禱、求簽，那就會很靈驗呢？如果這世上眞的有神明，那麼，靈驗則是必然的，可是要是沒有呢？又或者你是虔誠的信徒，那麼靈驗在你而言，至少是一種自以爲是的執迷，不過，要是你也不怎麼迷信神祗呢？那張簽文，或者你的祈禱，也果眞應驗了，那是甚麼原因呢？」

「請指教。」

「那是因爲念力。」

「念力？」

「當你相信某一樣東西的時候，你就不是孤立的。你運使的力量就不僅是你個人的力量而已。當你集中意志力，虔誠的去祈求一件事的時候，你本身就產生出一種靜電，或是一種能量，這能量是不受空間、時間囿限的，所以可以未卜先知，或可預測前程，甚至讓你如願以償。所以，祈求時誠心是相當重要的。唯有堅定不移的誠意才可以使念力集中起來，發揮出自己潛在的能量；而念力也無分善惡的：善念聚善力，惡念聚惡力。同時，你在廟裏祈願，試想在同一個地方有多少人曾在那兒虔誠的祈求過？其實，人是可以來了又去，去了又來，但在那兒——不管是蒲團上、神壇前、香爐邊——祈願的念力並沒有消散，於是跟你的念力滙合起來，也形成一種不可思議的能量，足以影響世事的運轉。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信，自己便發揮出一種念力；就算你不信，也一樣會把自己的意思和前人及後人的接合起來，在神前廟裏或任何諸如此類的地方，祈禱、求簽，之所以會特別靈驗，便是因此之故。試想，有些人只憑自己的意志力便能拗斷鐵匙，折落菓子，更何況這是聚合了古往今來多少信徒的意志力，自然可以運生出巨力。」

「我明白了。可是……這跟棍法有甚麼關係？」

「我這棍法是神壇前參透的。你知道古人在道觀寺廟裏習武，爲何能特別易有所成？倒如少林、武當……」

「因爲他們增加利用了那一股念力……」

「對，把許多人散佈在那兒的念力集中起來，加上在道觀廟宇特別能使人專心一致，故更易有所成。而且，一般的招式只練來打擊敵人、傷害對方，那只是傷人或殺人的武功，那種武功練得再高，也不過是把一個活生生的人毀滅掉。可是，如果你練的是治人的招法那就不一樣了。那就會成了毫無制限，一人使出千人的棍法，就像剛才，我提早引發了你的力量，讓你根本失去了傷害他人的能力，而且同時也治了你的傷。你現在感覺到怎樣？」

「難怪，我本來還暈暈沉沉的，現在好多了！我現在才明白……」

「明白甚麼？」

「明白爹爹您爲何要在今晚半夜也把我揪出來習武過招了！」

「我正是要醫治你。解鈴還須繫鈴人。你既然爲武力所傷，最好的治法，便是用武力化解。不過，這武力是祥和的武力，止戈爲武的武力。」

「謝謝爹爹。」

原來這老人是顧影的父親！

* * *

「你的棍法，凌厲有力，變化多端，力道沉猛，但有兩大缺點。」

顧影眼睛發着亮，誰都知道他現在像一張吸墨紙一般地在吸收着、咀嚼着他父親的話。

「第一，你太急功求勝。」顧步說，「一個人愈年輕，愈以爲快就是一切。但等到經驗多了，年歲大了，才會明白急也沒有用，快不是贏。有時候，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喜若悲、大盈若虛。你要明白這道理，才能使出以退爲進，以柔制剛，以最小的力量擊敗最强大的敵人的武功。」

「是。」顧影的語音裏充滿了敬意，但也流露出沮喪。「還有一點呢？」

「另一點就是你太易分心。」顧步杜着杖，既像一座瘦小的雕像，也像一棵被燒焦了但仍兀然生存着的神木，「你又想搞文學，又要寫詩，又在推廣文化活動；再說習武，你一會兒練『跆拳』、『空手』，一陣子去練馬來功夫、印度拳，這段日子還自創『剛擊道』，武功的底子尚未紮實，就來教人武藝了，赫，這未免……」

「可是，在這裏，如果我們人人都不推廣自己的傳統文化，我們就得被其他的文化所淹沒了呀，那

時候，可算是數典忘宗了。要是一個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和傳統，那麼這民族也不可能存在了……」顧影似有點受屈，「爹，你這是知道，就連教武，我也是本着這個目標去提倡的。我們這一代子弟，總不能個個都是病夫啊。一個民族要强，不但意志力要强，體魄也要强。不然……」

「我知道。印尼的華人就是個好例子，他們在政治上沒有地位，教育課程上也沒有中文，說的是印尼話，逐漸就看不懂華文了，其實，他們已跟印尼人已沒有多大的分別。誰都知道，消滅一個種族的文化無異於消滅了那一個種族。相比之下這兒已是較溫和，而且能互相尊重的了。我們不應身在福中不知福，當然，也要爲所當爲。」顧步帶了點喟嘆的說，「我說你分心，也不只是指這些原則性的事。就如你一面求在事業上有建樹，一面又思慕那個張小姐，要不然，現在也不會惹人誤會招人非議了……就算是現在，你因爲有客人來了，也不能集中心神，所以才會給我擊箇正着。如果我是你的仇人，那一棍……哼！」

「是。」顧影垂下了頭。

在暗裏的溫文，聽到了這句話，嚇了老大的一跳。

＊ ＊ ＊

三個人一齊聽到了顧步說的話，却只有溫文吃了一驚。

牛麗生不驚。

因爲他聽不懂。

他不是個很聰明的人。

一個不很聰明的人最容易發生的想法是：他會以爲別人比他笨。

一個人如果常以爲別人笨，他自己就一定是個笨人。

笨人看來有點可笑，但人笨其實是悲劇大於喜劇的。

因爲笨已是一種殘廢，而且還無藥可醫，樣樣吃虧。

駱鈴也沒吃驚。

因爲她自負。

牛麗生雖然沒感覺出顧步的話有危機，但至少還可以從那番話裏對練武的見解，領悟出一些對他一生都有用的東西來。

駱鈴則無所用心。

所以她並沒好好的去聽。

一個人要是沒好好的去聽別人的話，那麼，就等於沒好好的去看一部戲，讀一部書，寫一篇文章一樣，看到的都是浮光掠影，摸不着門道，觸不着要害的。

駱鈴就是這樣。

只有溫文聽着了些「意思」。

難道顧步發現他們了。

不可能。

要是眞的發現了，又爲何不直接叫破呢？

所以溫文只吃了一小驚，之後他也沒去想這件事和這些話了。

因爲這時候，顧步已對他的兒子說：「你今天已夠累的了，頭部受了震盪，今晚就早點睡，不要看書了吧。你凝在耳上的瘀血已被我引發打散了，過兩天就會完全沒事的了。」

他一邊說着，一邊鎖上了神壇的摺門，和他的兒子邊走邊說的離開了院子。

然後，院子裏又只剩下了微微的星光。

顧氏父子走了。

兩人各拄着棍子，走到院前，各自分手：一個往木板樓上的梯子蹬蹬蹬的走了上去，一個則點着棍頭卜卜卜的往紅磚屋那兒走去。

院子裏已沒有人。

院子外只剩下了他們。

溫文、駱鈴、牛麗生。

＊ ＊ ＊

「現在怎樣呀？」牛麗生低聲問。

「不如我們走咯。」溫文建議。

「走？」駱鈴毅然反對，「辛辛苦苦來到這兒就說走？」

於是他們爬下了圍牆，進入了院子。

「我們現在有兩條路，」駱鈴很喜歡現在她的「身份」，這讓她覺得自己是「領袖」，正帶着兩個「部屬」出來見識，「一是直接挖出顧影，給他點教訓；一是先去神壇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溫文忙道：「先去神壇拜拜神吧。」

牛麗生沒有意見。但他也不認爲半夜三更摸到人家房裏把人從被窩裏揪出來揍一頓是件正經的事。

於是他們就往神壇潛去。

就在這時候，駱鈴忽然覺得後頭有些暖意，就像有人貼近她背部呼吸一般。她猛然回身，却是沒半個人影。

＊ ＊ ＊

這偌大的莊院裏，彷彿連一切都熟睡了，黑得沉甸甸的，就只有神壇裏還留有令人心寒的燈色。

那是紅色的電燭火和七星燈的微光。

神壇裏影影綽綽陰陰森森，一座座泥塑的木雕的神像好像是戲台上的角色一般，但那道上鑲玻璃的摺板門是鎖上了的。牛麗生和駱鈴都開不了那道門。

溫文却能。

他開鎖好像解開自己鞋帶一般方便。

「倒沒想到，」這回連駱鈴也忍不住說，「原來你還有三兩度散手的呢。」

溫文有點不好意思。

因爲在這幽暗的燈光下看駱

鈴，反而使她的驕氣柔和了下來，在這樣的燈光下像一個慕戀已久的情人那麼美，而且令人怦然心動。

他只有搔搔頭，好掩飾他的發窘。

「沒甚麼啦，也就這三兩度了。」

因爲燈光又紅又暗，駱鈴自然沒看見他一搔頭就掉落一些頭皮屑，也沒發現到他的臉紅。

一個男子會對一個女孩子臉紅，它蘊藏的意義跟女孩子對男孩子臉紅也差不了多少。

懂得開鎖居然也是一種艷福。

溫文現在開始明白：所謂專業就是多知道一些別人不知道的；而要活得好就得要有一兩件事做得無人可以替代的。

爲了這點，他覺得自己該再學好幾件事。

可是這念頭還未牢固，他幾乎已給怨死。

給駱鈴「怨死」。

因爲駱鈴已後悔爲何要進入這地方。

她日後還一直埋怨：溫文爲何要開啓那道門！

＊ ＊ ＊

駱鈴走進去之後，便負着手，參觀神壇。

牛麗生却站直身子，畢恭畢敬的雙掌合什，拜了拜。

駱鈴不屑地說：「嘿，凡神你都拜，如果連這種神都靈驗的，我就……」

忽然，她覺得眼前有幾點光亮的東西，動了一動。

她以爲自己眼花，定睛看時，發現那是一束爐裏的香，香已點燃，一點點金紅的火，像黑暗中的金花一樣，一叢一蓬的生長在那裏。

香味很濃。

這本來都是很正常的事物。

廟裏有香，那是自然而順理成章的，就像信封裏有信，筆筒裏有筆，海裏有魚，書裏有字一般合情合理。

只不過，就在剛才那駱鈴轉身的一瞬間，她彷彿覺得那些香——也就是那一簇金紅色的火光——動了一動，就像是那幾十支香，一起往側邊走了一步似的。

這種情景之突兀，就好像是一棵樹突然自行走了一步似的。

駱鈴以爲自己眼花。

她凝目望定那一叢香。

那叢香果然不動了，只一閃一閃的亮着金紅。

果然是眼花。

她這才放下心來，却忽然看見了自己！

＊ ＊ ＊

這裏沒有鏡子！

駱鈴不明白爲甚麼會看見了自己！

原來在衆多的神像裏，其中一尊，竟跟自己一模一樣！

她整個人都楞住了。

這是怎麼回事？

她用力地眨了眨眼睛，定睛再看，發現那只是供奉着一個披頭散髮，類似印度佛經裏一種漫遊三界，氣若游絲的女神，身腰上還纏着一條五彩斑爛的蛇！

她這才喘了口氣，低低的「呸」了一聲，遂又發現在這印度女神旁，又有另一尊臉孔。

一張熟悉的臉孔。

陳劍誰。

＊ ＊ ＊

由於這個人頭是那麼逼眞，駱鈴幾乎已可以確定她這次絕不眼花。

那人頭是那麼完整，駱鈴幾乎以爲那是陳劍誰被砍下的頭放上去的。

她嚇得完全沒有血色，偏在這血紅的燈光裏她的臉仍紅得像血一樣。

她畢竟跟陳劍誰久了，闖慣了江湖，在這時候，雖然驚怕，但仍强自鎮定，低聲而且顫聲的說：「……你們……你沒有看見……」

溫文奇道：「看見甚麼？」

她怨惱的說：「香會動。」

溫文不明所以：「會動？香？」

香好端端的在爐裏。

連爐都不會動，香怎麼會動？

「你有沒有看見……」駱鈴指向神像那兒，連手指都顫着，「老……老大的頭？」

「老大的頭？」溫文東張西望，「老大是哪一位神明？」

駱鈴最憎人蠢。

她見溫文那麼懵，一氣之下，倒是沒那麼害怕了，自己放眼一看：哪有甚麼人頭！原先那地方，分明擺設着一座泰國神魔的陶俑。

可是我剛才明明看見的呀！

駱鈴心裏，兀自的驚疑不定。

牛麗生和溫文都沒有去理會駱鈴。

這跟他們一貫的作風有點不一樣。

那是因爲在牛麗生和溫文的心裏，都被其他的事物所吸引住了，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震異。

溫文一走進去，就有一個想法：我一定來過這裏。然後他走了幾步，看到一座濟公泥塑，這泥塑本來是釉彩的，但因爲經過許多年代，因而已十分斑剝，就像一個老人的臉上長了白斑似的。

原來泥塑也會像人一樣，長白斑的。溫文正是這樣想的時候，忽然覺得，他曾經同樣在這地方同一種氣氛裏想過這句話。可是他從來

沒到過這地方——當然，就算來過，他也不會無緣無故的潛入別人家裏，偷進神壇的。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明明沒來過，怎麼會在記憶中那末熟悉。然後他再走了幾步，忽然抓住了腦中閃過的一件事：他知道就在那地藏菩薩的神龕旁，有一包藏香，花紙繪着千手觀音佛法無邊，以大紅紙托底，上面有幾個亂潦亂畫的字，作M字的波紋狀，然後是一個「溫」字，後再有SWAN幾個字母。他記得有這麼一回事，他到過這裡，想寫幾個字，但原子筆出不了墨汁，他便隨意塗在那一個香包上——他現在釋然了：那一定是個夢。只不過這個夢跟眼前的情景有點過份的相似。

我一定在夢裏夢過這情景了，他爲了使自己釋懷，便走了幾步，果然那裏有一座土地神龕。也罷，這並不特別，許多廟宇都附有土地公的靈位。不過，黑木雕的土地爺寶像，像極了他的親人、摯友，經過端祥後他才發現，這極似自己的遺像！這使得他伸手往土地神龕的右邊一掏，倒有數十包香，他剛要舒一口氣，就發現其中有一包香已沾滿了灰塵，但這却令他更覺得熟悉。

他用口吹開香灰，再用手抹拭，果然在香包上出現了已消淡的筆劃：「M」、「溫」、「SWAN」等字！

這令他震驚起來，如果是夢，却怎麼會眞的有字？就算是夢，又怎麼會夢到這個完全未曾來過的地方？

他忽然醒起，在幽暗記憶的角落裏，他曾經就這樣抬頭，看到上面懸着一口白燈籠，上面漆着褪色的紅字：「聖靈寶誕　周星敬賀」等字，而且，好像還會發生一些事……他抱着打碎自己心中迷夢的決心驀然抬頭，就看見那一隻白臉鬼也似的牡羊皮燈籠，上面赫然書着：

「聖公寶誕　周星敬賀」

這時，屋樑上一團檀香的灰燼剛好掉落，就落在溫文的額上。

溫文慌忙用手揩去。他記憶中會發生的事，就是香灰落在他剛好仰臉的額上，一切都是那麼的吻合，他懷疑自己是處身於時光隧道裏，而這裏正發生着以前發生過的事。

可是他明明沒有來過這地方呀！

這時候，他就看見駱鈴的臉。

那一張略帶隋圓形的美臉，還有那柔軟的身體，就算是一轉身也流露出一陣漂亮的英姿。

他忽然覺得她很熟悉，他一直只當她是一個從大都會來的女子，就像他對大都會或大都會對他一般，都是不易動眞情的。可是就在這一刻裏，他看到她，覺得心裏充滿了一種紅色的柔和，他覺得她像是一個美麗的弱者，跟定時炸彈一樣，在這沒有引爆之前最多只是安詳的鐘。他生起了愛上她的感覺，他甚至記得她的乳蕾是蜂蜜色的，肌膚是蜂乳色的，語音則似是蘸了蜜糖一般的。

他一定跟她有過肌膚之親，否則，他斷不會記得那麼淸楚。

想到這點，他就對眼前的女子充滿了愛念。

「我一定曾經夢見過你。」溫文在這樣的情景下，以一種柔和的聲調對她說。

駱鈴並未注意他說什麼。

她正在驚怕中。

因爲她繼續發現可駭的事。

在她眼前，閃過好些映象，都是一些零碎但足令她震怖的景象：一個有兩隻馬蹄的人正在疾狂的以樵夫用的斧頭來砍掉自己滿是傷痕的翅膀；一個婦人正產下了一條蠑螈；她弟弟駱佳的褲子裏有一隻口裏有八隻尖牙和吞吐着一條花蛇的青蛙；她正和溫文一絲不掛的喘息着在床上糾纏；有一個枯瘦的老人被射殺在一個紅色的房間裏；有一個寡婦正用舌頭去舐一塊濕磚上的青苔……她完全沒有辦法去停止或避免腦中紛至沓來的想法。這些景象都像是電影院的畫面一樣，淸晰而駭目，但因爲在她腦裏播映，跟她的心脈連接在一起，使她就算閉起了眼也無法停止這些畫面的跳動。

她退了幾步，忽然，腦中的奇怪映像停止了，她「咚」的一聲，後脚跟正踢着了一口大鼓。

聲響雖然很微弱，可是在靜夜中聽來，份外驚心，把牛麗生和溫文嚇了一跳。

牛麗生又「殊」了一聲。

溫文急道：「別『殊』！」

駱鈴剛剛才舒了一口氣，就聽到有一個聲音，在呼喚她：「……鈴……」

她迷迷糊糊的低應了一聲，才發現根本沒有人叫她。

溫文沒有叫她，他只憨憨的看着她。

牛麗生也沒有。

誰在喚她？

一定是錯覺。

可是那低喚聲又起了：「……駱……鈴……」語音十分含糊。

呼喚聲很低。

而且是從低處傳來。

駱鈴俯身下去看，除了那面大鼓，到處是黑黝黝一片，不過，至少可以辨別得出來，這兒什麼東西也沒有。

那聲音又喊了：「駱鈴。」

這回是一點也不含混了，淸淸晰晰，但氣若游絲的傳來。

駱鈴忽然想起那位給花蛇纏身噬食着的印度女神。

然後那聲音又叫了一次。

駱鈴現在已可以斷定那黑忽忽的地下不可能有「東西」叫她……除非能發出她名字叫聲的事物要比一隻木屐還小。

「駱……鈴……」然後「通通」兩聲。

這次的叫聲，給駱鈴逮着了來源。

駱鈴只覺得頭皮發炸。

因爲聲音是自鼓裏傳來的。

那口有一個酒罎子大小鼓裏，難道還藏了「人」不成？

如果那裏面的是「人」，究竟是什麼「人」？

如果那不是「人」，那麼，那又是什麼「東西」？

在這同一時間，牛麗生也有驚奇的際遇。

他原是去看牆上黏的一道符。

他本來只是剛好經過隨意的看一眼。

可是他看了一眼之後，又把眼睛收了回來，當他再看第二眼時，然後就一直看下去了。

因爲那張符是活的。

那符咒是以硃砂寫在黃色油紙上的，下端還蓋了個方形古印。

牛麗生看第一眼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感覺，神壇上黏着符籙，本來就如下雨天打着傘一般，是正常不過的事。待他看第二眼的時候，總覺好像有什麼不同了，可是又分辨不出來。

直到他看到第三眼，突然又覺得跟第二眼不一樣了。

這時他可看出來了：

第一眼的時候，那方印是在符籙下端的，到第二眼時，立即已倒轉過來在上方了，第三眼的時候，方印就蓋在符籙中。他總共看了三眼，方印的位置也一共變了三次。

牛麗生不禁「咦」了一聲，瞪着一對牛眼，待要細看，發現那符籙居然跟他眨了眨眼睛。

符籙當然是沒有眼睛的。

但這一道符籙上有一直線，跟其中一條拋物狀似的弦線構成一個眼型的圖案，牛麗生就覺得在那個眼形有什麼東西在閃了閃，就像一個人跟他眨了眨眼睛一樣。

牛麗生看傻了。

他到現在還未懂得害怕。

他更湊近去看過仔細。

這一細看，他發現那張符不但會眨眼睛，還會展笑靨、招招手、打呵欠！

這可把牛麗生看出興趣來了。

他覺得這道符好可愛。

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

他還忍不住用拇、食二指去碰碰這張符，就像是看到一個調皮的小孩子，便用手去擰他的臉蛋一樣。

可是他一伸手，符紋就不動了。

他想縮回手指，可是手指已黏在那裏了。

他用手抽，連牆都爲之微震。

他知道，他的手指像給什麼咬住了一般，如果他硬要收回，就像要把整幅牆一起拉倒。

他自度有這個功力。

可是，如果這麼做，不但院落裏的人會知道，只怕全村人都會被驚動了。

他一時不知怎麼辦才好。

這個時候正是駱鈴一驚未停，一驚又起之際。

因爲她駭怕，退了好幾步，結果臀部碰到一樣東西。

她警覺地回首。

那是一個鐵絲箍成的籠子。

藉着七星燈的微光，她看見籠裏有一張臉。

那是一張十分模糊的臉。

這張臉並不十分可怕。

可怕的是他的身子。

可怕的程度，足令駱鈴不知道該用「他」的還是「她」、抑或是「牠」字才比較適當。

因爲那不是人的身體。

「牠」一截一截、一圈一圈的盤在籠子裏，高高叠起，叠得有她脅部那麼高，那是一條大蟒蛇的身體。

蟒蛇的身子，人的臉。

那是一張痛苦的臉。

就像一個人給魔法變成一條蛇一般，只剩下頭部仍然是一個人，可是因爲身體其他器官不能配合，使他張着嘴，嗚嗚咕咕的說不成話，偶爾却絲絲嘶嘶的吐着分岔舌頭。

天！這到底是人還是蛇！

天啊！這裏是人間還是地獄！

天啊天！這究竟是個什麼地方？

* * *

駱鈴警覺到驚惶和危險的時候，正是牛麗生的手指給那道符籙吸住了手指之際——牛麗生也意識到眼前已入險境。

這時候，溫文也淸醒過來了。

那是因爲他隨意拿起桌上的一本書。

一本萬年曆也似的線裝書。

他隨意的翻開其中一頁。

然後他怔住了。

那一頁正描繪着：

二男一女，正進入了一個神壇，三人臉上，都露出驚惶之色。

這二男一女，豈不正是他們自己？

溫文這才意識到：他不可能會在這種地方這個時候，會對駱鈴萌生情愫的。

那這裏就像是一個人不可能在別人用刀割着他的肉之際會睡着一樣。

這地方太不尋常了。

留在這裏，的確是越來越危險了。

* * *

駱鈴駭然道：「太可怕了。」

牛麗生說：「要小心。」

溫文道：「不如我們走咯！」

「既然來了。」一個蒼老的聲音說：「何不多坐一會？」

聲音是從神壇上傳來的。

三人一起抬頭，却見不知何時起，那神壇上已多了一個人。

那人盤膝而坐，正是那枯瘦老人。

顧影的父親：

顧步。

* * *

三人大駭。

牛麗生仍然拔不出那兩隻手指。

他愈用力，那「符籙」就「吸」得愈緊。

那老人的臉容在紅燭芒映照裏就像浸在血光中，淡淡地道：「如果你還想要有十隻手指，就跟它說一聲：「大寶，乖！大寶一向不喜歡人說它的。」

牛麗生只覺無稽，暗自使力，不料那道符現在可不只是「吸吮」了，而是「咬」住了他。

牛麗生感覺到自己的手指快要斷了。

必要時，他只好把整幅牆都拉塌算了。

可是他一旦運勁才知道，自己的力量全給那幅看來並不厚的牆吸去了，就像潑水在沙漠上，吸得涓滴不留。

何況是整塊大地。

再孔武有力的人，也沒有辦法掀翻整塊大地。

那老人漠然的說：「你不要你的手指了麼？快說一聲：「大寶，乖！」

牛麗生心裏雖覺得荒唐，但口裏已不禁照樣說了一句：「大寶，乖！」忽然，那「嘴巴」不見了，「尖齒」也消失了，他的指尖仍抵在牆上，牆上黏有一道紙符，如此而已。

「好了，現在我要請教你們。」顧步乾咳了一聲，說：「這兒是我私家的地方，神壇更是我供奉神明的重地，我跟三位素味平白三位夜闖禁地，所爲何事？」

（未完・二）

玉釵盟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闖名利欲奪經書　慈僧人面授機宜

寂靜雄挺的少室峯，屹立數十年，迎接了無數的暮鼓、晨鐘。

夜色遮隱了少室峯下一片蒼密的松林。

忽然，閃出來一個黑紗蒙面，背插長劍，疾服勁裝的夜行人，略一張望，直向少室峯北麓奔去。奔行身法，異常快速，片刻間已到了一座宏偉的梵宇前面。

抬頭望望那橫匾上「少林寺」三個斗大的金字，不禁由心底泛上來一股寒意。

這座名聞天下的禪院，千百年來，一直震懾武林，凡是江湖道上的人物，無不敬懼萬分。

那夜行人雖然用黑紗把臉蒙着，但仍無法掩飾住他慌恐焦急之態，不停地搓着雙手，舉止十分不安。突然，他停住了互搓雙手，翻腕摸摸背上的長劍，縱身一躍，凌空而起，落在那紅色圍牆上面。

但見一片連綿的屋脊，既沒有巡更值夜的僧人，亦不見一處燈火，這座震懾天下武林的名刹，竟是毫無一點戒備。

飄身由圍牆躍落實地，施出輕功提縱身法，一連三個急躍，橫渡過五六丈寬的前院，緊接着兩臂一抖，身子憑空又拔起一丈二三尺高，輕飄飄落在屋面上。

在他想來，這威名滿天下的少林禪院，戒備之嚴，定然龍潭虎穴一般，前院既無埋伏，二進院中，必當有守值僧人，是以在躍上屋面之後，立時伏下身子，借屋脊掩護，向下探望。

那知事情卻大出人意料之外，二進院中，仍然是看不到一個巡值和尚。

一陣夜風吹襲，送來了幽幽花香，原來這二進院中，種滿了花樹，夜色中雖然看不清那繽紛花色，但聞到那不同的花香氣味，已可知院中所種花樹，包羅了甚多名種花樹。

夜行人伏在屋面上，久久不見有巡值僧人出現，暗自忖道：我既已冒死入寺，豈能這樣畏首畏尾。心念一轉，豪氣忽發，縱身躍下屋面，沿着那白石鋪成的甬道，向前走去。

要知嵩山少林寺爲天下有數大寺之一，殿院重疊，不下千間，夜行人在寺中穿行了頓飯工夫之久，遍歷了數重大殿，始終未遇上攔路僧人，不禁膽氣又壯了許多。

驀然間，三聲清越的鐘鼓，由後院傳來，餘音蕩漾，直傳出數里之外，隱隱可聞那羣山回鳴之聲。

夜行人忽然警覺到停留在寺中的時間已經不少，再有一個更次，寺中僧人就要起身做早課了，可是，他此來欲尋的「藏經閣」，還沒有找出一點眉目，不禁心中躁急起

來。

這時，他正停身在二重大殿下面，抬頭看去，只見殿門前面分立着兩個蟠龍木柱，心中忽的一動，暗道：這大殿足足有四丈以上高低，我借門前木柱之力，爬上殿脊，也許能看出「藏經閣」的所在。

想到之後，立時行動，手足並用，片刻之間爬上殿脊。

放眼望去，夜色中盡都是綿連的房舍，那裏能分辨出「藏經閣」所在之處，心中大感失望。

一陣急勁的山風吹過，只吹得松嘯竹搖，一片沙沙之聲，枝葉搖擺之間，數十丈外，忽現出一盞紅燈。

原來那盞紅燈被幾株巨松的密茂枝葉遮着，擋住視線，如非這一陣狂勁的山風吹拂松枝，仍無法看得出來。

已無暇多作思慮，牢記了那出現紅燈的方向，躍下殿脊，直行過去。

穿越過十重庭院，果然看見一株松樹頂端，高挑着一盞紅燈，在山風中不停搖晃。

細看紅燈之下，竟是一個獨院，翠竹環繞着一座靜室，雙門大開，屋中高燃着兩支松油火燭，中間放一套長方形的供案。

壁間畫着一個盤膝而坐的老僧，供案上有一個尺許高低的玉鼎，鼎中檀香高燒，一片煙雲，繚繞滿室，供案左右，對坐着兩個小沙彌，合掌閉目，項掛串珠，穿着一色的灰白袈裟。

那兩個靜坐的小沙彌，似是聞得異聲，倏然抬頭，四隻眼睛一齊向那夜行人停身之處投注過去，不知兩人是否發現了那勁裝夜行人，一顧之間，又閉上眼睛，緩緩垂下頭去。

夜行人只覺兩個小沙彌在抬頭探望之際，眼神湛湛，分明都身具上乘內功，不禁心頭一驚，暗道：少林寺武學的博奧，數百年來一直領袖武林，看來當眞不錯，單看那兩個小沙彌的逼人眼神，內功已似在我之上，何況寺中還有無數高僧，看來我那盜取「達摩易筋經」的心願，只怕萬難成功，今宵既尚未遇人攔擊，還不如早些退出的好。

他剛剛轉過身子，突然由心底泛上一陣羞愧之感，暗自責道：「徐元平啊！徐元平，大丈夫縱然粉身碎骨，亦不該如此畏縮不前，何況，那冊達摩易筋經……」

一個悲慘的回憶，閃掠過他的腦際，兩滴淚珠奪眶而出。

悲慘的往事，又激起他盜取「達摩易筋經」的雄心。

繞過那翠竹環繞的靜室，向前走去。

他雖不知那靜室之中住的是什麼人，但他猜想出必是寺中地位極高的僧人，乃極小心的繞過去。

靜室後面，又是一列廂房，外面是一道長長的走廊。

踏着鋪地紅磚，沿長廊向前行去。

微風送過來襲人花香，轉臉向廊外望去，見數丈外有一座青石砌成的樓閣，兩邊種滿花木，中間是一道白石梯級。

突然，他目光觸到樓閣門上的匾額，不禁一陣驚喜。

原來那屹立在數丈外的高樓，正是他急欲尋找的「藏經閣」。

一陣驚喜過後，心情又平復下來，看四週一片寂靜，仍不見巡值僧人，心中疑慮頓起，想道：武林傳說「藏經閣」乃是少林寺中最爲重要的禁地，放置着少林派七十二種絕藝拳譜，既是這等要禁之地，怎的竟不見有人防守……

這心念在他腦際一掠而過，另一個强烈的心願，又沸騰起他的滿腔熱血，也消除了他胸中的疑慮，兩個飛躍，已到那樓閣石級之前。

藏經閣所有的門窗，都緊緊的閉着，匾額下一塊小木牌，用紅筆寫着「藏經重地，不得擅入。」

夜行人微一猶豫，翻腕拔出背上長劍，正待破門而入，突聞身後響起一聲低沉的佛號，道：「施主劍下留情，佛門重地，豈可隨便破壞？」

徐元平轉頭望去，只見一個身軀修偉的老僧，站在數尺遠處，身披月白袈裟，頸上掛着一串念珠，雖然生得慈眉善目，但神情卻十分嚴肅，湛湛眼神有如冷電暴射，逼視在他臉上。

徐元平不自禁打了一個寒戰，一時楞在當地，答不上話。

但聞那老僧輕輕一聲歎息，道：「佛門廣大，善恕十惡，老僧已三十年來未和人動過手了……」他臉色漸轉緩和，略一沉思，接道：「這藏經閣乃是本寺禁區，即是本寺中弟子，亦不能擅自入內，老僧已在我佛面前立過宏願，非至性命攸關。決不和人動手，但這藏經閣又是老僧奉諭監守之地，也許施主是無心至此，快請離此禁區，免老僧左右爲難。」

徐元平看那老和尚臉上滿是仁慈之色，雙目那種逼人的眼神，亦隱斂不見，心中暗道：這老僧這般仁慈，我實不宜使他爲難，但那「達摩易筋經」，我又是非要到手不可，難道眞的就此退走……

他想來思去，一時間難定下主意。

但見那老和尚淡淡一笑道：「是了，江湖之上，素有不分勝負不罷手的規矩，施主既敢入少林寺來，想必武林高人，老僧幾句善

言，自難使施主心服……」他撿起一枚松針，笑道：「江湖上都說我們少林寺中武功，純走剛猛的路子，所謂外門功夫……」

話至此處，突然左手把垂在胸前的一串楠木念珠高高舉起，右手將松針緩緩向一粒念珠刺去，但見那松針慢慢深入，瞬息間對穿而過。

要知佛門念珠多用極老的楠木製成，堅比金鐵，那老僧能用一枚松針，把它洞穿，如非有極高的內家氣功，決難辦到。

只見那老和尚微微一笑，接道：「這松針透木之學，屬於一種內家氣功，施主如亦能照老僧所爲，我當立即辭去這藏經閣監守之職，要是施主甘願謙讓，那就請趕快退離此處，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施主請三思老僧之言。」

說罷，合掌垂目，臉色忽變肅穆。

徐元平目睹老僧松針透木氣功，心知對方武功比自己高出太多，今宵盜書之事，決難如願，暗道：既找出這「藏經閣」的所在，又何必急在一時，少林寺中又毫無戒備，今宵縱然不能如願，何妨明夜再來？哼！我非得把那「達摩易筋經」取到手中不可，我要練成天下無雙的絕藝……

他想到得意之處，不自禁揚了揚劍眉，抬頭望了「藏經閣」兩眼，轉身急奔而去。

但聞身後傳來那老僧長長的嘆息道：「因果迴轉，皆在一念之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徐元平收住腳步，轉身望去，只見那老僧站立在夜色中，雙手拿着項下念珠，一動不動，衣服飄飄，容貌莊嚴，不自主油然生敬。

他呆看了一陣，才轉身向前走去。

繞過攔路長廊，是一條三尺寬窄的小路，松竹夾道，白石鋪地，徐元平陡然加快腳步，瞬息間走到盡處。

前面是一條廣闊的大道，他停住腳步，仰臉看看天色，正待辨別方向出寺，突聽不遠處一株巨樹後傳出來一聲冷笑，道：「這位施主好大的興緻，深更半夜之間，還肯駕臨我們這少林寺中觀賞風光，不過，你來時有路，去時卻無門了！」

語音甫住，驀然風動，但見人影一閃，眼前現出一個高大的僧人，身穿灰色僧袍，橫攔路前。

徐元平看對方赤手空拳，也不拔劍，傲然道：「這少林寺是名聞天下的古刹，又不禁香客朝山，哼！爲什麼我就不能來寺中看看？」

他自認這幾句話十分有理，所以說得理直氣壯。

那高大和尚冷漠一笑道：「施主話雖不錯，但未免太過牽强，既是朝山進香客人，就該白晝入寺，像這等夜闌人靜之時，施主勁裝佩劍，滿殿遊走，未免有些欺人太甚了！」他仰臉望天，一聲輕笑，又道：「凡是在江湖上行走的武林朋友，大概都知道少林寺中規矩，來時容易去時難，施主既敢夤夜入寺來，想必身負絕學，有恃無恐了。」

少林寺自經達摩祖師開山授藝，創立少林派後，一直領袖着天下武林，江湖上一提起少林寺，無不敬畏。

少林寺中武僧，不但得恪守佛門清規，而且還得受少林派森嚴的戒律約束，凡能離寺行腳的和尚，不但武功要入爐火純青之境，且多是寺中老一輩的有道高僧，一般修行不夠，武功不高的和尚，根本難以離寺一步。

徐元平看攔路僧人，神態高傲，不禁心中火起，怒道：「那你要怎麼樣？」

那和尚笑道：「事情很簡單，如果你自信能闖得出去，那就不妨闖闖，要是自知無力，就快些解除身上寶劍，隨我到羅漢堂，聽候本寺方丈佛諭發落。」

徐元平一揚劍眉，冷笑道：「我既進寺，早已把生死置諸度外……」

那和尚微微一笑道：「施主既有這等豪氣，那就不妨試試少林派武學如何？」

徐元平不再答話，肩頭晃動，左掌橫切，右掌直擊，一招「雙龍搶珠」，猛攻過去。

那身軀高大的和尚看他出手一招威勢奇猛，不禁暗暗一驚，忖道：「無怪這年輕人如此狂妄，敢情是眞有幾手。」

他身軀側轉，右手疾擧，讓過徐元平橫切左掌，隨手一招「揮塵清談」，猛拂右腕，指風如剪，一閃而到，這一招用得巧妙至極，還手一招，搶盡先機。

徐元平被急襲而來的指風逼得退後三步，瞬息之間，又揮掌而上，左掌「白雲出岫」、右掌「浪打礁巖」，兩招並進，合一擊出。

那身軀高大的和尚，也被他凌厲的反擊之勢迫退了一步，心頭一震，橫裏躍開數尺，暗道：此人出手招數精奧靈活，似已得名師指點，必是大有來歷之人……

他正想喝問對方師承何派，徐元平已連綿的展開了迅捷的攻勢，雙掌連環擊出，着着逼進，而且招數怪異，很難認出來路，倏忽之間，已連續攻出七掌，踢出四腿。

在這生死決於頃刻之間，那和

尚無暇再喝問對方師承出身，冷哼一聲，雙拳霍地展開還擊，施出少林派中一百零八招「羅漢拳」法，和徐元平展開博鬥。

刹那之間，拳風呼呼，足影點點，拳掌交錯，四週風生。

那一百零八招「羅漢拳」法，是少林寺七十二種絕學之一，拳勢純走的剛猛路子，施展開後，就如鐵鎚擊巖，巨斧開山，聲勢甚是嚇人。

十合之後，那和尚已扳平劣勢，「羅漢拳」法亦進入精奧之境，威勢越來越大，拳風越打越强，相形之下徐元平已逐漸被迫落下風。

身軀高大的和尚，本是少林寺中的「戒持院」首座三僧之一，法名百行，爲少林寺當今四代中百字輩高手，奉派至「戒持院」，專司監管寺中觸犯清規弟子受戒之責，藝業精到，功力深厚，此刻雖然搶得上風，但一時間却也無法擊敗對方，兩人力拚了三十合，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原來徐元平在發覺以硬接對方强猛的拳勢之後，立時改作游鬥，以小巧的提縱身法和百行大師過招，竟然支撐到三十個回合以上。

百行大師一方面震驚對手的高强武功，一方面逐漸動了眞火，自己在少林寺百字輩師兄弟中，武功成就甚高，素受掌門師尊和諸院長老嘉許，今宵用身懷絕學「羅漢拳」和人過招，竟讓別人走到三十回合以上，不禁激起求勝之念。

這時，他的「羅漢拳」，正施到第四十八式「長眉舒臂」，和第五十式的「伏虎降龍」，立時運足眞力，連環劈擊出手。

這兩招本來是「羅漢拳」中精奧之學，再加上他數十年修練的深厚功力，拳勢擊出，直似浪翻波湧，徐元平早就不敵了，那裏還能擋得住百行大師這全力一擊，只覺一股排山倒海般的潛力拳風，直逼過來，不禁心頭大駭，慌忙仰身疾退倒竄而出。

他應變雖然夠快，但仍被百行大師的拳風餘力擊中，雙足落地之後，仍然拏不住樁，一連後退五六步，才站穩身子，只覺內腑一陣血氣翻騰，頭暈目眩，心知再打下去，必要傷在對方手中，立時一提丹田眞氣，轉身向右面奔去。

百行大師也不追趕，望着他的背影在轉角處消失。

徐元平轉過了兩個屋角，停住脚步喘息一陣，正待飛身上屋，突見廊沿下暗影中出來兩個和尚，他們手裏都握着一柄七尺以上方便鏟，攔住了去路。

右邊一僧冷笑一聲道：「施主既然敢夤夜闖寺，想必已知我們寺中規矩，此刻施主如果心仍不服，不甘願束手就縛，就請快快亮劍動手……」

徐元平心知免不了一場博鬥，右腕一翻，背上長劍出鞘，左手劍訣一引，右腕一振，舞起一團耀眼劍花，一出手就是毒辣招術「鳳凰三點頭」，分向兩僧刺去。

但聞兩僧同時一聲怒喝道：「好辣的劍招！」霍然躍身疾退，同時舉鏟戳來，凌厲至極。

那方便鏟乃是異常沉重的兵刃，徐元平不敢舉劍硬封，縱身閃過，揮劍還擊。

他剛和百行大師動手之時，已嚐了少林武學苦頭，這次動手，絲毫不敢大意，甫一交接，立即施展出身懷絕學，三十六招「追風劍」法，劍勢若長江大河，綿綿不絕攻上。

這套劍法，妙在迅快緊促，每攻一劍後，一招立時相連而至，不讓敵人有緩氣還手之機，當眞是步若流水行雲，劍似電閃雷奔。

兩僧一時之間被他這迅速絕倫的劍招所制，竟自無法還攻。

但二僧功力深厚，方便鏟招數又異常精奇，雖被徐元平「追風劍」法所制，無法還手，但鏟法施出有如一片光幕護身，雖無反擊之力，但却足可自保。

直待徐元平一套「追風劍」法用完，劍勢將變未變之際，雙僧陡然奮起反擊，刹那間鏟影縱橫，呼呼風生，兩合之後，攻守易勢，雙僧已搶回主動，鏟勢若狂風驟雨，着着逼進。

徐元平又苦撐數合，已覺得難於支持，暗道：我戰死本不足惜，只是盜取那「達摩易筋經」的心願，今生永無實現之日……

心念一轉，陡生逃走之意，暗運功力，長劍一招「金絲纏腕」，把右面一僧逼退一步，借勢一躍，後退八尺，揮劍一掄，躍上屋面。

二僧也不追趕，冷笑幾聲又隱入廊下暗影中。

這時，徐元平心中已瞭然，表面上毫無戒備的少林寺，實則處處埋伏暗樁，森嚴無比，要想出寺，尚不知還得闖過幾道攔路暗卡……

經兩番激烈的搏戰，已知少林寺中僧人，個個武功高强，早已失去了制勝信心……

但他生性高傲，雖然明知無能闖出寺去，仍不願束手就縛，運氣調息一陣，右手仗劍護身，認定出寺方向，施展開輕功，向前奔去。

果不出他的意料，少林寺各層殿院之內，早已埋伏了暗樁。

徐元平剛剛翻越了兩層屋面，突聞一聲朗朗佛號道：「阿彌陀佛，小檀越慢走一步，貧僧等候大駕很久了！」

但見三僧肩頭晃動，倏忽之間

由並排攔路之勢，變成了三面合圍，正中一僧，揮動手中戒刀，獨擋徐元平猛衝之勢，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刀劍連相接觸，激發出一片火星。

這一招硬接，震開了徐元平護身劍幕，但那和尚也被徐元平全力揮劍的衝擊之勢，震退了兩步，雙方一擊倏分，各自後退數尺。

只聽那和尚冷笑一聲，道：「小檀越身手不凡，貧僧有幸，會得高人……」陡然欺身直進，揮刀猛劈。

徐元平這次不再和人硬拚，閃身讓開一擊，劍走輕靈，迅速的刺出三劍，這是「追風劍」法中一招絕學，三劍雖是先後出手，但因刺出速度太快，直似三柄劍並擊而出一般。

那僧人一時措手不及，仰身一躍後退五尺。

徐元平正待施開「大鵬掠雲」身法，逃出三僧的合圍，忽聞兩側二僧齊聲喝道：「好劍法！」兩柄寒光耀目的戒刀，左右合擊刺到。

徐元平長劍疾舉，一招「野火燒天」化解了兩僧左右夾擊之勢，大喝一聲。

如果他此時把左手暗扣銀梭打出，必能傷得一僧，但他想在這等近身相搏之時，施用暗器，不但有欠光明，且將爲武林不齒，心念一轉，把暗器當作兵刃施用，疾向一僧點去。

右側僧人見他左手一舉間，銀光閃閃，不由吃了一驚，再想收刀封架，已自不及，只得向旁側橫跨兩步，剛好把左側同伴的進擊之路擋住。

徐元平借勢一躍，從兩僧旁邊掠過，雙腳還未沾地，這時忽覺冷芒電奔，寒風撲面，一片耀眼刀光，迎頭急劈而下。

原來那擋守在中間一僧，又躍身攔住去路。

徐元平身懸空中，無法閃避，只得掉劍一封，刀劍相觸，又是一聲金鐵大震。

徐元平雙足未沾實地，力道難以用實，被人一刀震退回去三四尺遠。

就這一擋之勢，三僧分而復聚，又成了三面合圍之勢，但卻各守方位，不肯進攻。

徐元平打量了眼前形勢一眼，暗自忖道：「這三僧武功雖都不錯，但如和我單打獨鬥，決攔不住我，可是他們這等各守方位互相策應，我卻不易衝得過去，怎麼想個法子，先亂了他們守助之勢，然後才能闖得過去……

他正在籌思破敵之策，忽聞鐘聲盈耳，連續三響，嫋嫋餘音未絕，三僧突然揮刀齊進。

徐元平看三僧一齊出手，不禁大怒，揮劍舞出一團光幕，封開三僧戒刀，施展開「追風劍法」，全力反擊，刹那間，寒光電奔，劍風似輪，力敵三僧，仍然着着搶攻。

要知徐元平這套追風劍，乃是武林劍術一絕，只因他對敵經驗不足，無法把這套以快速靈巧飲譽江湖的劍法，威力全部發揮出來，此刻在急怒之下，反而減少了顧慮，能夠盡情施展所學，十合之後，三僧已相形見絀，被他靈迅的劍招，迫得只餘下招架之力。

見三僧漸落下風，不覺心頭大喜，精神一振，突然劍演三絕招「風捲殘雲」、「潮泛南海」、「石破天驚」，劍光耀眼生花，三僧一齊後退，徐元平借勢長身一躍，脫圍而出。

回頭望去，只見三僧站在原地，望着他呆呆出神，不禁微微一笑，暗道：「如果前面攔路的和尚，都和三人一樣，闖出少林寺何難之有？」

正待放腿奔走，陡聞一個低沉的聲音起自身後，說道：「小檀越的『追風劍法』，已有了六成火候，自難怪他們攔擋不住。」

徐元平吃了一驚，振腕一劍，橫掃出手，人卻借勢橫躍五尺。

定神向發聲處望去，那有一點人影，方覺驚異，忽聞身後又一聲低沉的佛號響起，道：「少林寺重重暗卡，一道比一道難闖，小檀越憑仗幾手追風劍法，只怕難出重圍，不如丟下兵刃，隨老衲見本寺方丈，佛門寬大爲懷，決不致難爲於你。」

聽聲辨音，分明就在身後，徐元平這次早有了準備，運集功力，蓄勢相待，對方話音一落，立時翻身一劍刺去。

夜色下，只見一個長眉垂目老僧，靜站在屋面之上，合掌肅容，寶相莊嚴，對那迅急凌厲的劍勢，渾如不覺一般，眼看劍鋒將近老僧前胸，仍不見他閃身相避。

不知是一股什麼力量，促使徐元平陡然收住了刺勢，後退一步，問道：「你爲什麼不讓避我的劍勢，哼！你縱然身懷絕學，也不能以血肉之軀，硬擋我這百煉精鋼的寶劍。」

但見那老僧微微一笑，道：「善惡分野，本繫於一念之間，小檀越能在劍觸及老衲胸前之際，突然心回意轉，放下屠刀，總算與我佛有緣，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徐元平仔細看那老僧，年約古稀開外，兩條白眉足足有寸餘長短，直垂眼瞼，面露微笑，衣袂飄飄，不覺油生敬慕。

當下橫劍躬身說道：「多謝老師父指點迷途，但如要晚輩棄劍受

縛，恕難遵辦。」

老和尚呵呵一笑，道：「這麼說來，小檀越是定要考較老衲的武功了？」

徐元平道：「晚輩雖有棄劍受縛之心，卻不願損及師門威名，說不得只好斗膽求教老師父幾招絕學，只要老師父能在十合內勝得了我，晚輩這時就甘願棄劍認輸，隨同老師父去見貴寺方丈，負荊請罪。」

那老僧突然一聳垂遮眼瞼的白眉，笑道：「十合太多，老衲縱然勝得，也將落個以老欺小之名，小檀越不妨以你那馳譽武林的追風劍法，向老衲下手，只要你逼得我兩腳移動半步，不但算你勝了老衲，而且老衲索性拚受掌門方丈一頓責罰，送你出寺。」

徐元平只聽得呆了一呆，忖道：你縱然身懷絕學，也不能這等托大，我就不信你能以血肉之軀，硬擋這百煉精鋼的寶劍！

當下朗聲說道：「老師父乃德高望重之人，須知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武林之中最重信諾二字！」

老和尚微微一笑道：「佛門弟子，不打誑語，小檀越儘管出手就是。」說罷，緩緩閉上雙目。

徐元平冷哼了一聲道：「恭敬不如從命，老師父恕晚輩放肆了！」健腕一翻，劍光閃閃，當胸刺去。

但聞那老僧低喧一聲佛號，上身微微一側，徐元平寶劍掠着僧袍刺空，不但雙足未動，就是緊閉的眼睛也未睜開一下。

徐元平驚駭的收劍疾退，怔在當地。

只聽低沉笑聲盈耳，老和尚緩緩開口說道：「小檀越不必擔心，老衲決不還手。」

兩句話又激起了徐元平好勝之心，欺身而上，揮劍橫斬，攔腰掃去。

老和尚突然仰身倒臥，劍鋒掠腹而過。

徐元平這一劍用足了勁力，劍勢落空，身不由主的向右一傾，只覺微風拂面而過，一塊蒙面黑紗，已被那老僧取下，就在這一剎之間，那老僧已避開劍勢，挺身而起，靈快絕倫，間不容髮。

徐元平一連兩劍未中，反被人摘下了蒙面黑紗，不覺動了眞火，大喝一聲，揮劍猛攻，倏忽間連續擊出五劍。

這五劍不但迅若雷奔，而且橫斬直劈，勢道各自不同，如果腳不離地，想把這五劍避開，實是大不容易之事。

但見那老僧，身若風舞柳絮一般，左搖右擺，忽而仰臥，忽而側伏，竟然腳不離方寸之地，把五劍一齊避開。

徐元平長歎一聲，投棄了手中寶劍，道：「老師父一身武功，果是罕聞罕見，晚輩甘願棄劍就擒，和老師父一同去見貴寺方丈。」

白眉老僧並沒有立刻回答徐元平的話，只把一雙湛湛眼神凝注在他臉上，良久，才輕輕嘆息一聲，道：「小檀越言行品貌，似都非綠林中人，夜入少林寺，定非無因而來，不知能否據實相告老衲？」

徐元平傲然一笑，道：「晚輩不敢以謊言相欺，夜入貴寺，是想暫借貴派的『達摩易筋經』瞧瞧。」

白眉老僧身子微微一顫，道：「少林寺有七十二種絕技拳譜，那一種都是實用之學，為什麼你單單要借那『達摩易筋經』呢？」

徐元平道：「晚輩因身負血海沉冤，仇人武功又絕世無匹，我相信少林寺七十二種絕技，只怕未能制服對方。」

白眉老僧微微一笑「道：「少林七十二種絕技，你如能通達一半，當今武林，相信已無人能望你項背了……」他忽然嘆口氣，又道：「不過人生有限，歲月幾何，要以有限的生命，去學數十種大不相同的武功，實非可能之事，本寺自我達摩師祖手創迄今，已歷三十一代掌門，弟子人數逾萬，但卻無一人能學得少林寺七十二種絕技半數，縱然殫盡一生精力，也難償此宏願。」

徐元平聽他不提相約之事帶自己去見掌門方丈，而大談起少林寺七十二種絕技，心中甚感奇怪，正待開口相詢，那白眉老僧又搶先說道：「小檀越不取少林寺七十二種實用絕技拳譜，卻選擇了『達摩易筋經』上乘內功的進修秘本，想來定已受到高人指示，不過，『達摩易筋經』秘本是本寺鎮山三寶之一，別說小檀越無能取得，就是你僥倖到手，但也難逃少林寺高手苦追，茲事體大，連本寺掌門方丈也擔受不起，必將傾盡全力追回，何況『達摩易筋經』上記載之學，盡都極難修為的上乘內功，字字含意博大，小檀越縱然學博古今，也非一朝一夕能予瞭然，要是沒有通達此中法門的高人指點，只怕十年窮究，也難有成！」微微一頓，又道：「據老衲所知，當今之世，只有一個人通達此學，小檀越如能得他指點，一年內可窺門徑，三年內可望盡得『達摩易筋經』的奧秘。」

徐元平聽得雙目圓睜，道：「那人現在何處？敬請老師父大發慈悲，指示一條明路，晚輩定當虔誠相求那位老前輩憐憫在下……」

一幕淒涼悲慘的往事，又從他腦中閃掠而過，想到忿恨之處，不禁咬牙作聲，熱淚奪眶而出，撲身

跪拜下去。

白眉老僧慈愛和祥的臉上，忽然間泛上黯然之色，嘆道：「此人乃是老衲同門師兄，才華絕世，豪氣干雲，只因一念之差，觸犯本門清規，先師一怒之下，把他囚入寺中，歲月匆匆，已滿一甲子之久，先師早已證道還因，歸登極樂，可是老衲這位師兄，仍被囚禁在寺內一處幽靜的庭院之中，在他初受囚禁之日，老衲曾許下相救諾言，為此一諾，害得我晚證佛果十年，小檀越如肯伸手相助，解脫他終身囚禁之苦，然後再求他指點你修為『達摩易筋經』上乘內功竅訣，既可償你之志，也可替老衲完成一樁未了心願。」

徐元平一拜起身，道：「此乃晚輩素願，當不惜粉身碎骨以赴，只是以晚輩這點微末武學，如何救得了他，尚望老師父再指點一二。」

白眉老僧喟然一嘆道：「家師圓寂之後，已無人是他的敵手，別說區區幾間瓦舍，就是銅牆鐵壁也困他不住，但那囚室門上，因貼有家師親筆朱諭，是以他不敢破門而出，只要小檀越揭去門上朱諭，即可還他自由之身，不過老衲先要把話說明，我那師兄生性冷傲異常，六十四年囚居歲月，不知他是否已有改變，他肯不肯傳授你『達摩易筋經』的口訣法門，很難預測，如果他執意不肯，老衲也難強他，不過，你能替我償了這件心願，老衲當多留世間幾年，傳授你五種少林絕技，只要你能學有所成，雖未必能稱霸武林，睥睨江湖，但就當今之世而論，能和你頡頏的高手，也難選得幾人，此事雖為老衲的心願，但卻不敢勸小檀越勉為其難，應允與否，尚請自決。」

徐元平道：「晚輩得蒙賜示，已是感銘難忘，至於那位老師父肯否傳授我的武功，自然要看晚輩的緣份造化，豈能怪得禪師。」

白眉老僧微微一笑，道：「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小檀越由此向正北一行約三百丈，即可看見三盞高挑紅燈，那是本院僧眾受戒的『戒持院』，就在『戒持院』左側十丈左右之處，有一座滿種翠竹的院落，凡是本寺僧人，一律嚴禁入內，小檀越只要一進那座院落，就算到了安全之區，至於你進入院中的後果如何？要看你的造化了……」

徐元平伏身撿起寶劍，躬身一禮，道：「多謝老師父指示迷途，日後晚輩如能洗雪得血海沉冤，皆是老師父一番恩賜。」

說罷，轉身疾向正北方奔去。

但聞衣袂飄風之聲，那白眉老僧突然凌空而起搶在徐元平前面，回身攔住去路道：「你在去路之上，可能要遇上幾道攔阻，你那套『追風劍』法，雖然是馳名江湖的劍術，但如想闖過少林寺伏樁攔截，只怕未必能夠，老衲指示你二式劍招，必要時，不妨施用出手，但卻不准傷人。」

說罷，取過徐元平手中寶劍，口中講要訣，手中比式相授。

徐元平本是極為聰明之人，片刻之間，已然領悟，接過寶劍又躬身一個長揖，霍然轉身，急奔而去。

他心中急於尋得那座禪院，一遇攔阻，立時以那白眉老僧相受的二招劍式克敵，果然劍勢非凡，威力奇大，攔路僧人甫一出手，立時被他奇奧的劍勢逼開，一連被他闖過四道攔阻，到了「戒持院」邊。

徐元平抬頭望去，只見三盞紅燈並掛在一座高大的門楣之上，上寫着「戒持院」三個大字，向左望去，那星星微光之下，果然見竹葉搖動，心頭一喜，仗劍幾個飛躍，疾進了四五丈遠。

忽聞沉喝如雷，起自身後，道：「什麼人敢闖禁區……」

那聲音起在數丈之外，但禁區兩字出口之時，已到了徐元平的身後，但憑這等快速絕倫的身法，已可知來人武功高不可測。

這時，徐元平距那禪院尚有兩丈左右，聽那沉喝之聲，來若流矢，倏忽之間，已到了身後，不覺心頭大駭，雙足一登，凌空而起，直向那靜院之中飛去，同時揮劍一招「犀牛望月」，反臂刺去。

但聞來人一聲怒喝道：「撒手！」

一股奇大勁力，隨聲擊到，徐元平突覺握劍右肘一麻，寶劍脫手飛出，懸空的身手，也吃那強勁潛力震得向下疾落。

來人一擊之勢，力道強勁至極，徐元平還未轉頭，身子已然摔在地上，他身雖被人凌空震落，但因對方旨在擊落他手中兵刃，並未傷到他身體，迅速的幾個翻滾，到了那靜院圍牆邊，匆急之間，頓忘利害，猛一提丹田眞氣，拔躍而起。

只聽來人沉聲喝道：「小檀越還不停步，當眞是要找死麼？」

右手揮處，掌風直逼過來。

徐元平的身子，已躍飛起一丈多高，如不硬接對方這一記劈空掌力，只有施用「千斤墜」的身法，把躍起的身子沉落實地，否則，只有拚接對方這雄渾的一擊。

兩種極不相同的念頭，同時在他腦際閃過，他知道這是他唯一能躍落那靜院的機會，雖然，這機會充滿着死亡的危險。

在這迫急的一剎那間，他選擇

五彩傳奇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七惡八邪終於殺了官兵，搶到了官船上的寶物，當即就在船上開箱分贓，七惡八邪十五男女圍着排列五層的金珠寶玉垂涎欲滴，雙方都在計算如何分法才不吃虧，最後決定由小五子擲制錢，各挑選花或字來決定哪方先拿，一人選一物逐層拿取到第四層，到最後一層時，乃是紅玉雕成的金童玉女一對，於是雙方各取一個，算是爲小五子與小彩的定聘物……

獨自上路闖天下　自幼習得惡人藝

白爾艷笑道：「有錢能使鬼推磨，閻王老子也笑呵呵。」

小五子道：「我已經有一身本事了，還怕沒金子？我不想用你們的血汗銀子。」

白爾艷吃吃笑道：「眞是有良心，不過，我的小王子，你可不要忘了，我們的一切，將來還不都是你的？拿去花吧，先在市集上選一匹好馬代步，再把自己裝扮成個美貌少年郎，別寒酸，叫人看不起。」

小五子道：「既然阿姨這麼說，小五子照單全收了。」

白爾艷拍拍小五子的頭，又道：「記住，你祇能在外面混一年，一年一到就回來。」

小五子點頭，道：「羅叔他們六位呢？」

白爾艷指遠方的洞口，笑道：「他們都在洞口等着送你了。」

小五子聞言，十分興奮的大步往洞口走。

白爾艷在後面直叮嚀，就像個母親送兒子出遠門一樣的叮嚀個沒完沒了。

前面洞口有間石室，那本是空見與空明兩個大和尚在守洞口住的。

空見與空明也是酒肉和尚的師弟，自從空見、空明失踪之後，酒肉和尚才開始酗酒兼吃肉，就是對我佛的抗議。

錢一串在石室門口已笑拍雙手，道：「來了，來了，我們可愛的小王子來了。」

小五子走向前，抱拳道：「錢叔，你早！」

「還早呢，都等了我們小王子半個時辰了！」

羅老大等果然在石室中圍坐。

小五子走進洞室，羅老大拉住小五子的手，笑道：「小五子，你可是我們七個人精心調教出來的接班人喲。」

小五子笑道：「小五子永遠不會忘記叔叔阿姨大德。」

陶民咧着毛嘴哈哈笑道：「小五子，你已盡得我等所長，且看你的表現了。」

小五子道：「絕不會令各位失望。」

「屠夫」金太保道：「傢伙都帶在身上了？」

小五子笑道：「羅大叔的三把刀，還有金叔的一把宰牛刀，另外就是我的一支老藤棍了。」

羅老大突然問道：「在外面，難免有人會問你師承何人，小五子，你怎麼說？」

小五子道：「如果有人問我師承是何人，我會說，我的師承都不是人……」

七個人臉色立刻變了。

了死亡的冒險，雙掌運足平生之力，平胸推出，疾向那排空而來的掌風迎去。

這是一次極不公平的硬拚，雙方功力懸殊，如卵擊石，徐元平只覺對方然劈來力道有如排山倒海一般，直壓而下，但感心頭一震，如受雷擊，耳際轟然作響全身氣血翻動，噴出一口鮮血，昏迷過去。

不知過去了多少時間，忽然感覺一陣寒意，睜眼看時，天色已經大亮，全身衣服都被晨露浸濕，長長吁一口氣，挺身坐了起來，仰臉看着天上幾片浮動的白雲，呆呆出神，週圍的環境，對他是那樣陌生，但聞晨風拂動滿院翠竹，發出沙沙的響聲。

他舉手拍拍自己的腦袋，盡量想回憶起這是怎麼回事，可是，腦際宛如一張白紙，什麼也想不起來……

掙扎着站起身子，搖搖擺擺的走了兩步，頭頂上像壓着一塊千斤鐵塊，酸軟的雙腿極難支持這沉重的負荷，他不得不借助那挺生的翠竹之力，兩手交替的扶着竹子，緩緩的移動着身軀。

太陽爬過了圍牆，金黃的光芒照着他前胸一片紫紅的凝血，閃閃生光，他伸手撫摸一下胸前的血跡，茫然一笑，閉上眼睛。

他本是有很好內功基礎的人，運氣調息的方法，早已成爲本能，雖然他已失去記憶能力，忘記了過去一切的事務，但傷勢並不致命，祇是被對方強勁的掌力震傷了大腦、內腑，全身各處血脈尚能正常循環，是故，一經靜坐，不知不覺間運氣行功起來。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左右，忽聽一聲沉重的歎息之聲，傳入耳際。

徐元平霍然站起身子，轉頭向後望去，祇見數丈外翠竹林中，有一座三間大小的破落瓦舍，兩扇房門緊緊的關閉着，牆壁雖是用上等的大青磚砌成，但因年久未經打掃，看上去斑痕纍纍，十分淒涼，但那沉重的歎息之聲，就由那兩間瓦舍之中傳出來。

徐元平經過一段時間調息之後，精神已好轉不少，雖然舉步仍甚艱難，但已不似剛才一般，必須要扶着竹子才能走路。

他渾然的走向那兩間瓦舍門前，祇見一張黃底朱字的封條，橫貼在兩扇黑漆剝落的門上。

那封條久經風吹日晒，上面的字跡早經無法辨認，此刻他腦際中一片空白，智力記憶均未恢復，縱然字跡清晰，也是看不出寫的是什麼。

如果他像往常一樣清醒的話，只怕很難鼓起勇氣撕去那橫貼門上的封條，因爲他會思慮到極難預測的後果。

但此刻，他卻是毫無顧慮，噩噩的舉手撕去了門上的封條，隨手丟在地上。

雙手加力，猛向那緊閉的房門推去，但聞砰然一聲，兩扇木門應手碎裂，原來那木門經過數十年風雨侵蝕，早已腐朽。

他毫不猶豫的昂然入室，一陣積塵落下，撒了他滿臉滿身。

徐元平用衣袖揮去臉上塵土，打量室中佈設，只見一個鬚髮蒼然，垂掩全身的怪人，盤膝端坐在幽室一角的木榻之上，長垂的雪鬢皓髮之下，隱隱現露出灰袍衣角。

他愕然的望了那怪人一陣，緩步向那木榻走去。

那怪人陡然睜開眼睛，兩道冷電般的神光，由垂臉白髮中射出，那眼神之中似是含蘊了無比的威力，看得人油生寒意。

徐元平雖然在神智未復之際，也不禁怦然心跳，收步停身，不敢再往前走。

那兩道逼人心悸的眼光，一直凝注在徐元平的臉上，一瞬不瞬，只看得徐元平的心頭有如鹿撞一般，但見那怪人鬚髮一陣顫動過後，倏然閉上眼睛。

徐元平茫然的站了一盞熱茶工夫，又向那鬚髮掩身怪人身前走去。

這次那長髮怪人沒有再睜兩眼瞧他，直待徐元平走到他身邊，才陡然伸手抓去，手臂揚處，片片碎布飄飛，原來他身着僧袍早已朽腐，這一疾伸手臂，衣袖立時碎裂片片。

徐元平只覺右臂前胸幾處微微一麻，已被人舉手之間點中了「將台」、「臂臑」、「肩井」三處穴道，當下雙腿一軟，跌在那長鬚掩身的怪人身側，肩頭撞在木榻上，登時把木榻一角撞碎。

他雖已無能掙扎，但人並未昏迷過去，只是無法開口說話，瞪起一雙朗目，呆呆望着對方。

只聽那怪人長歎一聲，道：「老衲已有六十年未和人見過面……」

言下鬚髮顫抖，顯然他內心中十分激動。

徐元平口不能言，即使他能夠說話，但因受震腦創未復，也不知如何慰藉這淒涼的老人。

但見他右手伸在徐元平身上按了一陣，又緩緩的伸出左手，雙掌互搓幾下，兩掌一齊在徐元平身上按摩起來，掌心所及，熱氣透體，使人大感舒暢。

徐元平只覺股股熱流，催使他全身血脈加速循環，片刻之間，沉沉睡熟過去。

（未完・一）

小五子卻笑又接道：「我告訴他們，我的師承都是神，哈……」

七個大惡人聞得小五子的話，便又立刻哈哈大笑起來。

錢一串笑罵道：「小子，你別大喘氣，嚇我們一大跳，還以爲你敢罵大叔們呢！」

小五子笑道：「打死我也不敢罵你們。」

羅老大伸頭看看洞外面，摸出一顆金豆，道：「收下吧，羅大叔送你路上用。」

小五子拍拍包袱，道：「這裏面全有了。」

羅老大沉聲道：「一顆金豆不值幾個錢，收下吧！」

小五子心想，不收是個傻子。祇有傻子見金不要，他可不是傻子。

他接過那枚精緻的金豆，塞入懷中。

於是，包藍也給了他一顆珍珠，笑道：「我已經多年未回七里蕩了，你若順道，就替我回去看看。」

包藍的老窩就是七里蕩，他是七里蕩的惡霸。

小五子笑道：「我一定去一趟七里蕩，不過……」

包藍笑問：「不過甚麼？」

小五子道：「七里蕩我找甚麼人？」

包藍道：「七里蕩有個女人叫夜來香，你找她就行了。」

小五子道：「這個名字很好記，夜來香。」

錢一串拉住小五子，道：「說吧！你想要我甚麼東西？」

小五子笑道：「學會了錢叔的『八手遮天』絕學，已經是心滿意足了。」

錢一串嘆口氣，道：「可也打了你不少次！」

小五子笑道：「那是因爲我不用心學，應該挨揍。」

錢一串搓着翹嘴鬍子，笑道：「如此你是不恨大叔了？」

小五子道：「感激還來不及呢！」

錢一串從懷中摸出個亮晶晶的寶石，笑道：「收下吧，這是錢叔送你的。」

小五子道：「金銀可以買東西，這玩意兒做甚麼用？」

錢一串哈哈笑道：「這玩意兒可以換金銀，而且能換很多！」

小五子想起當年渭水河大船上的事，這東西正是那一次劫來的，當時年紀小，如今當然知道了。

於是，他笑接過來。

丁大川也正要取件東西出來，突聞羅老大叱道：「你們糊塗了？這是叫他去闖天下，最好是一點東西也不帶，否則要他出外養尊處優，還闖甚麼天下，不如在洞中過日子算了。」

另外幾人便收起東西，不再給小五子了。

小五子彎腰作個長揖，道：「再見了，一年之後一定準時回來。」

羅老大道：「一年之後你若不回來，你永遠也回不來了！」

白爾艷一楞，道：「分別在即，你怎說出這種不吉利的話？算是甚麼道別辭？」

羅老大淡淡的道：「他學了我們的本事，更學會一套絕世氣功，當然……嗯，也學到了我們的手段，如果還死在外面，他還能有將來？我們也別指望他了。」

小五子笑笑道：「羅大叔的話實在，不過我一定會回來，而且也會帶給叔叔阿姨驚喜。」

羅老大笑道：「甚麼驚喜？你能把你的媳婦小彩也帶回來，那才令大叔驚喜哪，哈……」

羅老大笑了。

白爾艷與包藍等也哈哈的笑了。

小五子靦靦的乾乾一聲笑，背起包袱便往洞外面走。

就在洞門口，小五子拍拍空見與空明兩人的肩頭，笑道：「二位大師父，再見了。」

空見與空明忙低頭，空明道：「小施主一路上平安，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這兩個少林和尚，本想勸說小五子幾句，但見羅老大等俱在一旁，也祇能說這兩句話了。

小五子眞的走了。

他離開了惡人洞，頭也不回的走了。

小五子往不老峯下走，他不時的回頭看。

他看看惡人洞，也看看惡人洞上的不老峯。

惡人洞內有惡人，惡人卻經年躲藏在惡人洞中甚少出外，雖然，江湖上已沒有「刀公子」南英這種豪俠，但他們七人卻寧願躲在洞中與寶爲伍，細數他們劫來的各種寶物，把玩那些奇珍異寶。

雖然，不老峯高得令人高攀不上，長年白雪罩頂，但卻仍然無法與天比，尤其是天際的那顆特別亮的星星，雖已日出多時，但那顆星兒仍在亮。

小五子仰視那顆星，呆呆的出了會兒神，他就要離開這兒了，他要去闖一闖江湖，但不知那會是個甚麼滋味，也許……

也許還沒有住在惡人洞舒服。

就算沒有在惡人洞舒服，但卻也有新鮮感。

於是，小五子就帶這種奇怪的新鮮感走了。

* * *

黃昏，遠山是一片深藍，但近山卻帶赤紅，紅得像小五子的臉，他已走了一天，全身還有些燥熱。

山坡的另一面，傳來了馬嘶羊叫，翻過小山坡，便是個小小土鎮，黃土攪和風沙，人們的頭髮上宛似撒上一層薄霜。

這個小土鎮沒有名字，沿一條大路兩邊住着二十多戶人家，有一半是小飯舖子。

小五子選了一家清靜的飯舖走進去，卻發現裏面坐了四個大漢。

四個大漢圍在桌子四週，正中央放了個面盆大的碗，裏面裝着羊肉帶湯，一盤饅頭一壺酒，四個人邊吃邊商量甚麼。

小五子走進去的時候，四個人立刻回頭瞧，有個虬髯漢還咧嘴吃吃笑。

一位小老頭迎上來，笑道：「小哥，吃點甚麼？」

小五子道：「一碗羊肉湯，兩個大饅頭，另外還要一匹馬。」

小老頭一楞，道：「你要馬？」

便在這時候，二門走出個大姑娘，這姑娘長長的一根辮子，瞪着一對大眼睛，看着小五子甜甜的一笑。

小五子立刻想到小彩。

小彩也有這姑娘一般大了吧！

於是，小五子也報以微笑。

那姑娘笑笑，道：「我們這兒沒有賣馬的，你得再走一天的路趕到下一個集上才有騾馬行。」

拉開一張椅子坐下來，小五子道：「算了，來些吃的，完了我睡覺。」

姑娘立刻把小五子吃的端上，就在這時候，中間桌上有個大漢走到小五子面前，笑道：「小哥要買坐騎？」

小五子笑笑，道：「不錯！」

大漢回頭看了另外三人一眼，又道：「一匹馬需要很多銀子，尤其是好馬，更是價錢高，小哥你……」

小五子笑道：「祇要有馬，多少銀子我也不在乎。」

小五子伸手拍拍包袱，又道：「怎麼樣，你有？」

那大漢瞧了小五子的包袱一眼，道：「實不相瞞，我們就是口外的馬販子，小哥明日跟我們一齊走，準不會令你失望。」

忽見那虬髯大漢高聲道：「更不會令你吃虧。」

小五子點點頭道：「好，謝謝了，明日就跟四位一齊上路！」

小五子吃飽了，小飯舖的姑娘領小五子走進一間小客房，她伸頭向外面看看，便立刻對小五子道：「明天你千萬別跟他們一齊走。」

小五子道：「爲甚麼？」

姑娘把辮子甩在肩後，低聲道：「口外的馬販子有一半幹過鬍匪，你敢跟他們去？」

小五子笑笑，道：「我明白了，姑娘是在提醒我，別同惡人走一起，是嗎？」

姑娘點頭道：「是呀，你若是同他們去，吃虧的一定是你。」

小五子打哈欠，道：「好，我聽你的！」

姑娘端起油燈走了。

小五子想笑，但他拉開棉被來想了一下。

他在想這四個販馬的，眞會對他下手？

不過，這一夜倒是很平靜，就像他住在不老峯的惡人洞一樣的平靜。

小五子是被人拍門叫醒的。

叫醒他的人，正是昨晚上的大漢。

小五子揉着眼睛拉開門：「天亮了？」

那大漢笑道：「小哥，你可眞好睡，日上三竿了。」

小五子跟大漢往前面走，二門口的姑娘施眼色。

小五子祇裝沒看見，好像是糊里糊塗的走出店。

姑娘奔出店來叫：「小哥，你還沒吃飯，還有……還有你的店飯錢……」

小五子「啊」了一聲，笑道：「忘了，忘了吃飯還要付你的錢。」

小五子走回頭，那姑娘忙低聲道：「怎麼忘了我昨晚同你說過的話？」

小五子吃吃笑，他伸手一摸，立刻把那粒金豆摸在手中，笑道：「多了送給你吧！」

姑娘攤開手來看，眞的嚇一跳，這個小哥眞有錢，這金豆足可以吃住半月多。

那粒金豆是羅老大送他的，說明路上用，他把金豆送給這姑娘，爲甚麼？

小五子也並不清楚爲甚麼！

不過，小五子覺得姑娘的幾句話應該值這粒金豆。

姑娘正要叫，小五子已追上四個大漢，遠處傳來四個大漢哈哈笑。

也聽到姑娘在嘆息！

虬髯大漢自袋中取出一塊滷羊肉，他大方的撕下一塊來，笑對小五子道：「小兄弟，吃吧，你不是沒有吃早飯嗎？吃點羊肉墊一墊，走起路來有精神。」

小五子笑笑，接過羊肉就啃。

另一大漢道：「小兄弟，你從那兒來？」

小五子指指西北方。

那大漢一楞，道：「天山？」

小五子點點頭。

另一大漢問道：「天山幾千里，你住甚麼地方？」

小五子邊吃邊道：「天山有個好人窩，我在那兒長大的，你們可知道好人窩？」

他一頓，又道：「唔，天山幾千里，你們一定不會知道好人窩在甚麼地方。」

「八隻手」錢一串一再告誡他：「人在江湖三隻眼，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最好一句實話也不說，你就會把人騙得團團轉了。」

小五子早已把這四個人不當人，他怎會說實話？

他說的是謊言，天山那裏會有個好人窩？

可是，這年頭謊言最值錢，四個人還眞的相信他說的話。

就算是知道他說的是謊話，四個人也相信了。

因爲他們四個也在說謊。

他們根本不是販馬的，他們手無皮鞭，更沒有拿轠繩轡嘴之物。

他們是這三百里內新近出沒的四個賊。

小五子碰了一下大漢的布包，布包硬硬的，他立刻就知道那是刀。

已經走出五十餘里了。

虬髯大漢開口，道：「老丁，你的消息可靠？」

那大漢立刻笑道：「三匹駱駝兩匹馬，駱駝馱的毛皮，馬上騎的是人，錯不了。」

另一大漢冷冷道：「先收拾那一邊？」

虬髯大漢望望天，道：「已經到口的肥肉，還怕跑了？別壞了我們的正事。」

四個人分成兩端走，把小五子圍在中間行。

小五子像個傻小子也似的，邁着大步祇管走，四個人的話，他好像一句也聽不懂。

忽然，那虬髯大漢匐伏在地面上，右耳貼在地上聽，半晌，他忽然笑道：「來了，來了。」

有個大漢一把抓牢小五子，臉色冷酷的道：「小子，你馬上就有馬騎了！」

小五子傻兮兮的問：「在那兒？」

大漢指路邊的矮樹林，說道：「你在那兒等，不管你聽到甚麼或看到甚麼，你都不能隨便走。」

小五子重重的點點頭，道：「不管我看到甚麼，或者聽到甚麼，我都不會走。」

虬髯大漢似乎是頭兒，他又回頭冷叱道：「老丁，告訴他，若要隨便走，小心挨刀子。」

小五子縮脖子道：「你們要殺人？」

姓丁的冷冷道：「祇要你聽話，你就死不了！」

小五子立刻跳進林子裏，道：「我等幾位大哥，放心，我絕不會跑！」

便在這時候，遠處忽然出現一隊駱駝。

駱駝背上馱巨大的包裹，徐徐的往這面走來。

四個大漢肩併肩的站，一字排開，正好把大路阻擋住。

前面騎馬的繞過彎，忽然見大路上站四個人，他雙目一瞧，臉色立刻變了。

騎馬的一聲「哇吁！」

後面的三匹駱駝也立刻停下來。

馬蹄聲響起，後面騎馬的已到了前面，他忽然沉聲道：「高原四煞！」

站在路中央的虬髯大漢哈哈笑道：「想不到吧？」

騎馬的對望一眼，便立刻自懷中取出一袋銀子拋向虬髯大漢，道：「算是我兄弟孝敬四位的。」

另一騎馬的道：「四位抬抬手，我哥兒倆就過去了。」

鬍子猛一抖，虬髯大漢道：「留下三匹駱駝，你們可以走了。」

騎馬的道：「四位，我二人的家當全在這些毛皮上面，如果全部留下來，我們怎麼過活？」

姓丁的厲吼道：「那是你們的事！」

那人在馬上欠欠身，道：「總得給我們留些活命的機會吧！」

虬髯大漢臉皮一緊，道：「你們活命的機會，就是留下東西快快走！」

兩個騎馬的又對望一眼。

忽聽一人大吼，道：「上！」

「哈！」

便聞得「哈」的一聲，馬上的二人已拔出刀來。

兩個人夾馬便往四人衝，鐵蹄咚咚響，空中刀芒激射出窒人的冷焰。

兩匹馬就要衝到路上四人了，忽然四個人兩邊分開來，便也閃過暴劈下來的砍刀。

姓丁的一聲厲笑，抖手鏈子鎚打出了。

「砰」的一聲，正打在那人的後背上。

那人在馬上搖了搖未落下馬，姓丁的鏈子鎚又打在馬腿上，怒馬一聲長嘶，生生把那人掀下馬來。

另一騎馬的便奮不顧身衝過來，他伸手去拉落馬的漢子，不料虬髯大漢已掠在他的馬屁股上，一把尖刀已捅進漢子的背心上。

「啊！」

虬髯大漢不等那人鮮血標出來，左手一撥，便把那漢子推落馬

下。

果然三兩下清潔溜溜。

四個人相顧哈哈大笑起來。

四個人正得意的狂笑，附近的土坡邊卻傳來一陣拍手叫：「好，殺得好，殺得妙，殺得呱呱叫。」

虬髯大漢猛抬頭，見是小五子在叫好，不由得笑對另外三個人道：「吃了大菜吃小菜，哈……」

姓丁的往小五子招手，道：「過來，過來。」

小五子大步走到四人面前，道：「我來了。」

姓丁的指挨鎚的傷馬，道：「這匹馬你要不要？」

小五子道：「躺在地上起不來的馬，怎麼騎？」

一笑，虬髯大漢道：「你看這一匹呢？」

小五子道：「還可以湊和騎！」

姓丁的道：「貴得很哪！」

小五子道：「我不在乎！」

姓丁的提着鏈子鎚走近小五子，道：「打開你的包袱來，我看看你有多少銀子！」

小五子果然把包袱打開來，裏面除了吃的，還有的連小五子也吃一驚。

白姨可眞疼他，金葉子就有一斤多，另外的碎銀子也是十兩一個，大約總有十幾個。

虬髯大漢看直了眼。

姓丁的也吃一驚。

另外兩個拉駱駝的大漢也笑得合不攏嘴。

姓丁的看看小五子，道：「這些全是你的？」

小五子道：「不是我的，難道是你的？」

姓丁的哈哈笑道：「小子，財多會招災，你媽沒對你說過？」

小五子道：「在我眼裏，你們全是好人。」

姓丁的大笑起來。

虬髯大漢道：「眞是乳臭未乾的毛孩子，也罷，你逃命走吧！」

小五子笑道：「我爲甚麼要逃命？」

姓丁的收住笑，道：「你可曾看到我們殺的人？」

小五子道：「看到了。」

姓丁的又道：「你就不怕我們殺你？」

小五子一笑，道：「我就怕你們不殺我！」

虬髯大漢嘿嘿笑道：「好小子，你倒很篤定！」

小五子吃吃笑道：「並非是小爺我篤定，而是我剛出茅廬，甚麼事情都得用心的學習，頭一回，我便學會了你們這一手，嘻……」

姓丁的齜牙咧嘴大笑，道：「你學我們去打劫？哈，就憑你？個乳臭未乾，胎毛未脫！」

小五子立刻笑道：「怎麼的，不可以？要不要我馬上學給你們看？」

虬髯大漢指着自己的大蒜鼻子，道：「你要在你四位大爺身上搶？」

小五子道：「是呀！這兒又沒有別的人！」

拉駱駝的兩個漢子已走過來了。

兩個人瞪眼看小五子，其中一人業已握刀向小五子逼過來，道：「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乾脆，我一刀送他回老家吧！」

小五子吃吃笑道：「你一個管屁用，要嘛……四個驢蛋一起來，那樣打起來才過癮。」

虬髯大漢手一伸，攔住那人，他再仔細的上下左右前前後後的看了小五子一眼，沉聲道：「個小王八蛋，他是白癡？還是深藏不露？」

姓丁的道：「老大，憑他個毛孩子，也想叫咱們陰溝裏翻船？」

小五子的手上就是那麼一根挑包袱的老藤棍，如今包袱業已攤開在地上，手上握着一根二尺半長的那棍子。

虬髯大漢手一揮，道：「圍起來。」

四個人便立刻散開來，活活把小五子圍在正中央的地方。

「嗯，這才像個打架的模樣，過癮！過癮！」

三把砍刀一根鏈子鎚，紛紛發出冷焰激盪，激盪在小五子的四週。

小五子聳肩頭笑起來。

「殺！」

鏈子鎚已甩向空中，旋動一股勁風指向小五子的頭，另外三把砍刀，便隨之而殺過去，氣勢上十分嚇人。

老藤棍「呼」的筆直點地，小五子衝天飛起如鶴，空中閃過砸來的鐵鎚，足下躲過三把刀的亂砍，四件兵刃剛閃過，小五子的藤棍已繞身打轉，祇是一陣急速的旋動中，便聞得叮叮咚咚四聲暴響，四個怒漢業已抱頭往外圍衝跌出去。

扭腰落在地上，小五子笑嘻嘻的道：「讓我看看，你們的腦袋上是不是長了個大肉包來？」

四個大漢忿怒的站直身子，各自緊一緊手中的傢伙。

姓丁的大叫：「老大，看走眼了，這小子還是個會家子呀！」

小五子笑道：「而且是個要命的會家子。」

虬髯大漢不開口，兩隻牛蛋眼溜溜轉。

小五子立刻想起白阿姨的話：「你祇要看到你的敵人不開口，他便一定在動你的歪腦筋，如果這

人用一雙直打轉的眼睛瞧你，小心了，他是想要你好看了。」

想到白爾艷的話，小五子立刻指虬髯大漢道：「我看你的頭上包最小，須要加大！」

他「大」字出口，業已流星般的飛越過虬髯大漢的頭上，大砍刀凌空劈落，便又聞得「咚！」

虬髯大漢頭上又挨了一記，未見肉包，但鮮血業已往外流。

小五子落在一塊石頭上，回頭笑道：「對不起，對不起，我實在不想看到血，可是你那個頭殼太單薄了。」

虬髯大漢的身子晃了晃，猛一瞪眼，怒罵道：「個小狗操的，我們今天非生啖你小子的肉不可！」

小五子道：「那得勞動四位動手了。」

「殺！」

鏈子鎚又掄將過來，姓丁的狂吼道：「一齊上了！」

刀鎚翻飛融合在一片光影裏，勁氣如嘯中，四個人影宛如四頭猛獸，不要命的往小五子撲過去。

小五子坐在大石頭上沒有動，他笑嘻嘻的看着四件兵器往他的頭上砍過來。

忽然一個龜縮，宛似河底大石上面的游魚，一個滑溜便躲在大石下面，他的身子比石頭可矮多了。

好一陣叮叮噹噹聲，四件兵刃全打在石頭上，那冒起的碎石中，便也滲雜了無數的火花碎芒。

三個大漢被震得手腕發麻，小五子的老藤棍快得令人難以看清的敲打在四個人的褲襠下。

眞陰損，也夠狠，四個大漢已在地上滾。

小五子一邊拍手笑，道：「先打你們的大頭，再敲你們的小頭，怎麼樣，滋味不錯吧！」

四個怒漢在地上翻滾，哀叫帶咒罵，卻令小五子哈哈笑。

小五子收拾起包袱，得意的道：「天山祇有個惡人洞，幾曾聽說有個好人窩？遇上小爺爺，算你們四個倒大楣，去見閻王吧！」

虬髯大漢狂叱道：「好小子，你是誰？從那兒來的？」

小五子道：「惡人洞！」

虬髯大漢怪叫連聲，道：「年頭變了，道上的規矩也完了，幾曾聽過惡人洞的人也會如此小鼻小眼的，連我們這點油水也要搶，惡人洞的人幹的都是大案子，你小子在丟惡人洞的臉了，我的兒。」

小五子笑笑，道：「老小子，你錯了，誰會看上那些毛皮，路上帶那玩意兒多累贅！」

姓丁的似已喘過氣來，立刻吼道：「你別吹牛了，七惡八邪可看不上這點油水。」

小五子道：「所以你們下手的時候我還大加讚揚你們一番，可是你們四個竟連我也要搶，哼，那可就不能怪我了。」

姓丁的對虬髯大漢施眼色。

小五子祇裝沒看見。

虬髯大漢已坐在地上抱拳道：「小爺，我們有眼無珠，不該冒犯你小爺爺，這麼辦，你騎上那匹馬，我們不要了，好吧！」

小五子道：「這是對我說好聽的了？」

姓丁的道：「不知者不怪罪，既是道上朋友，往後大家總是有見面的時候。」

小五子立刻想到羅老大說的八邪之一文公度，你祇要看到文公度這種人笑說好聽的，你就要提高警覺了。

小五子笑笑，道：「想我放你們一條生路？」

姓丁的道：「難不成你還眞的要我們的命？」

小五子道：「好吧，你們每個人再挨我一棍子，不多，我祇打你們一棍子，打完了我騎馬走人，駱駝上的皮毛便全是你們的了。」

虬髯大漢沉聲道：「你還沒有打過癮？」

另一大漢道：「打不得了哇！」

小五子道：「誰要是不願意，我就捅誰一刀！」

他果然拔出一柄尖刀來。

那是一把宰牛之刀，也是「屠夫」金太保送給他的。

憑小五子露的身手，殺死姓丁的四個人，眞是易如反掌，輕而易舉的事。

小五子抖着尖刀道：「願意挨刀的舉手。」

四個大漢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舉手。

小五子笑道：「如此說來，都想挨棍了！」

姓丁的哀哀道：「希望小爺你輕點打。」

小五子笑笑，道：「你們一定不會覺得痛。」

小五子往老藤棍上吐口水。又伸手拭了拭，人已走近姓丁的，他笑嘻嘻的道：「保你不覺痛！」

老藤棍不是用力打，而是點在姓丁的腦後玉枕穴。

姓丁的果然未叫出聲。

未叫出聲並不表示不痛，因爲不痛才會要命。

一個人的命都沒有了，又怎麼會叫痛！

姓丁的未倒下，小五子的老藤棍又點中虬髯大漢的後腦勺。

虬髯大漢吭叱一聲未倒下，小五子業已把另外兩人也點中後腦勺。

旋過身子來，小五子笑大聲吼

：「倒！」

一連四聲響，四個大漢瞪着雙目倒在地。

小五子笑笑，道：「我說過，祇一人一棍，你們怎麼不躲呢？如果猛一躲，我就不會點中你們了，看起來你們四個人眞是笨！」

是的，他要每人挨一棍，可並未規定不許閃躲。

他說被打中的人不會痛苦哀叫，任誰被點中玉枕穴，都會沒命。

小五子連皮毛商的那袋銀子也取過來，他拉過馬騎上去，後面跟着三匹大駱駝。

三匹馱着近百張皮毛的駱駝，小五子高興的在馬上唱山歌。

天快黑的時候，他又到了那小鎭上。

小五子在小店外面落下馬，小飯館的姑娘楞然站在大門邊。

小五子笑道：「住店！」

姑娘訝然道：「是你，果然是你！」

小五子走近姑娘前，笑道：「一粒金豆好不好玩？」

姑娘笑道：「你……」

小五子道：「我餓了，有吃的嗎？」

姑娘看看三匹駱駝，道：「那些都是你的嗎？」

小五子回頭看了三匹駱駝，道：「本來不是我的，不過現在卻是我的了。」

姑娘笑得十分甜，道：「一定是那四個人幫你買的，小哥眞有錢！」

立刻，一應吃的送上桌，飯舖的老掌櫃親自招待。

小五子吃飽肚子，對掌櫃的道：「那四大綑毛皮全都卸下來。」

掌櫃點頭道：「駱駝就在門外歇，小客官還有甚麼吩咐？」

小五子道：「我想睡了，今天可眞累！」

姑娘把小五子帶到昨夜睡過的房間裏，親自把被子掀開來，又把枕頭換個新的，這才笑道：「我去餵馬還有駱駝，小哥的坐騎是餵豆料？還是草料？」

小五子道：「你撿好的餵，總不會叫你們吃虧就是了！」

姑娘笑道：「不會吃虧，就算你不給銀子，你送我的那粒金豆也足夠了。」

小五子忽然拉住姑娘的手，道：「你眞傻，要是我，就永遠不會再提金豆的事，難道你怕我給你的太多？」

姑娘赧然一笑，忙收回手，道：「給得太多，我們可不敢要。」

小五子一拍手，笑道：「那好，等明天叫你嚇一跳！」

姑娘迷惘的走出房間來。

小五子笑着睡了。

＊　＊　＊

這一夜，小五子睡得舒服得很，他忘了錢一串幾個人告訴他的話：「住店小心住黑店，逢人祇說三分眞。」

小五子相信這家店絕不會是黑店，那姑娘就不會是壞人，所以這一夜他睡得很沉，果然一覺到天明。

他醒來的時候，外面有了聲音，是老掌櫃的聲音：「小心點綑緊了。」

小五子猛開房門走到前屋，老掌櫃正同個年輕人在抬他的毛皮貨。

小五子道：「這是幹甚麼？」

老掌櫃尚未開口，便見姑娘走出灶房來，笑道：「幫你把皮貨綑上駱駝呀，小哥，你來吃飯吧！」

小五子笑道：「吃飯是要吃的，不過這些皮貨你們就別忙了。」

掌櫃笑道：「你今天不走了？」

小五子道：「走是要走的，不過我不想帶這些東西了。」

掌櫃的一楞，那姑娘已笑道：「你該不會又把這麼多貴重的皮貨送我吧？」

小五子拍手笑道：「你猜對了，我正有此意，哈……」

忽然，那年輕的漢子衝近小五子，他吼聲如雷的道：「你存的是甚麼心？是不是在打玉姑娘的主意？」

小五子看看這年輕漢子一眼，道：「她叫玉姑娘？她長得很好看呀！」

年輕人吼道：「她好看，關你甚麼事？」

玉姑娘臉色一寒，對年輕人道：「你怎麼對客人如此無禮？」

年輕人低下頭，他有些怯怯的樣子。

小五子笑道：「你一定很喜歡玉姑娘，我當然明白你喜歡她，老兄，如果玉姑娘瞎一隻眼睛，你就不會對我這樣子吼了，是嗎？」

年輕人猛抬頭，吼道：「就算玉姑娘雙眼瞎了，我也一樣的愛她！」

小五子道：「如果她連鼻子也沒有了，你還會喜歡她嗎？」

年輕人大怒，叱道：「可是玉姑娘並沒有瞎了眼，她更沒有爛了鼻子，你胡說甚麼？」

小五子道：「我可以叫她雙眼瞎掉，也可以割掉她的鼻子，你信不信？」

年輕人忿怒的吼道：「你敢！」

小五子已發現玉姑娘躲在老掌櫃的身邊，模樣兒透着驚嚇的道：「小哥，你……」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艾慈回到船上見到勞克與小三子，勞克決定再與艾慈去長安。崔家堡因崔成虎與崔勝虎死在艾慈手下，陰司判官崔偉虎誓要殺艾慈，因此要去飛龍堡，二來也想染指一對龍珠；勾家莊的勾鴻自從被艾慈打傷之後回莊中養好傷，此時欲去找艾慈算賬；而黑心火鷹金大山雖未見過艾慈，但爲減少奪龍珠勁敵，也要去會艾慈……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士・文　可飛・圖

小子統吃

狠狽爲奸宴羣梟　齊赴長安奪龍珠

這正是人到了歇斯底里時候發出的吼叫。

金大山冷笑，他不再發怒了，更不會魯莽，他要多想一想。

大叔說的不錯，眼前怎麼個下手殺，那得由自己去琢磨，臨場的經驗是相當重要的。

艾慈仍然不爲金大山的吼叫而動。

他在想着一件不合邏輯的事情。

有兩個人，兩個口袋裝着不相等銀子的人，一個人的口袋中裝了一百兩銀子，另一個只裝了十兩銀子，於是，那個只裝十兩銀子的提議把銀子合在一起，然後再來個二一添作五的平均分。

艾慈自己就是那個有一百兩銀子的人。

金大山則是只有十兩銀子的人。

艾慈心中想：自己如果是個驢，一定會上當。

當然，這世上就有不少這種吃虧上當的人。

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一定也有。

他想通了這一點，他更加不輕易出手了。

他呵呵笑，平淡地道：「姓金的，你大可不必狂叫，我不吃你這一套，你把眼放亮，我隨時隨地會出手，我不擔心你會跑，你跑不了的。」

艾慈不撲擊，更不會貼身肉搏，他繞着金大山兜圈子，他保持着距離彈身躍，每躍一回，就是一粒小石子，擲向坐在石沙上的金大山。

他擲得金大山手忙腳亂，身子前仰後歪。

然而，艾慈卻越擲越快，力道也越見強勁，金大山被亂石砸得連開口罵的時間也沒有了。

金大山發狠了。

他盡力抖手打出一粒彈丸，那是在艾慈必定落脚變換身法的地方。

但很不幸的，被艾慈發現了。

他猛然打出手中的石子，中途打在彈丸上。

「彭！」

彈丸炸開了。

艾慈一看，心中不禁吃了一驚，想不到姓金的身上的彈丸比他裝在帆布袋中的彈丸大得多。

難怪自己被碎片擊中已是疼痛萬分了。

艾慈不再繞着金大山轉了。

金大山却又破口罵：「小癟娃，你這算什麼玩意？有種你上來，大家拚個結果出來再說。」

艾慈心中感到好笑，暗忖：「老小子只有十兩銀子，想同我一百兩銀子合在一起了，去你娘的，我才不上當。」

他坐在一棵粗柳樹的側面，呵呵地笑着。

突然，他說道：「老子又來了。」

只見他叫而不動，抖手打出一粒石子，然後一粒接着一粒擲，看上去空中的石子連成了串，空中也不斷的發出「颼颼」聲相連着。

好看極了。

金大山也狠狽極了。

有幾粒石子眞的打在他身上，金大山無從躲，只得環臂抱住頭，身子跌爬在地面上，屁股翹得老高。

看來艾慈已勝劵在握了。

卻不料「黑心火鷹」金大山也眞夠狠，他狂吼一聲，左足撐地而起三尺高，就好像地面上冒出個袋鼠似的，頂着艾慈擊來的石頭，向艾慈直衝過去。

他豁上老命了。

他額角處鮮血直流，黑馬褂與紫衫已破爛不堪，右足在抽動着，雙手還緊緊握着兩把彈丸。

他以左小臂遮住面，右手蓄勢待擲，鷹鈎鼻、尖嘴巴全都走了樣。

艾慈一連倒翻空心觔斗，又把距離給拉遠。

他一定要保持安全距離，敵人只有一條腿，絕對跑不過他，更何況河邊有的是石頭，他擲到天黑也擲不完。

半空中又爆裂出兩朵火焰來。

金大山的彈丸又被艾慈在半途擊中，發出了火焰。

金大山已是弩弓之末，有着力竭之感。

也就在這時候，一粒石子飛來，「彭！」一聲擊中金大山的頂門，本能的，金大山悶哼一聲伸左臂去擋後面來的石子，却不料這些石子中間夾着一粒彈丸。

艾慈就是要打馬虎眼，他叫金大山看不清自己擲出的是彈丸。

「彭！」

彈丸打在金大山的左手背上，緊接着「轟」的一聲劇響，金大山的身邊發出連綿的響聲，帶起一天的血肉橫飛。

「叭！」

一隻斷手落在艾慈面前。

血淋淋的，灰慘慘的，好不嚇死人。

什麼叫血肉模糊？

金大山如今就是這個模樣。

關洛道上的獨行盜「黑心火鷹」金大山，如今就死在自己的火器彈丸之下，如果說輪迴談報應，金大山也算得到報應了。

這也算是天理，應該的。

艾慈走到了河邊，他掬水洗把臉，把藥敷在傷口上。

勞克自柳樹後大步的走了過來。

他嘆口氣，道：「關洛道上的火鷹眞厲害，他若眞的跟在丁百年的身邊作怪，奶奶的，丁百年可就要眞的飛上天了。」

丁百年人稱「飛天蜈蚣」，道上陰狠他屬第一。

艾慈苦笑道：「娘的，從水中看我的臉，我他娘的成了小花臉，這要是回到嬌妻身邊去，一定會把兩個小親親嚇得不敢再見面。」

他一頓，又道：「我看總得十天半個月也養不好了。」

勞克大不以爲然地道：「如果王家姐妹是那種人，算我老人家瞎了眼，小子，你如果這時候回寶山城，她姐妹一定摟住你猛着親。」

＊　＊　＊

艾慈和勞克二人大步走到坐騎前，艾慈從包袱裡取出一件藍又亮的綢料長衫換穿上，還眞是好看。

他在扣衣扣的時候，他發現裡面口袋上方繡着三顆紅淨淨的心，三顆心重疊在一起，一支箭從中間穿過去。

艾慈見了這模樣，鼻子有點兒酸酸的，眞的想快馬加鞭回寶山，去領受那溫柔似水一般的愛撫。

希望和事實總是有那麼一點出入，他此刻絕對不能回寶山城，而是與勞克二人併騎奔長安。

勞克與艾慈離開赤陽了。

這時候，赤陽城的飛龍堡，可眞是人才薈萃，熱鬧非凡，只不過這些人盡是黑道中的梟雄。

在那座豪華大廳上，丁百年不停的撫着尺長的灰髯，國字臉龐上掛滿了得意非凡的笑意。

他還突然一聲呵呵笑。

雖然天將黑了，尚未看到出去尋找「黑桃愛司」與「紅心老克」二人霉氣的金大山返回來。

雖然他的四大武士也傷了兩個，而正在床上哎呀呀的直叫喊。

但這些都不影響他的「雄心壯志」。

所謂一將成名萬骨枯，爲他丁百年而犧牲了幾個人，這又算得了什麼？

就以眼前而言，來到飛龍堡的這些人當中，要想找出能與他較一技之長短的人，怕是找不出一個人來。

於是，面對廳上的衆强梁，丁百年有着領袖羣雄的自滿與得意。

他知道這些人各有目的，但重要的，已經不是完全爲了一對龍珠之事，而是爲了以後生存着想。

因爲道上平靜幾年之後，最近一年裡又出了個「黑桃愛司」。

黑道上有頭有臉的大門大戶，不少都已吃過了黑桃愛司的虧而栽

了觔斗，他們不得不聯手了。

盜中盜，偷中偷，道上成了他們攪稀泥的地方了，如果再不想法子，眼看着別吃香喝辣了，回家喝稀飯吧！

大廳上開出兩張大桌子。

同丁百年一起的，除了石板坡的勾家兩兄弟與勾大娘之外，還有平鄉崔家兩頭虎，但緊坐丁百年兩邊的却是一男一女兩個老的。

這兩人白髮蒼蒼，手中各持着光亮的拐杖。

男的雙目深陷，尖鼻朝天，一把白得發亮的鬍子上，顎骨翹得老高，看上去瘦骨嶙峋，那手背上更是條條青筋高聳，模樣兒就好像要彎出皮外了。

那女的嘴巴彎扁，顯然口中無牙齒，白髮上挽了個饅頭髻，從骨架上來看，女的要比男的高。

這兩個人在老一輩的江湖人物中，那可是赫赫有名的。

如果有人提起「閻王舅」米長風，或「羅刹奶奶」米大娘，那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

這二位老人家爲何也來到了飛龍堡？

年紀一大把，能夠活上個七老八十的實在是不簡單，相信他們二老絕對不是爲了那一對龍珠。

能在黑道上混上他們這種高壽的人，眞的是鳳毛麟角，不太多。

原來米氏夫婦乃寶山城熊家的親戚，熊天剛老娘，也正是米大娘的親妹子，二人原住潼城，封刀退出江湖二十年，却不料大妹子餐風露宿的到了潼城。

老姐妹見了面，不勝唏噓之感。

米大娘就算不看在姐妹的情份上，也要看在熊天剛每年送來大把銀子孝敬大姨媽的份上，出山來爲侄兒報仇，爲妹子雪恨。

於是，就在知道內情之後，便一路趕來飛龍堡。

陪坐在下首的乃是「黑蝙蝠」卜在冬。

另外一張大桌上，除了幾名武士與齊中岳之外，最令人吃驚的是，還坐了兩個不該在座的人物。

他二人便是八方鏢局的副總鏢頭石魁與押鏢的年輕鏢師林火烈。

本來，那烏梅城附近的安家寨的一條龍——安天海，也要到來的，大概有兩個原因使他作罷。

一是，路途實在太遠，不能來。

二是，安天海不服氣丁百年這個人。

安天海自認是一條龍，他怎會聽丁百年的安排？

天上的龍就是不會聽地上的蜈蚣的。

更何況安天海怕艾慈再找上安家寨。

八方鏢局關門了，石魁却帶着林火烈投靠飛龍堡，丁百年以十分遺憾的表情，把二人留下來。

當然，更重要的是石魁二人前來，對於奪取一對龍珠大有幫助，因爲他們二人正是押鏢人。

酒過三巡。

菜上五道。

大家吃得正興高采烈，六名侍女正高歌起舞的時候，只見派出的探子氣急敗壞的衝進大廳裡來。

卜在冬沉聲喝道：「什麼事情急成這樣子？」

探子喘着大氣，聳動着雙肩，道：「總……總……總管……大……大事……不……不……不好了！」

丁百年一招呼，道：「過來說話。」

探子急急的又走向丁百年，施禮道：「啓稟堡主，屬下等沿着河岸找那黑桃小子，不料找到三道灣，柳林裡發現一具屍體，那屍體血肉模糊，細看之下，竟然是金爺的，他背的袋子也炸得粉碎，雙手雙脚也不知道炸到那兒去了。」

丁百年大吃一驚，道：「可有打鬥跡象？」

堡丁道：「倒是未發現。」

「閻王舅」米長風拐杖一頓，道：「被炸死的可是道上人人聞之喪膽的『黑心火鷹』金大山？」

丁百年道：「正是金大山金當家的。」

冷哼一聲，米長風道：「早就聞得姓金的他黑白兩道統統吃，一向獨來獨往，想不到他會趕來赤陽城，更想不到他會死在自己的火器之下。」

丁百年嘿然道：「金大山自洛陽西來，被我邀請共商奪寶之事，昨夜黑桃小子與老偷兒在我這兒一攪和，金當家的這才一大早走入赤陽城，目的就是要除掉這兩個絆脚石，那會想到他自己反而死在三道灣。」

賀天鵬道：「難道那小子與老偷兒又去了三道灣？」

「閻王舅」米長風道：「既然知道那小東西仍在此地，明日我老人家倒要會一會這兩個狗東西。」

丁百年心中在暗思量。

若能把這兩個老東西邀往長安城，對於奪取一對龍珠，自是大有幫助，可不能在這兒耗下去，否則，夜長夢多，於事無益。

他一笑，當即對米長風道：「以我看，那黑桃小子怕與老偷兒去了長安，再說，那金大山是死在自己的火器之下，也許他一身火藥自己不小心，否則，老偷兒與那小子必喪命在他的火器之下。」

「羅刹奶奶」米大娘道：「丁堡主，你不是說黑桃小子與老偷兒昨

日還在此地鬧事嗎？怎麼一下子又去了長安城？」

丁百年一笑，道：「前輩有所不知，昨日老偷兒脫逃，爲的就是配合黑桃小子前往長安，他們二人早就知道了一對龍珠的事，萬一叫他二人得到手，妳我還有何面目在道上混下去。」

他嘆口氣，又道：「二老或已知道，寶山熊當家就是爲了一對龍珠之事，才到我這裡共研大計，却不幸與勾二當家的一同死在黑桃小子之手，所以說，要找此二人，我們得儘快趕往長安城了。」

一邊的勾大娘哇哇叫道：「丁堡主說得對，大夥兒找上長安城去，一同圍殺那兩個渾蛋。」

崔偉虎拍桌駡：「黑桃小子最可惡，他吃定咱們了，娘的皮，不殺此獠，誓不爲人，至於那一對龍珠，唯德者有之，放眼當今，也只有堡主夠資格，我們唯一指望的，乃是丁堡主協助我們砍了那小子，爲死去的兄弟報仇，於願足矣。」

丁百年對崔偉虎的話大表安慰，當即道：「崔老弟說那裡話，搏殺黑桃小子乃你我共同的願望，老弟即使不說，丁百年也會全力以赴。」

勾鴻啞着粗嗓門，道：「這就叫水幫魚，魚幫水，丁堡主幫我們報仇，我們助你去取寶。」

這兩方面的人心中很明白，他們沒有力量同丁百年爭短長，人都已經死了，還有甚麼好爭的。

報仇才是他們的心願。

但若想順利的報仇，就得靠丁百年大力鼎助。

勾、崔二家說出此話，丁百年着實受用，原本是三路人馬都想染指龍珠，如今他們聲言放棄，豈不令人愉快。

但這種愉快追根究底，還是黑桃小子所賜。

艾慈宰了熊天剛、勾通與崔家兩頭虎，才給了他丁百年獨佔的有利形勢，否則，還有得他傷透腦筋的。

當天夜裡，「飛天蜈蚣」丁百年一覺睡得好舒坦，他才不會爲金大山之死而有絲毫傷感。

好幾次，他都在睡夢中笑醒過來。

他絕不會爲金大山的死而傷感的。

他爲什麼要爲一個已經死了的人動眞情？

丁百年甚至也未派人去爲金大山收屍。

他已經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如何奪取那一對上面刻有「達摩混元秘笈」的龍珠上去了。

* * *

依照勞克的打算，他與艾慈二人當天夜裡可以趕到潼關，然後走華陰而到長安，這條也是官道，順暢。

艾慈童心重，他以爲不如偏南過武關去長安。

兩條路快馬走，總也得走個三四天。

勞克以爲，過武關盡走大山嶺，路難行，山又陡，萬山叢中少人煙，倒不如出潼關直入八百里秦川，一路多平坦，沿途旅店客棧有吃喝。

二人一路爭，但是艾慈沒有到過長安，最後他還是順從勞克的，一入到了潼關，已是二更天了。

就在二人起個一大早離開潼關的時候，赤陽城飛龍堡的一衆黑道梟雄們，也匆匆跨馬登程了。

這一行人中，除了丁百年率領飛龍堡六人——賀天鵬、于上雲、卜在冬、齊中岳，以及剛加入的石魁和林火烈。

另外米氏夫婦，勾氏兄弟與勾大娘，還有就是崔偉虎與崔志虎二人。

捏指算一算，這一批一共是十二人，浩浩蕩蕩的直往長安奔來。

* * *

勞克領着艾慈，二人馳馬在通往長安的官道上，秋高氣爽，黃葉飄舞，遙望渭水，河清如鏡，果然風清物美，關中的勝境，盡入二人眼底。

西去長安有一橋，此橋名霸橋，只要過得此橋，長安城牆已可看見。

艾慈心頭興奮，他與勞克快馬過了霸橋。

過了橋，勞克對艾慈道：「長亭十里難分手，霸橋一別斷衷腸，我老人家對這沒好感，咱們別在這兒歇脚了。」

艾慈笑道：「來到大地方，大叔呀，你說什麼就是什麼，我全聽你的。」

勞克道：「咱們要進長安城了，小子！你不會忘記一樁不大不小的事情吧？」

艾慈雙眉一揚，道：「不就是一對龍珠的事？」

勞克笑駡道：「你小子是不是賣大力丸的，光說不練！」

艾慈怔了一下，道：「大叔指的是什麼事？」

勞克冷沉地說道：「你小子欠誠意，算啦，我老人家也不必看什麼驪山奇景，吃什麼秦川大菜了。」

艾慈呵呵笑，道：「喲！這件事嘛，小子當年曾聽師父說過長安城有個望月樓，那兒是怎麼怎麼樣的好，好酒好菜好景緻，我才那樣說的，大叔，當年你與我師父常常去望月樓吧。」

勞克得意地道：「去過三五回。」

艾慈道：「那好，我們入東關，直往望月樓，我請你老吃南北大菜，滿漢全席，吃到天黑，臨窗再看驪山背後的月兒升上天，怎麼樣？」

勞克呵呵地笑了笑，道：「也不用什麼滿漢全席了，來幾樣可口熱炒什麼的，就成了，小子！」

艾慈道：「秋高氣爽，萬里無雲，夜來月光一定柔而亮，把酒論英雄，東望玉兔升，酒不醉人人自醉，乃人生一大樂事也。」

勞克呵呵笑，道：「這是老夫說的話，你全記下了。」

艾慈笑笑道：「小子的記性最好了，我師父就很佩服，所以他在教我的時候也省下了不少力氣。」

勞克呵呵笑道：「老夫再也想不到，會有這麼一天同趙老怪的徒兒一同登上望月大酒樓，哈哈……」

艾慈道：「更想不到的是我們還是二一添作五的合夥人，呵呵……」

於是，就在大笑聲中，二人快馬加鞭，八蹄翻滾，揚起一片塵土，一溜煙也似的進了長安東關門。

* * *

長安城東關附近的望月樓，樓高八丈八，一共是三層，頂上一色琉璃瓦，樓的四角吊掛着四隻大風鈴，風力推動之下，不時的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夜間聞之，宛如西北趕駱駝的駝鈴聲。

望月樓只賣酒菜，長安城中最有名。

大酒樓附近有一家驟馬棧房，艾慈與勞克二人把坐騎寄在驟馬棧，這時候夕陽剛剛落山，酒樓已開始上座了。

酒樓外車水馬龍，不少公子哥兒們，一搖三晃蕩的走進望月大酒樓。

大地方就是有那麼多吃閒飯的人。

大地方的人也都是有錢的，吃喝玩樂平常事。

但，艾慈的心中就不舒服。

因爲，三官廟與尼姑庵住了那麼多可憐的小娃兒們，他們也是人，爲何三餐吃不飽？也穿不暖？

他跟在勞克身後來到望月大酒樓前，只見一開三大間門面，中間的四扇雕花落地門敞開着，兩邊兩間全是雕花落地窗，每一間的屋簷下，各掛着兩盞玻璃宮燈，有個伙計支起木梯在點燈。

正門框上面，好大的金字招牌，上面寫着「望月大酒樓」五個蒼勁有力的大金字，顯係名家手筆。

再看左右兩根朱漆粗柱子上，也刻有一副金字對聯，只見寫的是：

「太白酒樓望驪山，
杯底喜見老君面。」

驪山供奉着老君爺，這裡登上望月樓，隱約可見驪山影，這副對聯可眞妙，正勾畫出望月大酒樓的特有風格。

因爲只要坐在大酒樓第三層東窗下，月明星兒稀，一杯手中握，何異太白在座，即使不見老君面，心中有神一樣靈，有得樂子的。

二人剛登上台階，一個白淨面皮小二笑嘻嘻的迎了上來。

那樣子就好像看到親人到來似的，道：「二位爺，請進。」

艾慈知道，大地方的酒樓小二最勢利，不由分說，先就一個銀子塞過去，道：「帶我們能看驪山景的座位去。」

小二一聽可樂了。

他哈哈笑着一伸手，高聲道：「有有有，二位請跟我到三樓。」

樓高一共八丈八，二人直登了七丈二才到了三樓。

剛剛踏上樓，便發現二十多位客人，這些人都等着上菜，閒着低頭看下樓，因爲長安的夜景也不錯。

艾慈發現臨窗的桌子共四張，已經坐了人，正感無奈，小二却伸手掀起個布簾子，禮讓二人走進去。

艾慈這才又發現，還有一間雅緻不足，清靜有餘的小房間，小二走近窗，他一連打開四扇來。

他邊開窗邊回頭笑，道：「可還滿意？」

艾慈一笑，道：「倒還清靜。」

小二擦着桌面又倒茶，還一邊問道：「二位爺點些什麼樣的菜？喝些什麼樣的酒？」

這事情艾慈實在不太懂，他只以爲老婆王小倩的手藝很不錯，大酒館裡他却一點也不在行。

他用眼睛看着勞克。

不料勞克不開口，他瞪着眼睛裝啞巴。

艾慈心中不舒坦，你老在出我的洋相吶。

他清清喉嚨低聲問：「大叔，你喜歡什麼就叫什麼。」

勞克這才開了口：「你小子也眞混帳，今天你是主兒我是客，幾曾見過主人問客人要吃什麼菜？」

艾慈笑了笑，道：「對對對，是有點不像話，天下那有客人向主人要菜的，太失禮了，太失禮了。」

他笑了笑，又道：「大叔，小子這就當家做主了。」

勞克面無表情。

他只是不斷地抽動着紅鼻子，光景等着大快朵頤了。

艾慈對那小二道：「花雕三斤先提來，再來秦川八大件，邊吃邊上，你去告訴灶上的大師父，只要他做得可口，我這兒另外還有賞。」

小二聞言大喜，心裡想：「財神爺上門了，這小子年紀頂多十七八，一口就叫上秦川八大件，別說只有他兩個人，就算坐滿一桌也夠吃。」

小二連聲道：「二位爺，八大件可是小碗的吧，你們只有二位……」

他不知道艾慈的肚皮異於常人，一口氣能吃五斤饅頭，六碗湯，鷄子張口就是一個，一回能吃二十多，不到兩個時辰他就會喊着餓。

艾慈一瞪眼，道：「要大碗的大盤的裝。」

小二聞言暗吃驚，他不敢再回聲。

他心中明白，上樓來的人，大小都叫爺，大爺這名詞可不是年紀大的人專用，這年頭，誰有銀子誰就是爺，別看這個人年紀小小的，他剛才塞的銀塊可不小，這種人當然就是名正言順的爺。

他低頭哈腰眞的叫了聲少爺，道：「少爺，你們且先喝喝茶，小的這就把一應吃的送上來。」

說着，便一溜煙的溜走了。

勞克這才開了腔，說道：「好小子，你是怎麼知道秦川八大件的？」

艾慈笑笑道：「我連見也沒見過，我師父總是在我餓肚子的時候，告訴我的，他說秦川八大件件件皆美味，說什麼天上飛的鴿子，地下走的兔子狗肉，山中八乾果，水中四味菜，說得我只是流口水，我也就不餓了。」

勞克道：「個趙老怪，眞會捉弄人。」

他一頓，又道：「你小子一向只啃饅頭的，就是多也再加上三碗稀飯，怎會如今全變了，別忘了，你可是拖家帶眷的人，還有那麼多的小娃兒……」

艾慈笑笑道：「年二半載的也只是這一次，何況我這是請你的謝媒酒，自不能過於寒酸了，我總不能四兩白乾，一盤豆腐乾吧，那會笑掉那個小二大門牙的。」

勞克拍着肚皮笑了笑，道：「你說得很有道理，你的誠意我領受，咱們今夜就吃個痛快。」

艾慈笑道：「不醉不歸。」

二人正在等吃喝，從樓下衝上兩個灰衣人。

這二人頭戴紅纓披肩帽，顯然來的是官家人。

這兩個人站在三樓樓梯口，一人高聲吆喝道：「大家聽着，大公子今夜在此宴客，三樓全包下了，各位移駕樓下去吃喝吧！」

三樓的食客誰敢說個「不」字？

一個個低頭往樓下走。

轉眼間，三樓人去樓空。

三樓上還隔了四個小房間，兩個家將不放心，一間間的仔細看，而且還瞪着一雙老虎眼。

不料，東窗口的一間還眞有人。

兩個不聽嚷嚷的人——當然是黑桃愛司與紅心老克二人在坐着。

「二位沒聽見？」

「聽見什麼？」

「小子，你在打什麼哈哈？剛才我們說的話，就算你二人在大街上也聽見了，你二人沒聽見，耳朵眼塞驢毛了不成！」

勞克冷冷地道：「你們是那個府裡的？如此大膽的在此咆哮，可是不想要腦袋了？媽拉巴子！」

那年頭，這句罵人的話還眞唬人。

兩個家將猛一楞，二人打量着坐的人。

突又聞勞克冷冷地道：「還杵在這兒看什麼？可要我老人家報出官衙來？」

艾慈還眞會模仿，他打蛇順竿上，道：「兩個奴才，那個府裡的，快說！」

二人被這麼一唬，唬得二人一楞一楞的，彼此對望一眼，其中一人大膽地道：「總督衙門的。二位是……」

艾慈立刻道：「京裡來的。」

聞得京裡來的，又見勞克那個紅不溜丢的大鼻子，好像長白山下的專用品——眞像是王爺人物。

二人立刻畢恭畢敬施着禮，那人小心地說道：「請二位說出官銜來，小的們回去也有話說。」

艾慈道：「私訪，不便說出來，你二人口風可要緊，否則，小心你們二人的腦袋瓜。」

兩個家將唯唯喏喏的再也不敢多說。

當天晚上，艾慈與勞克二人就在這雅廂中暢飲起來，兩個家將也沒有走，就站在門口把守着。

兩個家將看到小二端上的菜——秦川八大件，看得二人直嚥口水。

兩個人能吃得起秦川八大件，這不是京裡來的「王」字輩人物，會是誰？

於是，二人更是深信不疑廂裡的人是京裡來的。

其實，總督的大公子寶祥今夜並未請什麼客，說穿了只是找來幾個粉頭，在此尋歡作樂而已，只要聽大廳上的嘻笑聲，便知道了。

就在二更天將盡，總督的大公子寶祥回府。

（未完・廿七）

上文提要：康少峯等羣豪殺得幽冥教上下死傷無數，惡魔頭楊威躲進暗洞也被羣豪發現，楊威臨急時以「百毒追魂彈」威脅羣豪，却被他的親信吸血鬼王魏武騙到手，此時康少峯方說出魏武即是為自己暗通信息巧佈局的恩人，楊威聽後憤極，魏武於羣豪面前怒斥楊威乃不仁不義不忠之魔頭，而凡曾被楊威害過的人，都怒斥痛打……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臨終悔悟輸功力　冤家父子怨恨消

康少峯打開木匣，見裡面裝着四隻白玉小瓶，逐一檢視，清一色全是翠綠間紫紅色的藥丸，漠然道：「四隻玉瓶內的藥都一樣？」

「完全相同。」

「你所下的特製毒藥也可以解？」

「當然可以！」

望一眼魏武、趙峯，楊威又心急語快道：「快給你魏師叔和趙莊主各服一粒，再晚說不定就來不及了。」

康少峯給了魏武一整瓶解毒藥，道：「師叔如果認為沒問題，就趕快分給需要的人服用吧。」

追魂劍魏武聞一聞，瞧一瞧，知係眞品，立即給鐵掌趙峯以及他自己各服一粒。

服藥未久，康少峯便發覺老莊主的情況似有好轉的跡象，緊繃的心弦稍稍一鬆，對楊威道：「我替你報仇，交換你的解毒藥，咱們彼此扯平，誰也不欠誰。」

楊威却提出進一步的要求，道：「莫魔技深若海，你絕非老毒物之敵，為父的決定將這一身內力導入我兒體內，希望你不要拒絕。」

康少峯斷然拒絕了：「盛意心領，我不接受！」

「這是為何？」

「理由一籮筐，說也說不完。」

「然而，老毒物乃頂尖高手，即使有諸俠相助，也不一定能夠取勝，為父的怎忍你為我報仇，反而丟了性命。」

「生死由命，禍福在天，既是交換條件，就算人頭落地，我康少峯也不會皺一皺眉頭。」

「不……不……為父的一念之差，已經不知毀了多少人，不能再犯錯，你不能死，重整龍虎門，承繼楊家祖宗的重責大任全部落在我兒一個人的身上。」

一瞥楊明、小燕的殘屍，又悲從中來，老淚汨汨而下。

楊威口口聲聲的老父自居，小峯却始終未能將他當尊長看待，冷言傲語道：「莫倫的武功高低，在下的生死存亡，一概與你無關，本掌門既已答應你的條件，就會全力以赴，何必婆婆媽媽，哭哭啼啼。」

「你眞的不願接受為父的助你三十年功力？讓我含恨而終？」

「就是這個意思。」

小峯拒人於千里之外，幽冥秀士欲哭無淚，百感交加，忽然心生一計，道：「既然這樣，你也不必替我報仇，請將解毒藥退還老夫。」

「退就退，有什麼大不了的。」

立將木匣子扔在楊威面前。

楊威道：「要退必須全退，包括趙峯、魏武服下去的那兩粒。」

「藥已吞下肚去，怎麼退？」

「解毒藥既已服用，就必須履行承諾。」

「可是，咱們談條件的時候，並沒有這一條呀！」

「憑你的功力，根本無法替我報仇，此乃附加條件。」

「哼，强詞奪理，莫名奇妙。」

「除非能將魏、趙腹中之藥取出來，不然就得照本教主的話做，別無選擇。」

話雖强硬，實則用的是激將法，欲將自己幾十年的內功送給小峯，作為對他們母子的最後補償。

鬼谷主早已洞悉楊威的用心，為他的眞情感動，道：「小峯，百善孝為先，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望勿固執己見，就依了他這個最後的願望吧。」

玉笛金童的話很妙：「是嘛，不要白不要，這是廢物利用，小峯哥別客氣。」

雖是童言無忌，但在生離死別的場合還是不宜如此肆無忌憚，被鬼谷主狠狠的訓斥一頓，玉笛金童扮了個鬼臉，躲到左慧姑身後去。

病叟龍雲沉吟了一下，道：「谷主說得對，百善孝為先，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莫倫乃近百年來的一大怪傑，武功之高，用毒之精，無人能及，憑你此刻的修為，根本殺不了他，但如接受你父的內力情形就會大不相同，既可為父報仇，又可為武林除去一害，何樂而不為？」

諸俠羣起力勸，康少峯也覺得言之成理，思慮再三後實在不忍心拒絕一個悔恨交加的瀕死老人，雙掌合十默禱道：「娘，他快要死啦，怪可憐的，大家都勸我接受他的眞元之氣，妳老人家的意思怎樣？請恕孩兒不孝，橫不起心腸來，不忍親眼目睹他含恨而終，不論如何，他畢竟是我親生的爹呀！」

心裡這樣想，隨即公開表明道：「諸位前輩既然認為小峯應該接受他的要求，晚輩遵命就是。」

由於從小受盡欺凌，康少峯養成一副倔脾氣，儘管在心底深處已承認這個爹，嘴巴還是很硬，扭頭目注楊威，語冷如冰道：「好吧，看在諸位前輩的情面上，我答應啦，打算怎樣將你的內力導入我的體內？」

楊威絕望的臉龐上終於掠過一抹希望的光采，流露出一臉的慈暉，頻頻招手道：「孩子，我的好孩子，我早就知道你不會拒絕的，快坐到為父的前面來。」

康少峯的神色還是很冷漠，動作也很笨拙死板，機械似的盤膝坐在楊威身前。

楊威氣提丹田，功行右臂，立將蒲團大掌貼在小峯背後「靈台」穴上。

羣豪既喜且憂，全神戒備，對楊威還是不敢寄予百分之百的信任，只要有一點點風吹草動，便會遽下殺手。

楊威沒理會身外之事，關懷備至道：「小峯，移功大法非同小可，我兒務須力摒百念，一心向虛，空明靈台，渾然忘我才行，偶一不愼就會走火入魔，鑄成千古大錯。」

康少峯的話還是很冷，只有兩個字：「知道！」

餘音未落，陡覺有一股熱流從楊威的掌上導入自己體內，穿經走脈，好似萬馬奔騰。

大家都很清楚，幽冥秀士正以移功大法，將他數十年性命交修而來的眞元之氣全都移入康少峯的經脈之中，當他的內力耗盡之時，便會枯槁而亡。

康少峯自然也明白事態的嚴重性，師父左玄就是這樣撒手人寰的，但却一直木然而坐，未發一言，任由楊威去擺佈。

這倒並非他冷酷無情，存心要老父耗盡內力而亡，而是傷心人別有懷抱，另有一番不得已的苦衷。

答應父親的要求是為了孝，唯有如此，方可了却老父的一大心願，讓他了無牽掛的走完這最後一段路。

不會阻止此種形同自殺的行為，同樣也是為了孝，他曾在亡母的面前發下重誓，父親若然苟延於世，如何對得起死去的娘？

雙親仇深似海，小峯左右為難，這是唯一的選擇，別無良策。

小峯外表冷漠，實則內心的痛苦遠勝於油煎火熬，恩與仇，愛與恨，在他的內心打成無數死結，矛盾至極，也痛苦至極，一顆飽經折磨的心幾乎被愛、恨、恩、仇撕裂。

他，熱淚如湧，只是，別人看不到，硬往自己的肚裡流！

他，嚎啕大哭，只是別人聽不見，哭在自己的心坎裡！

讓一切的痛苦、哀傷，全都埋藏在自己心底最深處，啃蝕着自己的心。

毫無疑問，這是人世間的一大不幸。

誰又敢保証，更不幸的事不會接踵而至？

果不其然，過不多久，楊威的面部已不見半點血色，呼吸急促，冷汗汨汨，頭髮開始枯萎，皮膚逐漸乾裂，那一張本來就醜惡的臉更加恐怖。

此乃耐力將盡的徵兆，楊威死期將至。

羣豪個個臉色凝重，全場一片肅穆。

神叟余千知、醉叟解千愁、神州一奇呂松林與呂盈盈，已相繼結伴而返。

追魂劍魏武馬上遞一粒解毒藥給呂盈盈，趙峯則已無大礙，總算撿回來一條命。

萬博先生並非去做生意，替人算命卜卦，而是被人點了穴道，丟在一個山洞裡，幸好被醉叟找到，逃過一劫。

不論是盈盈父女，或是醉、神二叟，對楊威皆恨之入骨，但當他們弄明白眼前的情況時，齊爲幽冥秀士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行徑感動，打算報復的心思立即隨風而逝。

地道內很靜，靜得可以聽到彼此的喘氣，幾十道眸光全部集中在小峯父子的身上。

楊威的情形越來越糟，全身乾巴巴地跟死人無異。

康少峯的臉色却紅潤而又有光澤，好似東昇旭日，頭上熱氣騰騰。

大家瞪着眼，靜氣凝神，靜待那不可避免的一刻的到來。

終於，時辰已到，楊威眞力耗盡，右掌從小峯的背部滑落，人也歪歪斜斜的癱在地上。

小峯亦在一股巨大熱流的衝激下，昏昏沉沉的不省人事。

幽冥教主楊威奄奄待斃，一雙失神的眸子緊盯着愛子小峯，嘴角噙着笑意，眉梢却又籠着哀愁，在這臨終前的刹那，這位叱吒江湖的風雲人物，心中百感交集，連他自己也弄不懂是何滋味。

看一會兒康少峯，又轉而瞧瞧楊明與小燕的遺體，楊威喃喃自語道：「孩子，我可憐的孩子們，爹對不起你們，更對不起你們死去的娘。」

說到這裡，已微弱得聽不清他說些什麼了。

閉上眼睛，歇一歇，當楊威再睜開眼睛，見愛子已經清醒，便使足了最後一點力氣道：「峯兒，你還恨我嗎？」

康少峯見父親的頭髮已全部脫落在地，全身皮枯血乾，沒見半點人色，知他已將所有的眞元之氣導入自己體內，感動得涕泗交流道：「從今以後，再也不恨了。」

「能不能叫我一聲爹？」

「爹！」

「再叫一聲？」

「爹！」

「好，好，這樣爲父的就心……滿……意……足……了。」

了字出口，頭一歪，人已含笑而終。

康少峯大吃一驚，哭喊道：「爹，你不能死，孩兒已經不恨你老人家了，相信娘在九泉之下也會原諒爹的。」

言語間，一連給楊威服下三粒靈丹。

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靈丹也無法挽回楊威的性命。

康少峯自從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便對這位亡父存有極深極深的恨意。

而此刻，則是以一片赤誠之心，眞心實意的希望老父能繼續活下去。

不幸，子欲養而親不在，爲時已晚，楊威已回天乏術，結束了他充滿爭議的一生，一切的是非黑白亦隨之煙消雲散。

小峯却憑添了三十年功力，從今而後，將是武林第一高手，無人能望其項背。

但他並無一絲喜悅之情，哭得死去活來，鬼谷谷主忙上前安慰道：「小峯，人死不能復生，你要節哀順變，你父臨終前能幡然悔悟，亦足可告慰於你亡母、亡師亡師祖於九泉了。」

接着，龍雲、呂松林、左慧姑、呂盈盈等人亦相繼出言唁慰，康少峯這才收斂悲痛，拭乾眼淚，挺身站起來。

鬼谷谷主道：「小峯，血女屠鳳與五毒叟莫倫，至今未再現身，可能已經離開五虎嶺。人死入土爲安，不如先把令尊及九州羅漢等人安葬，然後便集中全力去追殺莫魔，奪回銀圖秘籙，爲武林除害。」

康少峯頷首稱善，轉對追魂劍魏武道：「師叔，幽冥教還有多少徒衆？」

魏武道：「大約三百左右。」

「現在何處？」

「仍集中在地道內。」

「他們的品行如何？」

「幽冥教龍蛇雜混，品類不一，善惡都有，但就本質而言，多非大惡之人。」

康少峯沉思少頃，道：「十惡不赦之徒，應即斬首示衆，以示對他自己的行爲負責。其餘的人則從寬處理，願留則留，願去者可送點盤纏，自謀前程。小侄欲以五虎嶺這一片既成基業另創一番俠義事業，重振龍虎門聲威，俾不負先師、先師祖的重托，不知師叔以爲可使得？」

「使得，使得，當然使得，掌門人寬仁厚德，處置得當，愚叔完全同意。」

「那麼，這些事就痲煩師叔了。」

「魏武理當效勞。」

「師叔除全權決定教內弟子的去留之外，尚請派人安葬先父和九

州羅漢等人，再者，其餘諸人亦不可棄之不顧，應妥善掩埋，立碑爲記。」

少林智通、智明、智惠、智宏四僧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下，由智通掌門出面道：「本寺弟子圓寂後，慣例皆葬在塔林，好在此去嵩山甚近，敝師叔等人的後事不敢勞動魏大俠，由本寺自行處理即可。」

病叟龍雲問鐵掌趙峯道：「令嬡趙女俠又當如何處理？」

黑虎莊主趙峯目注楊威的遺體，道：「往事如煙，人死一了百了，老夫也不再記恨他了，婉君跟他夫妻一場，只要康少俠不反對，就讓他們合葬一起吧！」

小峯毫不考慮，立道：「老莊主怎麼說就怎麼辦，在下沒有意見。」

諸事既已安排妥當，康少峯總算鬆了一口氣，道：「師叔，另外還有一件事要痲煩你，請準備一些酒菜齋飯，大家已有一日多滴水未飲，粒米未進。」

追魂劍魏武躬身一諾，先行告退。

諸俠商量一下去留之計後，也隨後步出地道，進入桃林，在魏武派來的親信引導下，落坐在另一棟大樓的廳堂內。

早有人在廳內侍候，奉上香茗、瓜菓。

連日奔波，苦於爭戰，至此天下英雄才算鬆了一口氣。

一面品茗，一面閒聊，話題轉來轉去，皆刻意迴避提及幽冥教，提及楊威。

氣氛很融洽，大家一團和氣，有兩個人却顯得格格不入。

是左慧姑和呂盈盈。

打從在地道內照面起，她倆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來至花廳後，也刻意不願坐在一起，離得遠遠的。

但對康少峯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却極爲關注，有意無意之間還會不時朝心上人投去含情脈脈的一瞥。

小峯看在眼裡，心知在此時此刻，不論跟那一位親近或搭訕，甚至只是多看一眼，必會惹惱另一人，只好低下頭來，誰也不理，與鬼谷三叟閒話家常。並命冷面人魔夏宏光去峽谷那邊瞧瞧，如無必要，就請九頭神鷹崔斌也回來用餐。

然而，感情的事遲早總要面對，早晚總得有個抉擇。

左慧姑是他的未婚妻，不單是師父親口許配，且有血書爲証，鬼谷谷主也滿口贊成，慧姑本人更是愛意彌堅，情深似海。

不幸的是，蒼天何其殘忍，丈母娘偏巧是他的殺母仇人，使事情變得錯綜複雜，恩仇愛恨之間眞不知該如何自處處人？

同時，與呂盈盈亦曾有過婚約，差點就要結爲夫妻，這也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而且，呂姑娘至今仍一往情深，始終不渝。

兩個已經夠他煩惱，何況還有第三個——許心影。

許心影的命最苦，沒爹沒娘，小峯母子是她唯一的親人，彼此相依爲命，曾共渡過一段苦難歲月。

他跟這三個女人的淵源極深。

這三個女人對他也情深意重。

小峯母親早喪，當他剛剛得到父愛，正想嘗試着愛父親的時候，父親却已撒手西歸，空餘滿腔悔恨。

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在，既傷母喪，又悲父亡，母恨雖雪，父仇待報，任重道遠，吉兇未卜，他此時根本沒有成家的條件與願望。

「對不起，慧姐，忘了我吧！」

「對不起，盈盈，忘了我吧！」

「對不起，心影，忘了我吧！」

這是他的心聲，想慧劍斬情絲，抛開兒女私情，一心一意的尋找莫倫，爲父報仇。

心煩意亂中，不知不覺的早將一杯茶喝得一乾二淨，却仍自端着空杯，猛往嘴裡送。

忽覺耳畔釵珮交響，香風拂面，一個銀鈴也似的聲音說道：「你這個人也眞是的，幹嘛發呆？茶早就喝光了，現在只能喝風。」

康少峯如夢初醒，抬頭一看，見呂盈盈正俏生生地站在面前，手裡提着一把玉壺，給他添了一杯香茗。

小峯淡淡一笑，道：「謝謝妳，呂姑娘。」

呂盈盈未語先笑，百媚橫生，嬌滴滴地道：「峯哥哥，小妹給你添一杯茶是應該的，自家人謝什麼，聽起來叫人覺得好生分啊。」

「呂姑娘言重了。」

「你看你，又來了，叫姑娘就是生分。」

「哦，盈妹，妳的毒解了吧？」

「解了，魏師叔給解毒藥確有神效。」

「現在感覺怎麼樣？」

「一切正常，如果小峯哥不反對，人家決定與峯哥哥結伴同行，去追殺莫倫那個老毒物。」

「哼！」

這一聲冷哼極輕微，甚至可以說是哼在左慧姑的心裡，呂盈盈天眞無邪，左一聲峯哥哥，右一聲小峯哥，聽在慧姑耳中，心裡逕不是味兒，臉色也爲之一變。

呂松林一見左慧姑神色有異，忙道：「盈兒，快過來，別打攪康少俠，他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冷靜思

考。」

盈盈也發現大家正在注意她，早已羞紅了臉，施施然退回到老父身旁。

呂盈盈一退，左慧姑的眸光立即投注在小峯身上，有抱怨，也有情愁。

四目相接，康少峯報以歉然一笑。

左慧姑的嘴角也綻出一絲笑意。

二人都笑得很不自然，有點牽强、苦澀。

鬼谷谷主睹狀，暗自歎息一聲。

呂松林睹狀，也發出一聲長歎。

殊途同歸，彼此都是爲了自己的寶貝女兒。

步履聲起，追魂劍魏武推門而入，抱拳環施一禮，道：「抱歉，抱歉，累各位久候，爲了安全起見，只能找可靠的人準備酒席，由於人手不夠，稍有延誤，稍待一會才能端整齊備。」

康少峯道：「教中弟子的死活去留可已處理？」

魏武井井有條道：「大部份的人均願留在五虎嶺，爲龍虎門效命。少部份與傅家三兄弟關係密切的人不願追隨，我已命人發放盤纏，叫他們自謀出路。少數幾個爲非作歹，怙惡不悛的傢伙，則全部打入牢中待斬。所有的殘骸業已收集在一起，另外，挑選了三十名精壯漢子，正在趕工築墳，所有幽冥教的遺跡亦正派人清除中，七日之內定可耳目一新，改成龍虎門。」

鬼谷谷主道：「魏師弟處理得很好，沒有你在，這個攤子還眞不好收拾。」

魏武恭恭敬敬的道：「師嫂快別這樣說，小弟對左師兄虧欠太多，事隔二十年，還能夠有機會爲師兄的繼承人盡點心力，是我的榮幸，就算做牛做馬，也無法……」

言猶未盡，冷面人魔夏宏光慌慌張張的闖進來。

康少峯發覺不對，迎上前去道：「發生什麼事了？」

夏宏光道：「離此之後，夏某便直奔峽谷，登上峯頭後亦無異狀，正打算與崔斌返回此地，血轎又出現在峽谷外面。」

「正在往這邊來？」

「不，停在谷外，不進也不退。」

「屠鳳在打什麼歪主意？」

「可能是想等諸俠出谷時一網打盡。」

血女兇名遠播，殺人盈野，剛剛終結了幽冥教，屠鳳又來滋事，大家的心情忽又沉重起來。

康少峯道：「九頭神鷹崔大俠現在仍留原處？」

「是的，正在密切監視血女師徒的行動。」

「可知五毒叟莫倫的行踪？」

「本來已經離開，但據我親眼觀察所得，血女後方有一個幽靈似的人影，時隱時現，時有時無，十分詭異。」

「夏大俠懷疑是五毒叟莫倫？」

「是的。」

「既是老毒物，爲何不公然露臉？」

「可能是不願跟血女打照面。」

「嗯，有道理，莫魔與屠鳳之間似有嫌隙，彼此敵意甚深，老毒物老奸巨滑，說不定另有詭謀。」

玉笛金童道：「小峯哥，那個糟老頭會有什麼陰謀詭計？」

康少峯道：「可能是想隔岸觀火，坐觀龍虎鬥，等咱們和血女打得筋疲力竭，無力再戰時，再挺身而出，坐收漁利，搶奪銀圖，大開殺戒。」

醉叟解千愁嚷嚷道：「這兩個特號大魔頭，咱們可惹不起，康朋友可有應敵之計？」

康少峯道：「恕在下說句放肆的大話，小峯得到先父三十年苦修的眞元之氣後，此時的功力修爲，雖不敢誇口說在莫倫、屠鳳之上，諒也相去不遠，只要他們師兄妹倆不聯手齊上，自信可以招架得住。」

小峯之言不差，死神左玄與幽冥秀士楊威都是一時之選的武學泰斗，兩個頂尖高手的內家眞力全部導入一人體內，這在武林中可是曠古絕今，絕無僅有之事，康少峯的成就應已超出極限，達到出神入化之境。

病叟龍雲道：「我病老頭相信小峯此時的功力定在血女、五毒叟之上，咱們打鐵趁熱，塞飽肚皮後就出谷去將這兩株毒草拔掉。」

英雄所見略同，大家意見一致，飽餐一頓，由魏武覓人代理一切，在康少峯的率領下，一行數十人隨即離開幽冥教總壇。

不！幽冥教已在武林中除名，從此改爲龍虎門。

康少峯邊走邊說道：「稍待如與血女相遇，諸位前輩請勿輕舉妄動，由在下一人應付即可。老毒物如果也來湊熱鬧，則斷斷饒他不得！」

這話正合少林諸僧的心意，智通掌門回頭望一眼抬在木板上的九州羅漢的遺體，道：「小施主說得對，本寺跟此獠勢不兩立，不論付出多少代價，一定要討回這筆血債！」

峽谷相距不遠，三言兩語的工夫已身在其中，再疾行片刻，已魚貫而出。

展目望去，但見烈日當空，朗朗乾坤，那有血女師徒和五毒叟莫倫的踪影。

康少峯一楞，問身旁的夏宏光：「怎麼搞的？」

冷面人魔同樣感到納悶，道：「剛才分明在此，怎麼一下子就不見了，會不會是已經溜到裡面去了？」

鬼谷谷主道：「崔大俠留此監守，二魔的去向找他來一問便知。」

夏宏光正有此意，昂首目注峯頭的九頭神鷹，招一招手，不大工夫，崔斌便如飛而至。

康少峯開門見山道：「血女跑到那裡去了？」

九頭神鷹崔斌道：「半刻之前，血轎仍停在右前方那棵大樹下面，就在各位來此前夕，忽然血轎離去。」

「往那邊去？」

「繞過一座山便不見了，可能打算離開五虎嶺。」

康少峯雙眉緊蹙道：「事情恐怕沒有這麼簡單，血女對各門各派，尤其是龍虎門懷恨極深，一心一意想要奪回銀圖秘籙，不會就這樣放過咱們，可能是因爲久候不遇，怕咱們從別處離開，故而前去截殺。」

諸俠看法相同，康少峯又道：「五毒叟莫倫是否曾在此出現？」

「少俠是說一個矮瘦老頭？」

「不錯，此人便是五毒叟。」

「這個人一直在血女附近不遠的地方徘徊不去，血轎一去，他也跟着不見了。」

康少峯道：「血女離開最好，免得瞎攪和，姑且別去管她，五毒叟却必須揪出來，咱們且到別處去找找看。」

少林掌門智通大師道：「少俠高見，貧僧完全同意，莫魔惡性重大，罪當必死，無論如何，一定要將他斃在五虎嶺內，萬一被他溜走，再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神州一奇呂松林道：「老朽以爲血女、五毒叟志在銀圖秘籙，在未到手之前，可能趕都趕不走，咱們何妨以逸待勞，在此等莫魔來自投羅網。」

武當掌門一塵道長道：「這個主意不錯，銀圖未曾合璧，老毒物不會輕易離去，咱們……」

話說一半，右前方山脚下人影乍現。

不是五毒叟莫倫。

而是血女屠鳳師徒！

黑虎莊主鐵掌趙峯道：「這個女魔頭很扎手，能避則避。」

白龍莊主神劍衛道隨聲附和道：「是啊，避之爲吉，咱們的目標是老毒物，犯不着跟血女磨菇。」

康少峯笑道：「這只是兩位莊主一廂情願的想法，事實上想躲也躲不掉，血女重履中原，早已存下將天下英雄趕盡殺絕之心，何妨就此作一了斷，然後再集中全力對付老毒物。」

黑虎、白龍二莊主互望一眼，同道：「這樣也好。」

康少峯舊話重提道：「血女師徒由在下一人應付就可以了，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切勿插手過問。」

血轎已至，停放在小峯面前丈許處，許心影掀開轎帘，血女屠鳳射來兩道冷電似的眸光，道：「我老婆子以爲你們會化整爲零偷偷的開溜，沒料到仍然羣集一起，這可好，省時又省事。」

康少峯不亢不卑道：「在下已候駕多時。」

「娃兒，你在等我老人家？」

「不等早已遠去。」

「難得，就憑你這份膽識，可以賞你一個最痛快的死法！」

許心影聞言花容驟變，一臉驚懼，血女屠鳳接着說道：「咱們的約定你還記得吧？」

小峯頷首道：「與人有約，不敢稍忘！」

「那麼，恭喜啦。」

「何喜之有？」

「幽冥教已經覆滅，可喜可賀。」

「此乃天下武林之福。」

「魔教既毀，就當依約獻出銀圖秘籙。」

「放心，小峯一言九鼎，有諾必踐，絕不會食言而肥。」

「別光說不練，拿來呀。」

「好，前輩請接着！」

康少峯果然言而有信，取出拓印在死神左玄人皮上的十六張銀圖，向血女走去。

諸俠見他要將武林瑰寶拱手送人，頗不以爲然，私底下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小峯前行數步，將銀圖交給許心影，伊人投來深情的一瞥，馬上雙手呈給師父。

血女屠鳳見是四張人皮，花容大變道：「這是什麼東西？」

康少峯昂首挺胸道：「前輩想要的銀圖秘籙。」

「亂來，休想魚目混珠。」

「前輩請息怒，一看便知。」

血女打開一看，果然是銀圖無誤，道：「秘籙本是二十四張銀片，怎麼會變成四張皮？」

康少峯簡單扼要的說道：「先師左玄因有人四處追殺，銀片携帶不便，不得已才拓印在自己身上，銀圖早已銷毀。」

這是一段傷心往事，跟鬼谷谷主母女、追魂劍魏武皆有所牽連，睹物思人，齊皆悲不自勝。

血女屠鳳驚「哦」一聲，道：「哦，原來如此，我老人家早有耳聞，想不到果有其事。」

仔細一算，忽又聲冷色厲道：「這兒一共幾張銀圖？」

「十六張。」

「還有八張到那兒去了？」

「被五毒叟莫倫偷盜而去。」

血女大吃一驚，怒容滿面道：「你說什麼？被莫倫偷走了？」

「事實確是如此。」

「在什麼地方被他偷走的？」

「幽冥教內，大樓之前。」

「我老婆子怎麼不知道？」

「那時前輩尚未現身。」

「娃兒爲何不早說？」

「在下如果說出來，怕引發你們師兄妹間的惡鬥。」

「我們打不打，跟你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看似無關，實則至深且鉅。」

「此話怎講？」

康少峯振振有詞道：「如將此事說出，你們師兄妹相見必會大打出手，當時天下英雄正身陷囹圄，免不了會遭到池魚之殃，任由前輩、莫倫或幽冥教宰割。」

血女屠鳳揚眉道：「嗯，聽起來像是句人話，不無幾分道理。」

「還有，兩位閱牆之爭，如前輩獲勝，當然無話可說，在下自會獻上銀圖，萬一莫倫贏了，事情就大不相同，我等慘遭莫魔毒手事小，還落得個失信於前輩則事大。」

言來頭頭是道，令血女無懈可擊，語氣亦隨之緩和不少，道：「娃兒好利的一張嘴，算你找到歪理了，你現在作何打算？」

康少峯信誓旦旦道：「晚輩應允之事，絕不悔改，等找到五毒叟，奪回另外八張銀圖後，自當雙手奉上，以踐前諾！」

屠鳳心轉意決道：「好，姑且再信你一次，暫寄汝命三月，你走吧，咱們後會有期。」

康少峯深揖一禮，道：「如此，前輩珍重，小峯就此告辭！」

衝着許心影拱一拱手，以示別意，放步向前走去。

羣豪互相招呼一聲，緊隨在後。

「站住！」

嬌叱聲中，血女大發雌威，發出一記劈空掌。

屠鳳果然厲害，力猛勁沉，掌風過處，威力無邊，築起一道無形的牆，將諸俠的進路封死，與康少峯分割來。

康少峯轉身怒吼道：「前輩意欲何爲？」

血女屠鳳道：「乖乖的給我留下來。」

「是妳叫在下走的，爲何出爾反爾？」

「我老人家叫你滾，並未叫他們滾。」

「將天下英雄留下來作甚？」

「你這是明知故問，我老人家早已有言在先，要將中原的武林人物趕盡殺絕，鷄犬不留！」

康少峯倒抽一口寒氣道：「前輩之言差矣，這些人與妳無冤無仇，怎可濫殺無辜？」

「這不是濫殺，而是討債，我老婆子的斷腿之恨要從他們身上討回來。」

「冤有頭，債有主，昔日參予其事的前輩多已作古，請勿禍及第三者。」

血女怒眉雙挑道：「這裡沒你的事，給我閉嘴，找五毒叟討銀圖去吧，如能在莫倫掌下超生，三月之後我老人家再收拾你。」

康少峯的態度也轉趨强硬：「假如在下不走呢？」

「不滾就連你也斃在這裡，老婆子我自己去找莫倫討銀圖。」

「冤仇宜解不宜結，得饒人處且饒人，過去的事希望就到此爲止，別再擴大事端。」

「這是不可能的事。」

「前輩一定要血洗武林？」

「不錯！」

「能否更改？」

「不能！」

話已說絕，小峯也不再客氣，取下殘琴，蓄勢以待道：「要殺天下英雄，妳必須先殺了我康少峯！」

血女屠鳳是何等人物，豈會被他唬住，冷聲厲叱道：「也好，就先從娃兒頭上殺起。」

「且慢，先把話說清楚再打也不遲。」

「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如果前輩殺不了在下怎辦？」

「娃兒別把自己估得太高，殺你易如反掌。」

「馬有失蹄，人有失手，本掌門是說萬一打不死在下怎麼辦？」

血女杏眼圓睜道：「如果連你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娃兒都殺不了，我老人家還有何顏再放言高論血洗武林，從此遠走高飛，不談復仇二字。」

「前輩這話可當眞？」

「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不後悔？」

「不後悔！」

「好極了，咱們就此一言爲定，康少峯不自量力，願在此敬領高招！」

話完，立將功力運足，嚴陣以待。

血女名頭太響，羣豪爲他捏了一把冷汗，大家全神戒備，以防不測。

屠鳳目賽寒星，橫掃全場道：「單打？還是羣鬥？」

康少峯朗聲道：「區區雖是武林末學，也懂得江湖規矩，不恥以多爲勝，自然是單打獨鬥。」

爲昭大信，又轉對各派高手道：「諸位快請退下，不論勝負死生如何，絕對不可插手。」

諸俠明知小峯得了楊威三十年的眞元之氣，功力必定大有精進，但能否超越血女，却一點把握也沒有，有不少人怪他話說得太滿，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羣豪退是退了幾步，仍未敢掉以輕心，必要時還是會出手馳援。

戰雲密佈，殺機四伏，羣豪神色緊張，許心影、左慧姑、呂盈盈更是膽顫心驚。

血女屠鳳和康少峯反倒顯得從容不迫，鎮靜異常，正在靜待出手的時機。

知師莫若徒，在許心影看來，小峯挑戰血女，等於是自取滅亡，鼓足勇氣道：「師父，恕徒兒斗膽冒犯，求妳老人家……」

血女截口道：「求爲師的放過這小子，是不是？」

「是，請師父高抬貴手，針下留人。」

「住口！他是龍虎門的掌門，非死不可，給我乖乖的站在那兒別動，再多嘴多舌爲師的就不要妳這個徒弟了！」

屠鳳聲色俱厲，許心影魄散魂飛，那還敢再替小峯求情。

驀地，紅影一閃，血女屠鳳電射而出！

驀地，藍影一閃，康少峯也疾迎而上！

登時，兩條一紅一藍的人影立即纏鬥在一起。

速度快得驚人，好似龍舞九天，只見藍影飄忽，紅影閃爍，空際風雷之聲不絕，却看不清彼此如何出手進招，更不知用的是甚麼功夫。

這是百年難得一見的一場對決，奇招迭出，玄奧絕妙，如能窺其堂奧，定可受用終生。

可惜，二人身手太快，變幻多端，根本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何況，康少峯的勝負生死，直接關係到大家的安危禍福，一個個提心吊膽，那有閑情逸緻去注意這些。

許心影、左慧姑、呂盈盈更是緊張萬分，場中任何一點點小小變化，都會引起三女的極大震撼。

然而，儘管三女心急如焚，彷若熱鍋上的螞蟻，却無一人敢貿然出手助陣。

事實上，以血女和小峯的功力修爲，縱有助拳之心，亦無助拳之力，一個不小心，說不定還會賠上一條命。

血女雙腿已斷，進退不便，全憑一口眞氣凌空撲擊，康少峯也不得不騰空迎戰，雙方皆變作了空中飛人，驚險萬狀。

猛可間，兩條人影三合三分，幾乎在同一時間勢竭而落。

血女飛回血轎，臉色泛白，面有驚容，惡狠狠地瞠視着康少峯。

小峯傲然卓立在血轎丈許外，神采依舊，氣定神閑，毫無敗象可尋。

血女屠鳳一臉訝異道：「娃兒小小年紀，竟有如此絕妙身手，是老婆子我低估了你。」

康少峯淡然一笑，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武學一道本來就永無止境，前輩如願收回成命，金盆洗手，不再爲難天下英雄，定會傳爲武林佳話。」

「娃兒休口出狂言，你縱然功力大進，亦非老身之敵。」

「前輩還是不肯放過各派高手？」

「我老人家心堅如鐵，你死了這條心吧！」

「一定要分出一個勝負死生？」

「廢話！」

「如此，請！」

「請！」

請字出口，招又出手，紅影宛若星拋箭射，藍影有如瀉電飛雲，兩條人影迅即糾纏在一起，銀針閃閃發光，殘琴嗚嗚作響，雙方都施出了渾身解數，招緊式密，好似暴雨狂風。

暴風雨往往來得快，去得也快。

這一場惡戰也一樣，諸俠尚未看出一點端倪，已告落幕。

紅影一閃，血女屠鳳以一式「乳燕投林」，飄回轎內。

一看，面如死灰，冷汗淋漓，胸前的衣襟少了巴掌大的一塊，頭上髮絲蓬亂，參差不齊。

康少峯却依舊氣定神閑，若無其事，琴弦之上絞着一片紅布，一撮長髮，迎風招展，十分惹眼。

血女屠鳳敗了。

小峯技高一籌！

大家有目共睹，無可置疑。

然而，儘管事實就在眼前，羣豪仍難以置信，不相信一個年未弱冠，名不見經傳的後生小子，竟能令殺遍大江南北無敵手的血女琴下稱臣。

血女同樣難以接受，但鐵証如山，不得不面對現實，連喊了兩聲：「罷了，罷了！」

康少峯取下紅布、長髮，收起殘琴，抱拳爲禮道：「承讓！承讓！」

（未完・卅六）

上文提要：君不邪為張班主報了仇，自己却被困在銀網，被打得體無完膚，後「海上漁隱」派人送去總堂，途中幸得介子仁夫婦所救。逃出後躲在小桃紅處將傷養好，又去張班主靈前叩拜，獲得張小燕母親允許將女嫁給他，君不邪準備辦完正事後再來迎娶小燕。君不邪又到當鋪尋找趙其田，以調虎離山計調開正在喝酒的總捕佟大年，然後成功地索回九萬兩……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義海搏命

聯手擊敗盜銀者　逃避追捕棲秘洞

君不邪打算銀網罩來時，一頭衝入網中，便由他的衝力再出刀，雙方撞在一起，是生是死就這麼一刀下了。

他果然採取兩敗俱傷打法。

「江上漁隱」段昌洪以為君不邪必會閃躲，他的左袖中銀網等着撒出手，忽見君不邪一頭衝入網中直往自己面前殺過來，他也為君不邪這種悍不畏死的殺法而忍不住的叫了一聲：「好！」

段昌洪抖然收網，君不邪差一尺半撲上段昌洪，但就在段昌洪猛收銀網，君不邪感到全身一緊間，他狂吼如獅，道：「劈天門！」

他在網中使出這一殺招來了，就聽「嘶」的一聲響處，一團紅光宛如夕陽洒下一片金陽，一閃而破了銀網。

君不邪頓覺全身一鬆開，他的那一招「劈天門」，已帶起一溜鮮血，段昌洪的一條手臂先被切落地上。

「唷……」

段昌洪抖着斷臂尖聲嗥，脫手的銀網連着未脫掉，只見他急忙以左手食中二指疾點斷處曲肘穴道。

閃騰間，他厲吼：「娘的老皮，你小子在什麼地方得到那把火焰刀呀……噢……」

君不邪也怔住了。

他舉着噴發紅光的火焰刀，忽的哈哈大笑起來。

他高興過度，忘了面前段昌洪的存在了。

段昌洪突然覺得自己一把抓了個憋十，不及抖出左袖銀網，他也不敢再發另一銀網。

君不邪手上握的那把火焰刀，何止削鐵如泥，那眞的是見硬吃硬，遇軟欺軟。

段昌洪的銀網十分霸道，多少江湖人物就是栽在他這銀網之中。

不料此刻遇上火焰刀，銀網變得宛如腐朽不堪一刀。

一頓之間，段昌洪忽然大吼一聲：「我的寶網呀！」

他的聲音聽起來十分悲愴，便在這悲愴中他拔身而起，直往江邊奔去。

段昌洪逃了。

一個人的右手被斬斷，沒有痛死昏死，那已經夠有狠勁了，他當然非逃不可。

君不邪直待段昌洪逃到七八丈外，才發覺應該殺了這個老怪。

君不邪大吼一聲：「段老頭，你別走！」

段昌洪不但不回答，他連頭也不回的發足狂奔。

君不邪不追了，因為白虎堂的「總管大爺」王虎臣與屠仁兩個已搏殺到江邊水草叢中。

兩個人似乎都在流血，但二人

的刀法仍然狂烈的往對方的身上頭上猛着砍。

君不邪看得清，如果二人再閃移，必然閃入江水中。

他忽的大吼一聲：「屠仁，我來了！」

屠仁却急叫道：「去幫偷兒兩個，殺光他們，這王八蛋由我收拾，十招之內取他的心肝。」

當然，這話也叫王虎臣聽到了。

王虎臣心中吃驚，段老爺子那麼篤定的在江面上找了幾天才找到這四個潑皮，怎麼他老先逃了。

他還不知道君不邪幾乎殺了段昌洪。

「總管大爺」王虎臣原非泛泛之輩，能夠領袖白虎堂總管之職，並非靠總瓢把子是堂兄，他的武功自有獨到之處，一般二流人物，早被他砍了。

只不過今天遇上個不要命的拚命三郎屠仁，姓屠的不但尖刀使得詭異神奇，更加上他悍不畏死，這就在氣焰上勝過王虎臣。

氣焰就是士氣，王虎臣連遇險招。

如今再見段昌洪逃走，王虎臣膽怯了。

雙方交手不能膽怯，膽怯露破綻，果然，屠仁左手遞出一刀，右手猛一掃殺，他幾乎抹中王虎臣的脖子。

王虎臣但覺下巴一涼又痛，打橫便往江中投去。

他這是要逃了。

屠仁豈容他逃走，挺着上身往水中殺過去。

然而王虎臣水中功夫奇佳，他雙腿後踹，人已大半個身子不見了。

屠仁急了，尖刀在水下猛一戳，帶起一溜血水冒出來，王虎臣的右腿上挨一刀，但他還是保住老命逃回快船上，船邊上已有兩個人把他拖上去了。

屠仁大罵：「他娘，別逃呀！」

屠仁的左肩到手背，一共三個血口子，他却不在乎的用嘴巴吸吮着手背上的鮮血。

君不邪已奔過去了。

原本十五個白虎堂的漢子，如今只有十一個還在傻呼呼地圍殺牛天剛與李凱二人。

就在這時候，君不邪撲過來了。

屠仁也衝過來了。

他二人出刀不一樣。

屠仁出刀不出聲，尖刀出手就見血。

君不邪一聲怪吼：「血泣令！」

隨着他的吼叫，一片火光洒出來，就在他絕世的刀法配以火焰寶刀，立刻間，就見這些白虎堂的人刀斷頭落，長號如泣，這一招就被他殺死五個人。

屠仁連殺三個，牛天剛與李凱已狂吼道：「殺光他們這批狗雜碎！」

「殺！」

忽的，快船上傳來口哨聲，尚有三個未挨刀的，拔腿沒命的往水中跳去，便是受傷未死的，也不管了。

君不邪幾人不追趕，四個人就在岸上看快船。

君不邪還往遠處看，很想看到逃走的段昌洪，只不過冷風送來一片薄霧，視綫已不太清楚了。

* * *

對於白虎堂而言，一開始手上捏的是皇上，不料却變了，那個丁三變成板櫈——和成一把蹩十，那細繩子原是想拴人的，幾乎被人拴。

他們看着逃走的人爬上船，又看着快船急急的往江對岸駛去，哥兒四個可樂了。

君不邪更樂，他舉着手中的火焰刀，笑道：「太好了，眞是一把寶刀，當之無愧，哈……」

李凱三人傳着看，哥兒三個也稱奇，這刀有切網之功力，實出人意料之外。

君不邪道：「如再遇上介老前輩，我們可要好好的謝謝他二老贈刀之恩！」

屠仁道：「如此寶刀贈你，阿邪，小心他們另有目的。」

笑笑，君不邪道：「我知道他們的目的！」

屠仁道：「什麼目的？」

君不邪道：「要我盡快的找到玉獅子。」

屠仁道：「又是玉獅子，難道他們也要奪玉獅子？」

君不邪道：「不，他們只求玉獅子快回到司馬老前輩的手上，他二老就快樂了。」

屠仁道：「搞不懂他們在玉獅子身上發生什麼狗屁倒灶事情！」

李凱道：「我他娘的早就弄糊塗了。」

牛天剛道：「喂，別盡站在這兒喝江風了，咱們怎麼個走法？」

君不邪道：「找找看，咱們弄些吃的喝的，立刻奔去柳條溝。」

李凱道：「我與大牛去辦吃的，你們各自把小舟拖到附近，咱們還是把小舟划到上一回那個地方藏起來！」

於是，牛天剛與李凱二人往兩里外的小鎮走去了。

這裡君不邪先幫着把屠仁身上刀傷塗藥包紮，他對屠仁道：「屠仁吶，咱們生了一身賤骨肉，常常挨幾刀，也眞難為這身皮肉骨相了！」

屠仁道：「又怎樣？只要有氣在，破皮破肉會再長，我不在乎。」

君不邪道：「兄弟，且等事情辦妥當，咱們遠走高飛下南洋，重新開拓另一個新天地！」

一笑，屠仁道：「阿邪，那是夢，而且我自己算過命，命中犯刀星，必需殺出一條血路！」

君不邪木然了。

他又幫着把小舟拖近岸邊，二人各站在一條小舟上，等着牛天剛與李凱二人回來了。

牛天剛與李凱二人是辦吃用的去了。

* * *

牛天剛與李凱二人奔到附近小鎮上，這小鎮名叫太和，也是越省界入皖東的一條捷徑，只是這條路河川多，行車不方便。

鎮頭上有幾家飯舖子，這時候早已過了吃午飯的時刻，每家舖子裡不見有客人。

李凱與牛天剛二人走過來，便是飯舖裡伙計也不打一聲招呼，以爲二人吃過了。

李凱站在一家較大的飯舖門口，他衝着裡面一聲吼：「喂，裡面有活的沒有？」

他此言一出，立刻跳出個大個子：「喂，你這矮子，怎麼說話！」

李凱道：「客人上門，怎麼不招呼？」

那漢子火了：「有也不賣！」

牛天剛一笑，「開玩笑，開玩笑！」

那漢子道：「罵人不帶髒字嘛，什麼玩意兒？」

牛天剛道：「算了，算了，伙計，你把你的店裡所有吃的喝的全包起來，酒也抱一罈。」

那伙計一怔，道：「幹什麼要那麼多？」

牛天剛道：「這你就別管了，快去！」

那伙計道：「可要不少銀子呀！」

牛天剛道：「銀子當然不會少，快去呀！」

李凱道：「你怕咱們白吃呀？操！」

「操？」

伙計臉皮一緊，更道：「操什麼？」

李凱笑了，他冷笑的成份多。

牛天剛對李凱道：「咱們同他磨什麼，還有正事要辦吶，別再逗了。」

那伙計立刻奔到灶房，竹籮筐端出來，裏面盡是剛滷好了準備晚上用的滷菜，再是一籠肉包子，點心糕餅也算上，二鍋頭十斤一罈的擱一邊，另有葱油餅十幾張，全都堆在桌子上。

那伙計剛把這些堆桌上，有個婆娘過來了。

這婆娘眞在行，手上端着大算盤，只見她撥弄算盤叮叮響，俏嘴還在咕噥着。

「這是三下五去二，五去五進一，還有這邊的，六上一去五進一，八退二進一，唔，一下五落四……」

她忽的衝着牛天剛與李凱笑，道：「眞吃得不少，一共是銀子十九兩八錢二。」

李凱手一摸，一張銀票取出來。

那是一張百兩銀票，看得伙計也瞪眼。

李凱拍拍銀票，道：「找來。」

牛天剛也大方，他淡淡的道：「就找我八十兩吧！」

那女人喜孜孜的往帳房走，半天才把大小銀子抱出來，有銀錠，有銀塊，還有十兩一張的銀票六七張，這光景她把全部家當全拿出來了。

牛天剛與李凱二人包了吃的喝的往外走，那伙計站在門口搔頭皮：「娘的，賊頭賊腦，我看不是好東西。」

* * *

牛天剛與李凱走出不到半里遠，那李凱對牛天剛道：「大牛，等等我，我到草窩拉泡屎。」

他也不等牛天剛再問，丟下抱的那罈酒，一頭鑽入草叢裡去了。

牛天剛大叫：「快拉，別叫阿邪他們等急了。」

牛天剛坐在路邊喘着氣，忽見來了兩個人，這二人牛天剛都認識，山海幫的李大山與那個搖船的漢子走來了。

李大山見是牛天剛，他走上前，一把拉住牛天剛，道：「原來你在這兒呀！」

牛天剛笑笑，道：「大山兄，看你急成這樣，發生什麼事情了？」

李大山指着小鎮道：「走，到我妹子那裡去，我也好仔細的告訴你！」

牛天剛道：「看你好驚慌的，甚麼事呀？」

李大山道：「坐下來好說話！」

牛天剛忽然大聲叫了。

「阿凱，阿凱，我同大山哥又回來了，你拉好了也過去呀！」

另一漢子已把地上放的一罈酒帶着抱回去了！

牛天剛跟着李大山走回頭，天下事就有那麼巧，他們又走進那家較大的飯舖內了！

那伙計對李大山與劉永山二人眞客氣，二大爺掛在口邊叫，又是茶水帶點心！

就在這時候，李凱自外面走進

來。

李凱見是李大山與劉永山二人，他哈哈的笑起來。

忽見二門走來那女的，女的衝着李大山道：「哥，你許多天沒來了，嫂子娃兒們還好吧！」

李大山道：「不是在找人，今天不會來太和鎮！」

李凱雙目一暗，他低聲向李大山道：「大山哥，她……她眞的是你大妹子？」

李大山笑笑，道：「一母所生，當然是親妹妹！」

李凱一巴掌打在自己臉皮上，道：「豬啊！」

李大山道：「怎麼啦？」

牛天剛忽的哈哈大笑起來。

他邊笑邊指着李凱道：「偷兒，我看你怎麼下台！」

李凱忽的衝着一邊侍候的伙計叱道：「都是你！」

伙計一怔，指着自己鼻尖道：「我怎麼了，我又惹你矮……矮爺了？」

他變得快，矮子改成矮爺了！

李凱忽自懷中摸出一張百兩銀票，他重重的放在那女人面前，道：「是你的，拿回去吧！」

此言一出，大伙楞了！

那女人驚訝的道：「這是我的？」

李凱道：「你大姐眞會藏銀票，捲成紙卷藏在牆洞裡，哈……開玩笑，開玩笑！」

他還眞的摸走了女老闆的銀票。

那也正是牛天剛給的，還有些卷曲樣子！

女的一聽吃一驚，急忙抓在手中，驚呼道：「賊！」

牛天剛道：「神偷，只不過他是要教訓伙計的，沒得惹你受驚了！」

那伙計半低頭，心中想：「沒猜錯，果然是賊！」

李大山對那伙計叱道：「做生意，要和氣生財，上門的客人就是咱們衣食父母，不能把人當成仇人上門，江湖之大，甚麼樣的人物都有，你幹上伙計，就沒有資格對客人發火。」

「是，是，李爺教訓的是！」

李大山道：「去門口守着，有人前來叫一聲！」

那伙計匆匆走到門口，心裡實在不愉快。

* * *

李大山把聲音放低，帶着幾分緊張的道：「兄弟，大事不妙了！」

李凱急問：「甚麼事？」

李大山道：「南京城出動捕快三十六個，又到浦口召了捕快十二名！」

他看看門外，又道：「捕快一共四十八，再加上浦口的捕頭丁典元，南京府衙的佟大年，加起來就是五十人！」

他看看一旁的伙計劉永山，又道：「咱們同丁典元有交情，都是浦口人，我問他，集結捕快那麼多，幹甚麼！

「丁典元對我說，如今出了四個潑皮貨，官民雙方都不賣帳，官家的人也殺，所以要活捉他們了！」

李大山無奈的道：「我一聽知道是要對付你們了，我急了，到處在找你們，我正打算去柳條溝，所幸在這兒碰上，太好了！」

牛天剛道：「果然以爲咱們住在柳條溝，好！」

李大山吃驚，道：「還好呀？快找地方去藏藏，你們四個人，天大的本事也殺不了五十人吧！」

李凱道：「知道他們何時出發？」

李大山道：「好像在等另一高人，聽說是七省總捕袁棟袁大人！」

他頓了一下，又道：「只等袁大人自徐州來到，他們立刻就去柳條溝！」

牛天剛已站起來了！

「好兄弟，我哥兒四個謝謝你，你別出門，我兄弟這就要走了，有幸咱們相見！」

李凱笑對那女人，道：「開玩笑，妳別生氣！」

那女人一聽，急忙把手按住口袋，不料李凱手一攤，又見那張銀票露出來！

李凱把銀票推給那女人，笑道：「別當着人前，把銀子裝口袋，會被摸去的，哈……」

他跟着牛天剛，再抱着酒罈走了。

那女人怔怔的道：「怪了，銀票怎麼又被他摸去？」

李大山道：「你知道他是誰嗎？」

「誰？」

「江南神偷呀，這是雕蟲小技，他能進入皇帝老子的寢宮住兩天，你呀！」

李大山與劉永山，山海幫的山字輩二人，就在這兒對酌起來！

只不過李大山眞的在發愁，不知如何去幫助李凱四個人……

* * *

牛天剛與李凱二人抱了吃的喝的，奔回江岸邊的時候，君不邪早把屠仁身上的傷包紮妥當，見二人回來，立刻指着小舟，君不邪道：「去了這麼久！」

牛天剛道：「本來早回來了，咱們碰到了李大山兄，他爲咱哥兒四個跑斷腿，送來消息！」

君不邪急問：「甚麼消息？」

李凱道：「南京總捕佟大年，率領三十六名捕快，更加上浦口的十二名捕快，由捕頭丁典元率領，他們只等七省總捕叫他娘的甚麼袁棟的，由徐州趕來會合，然後大舉找上柳條溝，活捉咱哥兒四人了。」

君不邪雙眉一揚，道：「八方野龍？」

屠仁道：「阿邪，誰是八方龍？」

君不邪道：「八方野龍，就是七省總捕袁棟，我曾聽司馬前輩提過此人！」

屠仁冷冷道：「娘的，便是野龍又怎樣，一旦亮出刀子，老子只有一個目的，宰人！」

牛天剛道：「來吧，咱們捏穩當計謀，別他娘的到時候『孫猴子鬧天宮』，慌了神！」

君不邪道：「上來，划了小舟往柳條溝方向去！」

四個人分別上了船，吃喝搬上兩大包！

小舟不再往江中划，沿着江邊草叢半帶滑的往前移，人們遠從江中看，看不出他們是幹甚麼的！

* * *

天色就快黑了，兩條小舟又停在那一片碎石小灣裡！

君不邪四人把小舟藏妥當，一應吃的用的全帶上，便急匆匆的往柳條溝方向奔去！

柳條溝原是住着于大戶一家七口人，如今人死屋空還幾乎遭焚燒！

站在大門下，君不邪對屠仁三個道：「我們不知住在甚麼地方才安全！」

李凱道：「我以爲辛苦些，還是去樹林中自在些！」

牛天剛道：「鬼地方鬼氣重，住在樹林看風景！」

君不邪道：「屠仁以爲住那裡？需知你有傷，住在林中方便嗎？」

屠仁道：「我住那裡也可以，這是小傷，就不要爲我放在心上了！」

四個人正要往左面林中走，忽聽于家大院中有聲音！

于家大院中關上門，怎麼裡面出聲音？

君不邪四人正猶豫，忽然間，于大戶的宅子裡傳來一陣狂笑聲，聽起來至少有十幾個人！

君不邪忙示意，四個人立刻退到左面矮林中。

四個人剛剛矮下身，忽又傳來一聲爆笑，有人還大聲的吼叫：「好吔！」

李凱對君不邪道：「你等着，我摸過去瞧一瞧！」

君不邪低聲道：「多加小心了！」

李凱平飛而起，身法細膩而不拖泥帶水，刹那間潛到西牆下。

李凱一躍攀上牆頭，伸直了脖子看裡面。

他這一看，看得他直喘大氣，忍不住的在心中呼叫着：「我的乖乖隆的咚，眞多呀！」

當他在火把中再把人看清，心中更是咚咚響！

李凱不看了，他溜下了圍牆急急忙忙的奔回來了。

他抓住君不邪喘大氣，道：「不得了，不得了啦！」

牛天剛叱道：「有甚麼不得了！娘的，咱哥兒們刀裡來槍裡去，怕過誰呀！」

屠仁道：「說！」

李凱指着于家大院道：「你們知道是誰？」

君不邪三人齊問：「誰？」

李凱道：「白虎總堂少主王偉山的兒子王定國呀！」

君不邪雙目一亮，道：「你看清楚了？」

李凱道：「我不但看清楚，而且他們的兩個大管事方才與林茂山二人也在指揮……」

「指揮？」

「是的，指揮十幾個黑衣漢子把于大戶的銀子往院中抬上來。」

君不邪一聽，嘿嘿一笑，道：「他們終究還是挖到了于大戶的藏金所在了！」

李凱道：「不是挖到，是找到了！」

牛天剛道：「在甚麼地方？」

李凱道：「有口水井，井附近有個稻草垛子，他們移開草垛子，掀起井邊的大石板，于大戶的寶庫就在石板下，已經抬出三口大箱子了！」

屠仁嘿嘿笑道：「太好了，這他娘的是那個有學問的人常說的那句俏皮話，叫甚麼……鷸蚌相爭！」

李凱道：「別拽了，他們不是與人爭，應該說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才對！」

君不邪道：「如此說來，那兩位替于大戶看院管事的內管秦通外管關正二人，死得寃，挖了多天未挖到！」

李凱道：「我看到，有個穿大掛的老者，他手上托了個八卦盤，必是這老傢伙有本事，找到的！」

君不邪道：「兄弟們，咱們過去瞧瞧去，小心別出聲，且看了以後再下手！」

他當先匐下身子往前行！

李凱緊緊的跟上來，他與君不邪奔到院牆下，不再動了，二人豎起耳朵細聽！

牛天剛與屠仁也來了，二人閃

在院牆角，那牛天剛個子大，踮脚看向院子裡，看得他直吸大氣。

這時候，院中傳來哈哈笑，只一聽便知道是白虎堂少主王定國的聲音！

「萬先生，今夜找到于大戶的寶藏，全是你的功勞，本少主還不知道怎麼謝你了！」

「哈……少堂主說哪裡話來，當初我就發覺這于大戶住的宅子，寶氣衝天，地龍響動，是個昌盛子孫的寶地，如今又見寶物出現，我已很高興了！」

又聽王定國道：「咱們早已商定好的，不論出土多少寶物，你分三成是少不了的！」

「哈……夠了，夠了，哈……」

原來這人正是那位勘輿師，姓萬叫萬大元的哈哈笑，又道：「于大戶死也不會知道，是我們同古師爺上下其手，左右其肘的坑了他，哈……還有個代罪死囚叫……叫他娘的……」

王定國道：「常在山！」

牆外面，屠仁就要衝進去殺人了！

君不邪忙止住他。

於是，院中又傳來聲音！

「師爺那面有收穫，只是……」

王定國指指前院，又道：「萬先生，你來這邊看一看，看這兒的房門開的是甚麼方向！」

他當先往前邊走，姓萬的勘輿師跟上去。

姓萬的還在王定國的背後吃吃笑，道：「門開錯了不得了，龍系風水門朝南！」

他的話甫完，忽的一瞪眼。

「你……你……」

王定國本來背對萬大元，但他此刻面對面！

王定國齜着牙齒嘿嘿笑，道：「朝南是去鬼門關，萬先生，我不送你了！」

他忽的身子退一步，原來萬大元肚子上挨一刀，當王定國把刀拔出來的時候，一道鮮血流出來。

萬大元臨死不閉眼，他留下一句話。

「你父子不……得好死！」

王定國見萬大元倒下去，他冷冷一笑，道：「便是不得好死，你個老小子也看不到！」

他抹去刀上血，大步往後院中走！

他就快走到後院了，忽的暗影中傳來一聲低沉的聲音，道：「個小王八蛋，比你老子還狠十分！」

王定國握刀沉叱：「誰？」

他叫的聲音大，站在後院井邊的人也聽到了。

有兩個怒漢提刀奔過來，這其中一個就是林茂山。

姓林的急問：「幹掉了？」

王定國一面點頭一面道：「有人！」

林茂山道：「在哪兒？」

王定國道：「是我聽到的。」

於是，井邊的方才也來了。

方才急問：「人在哪兒？」

就在這時候，忽聽四下裡傳來尖聲怪笑，聽得令人們起鷄皮疙瘩。

王定國大吼：「甚麼人，出來！」

「哈……哈……」

這些笑聲來自四面八方，有幾個漢子已驚呼：「鬼，有鬼！」

「還我命來呀，王小子！」

這聲音眞像是呂先生的，王定國臉色大變！

林茂山冷笑道：「朋友，別逗了，林某走南闖北二十年，從未見過甚麼鬼怪，你出來，叫林某人瞧瞧！這鬼是甚麼樣子的！」

「呵……」又是一陣狂笑，聽聞就像鴨子叫……

林茂山戟指右面院牆，道：「在那面。」

方才却又指着左面，道：「左邊有笑聲。」

王定國却對黑衣漢子們吩咐道：「守緊了大箱子，有人接近出刀殺！」

「咻」聲起處，十幾個黑衣人不抬木箱了，紛紛拔刀在手，背對木箱刀向外，一個接一個的把三口大木箱圍住了，光景是圍了個密不透縫——無縫當然就沒風。

就在這時候，從兩邊「刷刷刷刷」紛紛躍下四個人。

這四個人當然是君不邪四人了。

火把舉得高，王定國的心中猛一沉，他心想，怎麼偏偏遇上這四個瘟神？

君不邪慢慢的，好像是來看熱鬧的一樣，慢慢的逼近王定國，笑道：「少堂主，別來無恙！」

王定國一聽火更大，他直叱君不邪道：「你娘的老皮，殺人殺到這地方來了！」

他指指大片的于家大宅，又道：「我告訴你吧，這地方咱們已由官家手中花銀子買下了，這是咱們白虎堂的產業，你們馬上滾，休得私闖民宅！」

他此言令君不邪四人也是一怔，眞快，這才有多久，于家大戶的這麼大一片房舍，就在他們官梟勾結中成了白虎堂的產業了。

這可好，官收錢，王偉山有屋，各取所好，各有進帳，却苦了于家大戶一家人，更坑了兄弟常在山。

一旦想及常在山，君不邪火了。

君不邪張口一聲「哦呸！」

他戟指王定國叱罵：「剛才你殺那位助你們奪得于大戶產業的勘與大師之前，你們說的話我聽到了，他娘的，我在山哥招誰惹誰了，平白拉去砍了頭，我在山哥不能白死，你小子也休想佔有這地方！」

王定國大吼：「這是什麼話，爲了一個常潑皮，你不但殺了咱們那麼多好兄弟，我爹也被你弄瞎了一眼，這筆帳也該了結了，你……」

他又是一聲吼：「你們連那玉獅子也偷走了！」

提到玉獅子，君不邪再裝糊塗，故意承認盜回了，爲的是叫白虎堂少戒心。

他怎知這事情並非如此。

只不過，眼前的問題要解決。

君不邪嘿嘿一聲笑，道：「王小子，我便老實對你說，事情到了現在，大家心裡明白，形勢上已是誓不兩立，不是你們死，就是我們亡，你老子王偉山不死，咱們就不會罷手！」

屠仁接道：「少同他囉嗦，殺！」

方才重重的道：「殺？誰怕誰？」

屠仁手一招道：「姓方的，你們白虎堂有五大管事，那耿彪就是我殺的！」

他這是實話，那天一大早，耿彪去過小桃紅地方，然後屠仁追上去，出刀殺了耿彪三個人。

方才一聽忿怒的道：「可惡啊小子，看老子饒得了你！」

「嗆」的一聲拔出刀來，人已撲向屠仁。

那屠仁咧嘴笑了，彷彿他喜歡別人對他拔刀似的。

就在方才剛撲到屠仁面前三尺地，屠仁忽的厲笑，道：「死吧，姓方的！」

他出手不但辛辣，動作也快得好像他根本就在那地方沒動過似的，兩把尖刀一阻一削，快逾流電。

方才幾乎被他切破肚皮，「猴」的一聲疾閃，於是，方才先機盡失，被屠仁殺得急逃不迭。

牛天剛哈哈笑，他指着林茂山，吼道：「喂，管事的，你站在那裡幹什麼，過來，陪牛大爺過幾招。」

林茂山被牛天剛吼叱，心中着實忿怒。

白虎堂的管事是有地位的，不應該被這潑皮小子大聲的吼叱，忍無可忍的罵道：「王八狗操的潑皮，你什麼東西，看林大爺三刀劈了你！」

林茂山果然舉刀往牛天剛衝殺過去，那種厲烈的樣子，還挺唬人的。

牛天剛哈哈狂笑，道：「行，且看你三刀劈了我，操，你劈不了我我劈你！」

林茂山一刀斜着砍，牛天剛豎起刀來猛一擋，兩刀相撞，發出「嘡」的一聲響，一溜火花中，牛天剛大叫：「一刀了！」

林茂山反手又是一刀下，牛天剛又是打橫攔，嘡聲中，牛天剛大叫：「第二刀！」

林茂山不聽叫，隨手又是當頭一刀下。

牛天剛大叫：「厲害！」

他順勢舉刀橫攔，他仍然未閃移半尺。

於是，牛天剛大吼：「姓林的，三刀完了，該老子砍你了，你可要小心了。」

他小心二字出口，劈頭就是一刀砍，特號砍刀帶風聲，「嘡」的一聲直砍得林茂山幾乎刀飛掉，林茂山下盤不穩，被砍得噔噔噔後退五六步，才晃着兩肩站定。

牛天剛的第二刀又來了。

林茂山看不出牛天剛的刀勢走向，只好往外閃。

於是，他也被牛天剛殺得繞圈逃。

繞圈逃就是怕挨刀，天下沒幾個人不怕挨刀的。

此刻，君不邪冷視着王定國，道：「少堂主，拔刀吧，這時候正是一根細蔴繩，拴一串螞蚱，誰也蹦不開逃不掉了！」

王定國叱道：「你想怎樣？」

君不邪道：「殺人，如此而已！」

王定國厲吼：「你以爲我怕你？」

君不邪道：「那就出招吧！」

王定國忽的把刀指向君不邪的胸口刺去。

君不邪刀未拔，帶鞘的寶刀猛一撥，王定國幾乎摔出兩丈外。

君不邪冷笑道：「比你爹差太遠了，一個天上，一個地上。」

君不邪對李凱又道：「交給你了。」

李凱哈哈笑了。

李凱尖刀指向王定國，道：「小雜種，挨刀吧！」

王定國乃白虎堂少主，幾曾受過這種污辱，大吼一聲，揮刀衝向李凱，兩個人立刻殺在一起了。

君不邪擔心屠仁，因爲屠仁身上受了傷，這時候他猛抬頭，見方才被屠仁殺得繞着院中一棵大樹轉，他笑了。

就在這時候，突然傳來一聲「哎唷！」

王定國挨刀了。

王定國的叫聲十分淒厲，他叫着，又是一聲狂叫：「你們給我殺

呀！」

他這是下達總攻擊命令了。

剛才他以爲對付君不邪幾人沒問題，不料全不是那回事，兩位管事也不敵，眞後悔沒有把幾位殺手帶來。

王定國不想銀子了，此刻命才是最重要，背上一刀令他痛得直哆嗦，還得出刀對付這矮子。

矮子就是李凱。

於是，十幾個黑衣大漢們發一聲喊撲過來了。

君不邪不出刀，就是等着對付這些黑衣人。

他見十幾個黑衣漢子分別殺向牛天剛、屠仁、李凱，他狂叱一聲打橫攔，一個人截下七個黑衣人。

「來吧，狗東西們！」

七個黑衣漢狂吼亂刀砍過來，就聽君不邪大叫一聲：「血泣刃！」

只見又是那一片赤紅光出現，在火把的照耀下，更是紅似火。

這些黑衣人幾曾見過這寶刀的威力有多大，就聽「嗆嗆嗆」聲起處，幾把單刀已斷，幾條手臂落地，廻旋之間，五個黑衣人已倒在血泊中了。

「噢……呼……」

幾個黑衣人抖着鮮血不辨東西的狂奔着，狂號着，宛如要進鬼門關一般。

哀號聲驚動了王定國，他心中一沉，他以爲今夜要倒楣，只怕是……

他心念及此，發力狂劈七刀，轉身拔腿就逃。

李凱哈哈笑，道：「慢走，慢走哇！」

李凱並不追趕，那當然是有原因的。

李凱明白，殺這小子沒意思，宰他爹王偉山才過癮。

他轉身，只見屠仁忙慘了。

四個黑衣人也圍上了，如果再不援手，屠仁非挨刀不可了。

李凱還眞的做對了，如果他去追殺王定國，屠仁很可能會被人亂刀砍死，因爲屠仁已跳躍困難了。

李凱狂吼一聲：「老屠，我來了！」

李凱出刀也出聲，爲的是把困殺屠仁的四個黑衣人引過來。

果然，有三個黑衣人轉身往他迎來了。

李凱一聲叫：「來得好！」

忽見他貼地飛行，兩把尖刀已切得正面那黑衣漢子抛刀捂緊了肚皮大聲呵呵叫起來。

李凱一招得手，揮刀直奔另兩個黑衣人。

這二人見李凱輕功了得，二人打橫分開來，便也劈出三刀，又踹出兩腿。

李凱一聲冷笑，半旋身間，忽的右手尖刀脫手飛去，就聽颯的一聲，右面的黑衣漢子已無力的倒下去了。

李凱這一招還是屠仁教他的。

屠仁就常常在雙方距離最近的時候打出手中尖刀，而且是無往不利，一擊而中。

李凱心中大喜，他左手尖刀正迎着左面殺來的黑衣大漢砍來一刀。

這大漢出刀，却是個大敞門架式。

李凱是個矮子，矮子有矮子的絕招，就在他尖刀阻住對方一刀砍的同時，右手疾抓，他抓向大漢的要緊地方。

那個地方是人的三岔口，三岔口吊了一串男人最脆弱的東西。

李凱一把抓得牢，還立刻一拉扯，聽吧，這漢子叫得如同有人在殺猪，立刻昏死過去了。

李凱在另一漢子肚子上拔出尖刀，回腿又踢得昏死的人頭幾乎裂開。

他大吼一聲撲到屠仁身邊了。

這些動作其實快極了，那方才與另一黑衣漢子見李凱殺來，方才大叫着：「攔殺他！」

黑衣漢子橫刀砍，反被屠仁一刀刺死。

屠仁拔出刀，方才已逃入黑暗中了。

李凱忙扶住屠仁，道：「老屠，怎麼樣了？」

屠仁喘息的道：「傷口迸裂，他娘的！」

再看井邊附近，有三個黑衣人圍緊了牛天剛在狂殺，那位林管事茂山，早已不見了。

就在這時候，君不邪揮刀撲來了。

君不邪厲叱：「都死吧！」

三個黑衣人豈能阻住君不邪的狂殺，剛圍上，便見一團耀眼紅光，三人又倒斃在地上了。

四支火把插在院子一邊，照得這個後大院一片紅光，君不邪抬頭看，不由問道：「姓王的小雜種逃了？」

李凱道：「也夠他受的罪了。」

君不邪道：「眞可惜，兩個管事的逃得眞快，死的全是無關緊要的。」

他走近屠仁，發覺屠仁臉色蒼白，急忙取來刀傷藥，再爲屠仁塗藥包紮。

「阿屠，你先歇着，什麼事情也別管了。」

那牛天剛站在井邊哈哈笑，道：「阿邪，銀子全是咱們的了。」

李凱道：「三大箱銀子金條帶寶玉，老牛呀，你一人拉得動？」

牛天剛道：「怎麼辦？銀子太多也發愁，你們說怎麼辦？」

君不邪道：「兄弟們，咱們先找地方把這些寶物埋掉，娘的，如果咱們命長，早晚咱們取來花。」

李凱笑了。

牛天剛道：「這麼多銀子寶物，咱們埋到什麼地方才會安全呀？」

他指指井邊幾塊石板，又道：「于大戶挖空心思，還是被找到，這個地方不安全。」

君不邪道：「阿凱，到山上去瞧瞧，也許能找個好地方，把這幾大箱寶物埋掉！」

李凱道：「我去找，還得要快，怕是佟大年那批狗腿子們來到，咱們就有得折騰了。」

他說完就往山坡林中奔去了。

君不邪要背起屠仁往林中去，牛天剛已指着井邊，道：「阿邪，你同阿屠二人先進廳上去歇着，我在這兒把守，等偷兒回來我叫你們。」

屠仁道：「不用進去了，我們就坐在這兒等偷兒，我覺得又有力氣了。」

君不邪一聽，大是安慰，三個人取來吃的喝的，就在這井邊喝上了。

＊　＊　＊

這兒的山坡沒野狠，北方大山有羣狠。

柳條溝的兩邊山不高，四更天快到的時候，那李凱喜不自勝的回來了。

李凱走到于大戶的後大院中，他笑得好開心。

「找到了，找到一個絕妙的好地方了，哈……」

君不邪道：「在什麼地方？」

李凱指向正中央的圓頂山峯，道：「就在圓頂山後面，哈……那兒有個洞。」

君不邪道：「太好了，咱們這就開始往山洞搬去。」

他把火把取了兩支，交在屠仁手上，道：「屠仁身上有刀傷，他就不用搬了，由我們三人合力搬。」

屠仁接過火把，牛天剛已抱住一個大木箱扛在肩頭上，掂了一下肩頭，道：「足有一百斤。」

君不邪與李凱二人各人抬了一口大木箱，四個人便往山坡那面走去。

屠仁舉着火把走在前面，那山坡越走越難走，山背面亂石巉岩，一大片是傷人的尖石。

君不邪三人抬着大木箱，走得更加艱難。

已經轉過背後半里了，李凱方大聲叫道：「就在前面一棵大樹下，洞口是圓的。」

終於，屠仁站在大樹下，他把火把照着一處陡崖，道：「就是這裡。」

君不邪與李凱抬着大木箱低頭彎腰走進去，牛天剛抱着木箱跟進洞，看上去那洞並不深，只不過四丈左右。

牛天剛吃力的放下大木箱，他對君不邪道：「咱們還得去一趟，還有一隻大木箱，小箱也有兩個吶！」

君不邪從屠仁手上接過火把，道：「屠仁，你歇着，我們三個再去一趟。」

牛天剛當先走出洞外，君不邪道：「不知這地方會不會有人來！」

李凱道：「目前却是個好地方！」

於是，三人又奔到丁家大院井邊上，再把一大兩小木箱也托上，三個人雖然壓得伸舌頭，却也是高興得差一點唱起來。

牛天剛抱着木箱洞中塞，他把木箱疊起來，不料他用力往上抛，「轟」的一聲響，大木箱撞到石壁上，把石壁頂得一晃蕩。

牛天剛看得一瞪眼，他伸手去摸石洞側壁，然後伸出雙臂去用力推。

李凱笑罵道：「大牛，那是石壁，你小子有力氣使不完呀，操！」

君不邪却瞪起眼睛瞧，口中還忍不住的「噫」了一聲。

牛天剛雙臂再用力，果然山石大塊移動了。

君不邪吐氣開聲上前幫着推，於是，地上傳來響動聲，那聲音聽起來似磨盤在轉動。

李凱與屠仁也吃驚。

李凱不由驚呼：「洞中有洞呀，妙哉！」

就在一陣嗡嗡響中，果然那塊大石移開兩尺遠，一邊露出一個石縫來。

洞中有一股青苔味道隨着洞開處飄出來，表示洞內很潮濕的樣子。

君不邪取過火把先照進去，不由驚呼：「眞大！」

李凱道：「太好了，有這麼一處隱蔽所在，咱們就躲在洞中不出來！」

他接過火把往洞中走，發覺洞中眞乾淨。

這洞好像是石室，長方形一邊有石床，石床好像很高，李凱舉着火把攀到石床用火照，他嚇得大叫一聲：「我的媽呀！」

李凱幾乎是倒翻到君不邪幾人面前的。

君不邪道：「石床上有毒蛇？」

「死人！」

「甚麼？死人？」

「枯骨呀，皮肉已風乾了！」

君不邪舉着火把躍到石床邊，

他低頭一看也吃一驚，那是一具枯屍，毛髮與骨看得清。

君不邪再往石床裡面看去，忽然驚叫道：「天爺，玉獅子！」

他叫着，立刻伸手把床裡面放的玉獅子抓在手上。

君不邪驚訝的道：「果然是玉獅子，你們過來看！」

牛天剛幾人圍上去，君不邪把火把在玉獅子的兩隻眼睛照上去，於是，祇見玉獅子的雙目霞光萬道，光焰四射，十分眩目。

如果不用火去照，一切與獅身一樣無異狀！

君不邪道：「這就是寶物，寶物是僞裝不來的。」

李凱道：「怎麼玉獅子會在這兒，那王偉山手中的玉獅子，難道也是假的不成？」

君不邪雙手捧着玉獅子，他發了癡呆症似的雙目緊盯着玉獅子。

牛天剛三人知道君不邪在思索甚麼，祇好木然的看着君不邪。

突然，君不邪滿臉笑意的道：「兄弟們，相傳獅成雙虎是單！」

李凱道：「有此一說！」

君不邪道：「這就對了，咱們曾盜過的玉獅子，是獅頭往右偏，我記得往右偏！」

李凱想了一下，道：「不錯，是向右偏。」

君不邪道：「你們看，這頭玉獅子的獅頭却是往左偏，如果這兩個玉獅子排一起，不正是一對嗎？」

李凱撫掌笑了。

君不邪雙手捧着玉獅子仔細看，玉獅子並不太大，它有六寸高四寸寬，乳白精玉雕得精緻，巧的是一雙獅目半睜開，誰會知道獅目才是價值連城的寶石呀！

這就是稀世中的稀世寶物。

君不邪嘆爲觀止的把玉獅子收藏起來。

牛天剛又把吃的擺出來，大伙吃着，那君不邪抬頭看石床，道：「眞不知石床上是那一位前輩高人。」

李凱道：「不急，咱們好生養足精神以後，再仔細的找找各處，也許能找到些甚麼。」

屠仁道：「想不到此洞中藏着一位武林高人，實在大出人意料之外！」

石洞之中十分乾淨，君不邪四人各自找了個平坦地方躺下來。

君不邪雖然躺下來，但他心事重重的難以成眠，不由得把玉獅子托在手上仔細瞧，越發的覺得這玉獅子雕得細緻，說他是巧奪天工並不爲過。

但他左看看右瞧瞧，怎麼也看不出這玉獅子本身有甚麼特別地方，當然，除了玉獅子的一雙獅目。

就快天亮了，君不邪方才歪在石壁上睡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君不邪覺着身邊有東西在蠕動，他不以爲意的翻了個身。

翻身一半，左腿往上蜷曲，膝頭壓到一個軟綿綿的東西，那東西被壓，初時不動，但後來又開始蠕動，於是帶動了君不邪的一條腿也移動起來。

君不邪雙目未開，一手去撥那腿下蠕動的東西，猛古丁他全身一頓！刹時睜開眼來，不由大吃一驚。

「蟒！」

他這一聲吼叫，牛天剛三人也醒過來了。

大伙猛一看，祇見一條水桶粗細，足有五丈長的巨蟒，正盤在君不邪的四週，蟒首很馴服的貼在君不邪安放玉獅子的地方。

李凱當先叫道：「阿邪，這大傢伙好像同你做朋友了！」

君不邪果然不稍動，但巨蟒的皮甲十分粗糙，巨蟒的下巴，匐在玉獅子上，光景牠不打算走了。

牛天剛道：「別動，我出刀斬了牠。」

君不邪急忙阻止：「不可以，我以爲此蟒有靈性，且看牠要對我怎樣。」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賭場上小原賭輸了巨額賭款，答應千疤賭王索得李照的藥物及推手療法爲抵償……棍王毛嵩及豹娘子不願與「七子」一伙同流合汚，遭到「三奇」的瘋和尚及盲道人廢其武功，恰遇一小女子相救。羅旭與齊東海相遇，道出了兩人相拚致使齊東海臉上留疤，是上了李照的當造成的。盲道人俗名馬東風，因嫖女人欠錢被人認出……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風塵俠侶

賭輸履諾作償債　拒授絕技離雙親

這女人扯着嗓門道：「各位舊雨新知評評理，世上那有這種沒有心肝的嫖客？以前我只知道他叫馬東風，還不知道他是個道士，他說他根本不認識我，好，咱們來証明一下，他左大腿根處有個大疤，各位如果察看沒有的話，就把我當街活活打死。」

於是圍觀者鼓噪起來，要「盲道人」褪下褲子。

「盲道人」手足無措，氣得渾身發抖。

因爲他的左大腿根處的確有個大疤。那個疤是十年前與人動手被刺了一刀造成的。

一個人一心虛，就無法理直氣壯了。

這工夫同來的另一個女人指着「瘋和尚」道：「尚和風，我以前也不知道你是個和尚。」

「瘋和尚」道：「妳？妳也要胡說八道？」

這女人道：「你也要說不認識我是不是？你每次去找我，都要住一夜，而且每夜至少五次。」

眾人大嘩！

女觀眾啞了幾口走開，但又在不遠處看熱鬧。

「瘋和尚」和「盲道人」知道，這兩女人的確是本地的半掩門，八成是被人利用當眾羞辱他們。

這種女人，只要每人給她們幾十兩銀子，叫她們幹什麼都成。

二人分開眾人要走。

這兩個女人大叫着，要他們還了欠款。

二人眼都紅了，但能當街殺死妓女嗎？尤其是穿着僧、道衣裝，事實上他們的確不認識這兩個半掩門，但是他們也的確常破色戒穿上便衣去嫖。

二人往外擠，圍觀的人大叫：「付清夜渡資再走！」

二人光火了，動手之下，這些普通百姓如何抵擋得住，一時之間慘呼連連倒下，呂景文出了手。

他一出手，由於「瘋和尚」和「盲道人」正在對付包圍他們的百姓而未加提防，兩人各挨了一下。

這下子二人動了眞火，立刻合擊呂景文。

呂景文當然不是這兩人的敵手，連連中掌，這工夫忽見那兩個女人又貼了上來，向他丟出兩塊布。

呂景文似知這東西很髒，及時趨避。

「瘋和尚」和「盲道人」撩手一格，那女人道：「不還欠款，就送你們兩塊『騎馬布』作頭巾。」

二人大怒，急忙閃開，正要宰了這兩個女人，呂景文又擋住了，二人此刻只有速離現場。

二人奔出鎮外數里，在山泉處

停下，連連大罵不已，稍後這才掬水而飲，且邊飲邊罵。

但這工夫忽見山泉之上小崖上有個人探頭向他們一笑，二人本是一肚子火，見了楊金虎更是怒不可遏。

「瘋和尚」道：「小王八蛋，你在上面幹什麼？」

楊金虎道：「我想看看，馬東風大腿根處有沒有一個疤？」

二人這才知道是這小子弄的鬼，收買兩個半掩門當街羞辱他們。雖然圍觀的人十之八九是百姓，却也有些武林中人。

這二人那吃過這種虧，立刻要上崖逮人。

小楊搖搖手，道：「別動肝火，你們已經中了毒哩！」

二人一驚，這小子本就是「五毒散人」楊啓宇之子，當然會施毒，試運眞氣之下，立刻色變，是有點行氣滯碍現象。

「盲道人」軟了下來道：「小楊，咱們有過節嗎？」

「你們爲什麼欺負呂景文？」

「那是我們『三奇』間的事，你何必插手？」

「瘋和尚」道：「小子，我們已經被你耍夠了，做人不可過份，把解藥給我們，以往不究。」

楊金虎下了崖，道：「你們二人未嫖過這兩個女人，但嫖過別的女人對不？」

「小子，你敢胡說？」

楊金虎掉頭就走，二人一急就撲上來，楊金虎一閃，但立刻又改守爲攻，「盲道人」不知小楊已學了小原的七招武功，他們就怕小楊游鬥不貼近，只要貼近就可以生擒他要解藥。

他們不免心中發狠，一旦小楊落入他們手中，要了解藥之後，會把他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但是，「盲道人」本已中毒，眞氣不暢，動作一緩，「蓬」地一聲，腰上中了一脚，連退八九步。

這工夫「瘋和尚」也自後面攻上，乍見小楊這一手，居然未見過，因他只學了兩招，楊金虎用的是第四招，正好夠上部位，尚和風自未見過。

「啪」地一聲，胸腹間又中了一掌。

二人雖未內傷，却被砸得氣血翻湧。

二人這才知道，楊金虎比他們會的還多。

在這裡玩眞的，那當然是自找麻煩，立刻就要逃走。

「馬東風、尚和風，你們給我站住！」

二人乃是狠心免膽之輩，還眞不敢跑，「瘋和尚」突然改變了態度，一臉的諂笑，道：「這不是楊少俠嗎？剛才沒看清，失禮！失禮！」

楊金虎道：「可眞會見風轉舵呀！」

「楊少俠高抬貴手！」

楊金虎道：「你們二人空負盛名，人格卑下，理應予以處罰，你們說，該如何懲罰你們？」

「盲道人」道：「自己罵自己一頓好了。」

「怎麼罵？」

「盲道人」以指頭指着他自己的鼻尖，道：「馬東風，你這個混賬東西，既入空門却又不守清規，眞是該打！」

說着，輕輕在面頰上打了三四下。

楊金虎道：「不必虛情假意地表演了，這樣吧，你們二人去嫖過妓女或半掩門，你們就一起表演嫖妓的事吧！」

「瘋和尚」道：「少俠，往者已矣，何必讓我們再出一次醜？」

楊金虎道：「反正這兒也沒有甚麼人嘛！兩人喜歡這個調調兒，而我嘛！也很熱衷……」

二人觀望了一陣，他們都是「三奇」中人，年紀也都夠資格作小楊的爺爺了，這怎麼可以表演？

「楊少俠，我們二人認栽了！今後聽原少俠支使，也等於聽楊少俠支使一樣……」

楊金虎望着星空，道：「我暫時不想成親，想收兩個乾兒子，順便把這七招絕學傳給他……」

二人不由一震，像豎起耳朵的兔子。

「盲道人」道：「少俠眞有此意？」

「當然！」

「盲道人」道：「我們二人年紀太大，作你的義子嘛，太大了些，作你的長隨，拾鞭隨蹬則可！」

楊金虎道：「我叫你們去演你們都不幹，還說能爲我執鞭隨鐙，鬼才相信！」

二人爲難地觀望着，「瘋和尚」道：「現場上又沒有女人，如何表演？」

「你們二人一個扮男人也就是嫖客，一個扮演半掩門。」

尚和風道：「瞎子，你扮演半掩門！」

馬東風道：「你扮半掩門，我演嫖客！」

尚和風道：「爲甚麼要我扮演半掩門？」

「因爲你的身材矮些，而且肌膚也比較白嫩。」

「你他媽的爲甚麼轉彎罵人？」

「你本來就像女人，不信找兩套女衫爲你、我換上，讓楊少俠看看，到底哪一個更像個女人？」

兩人要動手，楊金虎道：「我

要看打架你們到底是打不打架？」

「盲道人」道：「少俠，您就說句公道話吧！」

楊金虎是個荒腔走板，點子特多，也最會出餿主意的年輕人，他的行爲常使道學先生搖頭。

「你們要我說話？」

「是的，願聽你吩咐！」

「我看你們頗愛打架，剛才就差點打起來。好！就讓你們打一架，以決勝負！」

二人立刻拉開了架勢打了起來

這種人，眞正是爲達目的不擇手段了。

他們以爲要學這七招絕學，在楊金虎處得到的機會最大，只要把他逗樂了，就有可能。

在其他人處如小原及陰美華處，就太難了。

此時此地反正也沒有別人，兩人拉下了老臉，決定照辦。

「現在我要提出規範，你們要一律遵守。」

「是的，少俠……」

「記住！勝者可學七招，敗者五招！」

二人一震，勝敗就差了兩招，怎麼可以敗？

楊金虎又道：「你們聽淸了，犯規者不給予絕學，或扣除一半以上的絕學授予機會……」

二人又點了點頭，全神貫注。

楊金虎在二人中央一站，就像拳擊裁判一樣，喊聲「開始」，揮手向下，立即退後三步。

尚和風和馬東風二人向前一貼，打起來了。

楊金虎在一邊拍手加油，道：「好，攻得好，這一招是甚麼？」

尚和風道：「是『葉底偷桃』……」

「對對，馬東風，你這招是甚麼？」

馬東風道：「『二郎擔山』……」

「好，再加點勁，快要分出勝敗了！」

不一會，二人就是一身大汗。

楊金虎道：「快來看哪！這可是自有武林以來，最精彩也最別開生面的高手對決……！」

四圍有人探頭窺伺。

只不過激戰的二人此刻不會顧到這些。

楊金虎道：「注意，不可犯規！」

二人已打了幾十招，已是滿身大汗而且牛喘。

他們都不能敗，這固然關係學絕招的數字也關係他們的排名次誰。都不願屈居別人之下。

百招後，二人衣衫幾乎全濕透了，現在，二人每重擊一下，就會呻吟一聲。

楊金虎這工夫大叫一聲停止！

二人也實在支持不住了。

楊金虎道：「你們二人眞不是東西！」

「少俠……又怎麼哩，我們在認眞打鬥呀！」

「甚麼認眞打鬥，你們不斷地犯規，瘋和尚和風會不止一次用膝部去頂馬東風大腿上的『伏兔穴』（在膝上五六寸外），馬東風却以指節及肘部去觸擊尚和風的肋骨及腰部。你們以爲我沒有看到？」

二人吶吶而止，心中大叫「倒楣」！

楊金虎道：「事前我再三叮囑，不要犯規，由於你們犯規太嚴重，所以我只好暫停教你們，以觀後效了……」

說完小楊就離開了現場。

二人大叫着：「少俠……你不能食言……我們打了半天……怎麼可以這樣少俠……」

小楊早就不見了。事實小原也在暗中觀戰，對楊金虎的點子，眞是哭笑不得。

非但如此，四週還有「七子」也在看熱鬧。

這也是楊金虎召來的，意在徹底擊潰「二奇」的自尊和在武林中所建立的崇高地位。

當然，「七子」那些人的德行也好不到那裡去。

在五六里外山道上，小原和楊金虎邊走邊捧腹大笑，今天可把這兩個敗類整慘了。

小原道：「這是武林創舉！」

楊金虎道：「當然，將來武林較技大會或『論劍大會』上如果增加這麼一個項目……」

二人互拍肩胛大笑。

他們對假道學、僞君子有一份深切的厭惡。

此刻在那林中可熱鬧了。

尚和風及馬東風二人發現四週有人窺伺，不由大怒，於是就和「七子」之四打了起來。

這四人「風雲子」、「趕月叟」、金萬迪及雷道人，這四人並非尚、馬二人的敵手，但在他們剛剛有過激戰之後，二十招內，並未佔到便宜。

只不過由於他們會一兩招「錢洞」的功，但是比那四人高明些，後來略佔上風。

尚和風道：「你們如能嚴守秘密，我們就放你們一馬！」

金萬迪道：「我們絕不會說出去，但又怎能保証楊金虎不說出去？」

馬東風道：「那小子太囂張，總有一天我們會收拾他！」

「風雲子」道：「的確！連我們都不服氣，二位地位超然，怎可被他耍來耍去……」

尚和風大聲道：「甚麼耍來耍

去的？」

金萬迪道：「反正那小子夠猖狂就是了。」

雷道人道：「各位，我們固然不大敢惹小楊，最忌憚的却是小原，他是眞正有兩套。」

瘋和尚道：「只要我們同心合力，這是一股不可輕估的力量。」

他們開始密謀合作了。

＊　＊　＊

兩小在逛街，忽然有個漢子在後面直呼楊金虎之名。

原來是個五十左右的人，道：「楊金虎，夫人叫你回去一下！夫人近來身體不適，馬上跟我回去。」

楊金虎雖混球，却很孝順母親。

至少楊母是個正派的人，和乃父不一樣。

這是楊家的老僕，由於自幼看着楊金虎長大，所以總是直呼其名而不叫他楊公子楊少爺。

「眞的？我娘有甚麼病？」

老僕道：「請大夫看過，還沒有弄清是甚麼病。」

小原道：「小楊，伯母不適，你該馬上回去看看。」

楊金虎返家，楊夫人坐在床上，氣色還不錯。

「娘，那裡不舒服？」

「金虎呀，娘這大年紀，總是有些毛病，也說不出是甚麼病，只不過你回來了就好！」

「娘，孩兒不孝……」

「金虎，只要你能常在娘身邊……」

「我會常常回來看娘的……」

晚膳時，僅母子單獨一起，楊夫人道：「聽說你會甚麼絕技，是甚麼武功呀！」

小楊道：「沒有甚麼……娘！」

「怎麼？還怕娘洩你的密？」

「娘，您這是甚麼話？」

「那就演練給娘看看如何？」

楊金虎即席演練，楊夫人道：「要配合心法嗎？」

「當然……」也順便說明了心法的配合。

但才練了第二招，第三招才演了兩式時，忽然心中一動，老娘似乎別具用心，的確令人啓疑。

他老娘會武，且不下於楊啟宇。

兒子將學來的絕技演給父母看，這根本不是甚麼大事，但這門絕技是小原傳他的，絕對不可隨便教人。

儘管小原信任他，他自己却也要小心避嫌，免得別人以爲把友人賜予的絕學傳給自己的親人。

據說當年官方請王義之寫「山海關」三個大字，他總是不肯，重金之下也拒絕了。

有一次王義之的兒子練字，總是寫不好「山關海」這三個字，就請王義之示範一下。

王義之最初根本未想到其他，待他寫了山海這兩個字之後，關字只寫了個「門」時，突然心中一動。

他知道，一定是官方收買他的兒子回來騙這三個字，他立刻停止。

所以他只寫「山海關」三字中的兩個半字。

「關」字內的小部份是別人補上的。

也是因爲不是出自他一個人的手筆，遠遠望去，由於功力不夠，只能看到「山海門」三字，關字內的部份却看不見了。

這當然是傳說。而這傳說却和目前楊母騙他絕技的行爲如同一轍，目的類似。

「金虎，你怎不練了？」

「娘，我也許是在路上野店裡吃東西吃壞了肚子，我，我不能再演練了……」

他捂着肚子離席。

爲了不使老娘難過，他必須裝得很像，而且馬上去了茅坑。

他不願使好友失望，也不願使老母傷心。

這是善意的欺騙吧？

像他這種荒腔走板的人，居然也有如此周全的想法，第二天就離家了，難怪回來時發現老娘的氣色很好，根本不像有病樣子。

這一切都是有計劃的行動。

那知在半途上，又遇上了老爹楊啟宇。

楊啟宇一跛一跛地，似乎扭傷了足踝。

「爹，你怎麼哩？」

「倒楣，被一個蒙面人打傷了！」

「蒙面人？是誰呀？」

「看不出來，年紀和你差不多，但不是小原，也會『錢洞』中的武功……」

「那會是誰？莫非是羅、齊二人？」

「羅、齊是誰？」

「那是一個姓羅，一個姓齊兩個人，也和『錢洞』有關，爹怎麼會招惹他們，那些人可不好惹。」

「爹並未招惹他們，只是聽說我善使毒，就要除去我，說是他很討厭使毒的人！」

「爹，使毒的確不大好！至少會使人敬而遠之，不敢接近，也就交不到一個眞正的朋友來。」

「說的也是，只可惜一旦不使毒，咱們楊家留傳下來的武功太差了！到處受人欺侮！」

「是的爹……」

「我早想放棄用毒，作個光明磊落的人，免得到那裡都使人害

怕，可是我們需要絕技自衛。」

「是的，爹，但若早歸隱，就不必擔心這個了！」

「爹才五十歲，歸隱還早了些，所以，爹眞想改頭換面，只要有幾招絕技就成了。」

小楊恍然大悟。

原來他老爹和老娘有志一同，都想要他的絕學。

現在他不想打啞謎了。

他一定要把話說清楚，以便斷了父母的念頭。道：「爹，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作兒子的還要做人，我不能對不起小原！」

「金虎，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楊金虎道：「過去我曾出賣過小原，甚至有一次差點殺了他，但這個人心胸開闊，有容人之量……」

「他有容人之量？」楊啟宇仍恨小原。

「是的，爹，他是個君子，他不記仇，且自動教我『錢洞』武功，我本不想學，可是他非……」

「什麼？你本不想學？你這個傻蛋！」

「爹，我的想法和別人不同，我這人很懶散，得過且過，不肯用腦筋學東西，怕他失望……」

「可是你在玩邪的方面却很會用腦筋！」

「這一點我承認，我沒有出息！」

「他不是還是教了你？」

「是的，爹，只不過……」

「幾招？」

「七招。」

「啊！他會不會第八招？」

「好像沒有第八招。」

「那不是傾囊相授了？」

「是的，正因爲如此，我對小原感恩良深。」

「你不必如此，爹放過他，他欠我的。」

「得了唄！爹，上次是陰美華賺了你，在威脅之下你才拿出解藥救小原的，他不恨你就已經不錯了！」

「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楊啟宇道：「爹需要『錢洞』的武功，這也是你對楊家的一點貢獻。」

楊金虎絕對不能作這種事，他要避嫌。

還有一點，他對父親沒有信心。

一旦把絕學傳了他，很可能在武林中興風作浪。

以七招絕學再加上使毒，眞正是如虎添翼，所向披靡了。怎麼可以教給老爹？

楊金虎斷然道：「爹，我要對得起小原。」

「什麼意思？」

「沒有人家的許可，絕對不私自傳人。」

「我以爲你傳了我，他也不會怪你！」

「也許是的，但人家心裡會怎麼想？」

「不要怕東怕西，這可是千載難逢的爲楊家光宗耀祖的機會，這種現成的好事你都不肯做嗎？」

「爹，我辦不到！」

「孽子！你如不教，爹就和你拚了！」

「爹，你不要如此，我是不會教的……」

小楊疾馳而去，楊啟宇連連頓足大罵。

* * *

小楊見到小原，並未說出父母的事。

小原和小楊現在來到一家賭場中。

這一次，他們居然玩起了麻將。

麻將的打法很多。

有所謂算番的不帶「寶」，帶「寶」的不「算番」。

算「番」的也有幾種，以四番爲滿貫的居多。

老式的打法是數「湖」，一數就是好幾百湖。

麻將的詐賭大多爲二吃二。

也就是一個「郎中」加上一個助手，吃另外兩個「凱子」。

「叫片子」是最重要的一環，湖牌可作出八張來。

暗語是叫片子的重要工具，比喻說：「這牌眞差。」就是向助手要一條。

「快點打嘛！」是要紅中，「慢點慢點」是發財，「這牌我就不信」，要二條。如此類推。

這些話都是牌桌上的常用閑話，誰也不會注意。

詐賭的九字眞言，不一定如此接排，這只是舉例，要賭友們在賭場中多加小心而已。

例如：

123456789

留碰快打湖要抓慢吃

在麻將方面，兩小可就是大內行了。

八圈下來就進帳二十餘萬兩。

只不過賭麻將總不如「梭哈」及牌九過癮。

這工夫正好有個人在組織一桌牌九。

兩小參加了。擲骰子決定誰作莊，一個老女人居然贏了而作莊。

這個老女人大約五十多一點，不像個武林中人，却也不像個「郎中」，老女人在賭場中混，倒是少見，而且這女人的身子偏斜，還跛了一足。

小楊道：「莊上，雞零狗碎地賭沒意思！」

「我也是這意思。」

「多少？」

「越多越好。」

楊金虎道：「好大的口氣！」

老女人道：「口氣不算太大，只是在這場面上算是大的了！」

楊金虎未上，小原佔一門，推出數百萬兩。

老女人笑笑道：「這就是所謂大注嗎？」

小原道：「多少才算大？」

「數千萬兩不算多，幾萬兩也不算少，這是因時、地不同，因人不同而有所分別的……」

小原道：「我押兩三千萬兩你能賠得起？」

「你能押出這麼一個小注來？」

「這還是小注？」

「在我心目中，這的確是個小注。」

小原道：「妳先亮出來看看。」

老婦不慌不忙，亮出了三張銀票。

每張三千萬兩，只差點就是一億兩。

有人還未看清，繼而看清，立刻發出一陣驚呼。

大多數人，終生未看見過一張一百萬兩的銀票。

這婦人貌不驚人，衣著平平，還有隱疾，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錢？

首先有人以爲是假的。

老婦叫場主持票到鎭上錢莊去查詢，結果說是大豐錢莊的鐵票，馬上可兌現。

這下子老婦立刻就倍受注目了。

而且抬面上拿不出三百萬兩以上的賭者就被請了下去，而換上別人。

老婦道：「這兩位小友的賭注可以買空賣空。」

所謂「買空賣空」也就是只憑一句話。

小原道：「大嫂這麼相信我們？」

「不要叫大嫂，叫聲大娘吧！」

「好，應該叫妳大娘！大娘以爲我們不會賴帳？」

「賴帳也無妨，只要以另一方式償債也成！」

「什麼方式？」

「少俠賭不賭？」

「多少？」

「就是這三張銀票。」

「九千萬兩？」

「對！」

小原攤攤手道：「大娘是開銀礦的？」

「也差不多！你賭不賭？」

小原道：「賭就賭吧！會不會是個圈套？」

「不是。但一旦賭了，後果責任一定要負！」

「當然！可否透露一點，萬一我輸了如何來……」

「很好辦！只要去處理一件事就成了，而且處理這件事對你來說，一點也不難……」

小原和小楊點了頭。

他們全神貫注在洗牌及砌牌上。

甚至他們還小心地檢查過骰子，另外兩家也下了注。

一切都沒有問題，於是婦人擲出了骰子。

「五在手」，莊上拿了第一把牌。

小楊未賭，他站在小原背後，注意全場，一點也不敢馬虎，這是因爲最近幾次進賭場，都十分不利。

小原拿到的正是他想要的前九點，後面「天九王」，要勝過這牌，簡直是不大可能的。

另外兩家是，出門前六及八點。

「末門」是前五後七點。

小原就是「天門」。

這工夫莊上翻了牌，乃是前八點後大「十」一對。小原和小楊心頭大定，小原把牌一掀……

有人大叫「烏龍」！

原來小原本應是前九點，後面「天九王」的。

小原楞了，小楊叫了起來。

因爲他們二人都看清了牌，也看清了四張牌配得好好地，如今却出了「烏龍」。

一個人可以忙中有錯，兩個人四隻眼怎會出錯？

兩小相信，這個老婦邪門得很。

不是會邪術，就必然是個超級女「郎中」。

只不過小原的牌是在他自己面前，誰也沒動。

尤其是莊上，坐在他的對面。

這工夫老婦收了其餘兩家的抬面，站起來就走。兩小跟着出來，他們必須弄清，她是如何弄鬼的。

外面有匹小毛驢，老婦上了毛驢，道：「跟我走吧！我相信你們並非那麼守信，而是對我有點好奇對不？」

兩小不能否認這一點。

兩小跟出鎭外，婦人在小溪邊下了毛驢，道：「你們輸了對不？而且願意履行諾言？」

小原點點頭，道：「但我們想知道妳……」

「我是如何弄鬼的？」

「對！我們想不通，除非會邪法！」

「無論是什麼法，都無邪正之分，用之正則正，用之邪則邪，只看用的人的心正不正而已！」

小原點點頭。

楊金虎道：「請問大娘，妳在賭場中詐賭，妳的心正嗎？」

「如果我以詐賭爲手段去做一件正事，心還是正的。」

小原道：「大娘做的是什麼正事？」

老婦道：「我要你去殺一個女人。」

「誰？」

「九千萬両，就換你去作這件任務，何必多問。」

「大娘以爲，不論殺的是好人或壞人我都會去？」

「絕對是壞人！」

「我們不知道是誰，怎知她是壞人？」

「我不能事先告訴你。」

「爲什麼？」

「因爲你一旦知道她是誰了，你絕對辦不到。」

「是我認識的人？」

「我不想回答這類的問題。」

「我辦不到，因爲妳不肯說出那女人是誰，必然是我認識的，而且和我沒有深仇大恨之人。」

「不，她也算是你的仇人！」

「我……我的仇人？」

「對，但你目前還不知道你們也有仇。」

「總之一句話，不說出她是誰，我不答應。」

「很可惜！」

「可惜什麼？」

「我爲你可惜，你本可大成，但你却自以爲已學盡了天下最高超的武功而沾沾自喜。」

小原一怔，道：「妳是指『錢洞』的武功？」

老婦不置可否。

楊金虎道：「我看這老太婆在故弄玄虛。」

「你們決定不幹？」

小原道：「正是。」

楊金虎道：「妳是不是要動武？」

「不會！因爲我不是你們二人的敵手。我如果擊敗你們二人，又何必要你們去殺那個女人？」

楊金虎道：「那個女人也會『錢洞』武功？」

老婦又不置可否，上了毛驢要走，又道：「如果你不及早殺死那女人，你那會唱歌的女友就會有生命之危了。」

小原陡然一震，道：「妳……妳到底是誰？」

「我是一個老女人，也是一個忠心耿耿的老女僕，我找你是爲了我的主人，也可以說是爲了你。」

「可是，妳如果是我，也不會貿然接下這件任務。」

「不一定，也許我會。」

「妳是說我那位女友在危險中？」

「對！隨時都有危險。」

「她爲什麼要殺我那位女友？」

「利害關係！」

小原急得直搓手，道：「我的女友在何處？」

「不知道。」

「妳一定知道我的女友叫什麼名字，我們當初是如何認識的吧？」

「知道一點，但不能多說。」

「妳這人可眞怪，什麼都不能說，却要我去作一件任何人都不能作的事，眞是强人所難。」

「我不强迫你，你想一想吧！」

老婦慢呑呑地拍了毛驢的屁股一下，毛驢長嘶一聲，緩緩走動，小原十分焦急，因爲他的女友在危險之中。

「大娘，您貴姓大名？」

「我叫胡葉，樹葉的葉。」

「胡葉……胡葉……」小原的靈感忽隱忽現，忽暗忽明，「胡葉」二字的確有點印象。

他忽然又追了上來，道：「我看清了那女人之後就會遵命行事。」

「她會蒙面的。」

「我會設法弄下她的面罩。」

「不可能，你辦不到。」

「好，我願意去。」

「不會後悔？」

「不後悔，爲了我的女友，什麼事都不後悔。」

「此去東北五里有一片桃樹林，在那裏可以等到她，三更正她一定會到達，但必須守諾言，不要多言，她一出面就下手，記住，也要蒙面。」

「好！」

老婦走了，而且去了相反的方向。

兩小向東北奔去，由於時間還充裕，兩人緩緩奔行，楊金虎道：「這女人不單純。」

「也許很單純。」

「小原，你不要輕估別人。」

「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高估了，看複雜了。」

「我知道，可是她不說出那女人的姓名，叫你殺人，這一手就叫人不敢相信她未包藏禍心。」

小原道：「這老婦雖然賭得很奇怪，作風也很老練，但我總覺得她不是壞人。」

「小原，你這想法太危險了。」

「你以爲她會不會武？」

「一定會武。」

「看她的動作，輕功一定不錯。」

「會輕功就一定會武。」

「却也有不少的例子，輕功一流，武功三流的。」

「是誰呀？」

「我好像見過，但已經忘了。」

＊　＊　＊

桃林在月光下，靜靜地也無人看管，因不是產桃季節。却有個小茅屋，這工夫走出一人。

果然是個女蒙面人。

此刻小楊藏起，小原撲上就出了手。

二人接了二招，小原冷冷地道：「妳是李照。」

蒙面女人不出聲，却全力施爲。

同是「錢洞」武功，却因李照學了而未失去記憶，自然純些，七招循環過一次之後，小原不敵。

李照正要退走，楊金虎自大石後竄出來。

李照以一敵二，雖吃力些，還是可以支持。

小原道：「妳是李照，如果不是，妳就取下面罩來証明一下。」

「……」蒙面女人不出聲。

小原敢斷定必是李照。

第一，會「錢洞」武功七招的人只有六人，第一是李照，第二是小原，第三個是陰美華，第四個是小楊，還有羅、齊二人。

以這四人來說，學了這七招武功，成就最精細的是李照，其次是小原，陰美華屬第三，小楊最差了。

「李照，妳爲什麼蒙面來此？」

「……」蒙面女人不回答，甚至不出聲。

正因爲她不吭聲，更証明她是李照了。

「李照，你認識一個名叫胡葉的婦人嗎？」

李照不答，却微震了一下。

小原絕對相信沒有猜錯，老婦胡葉說李照要害他的女友，也就是那個會唱山歌的少女。

那少女在小原的心底深處留下强烈的印象。

爲什麼有如此深刻的印象，却想不起和她過往的一些細節，可見當初走火失去記憶之前時，已經忘了一些事。

也正因爲這些事是刻骨銘心的，才不會完全忘記。

李照走了。

楊金虎道：「李照要殺那少女。」

「大概是吧！」

「理由是什麼？」

「我也猜不出確實的理由來。」

「我却猜出了一點。」

「你說說看。」

「你和少女是好友，也可能是一對戀人，李照想橫刀奪愛，所以她容不下那個少女的。」

小原道：「這想法太直覺了些。」

「我說過，李照是一問三不知，却知道她是你的未婚妻，這不是怪事兒？」

「少女在何處？我一直還弄不清，胡葉要我殺李照，老實說，以李照的輕功看來，我絕對不如她，爲什麼要我來殺？」

小楊道：「是啊！少女的武功如果比你高，爲什麼少女自己不殺李照？」

「甚至我以爲胡葉也會武功，她也能殺李照。」

「她不殺而要我們殺，是什麼意思？」

小原道：「也許少女和李照是姊妹，不便下手，所以要別人下手，可是胡葉又和她們是什麼關係？」

楊金虎道：「我以爲，李照要殺少女也不容易。」

「話是不錯，但李照陰險，防不勝防。」

他們在數十里外鎭上過夜。

楊金虎在飯後接到小二一張字條，送字條的人特別交代，不要讓別人看到，楊金虎看了一下，來到街上小巷中。

來人竟是他的妹妹楊金蕊。

「哥！你得幫我個忙。」

「什麼事？」

「由於羅旭和幾個姊妹在一起，要成立一個『幫』，我要是不參加，只怕羅旭會對我不利。」

「笑話！人各有志。」

「羅旭和她們一鼻孔出氣，我要是不參加，不但羅旭不放過我，秋玉潔等人也會向我下手。」

「爲什麼？」

「她們怕秘密外洩。」

「她們和羅旭都有一手？」

「對！」

「妳？」

「我沒有。」

楊金虎也沒有揭她的底，因他知道妹妹的操守，在和小原以前，她就有個男友，道：「這事找我有什麼用？」

「哥，只有你能使小妹不受欺侮。」

小楊是什麼人，他會猜不透妹妹的心意？

他不能不佩服妹妹消息之靈通。

「金蕊，妳把我估高了。」

「快別客氣，哥，誰不知道你已是一流的高手。」

「一流高手？」

「得了唄！哥，咱們是手足，傳給我吧！」

楊金虎冷冷地道：「不可以！」

「哥，自己人也分不清嗎？你將來總要收徒弟呀，能把絕技帶入地下嗎？那對得起傳你絕技的人嗎？」

「小妹，妳不必操這個心。」

「哥，你能見死不救嗎？」

「沒有那麼嚴重。」

「哥，我看你根本沒有血濃於水的感覺。」

「也可以這麼說，自己人如果不如外人，我寧願傳外人。」

「哥，你太冷酷了。」

「妳要這麼說我也不想多駁。」

「哥，你如果執意如此，你會後悔的。」

「小妹，我做事向來不後悔。」

「哥，你要是不答應，你就會後悔終生。」

「放心，我不會爲妳的事後悔的。」

「爲什麼？」

「因爲妳已經不值得我後悔了。」

「你眞是冷血。」

「你就是罵我冰血我也不在乎。」

「好！五天以內，我會到『天香閣』去掛牌。」

「天香閣？」

「對，金陵一家最大的勾欄。」

楊金虎臉色一沉道：「爲楊家丟人，妳以爲誰是冷血？」

「你傳不傳？」

「妳還是去掛頭牌下海吧！事實上妳早就不在乎了。」

「哥，你不後悔嗎？」

「我爲什麼要後悔？妳要下流是妳的事。」

「哥，這可不光是我的事，我下流掛頭牌，會標明是『錢洞』傳人楊金虎之妹楊金蕊，一定會轟動武林的。」

「了不起，楊家一夕之間就出了名哩！」

「你決定了是不是？」

「對！我不會爲妳而改變主意，妳去掛頭牌吧，祝妳一炮而紅，紅遍天下！」

小楊扭頭就走。

「哥，你可別怪我。」

「我怪妳什麼呀？一個骨頭只有四兩重的女人，把她看得高又有什麼用呢？請吧！」

小楊返回客棧。

此刻小原在品茗，道：「小原，你知不知道我去了何處？」

「知道一點，令妹約你見面。」

「我們的交談你都聽到了？」

「沒有。」

「小原，聽到了也無妨。」

「沒有就是沒有，我怕是仇人約出去賺你，才暗暗跟去看看，見是令妹，我馬上就悄悄離開了。」

「小原，這些人眞討厭。」

「怎麼回事？」

「你可以猜到的。」

「莫非是知道你已學了……」

「對，她是來要武功的。」

「你如何應付她？」

「小原，雖然你教我時並未限定我教給誰，但是我卻必須對這門絕技負責到底。」

「你沒有答應她？」

「當然不會，不過，她居然威脅我。」

「你還怕威脅？」

「你不知道，她有多下賤，她說我如不教，她就要到金陵最大一家勾欄『天香閣』去掛頭牌。」

小原默然。

他相信小楊的話，這些女人都很隨便，如果她們想那麼做，誰也阻擋不了她們。

楊金虎嘆氣，道：「身負絕技也很痲煩。」

他是有感而發，那是指他的母親也在要他的絕技。

他相信必是父親楊啓宇授意母親那麼做的，只不過這件事他並不想說出來。

爲了迴避他們楊家的人，連夜離開了此鎭。

天近四更，山野中的夜景如詩如畫。

楊金虎道：「小原，唱支歌好不好？」

小原唱道：

「雪花飛歇，
好向前村折，
行至斷橋斜處……」

小原停唱傾聽，又有人和唱。

這是古人的名詞譜成的曲子，高雅而有深度，絕非一般山歌、俚謠所能比擬的。

一個少女的妙曼歌喉接着唱道：

「寒蕊瘦不禁雪，
韻絕香更絕，
回來共人說，
最愛夜堂深迴……」

也許是這少女唱着，唱着發現和他合唱的人早已停止而在傾聽她唱，她也就停止不唱了。

因爲這闕詞還有最後一句，小原又唱了出來：

「疏影佔半窗月……」

他唱這最後一句，少女並未合唱。

小原立刻循聲疾撲而去。

他的表情激動而歡欣。

好像遇上了最最賞心悅目的事。

因爲，這首歌使他又想起了一些往事。

這些乃是更更重要的往事。

這少女叫李清，是李照的妹妹。

只不過她們是同父異母姊妹。

李照是李父的原配所生，李清是李父的妾所生。這種婚姻能美滿而白頭偕老的，百不挑一。

小原一旦想起了這些事，當然欣喜若狂。追出三里多，他追上了李清。

（未完・十五）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